

第十一章 恩难酬白骨 泪可到黄泉

黄鹤楼在武昌汉阳门外，蛇山之上，面对着滚滚东流的长江，揽楼远眺，别是一番胜景。

相传仙人吕纯阳，曾在楼头壁间，画一黄鹤，以为乞酒之酬，嗣后此鹤每逢客至，迭飞下衔壶送觞，一时酒楼名声大噪，宾客云集，数载后，吕纯阳仙驾再临，举手一招，跨鹤登天而逝。“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之句，流诵千古，而此楼亦得不朽矣！

这一日为“武当”掌门松月道长，假黄鹤楼广邀各大宗派好手，共商要务，是以一大早，江畔即为玄门习士所布满，武当弟子，无论俗道，均有职司，忙忙碌碌地来往迎宾，直到近午，楼头座位已无虚席，客人也到得差不多了！可是这些江湖豪客，不但没有谈笑风生，反之一个个脸色庄重，偶尔窃窃私语，也都声音绝小，而且脸上都流出一种企盼的神情，好似在等什么重要的人物似的！

主座上除了“武当”掌门松月外，另有他的师叔无为道长。“昆仑”名宿钟二先生，“少林”涤尘大师，“峨嵋金顶”侠尼天心，“崆峒”知非子，“点苍”掌门孙无害，“终南”柳长青等。

其他尚有数人，虽在上次与韦明远出头邀约，却因为辈份所关，委屈在边座上去了！

知机子与古白水不见踪迹，因为他们在前夜受人暗算身死，陈尸荒野，死法很是奇特，胸前若受重击，衣衫尽焦如火炼，身旁以血书大字：“犯我者死”字迹，分明又是“天龙”传人韦明远！所以当一武当弟子上楼来，在松月道长的耳畔轻轻说了一阵话后，松月脸色微微一动，站起宣布道：“来了！”楼下已有人唱名道：“‘太阳神’韦明远！‘天香玉女’杜素琼。”

韦明远与杜素琼刚走到门口，听见他们的唱名，不由大吃一惊，这本是二人开玩笑时互取的名号，不知“武当派”的人何以知晓！当下韦明远立刻对那唱名的弟子问道：“方才兄台所报在下与杜姑娘的名号，系从何根据？”

那人谄道：“二位远在数十丈外不是先命尊价投帖，在下按帖唱名，未知有何不妥之处？”

韦明远与杜素琼面面相觑，啼笑皆非。

那弟子将名帖朝二人面前一递道：“名帖尚在，难道是我杜撰不成！”

韦明远瞧那帖上并排两行字，与所唱报的丝毫不差，而且赫然又是自己笔迹，不由大吃一惊，忙问道：“那投帖的人呢？”

“尊价投完帖后，即行离去，我们接待的是韦大侠与杜女侠，难道对尊价尚需接待……”

韦明远不理他话中的奚落，依然急问道：“那投帖的人是什么样子？”

“韦大侠连尊价的样子都不清楚，我怎么会记得！”

韦明远顿足道：“我孑然一身哪有什么仆从！这人关系极大，怎么让他溜了，他往哪去的？”

这时松月道长已在楼头现身，冷然道：“韦大侠杜女侠确是信人，既来赴会，不上楼一叙，却与门下弟子一味罗索则甚？”

杜素琼一扯韦明远的衣襟道：“这人一直跟在我们身后，居然不露痕迹，可见心机武功俱在我们之上，此刻要找也找不到了，还是先应付目前的处境为要！”

韦明远无可奈何，只有朝松月一拱手道：“江湖小卒，辱承六大门派相邀，敬来践约！”

松月道长也回了一稽首，漠然道：“二位请上楼！”

韦明远也不在乎他的冷漠，与杜素琼二人并肩上了黄鹤楼，四座群豪并无一人起立相迎，而且投过来的，俱是恶毒的眼光。“千夫所指，不疾而死！”那滋味是不好受的。

松月道长身为主人，仍是耐着性子，将他们迎到主座的空位上坐下，然后向四周朗声道：“本来贫道柬邀诸位，乃是为共商对付‘长白派’新任帮主白冲天之策，然而事起仓促，近日武林中又有一件重要的事，亟须解决的，现在人已到齐，就请各位提出一谈！”

韦明远立刻站起来道：“各位所说的事，必是关于在下伤害‘点苍’吴云麟，韦明远敢对天盟誓，那事绝非我所为！”

“崆峒”长老知非子站起来，愤然作色道：“那事绝非阁下所为，则敝师弟知机子与‘终南’古白水大侠之事又系何人所为？明人不做暗事……”

韦明远听得莫名其妙，惊问道：“他二人怎么了？”

知非子冷哼一声道：“怎么了！陈尸荒郊，而且又欣见阁下豪书再现！”

韦明远一听，知道又让人栽了赃，不由得急道：“在下这三天来，未离黄陂旅邸一步，那店中伙计俱可为证，这事怎么又牵扯上我？”

知非子冷笑道：“阁下好利的嘴，那些俗人能看得住你韦大侠？再说，普天之下，还有第二人会‘太阳神抓’？我很奇怪，阁下敢在尸旁留名，却没有胆子在天下英豪面前承认！”

韦明远更惊奇道：“他们伤在‘太阳神抓’下？”

“胸前一击！衫上焦痕，除你韦大侠‘太阳神抓’之外，难道尚有第二人擅此等工夫？！”

韦明远大声地道：“此人绝不是我！但我已有线索！”当下把有人代为投帖之事说了一遍。

松月道长目注名帖，半晌道：“贫道绝不偏袒任何一方，韦大侠何妨将此名帖当众再画一遍，他人学步，东施效颦，总有一点蛛丝马迹可寻！”

韦明远把名帖再看了一遍，觉得这暗中陷害之人，心思之狠，方法之密，简直无懈可击，不由得长叹道：“不必再多此一举了，即使我自己写，也不会比它更像了，唯一的办法，请道长问令弟子，或许稍有端倪！”

松月尚未开口，“终南”掌门柳长青已接口道：“阁下何必再弄玄虚，这种肤浅的障眼法，连三岁孩童都瞒不过，韦明远，你还是趁早认罪吧！”

韦明远愤怒填膺道：“你们认定是我所为的了！韦明远若非父仇未报，我就立即自绝于此，也好让你们负疚一生！”

知非子却冷笑道：“你若不死我们才不得安宁，‘太阳神’‘天香玉女’好响亮的名头啊，扬名之道甚多，我就不明白你们何以要出此下策，引得人神所共愤！”

韦明远知道再无可辩，索性将心一横道：“就算是我所为！血债血还，台端自己应该知道怎么办，何必还要旁人多作饶舌！”

杜素琼也是满脸悲愤地站起来道：“希望各位慎重行事，切莫轻举妄动，以使亲者痛，仇者快，我担保韦师哥绝未做那些事！”

柳长青哈哈长笑道：“杜女侠，你的名字也在内，自顾尚且不暇，别再费心替令师兄洗刷了！我最难相信的是，韦明远并非当今绝世高手，人家何

必要冒他的名字，学他的字迹呢？”

韦明远气怒之极，厉声道：“琼妹，别再说了！这些人自命为侠义道，其实比猪狗还不如！今日若是不死，我发誓要真正做几件事情给他们看看，也让他们知道逼人上绝路该得何种后果！”

大家见他出声谩骂，俱都愤怒得站起来，韦明远却视若无睹，朝四周迥然一顾，惨笑道：“黄鹤楼千古胜景，韦明远虽死，却不愿做破坏名胜的罪人，江畔辽阔，正可一搏，走吧！”

说完领先下楼，杜素琼默然相随，群豪一哄跟上。

“少林”长老涤尘走在后面，合掌道：“阿弥陀佛！但愿我能相信他是无辜的！”

“峨眉”侠尼天心在他身旁亦低声道：“我倒真相信他是无辜的，群情激愤，奈何！”

两位高人，惟有相视一作苦笑！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昼夜呜咽的江水，翻着泥黄的浊浪，流去无数英雄豪杰的足迹，只留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作为后人凭吊浩叹的资料，为酒余茶闲，平添无限感慨！

今日，长江中黄色浊浪特别汹涌，拍击在岸边上，激起白色的泡沫，象征着又有一个年青的英雄要陨落了。韦明远被一大群人围在中间，显得异常的落寞，然而他毫无一丝怯懦，夷然地问道：“已经到地头了，各位是准备单打呢，还是群殴？”

以他的年纪，说这种话似是狂妄一点，然而“天龙”姬子洛英名盖宁内，“飞环铁剑震中州”韦丹当世豪侠！他学兼两家之长，以身份而论，他够资格说这种话的！

群雄互相对望了一眼，“太阳神抓”之威众所周知，谁也没有把握敢说单独接得下。

“崆峒”知非子心计最工，略一沉吟道：“三日前六大门派均有人向阁下邀约，因此今日每派至少都会有一人接待你的，我看对手干脆由你自己挑选，这样算看得起你韦大侠了！”

四周人群闻言后，略微起了阵骚动，佩服知非子的心思，也有人摇头不以为然！

韦明远功力再强，到底年纪太轻，若是由各派自行派人出战，颜面攸关，他们绝不好意思叫老一辈的人下场，令韦明远自抉对手，凭年轻气傲，他倒是一定会选最强的！

韦明远眼睛紧盯住他看了一眼，这年青人智慧超人，已把他的心思洞悉无遗，沉声道：“你是所有人中最坏的一个，韦明远不才，愿意先挑你独斗一场，设若侥幸得保不死，再一起领教其余五派高手！方法是你想出来的，阁下大概不至于说了不算吧！”

知非子没想到韦明远第一个就找上了他，心中虽不免略存怯意，众目睽睽之下，怎么也丢不起这个人，所以只好装作爽朗地大笑道：“好！好！老夫有幸，先领教‘飞环铁剑’家传绝学！”

他实在是怕“太阳神抓”，是以在对手之前，想先拿话将韦明远扣死，心计之深，实罕有其匹！

韦明远却神光湛然地长笑道：“老贼！我还不屑用‘太阳神抓’对付你呢！上吧！”

知非子被他说得满脸飞红，狂喝道：“无知小辈，你太目中无人了！”
说完一抖手中钢拐，盖天扑地而至。

知非子的铁拐在兵器中称李公拐，纯钢制就，沉重无比，他本人身列“崆峒”高手，功力自是深厚，拐影如山，隐含风雷之声，呼呼霍霍，形势确是惊人之至！

然而韦明远仅仗手中铁剑，居然敢与他的拐杖硬接硬架，而且不露败象，尤足令人惊异！

酣斗至五十合，韦明远由于功力减退三成，渐有手酸之感，而知非子仍是后劲无穷。

突然韦明远想起了等一下尚有五大门派要斗，想起了师门与父亲当年叱咤风云的英雄岁月，不由激起万丈豪情。奋力一剑击退了知非子的钢拐，喝道：“你注意，韦某的第二样家传武学要出手了！”

语毕，在指上纳下“二相钢环”，比在手中！

“飞环铁剑”！在江湖上盛传其剑，罕闻其环，知非子在心中严密戒备，口仍轻松地道：“铁剑平平，环也不见得高明到哪，韦丹当年浪得虚名，轮到他的后人，却更不济了！”

韦明远阴沉地道：“你且慢得意，等下就可分晓到底是谁浪得虚名！”

真力提足，那一枚铁黑色的指环缓缓升起，仿佛有人托着似地，直向知非子的面前飞去！

知非子见那钢环来势虽缓，暗劲却强劲异常，不敢怠慢，忙举铁拐，蓄势以备一击！

韦明远却口含厉笑，从容而立。

铁环飞至知非子半丈远近，势子突然加速，挟着尖锐的破空之声，电射而至，知非子大喝一声举拐击去！每一个人都看得清清楚楚，这一拐击得其准无比，可是他们意料中的叮然一声却未曾出现！

最吃惊的是知非子本人，他以为赌准的一拐击出，那枚指环竟是一个幻影，应拐化为乌有，抗力全无，念头尚未转过来，胸前骤感巨痛，苦练二十年的玄门气功，居然完全无效，那枚飞环端正地嵌在上面，狂吼一声，李公拐呛啷脱手，人也随着嗒然倒下。

韦明远冷然地上前在他胸前拔出指环道：“要是被你躲开，这‘二相钢环’还够资格与铁剑同震中州？我击你前胸，为的是惩你心计太工！”

知非子满眼狠毒地望他，很想起来给他一掌，可是全身疲软，全无一丝力气，他知道这一身功力全废了！

“少林”涤尘大师合掌道：“善哉！善哉！韦施主手法之妙，堪称空前，寓幻于实，化实为无，深得二相之谛，只是手段太狠一点！”

韦明远凛然道：“我只取他功力，若是他李公拐胜了，韦明远所失岂仅性命，恐全尸亦为难保，大师何独怪我！”

他说的是事实，涤尘闭口无言。

有“武当”门下将知非子抬开将息，韦明远镇定道：“在下敬请五大派高手下场一搏！”

他说得豪气干云，四下无不动容。

“当年我见过他的父亲，好像还没有他这份豪情！”这是一个武林前辈出自真心的低赞。

“过满则溢，过刚则折，唉！年青人！”这是另一个前辈的感叹。

公孙楚走出一步：“老夫候教！”

“昆仑”钟二先生亦走出一步道：“老朽代表敝派践约！”“终南”的柳长青也出来了！

这三个举世瞩目的高手联合对付一个青年人，该是一桩盛举，韦明远是值得自豪的了，可是不满足，木然地瞟了他们一眼，依旧静立伫候，因为尚有两派人未出场！

涤尘大师宣了一声佛号，突然道：“‘少林’退出此约！”

侠尼天心也跟道：“‘峨眉’亦不参与此事！”

临阵退约，本是很不光彩之事，然因提出的是两位众所敬仰的空门高人，大家不会认为他们是出于怯懦，反而是认为他们不屑于参加群斗，因此不但韦明远不解，连已出场的三人亦均勃然色变，以为“少林”与“峨眉”是存心在扫他们的脸皮！

韦明远微拱一下手道：“二位莫非是认为在下不值一顾？”

涤尘大师摇头合掌道：“非也，老衲与天心师太极愿相信施主是受人所害，因此不参与此场比斗！施主千万不可误会！”

此言一出，场中三人脸上的悻悻之色才消淡下去，意见不同，当然不能强人所难，韦明远却感激之至，深深地磬折弯腰，至情流露地道：“晚辈敬请二位相知之德！只要这世上尚有人明白我身受冤屈，晚辈虽死而无怨，只是昔日清心前辈之事……”

侠尼天心平静地道：“敝师祖之事，已有门中弟子相告，彼时施主不知白冲天冒充‘幽灵’，师命难违，自是怪不得施主！”

韦明远再打一躬：“晚辈刻骨铭心，只憾无以为报！”

此时公孙楚已经不耐烦地道：“韦朋友假若没有别的事，就请开始罢！”

突然“崆峒”掌门“追风剑客”孔依萍排众而出道：“‘少林’‘峨眉’不参加，老朽愿意补缺，韦大侠能接受吗？”

他师弟知机子与知非子一死一伤，身为掌门，当然无法不闻不问，是以不顾身份提出这个要求。

韦明远抱定必死之心，对多一人少一人根本不在乎，只是冷冷地说了一声：“可以！”

杜素琼却娇躯一飘，进入场中道：“我想帮师哥共接你们一场，不算倚多为胜吧？”

四个老人脸上一红，柳长青勉强道：“‘天龙’‘天香’不分家，杜女侠当然可以参加，假若女侠是认为我们人多的话，一个个地来也行！”

杜素琼道：“我不是这意思，我只想与家师兄同进退而已！”

不想韦明远突然道：“不行！琼妹，你回去！我不要你帮助我！”

杜素琼秀目含泪，急道：“师哥，你……”

韦明远想了一下道：“师妹！我孑然一身，举目无亲，今日一战，凶多吉少，设若我死了，那身后未了之事，全靠你代为料理了！”

这一番话说得情深义重，杜素琼忍泪悲声问道：“什么事？”

“取‘雪海双凶’之头，为我父亲报仇，这件事我是一生的心愿，只有委托你了！”

杜素琼一掠额前秀发道：“你身死之后，他们会放过我吗？”

柳长青傲然一笑：“一个女流之辈，我们还没有放在心上！”

韦明远不理他折辱之意，只是瞪着他道：“你这话算得数吗？”

“少林”涤尘突然在一边道：“老衲愿意负责杜女侠安全！”

韦明远回身一揖道：“琼妹，你退下去吧！你活着比我死去重要多了！”杜素琼任他握手温存片刻，毅然地抽回手。

“师哥！我听你的话，为你活着！你若死了，我不但会替你了却心事，而且也会替你报仇，扰得他们四大门派永无宁日，也让他们知道一个女流之辈会有多大能力！”

咬牙抽身而退，眼中满是杀机。

侠尼天心合掌道：“阿弥陀佛，冤孽！冤孽！冤家宜解不宜结，但愿这是你杜女侠的一时气愤之言！”

杜素琼默然不语，仇恨之意未灭！

韦明远此时却似愤怒之极，仰天长啸道：“屠龙屠狗成何事？学书学剑酬素志。男儿有泪不轻流，皆因未到伤心时。韦明远今日有口莫辩，欲哭无泪，皆是承各位之赐，你们还等什么？赶快上吧！”

长歌当哭，热血沸腾，听得众人俱皆一楞，连场中的四个人，也都迟迟地没有出手！

“追风剑客”孔依萍生怕大家变了心意，忙道：“羞刀难如鞘，错也只有错到底了！”

说完迎面一掌推去！韦明远已经拼着不要命了！提足十成功力，举掌迎上，砰然一响，他自己震得浑身发颤，孔依萍却连退三步，才拿桩站住，喘息道：“纵虎容易擒虎难，各位还等什么？”

其余三人也不再犹疑，掌影如山，交互攻至，韦明远亦尽情地展开家传武功与“幽灵谷”中所学，战成一片！

这四人有的是一门之长，有的是派中精英，功力深厚，招势凌厉，韦明远纵有通天之能，也架不住，幸而他是杀红了眼，用的俱是舍命的打法，才使四人略有顾忌。

廿几合之后，柳长青一掌击中他的后背，韦明远但觉嗓子一甜，哇地吐出一口鲜血，跌坐地上，这四人到底是名家身份，没有赶尽杀绝，只是围站在四周，提防他逃逸。

孔依萍鄙夷地撩拨道：“天龙传人，铁剑虎子，你的威风到哪儿了？是英雄好汉就该站起来呀，别坐在地上装死！”

他是气怒韦明远当众废了知非子，予“崆峒”绝大侮辱，所以出言尖刻，完全忘了自己的身份。

韦明远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突地大喝一声，“太阳神抓”聚足余威，朝着四人发去！

一股灼热劲道猛扫而至，柳长青首当其冲，硕大的身躯被击得向后直飞，叭哒一声落下，胸前焦黑了一大块，顿告毙命。

钟二先生亦因距离较近，一条左臂应声而折。

孔依萍与公孙楚被逼退了三四步，狼狈不堪。

韦明远自己则再吐了一口鲜血，脸如淡金，周身力已用尽，一股求生的意志支持着未倒下来，反身向江畔走去，脚下踉跄几不能成步！

孔依萍与公孙楚朝地上望了一眼，柳长青的尸体激起他们同仇敌忾之心，不约而同地拔步追上。

韦明远已将走到江边，背后两股狂飙骤至，夹以孔依萍苍老的声音，疯狂而愤怒地喝道：“心狠手辣的小辈，你往哪儿逃！”

韦明远想躲也躲不了，背后又受了一下重击。

带着铁剑，带着飞环，带着一颗愤怒而仇恨的心，带着一身绝艺，也带着一身重创，直向江中落去！

江水掀起一阵巨浪，黄色的水波将他吞没了。

周围的人静悄悄地看，没有一丝声息，一个年青的高手陨落了，他们的心中有惋惜，也有着一丝内疚。

“阿弥陀佛！”

涤尘大师与侠尼天心同宣了一声佛号，只有这两位佛门高人的脸上是平静的，他们的内心呢？

杜素琼极为冷漠地望了每一个人一眼，似乎要记住每一张脸的样子，然后缓缓地离去，没有一个人阻拦她！

江水奔腾着，呜咽着。

“你唱我也唱，都唱长江好荒凉，你说神龙一条像长江，我说他满身都是窟窿疮……”

寒夜，有舟子在江上悲歌。

夜雨霏微，偶有孤舟行于江上，桅上挂着一盏盏黯淡的红灯，似萤火般的闪烁不定。

江畔伫立着一个面罩黑纱，身穿黑衣的身影，对着茫茫无际的江水，幽幽地说道：“你安息吧！你是该死的，因为你若不死，我就无法活下去了，所以我要用你的名字，你的笔迹，将你逼死。然而你不会真正死的，因为我还会继续用你的名字，你的笔迹活下去！”

说完又在江畔默立片刻，才像一只黑色的夜枭，突然地高飞拔起，几个转折，消失在暗空中了！

黄鹤楼头大会，因为韦明远之事，弄得不欢而散，商量不出什么结果来，然而白冲天也没有什么特殊的行动。

江湖上似乎是平静了，然而明白的人知道，这一阵出奇的平静，正在酝酿着轩然大波。

果然在黄鹤楼会后约有半年，“点苍派”高手公孙楚半夜暴毙于云南大理的家中，死状奇突，周身发黑，仅胸前有一血红手印，似中了绝毒的掌力而死！

尸旁留下一张红色名帖仅书“太阳神”韦明远六字。

韦明远曾在半年前以重创之躯，再受公孙楚与孔依萍各一掌击落江中，应是必死无疑，死人岂能复活！

再过一月，“崆峒”掌门孔依萍又是同样地暴毙。

这一来证实韦明远确未身死，而且开始报复昔日围攻之仇，敏感的人马上意识到下一个暴毙的人将是“昆仑”长老钟二先生，然而钟二先生，自武昌江畔断臂后，即告隐居，莫知其所踪。

怪事又传，几乎在‘追风剑客’身死之同一日，关外“长白派”总坛为人闯进，帮主白冲天不在，此闯入者为一黑衣蒙面少年，手使铁剑，几乎屠尽帮中好手，末后血手留名，赫然又是韦明远！

昆仑长白，天南地北，两下相距万里，韦明远即使两肋生翅，也不能在一夜之间赶到，是以这期间定有另一人假冒韦明远，然两地留名，笔迹如出一人之手。

孰真？孰假？扑朔迷离，令人满头雾水。

且不提江湖中血雨腥风，疑云重重，只说“长白帮主”白冲天，事变之日，不在总坛，又在何处？

他正在浙江雁荡山中，紧蹊于一人身后，此人身材高大，装束虽是山樵村老，行踪却颇为矫健，正是受伤于七宝寺中的“神钩铁掌”许狂夫。

他一路翻山越岭而行，逐渐来至山巅一个湖泊之畔，极目四寻，终于给他发现了一所小茅居，背峰而建，面湖而筑，景色十分幽雅。

许狂夫轻轻地自语道：“是了！一定是这里了！”

他毫不犹豫地直向茅屋走去，相距尚有十余丈，即似是不及待地高声大喊：“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深山来旧友，何以慰我心！胡四哥，我不相信你没有看见我！”

茅屋门一开，探出一张皓首眇目的老脸，亦正是“幽灵谷”中，死里逃生的“铁扇赛诸葛”胡子玉。

两个老友再次相逢，都是十分激动，四只手紧握在一起，久久还是舍不得分开！

相对无语良久，还是胡子玉首先问道，“许贤弟，难为你怎么又找到这来了？”

许狂夫激动地道：“四哥！你记不记得，四十年前，我们联袂共闯江湖之时，一日为了猎雁来到此地，你曾说过：有朝我厌倦江湖，便结庐此间，青山绿水，相伴终老，当时我便记在心中，七宝寺我养好伤，听说你逃出了白冲天之手，便到处找你，前些日子心中一动，忽然想到此地，便找来了！”

胡子玉苦笑一声道：“茅庐虽结，却非归隐，江湖子弟江湖老，我几曾厌倦了江湖，实在是被逼得无处安身，才躲到这里来了！”

许狂夫忙劝解他道：“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四哥！你何至于那样惨！从面色看，你武功又精进了不少！”

胡子玉长叹道：“那有什么用，白冲天一柄‘拈花玉手’，得尽天下之利！”

许狂夫也忧愁地道：“当真无法对付他了吗？我一想起裘二哥的血仇，胸中就激动得热血沸腾，像有一把火在烧似的……”

胡子玉笑道：“贤弟，你还是那个急脾气，不要慌，这一年来，我用了许多心思，总算摸出了一点门道……”

许狂夫急忙问道：“是什么门道？”

胡子玉摇手道：“不忙，不忙！我茅屋中尚有‘瓮头春’一樽，腊雁几只，我们进去一面吃一面慢慢谈吧！”

许狂夫性子虽爆，急惊风遇见慢郎中，碰着了温吞水似的胡子玉，也是无法，只好跟他进了茅屋。

胡子玉果然搬出酒菜来，放在桌上，殷勤地向他劝饮，更絮絮叨叨地问他别后情况，绝口不提刚才的事。

许狂夫喝了几杯闷酒，到底按捺不住，道：“胡四哥……”

胡子玉叹着气道：“老弟，你真是爆性子，这事我只有九成把握！”

许狂夫急道：“一成把握也要试啊！到底是什么？”

胡子玉道：“你知道‘天香三宝’……”

许狂夫插嘴道：“是啊！除‘拈花玉手’外，其余二宝都在你手中！”

胡子玉微笑道：“不错！三宝互克，‘驻颜丹’我不清楚，那‘夺命黄

蜂’的确可以克制‘拈花玉手’！我研究过了，只有一些小作用不明。”

许狂夫跳起来喜道：“真的，那我们可以不惧白冲天了，裘二哥的血仇也昭雪有日，哈……我真高兴极了！”

胡子玉也陪着大笑，两人又说了许多高兴的话，很快地，一缸酒，满桌菜，几乎风卷残云一扫而光！

胡子玉趁着酒兴道：“贤弟，我干脆带你到藏宝之处去看看，再者也可以让你见识见识，‘夺命黄蜂’的威力究竟有多大！”

许狂夫道：“原来你宝物不再藏在靴子底下了！”

胡子玉道：“上次差一点让白冲天摸了去，我可学乖了，这次我特别找了一个隐僻的地方收藏宝物！”

说着取了一根火折子道：“走吧！”

许狂夫跟着他出了茅屋，走到山边，那有一个岩洞，胡子玉点亮了火折就与许狂夫一起钻了进去。

洞中的路很曲折，又很暗，仗着火折的光，他们才能照着前进，走了约有顿饭时分，洞穴仍未走尽。

“四哥！到底还有多远呀？”

胡子玉不去理他，却在侧耳静听声息。果然不久之后，洞的另一边，传来一阵怒吼声。

胡子玉突然纵声大笑，满是得意地道：“任你白冲天奸似鬼，也要喝老夫的洗脚水……”

许狂夫惊道：“白冲天……”

胡子玉继续道：“当然是白冲天，我虽然看不见他，但却算得准他必会蹑你身后而来，否则还能称为‘铁扇赛诸葛’……”

他又笑了一阵才道：“所以我故意说了一番，‘夺命黄蜂’的鬼话，使他心动，再藉看宝之由，将他引进这九曲迷魂古洞之中。白冲天绰号‘白鹰’，恐也难逃铙羽之厄，哈……胡子玉人虽老但心计不老！”

许狂夫与之相对大笑，笑声几乎震透山壁，直达于九霄。

许狂夫与胡子玉在洞中狂笑良久，方才煞住笑声。

许狂夫突然不解地问道：“胡四哥，你怎敢确定中伏之人，必是白冲天无疑？”

胡子玉微笑着道：“贤弟，以你的功夫，再加上愚兄的这份听觉，能被缀在身后而不露形迹，放眼今世，除白冲天绝无他人！”

许狂夫略一思索，也觉得他的话颇有道理，不由得满心喜悦，面上露出钦佩之色道：“四哥！我真佩服你，短短一年之中，不但被你研究出‘夺命黄蜂’之用法，更能设上这等巧绝之埋伏……”

胡子玉不待他说完，即已打断话头道：“贤弟，你这话可真抬举我了，愚兄不过略精心计，哪有这大能耐，‘夺命黄蜂’我虽知它具有生克之功，然仅此一具，我怎敢将它拆开来详细研究，方才之言，完全是故布疑阵，为的就是引你身后之人入伏。至于这古洞，也不知是哪位前辈高人所设，我不过因势加以利用罢了。”

说到这里，稍作停顿，才又道：“这洞中除了有奇门八卦变化外，另禀有一种地底阴寒之气，任是武功再高之人，吸入肺腑，不出十天，必至功力尽失，萎顿而死，白冲天身上必携有‘拈花玉手’，十天之后，你我再至此洞中将它取出，斯时‘天香三宝’，齐集一身，放眼今世，已无人足与我相

抗拮矢！”

言罢又是纵声大笑，足见心中得意之极。

果然远处传来的怒吼声，已稍见微弱，同时洞壁也起了“砰砰”的撞击声，震得壁墙微动。

许狂夫担心地道：“白冲天大概是在用掌力击墙了，会不会被他破墙而去？这山洞深不深？我倒是有些不放心！”

胡子玉道：“贤弟大可不必为此费神，白冲天深入埋伏，正在山腹之中，纵然他能打穿一两座洞壁，仍难出伏，除非他是金刚再世，罗汉重生，能一直打出这重深山去！”

说着仍由胡子玉在前领路，二人摸索着出了山洞。

乍遇天光，许狂夫猛吸了几口朝气，觉得心神为之一畅，突然他又想起一件事，忙问胡子玉道：“四哥，那洞中既有着阴毒之气，你我方才……”

胡子玉已明白他的意思，笑着打断他的话头道：“贤弟不必操心中毒，我早在‘瓮头春’中放了解药，不然何以要先拖你喝酒呢？且喜巨寇不日伏诛，裘二哥的血仇，也可得一雪，瓮中尚有余沥，你我再来一醉吧！”

许狂夫此时心中对胡子玉之佩服，可谓无以复加，相与大笑不止，同回至茅屋中痛饮起来！

同时许狂夫也将这年来江湖上所发生的许多大事，一一说给胡子玉听，讲到韦明远在武昌被逼落江中时，“铁扇赛诸葛”又是欣然大笑道：“这年轻人也死了！我刖足之仇亦告平雪，只是可惜他未死于我三封柬帖之下，徒然花费我一番心血！”

许狂夫对韦明远印象甚佳，对胡子玉此等快意私仇之心意，微感不怪，所以立刻就接嘴道：“四哥，你且慢得意，那小伙子不但没死，而且又出现了，不但出现了，居然一连出现了两个，我虽然不知哪一个是真，但两者之间，必有一个是他！”

胡子玉诧异地道：“此话怎说？”

许狂夫又将今日江湖所盛传之事说了一遍。

胡子玉听罢，皱眉思索半晌，才敞声笑道：“说出来也许你不能相信，韦明远身受重伤，盛冬之际，跌落江中，必死无疑，那两个韦明远都是假的。”

许狂夫跳起来道：“假的！那几处留字，字迹分毫不差……”

胡子玉道：“韦明远生前人家就冒他之名，学他之字，人死之后，安知死后人家不会冒他之名，学他之字令其复生！”

许狂夫摇头道：“我依然难以相信……”

胡子玉道：“你必须相信，韦明远死无置疑，倒是为白冲天掷下始信峰的‘五湖龙女’萧湄可能没有死，而且另有遇合……”

许狂夫怀疑地道：“你的意思是说，韦明远生前杀人留名之事，都是萧姑娘所为，你有什么依凭呢？”

胡子玉沉着地分析道：“正如大家所想，韦明远不是书法名家，学他的字自是不难，然必须是与他颇为接近的人，萧湄有此可能，也有此动机，不过‘点苍三灵’之长吴云麟，‘崆峒’知机子，‘终南’古白水俱非庸手，萧湄的功夫实不足杀此三人，我说她另有遇合，正是根据这一原因而下的揣测……”

许狂夫有点相信了，却又有点不信：“她此举动机何在？”

“韦明远已不见容于白冲天及‘雪海双凶’，黄鹤楼之事发生后，更不

见于各名门正派。天下虽大，却无容身之处，即使不为人逼死，亦必将抑郁以终……”

“为什么？她对韦明远不是一往情深……”

胡子玉笑着道：“妒！正所谓爱之深则恨之切，必欲杀之而甘心。唉！最难测妇人心！幸而你我都是貌赛张飞，没有佳人青睐！否则恐怕亦是早作风流之鬼，活不到现在了。”

许狂夫摇头太息，现在他是真信了，心中颇为韦明远之早夭难过，微带伤感地道：“那么另一人当是‘天香玉女’杜素琼了。”

胡子玉点头道：“贤弟心思亦大有进步，这一猜对极了，西边闹事的是杜素琼，夜闹‘长白’总坛的是萧湄，她这次倒不是为了韦明远，而是替他兄长‘五湖龙王’萧之羽雪仇而去，然二人心中都未忘韦明远，是以皆用了韦明远之名，这小伙子人虽死了，却仍能活在两个美女心中，倒也不虚此生了……”

许狂夫摇首惋惜，胡子玉笑语诙谐，二人都在心神疏荡之际，都没有注意到茅篷外有一个人影呆然木立，形同化石，眼中却禁不住直往下流泪，他以只能自己才能听见的声音，喃喃地吟道“恩难酬白骨，泪可到黄泉……”

然后身形就如同幽灵般的消失了。

这人正是在黄鹤楼下坠江的韦明远，他重伤落水，幸尚有知觉，用力屏息口鼻，是以不曾灌进江水，时间一久，身上伤痛难忍，江水奇寒，遂晕绝过去。

醒来之后，却发现自己躺在一间精雅的小屋之中，旁边有一个十五六岁的小姑娘在看着他。

韦明远张口，正想说话，那小姑娘却面上一红，回头跑了出去，弄得他一头雾水。

幸而不久之后，又有一个老者，满脸慈和，进来之后，先朝韦明远端详了半天，才慈笑着道：“恭喜韦相公，你已经恢复多半了！”

韦明远翻身正欲坐起行礼，不想四肢却软弱无力，连动一下都没有办法，老者却已摇手道：“韦相公不必多礼，渔夫们将你从江中捞上来之时，你心脉全散，离死不远，幸而老夫略谙医道，再加上药物也还趁手，所以尚能将你救回来，当然韦相公本身禀赋深厚是最大的原因，现在我点了你的疲软穴，就是令你不能多动，才可以安心养伤，所以你不必守那些俗套了！”

韦明远只好在床上点头感激道：“小子身受老丈活命重恩，不知如何以为报，老丈如何得知贱姓？更请告示老丈名号，以便日后……”

老者摇手阻止他说话道：“不忙！你还是先安心将息，一切以后再说！”

说着又点了一下头便出去了！韦明远对此一老一少的奇怪行径，更是莫名其妙，不过想到人家将他从鬼门关救回来，当然绝无恶意，遂也闭目睡着了！

当他再次醒来，已是红烛高烧，夜色满窗。

灯旁映着一张亦喜亦嗔的小脸，一双眼睛似秋夜的朗星闪烁，正是日间那惊鸿一瞥的女孩子。

此刻她已无初见时的羞涩之态，双手捧着一只精致的瓷碗，浅语轻柔，低低地道：“我这样叫你好不好，我爷爷说我该叫你韦叔叔，可是我……我觉得怪别扭的！”

一派天真，娇憨可人，韦明远虽然是满腹狐疑，一腔心事，也不禁被她

逗笑了，回答道：“悉听姑娘尊意，本来我年纪不大，哪里敢妄称上辈！”

那姑娘却误会了他的意思，急着道：“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叫你韦……韦大哥毫无不敬之心，只是从前我哥哥病时，我也是这样地侍候他，后来他走了！我看见你，就想起了我的哥哥，所以才……”

韦明远看她急得脸上通红，样子很是有趣，倒撑不住笑将起来，轻声地安慰她道：“姑娘请你不必着急，我这人一向不拘小节，绝不会在乎人家叫我什么，方才之言，也是为表达这种意思！”

那姑娘才收起窘急之态，星样的眼睛盯着他道：“韦大哥，你笑起来真好看！完全不像刚来的样子，这半个多月以来，脸上一直黄腊腊的，死板板的，怕人极了！”

韦明远失惊道：“半个多月，莫非我昏迷了很久么？”

姑娘笑着道：“当然，快有二十天啦，你不知道你受的伤有多重，爷爷说至少要一年才会好……”

韦明远急得要坐起来，却又苦于不能动，愁着脸道：“一年？这怎么行！我有急事在身，连一个月都等不及，这悠悠的一年岁月，岂非要了我的命！”

姑娘却依然笑着道：“你这么大的汉子，怎么为了一点儿事，就愁眉苦脸的，一年也不是长日子，我就不信等不了！”

韦明远望着她苦笑道：“你不知道我心里有多急……”

姑娘正色道：“再急也急不过身体，伤没好，有急事也办不了！”

韦明远呆呆地望着她呐然无话可答。

姑娘眼珠一转，又顽皮地笑起来：“我故意逗你的呢！这伤照常人而论，一年还不一定能好呢，你禀质超人，再加上我爷爷的药好，大概再有五六个月的光景，一定可以复原了，你这总该开心了吧！”

韦明远听说还是要半年，心中仍然很失望，但到底减少了半年时间，再者也不愿过份地拂逆人家好意，遂勉强压制住自己失望的心情，露出一丝淡淡的笑意来！

那姑娘却大为高兴，笑着道：“看你哪像个大人的样子，几句高兴的话一听，就笑得什么似的，其实我倒希望你病着，我天天侍候你……”

韦明远心中一动，突然想起来道：“这十几天来，我一定累了姑娘不少！”

姑娘垂下眼帘，露出两排乌黑光亮的长睫毛道：“也没什么，只不过每天喂你吃药……”

说到这儿，她突然一跳脚道：“啊呀，我只顾说话，忘了这东西了！”

说着把手中的瓷碗一举道：“这是参汤，是真正的长白老参，爷爷说你体力亏损过多，必须要好好的补充一下，趁着还热，我喂你吃吧！”

韦明远虽然不愿意由一个女孩子喂着吃东西，可是四肢不能动弹，只好由她用一把银匙，将参汤一口口地喂着吃下，直到完全吃完了，他才感激地说道：“如此相烦姑娘，实令我心中不安！”

姑娘却微红着脸道：“不要客气了，我家又没有别人，你自己不能动，总不能要我爷爷来喂你，他老人家除了采药诊脉，什么事都还不是我，喂药还好，熬药可麻烦呢，火不能大，又不能小，时间不足药力不发，过久了又走了量，一个多时辰，眼不眨地瞪着药炉子，那才闷人呢……”

说着发现韦明远脸上有歉咎之色，忙道：“你别多心，我只是想说药熬得不容易，可没有一点不耐烦，每天看着你气色好转，我比什么都快活！”

她说得异常诚恳，足见心胸之坦纯，毫无一丝虚伪做作，韦明远感激心

脾，缓缓地道：“在下蒙姑娘及令祖相救之德，永生难忘……”

姑娘连连摇手道：“别提那些，我们救你时，并没有指望你记在心上！”

韦明远道：“姑娘的话固然不错，但韦某岂是忘恩负义的凉薄小人！”

姑娘突然道：“你有那份意思，最好放在心中，别挂在口上，爷爷跟我不都喜欢这一套，还有我的名字叫湘如，你……爷爷叫我湘儿，你也叫我湘儿罢，我叫你韦大哥好不好？别再姑娘，韦某啊，叫起来可憋死人了！”

韦明远连忙道：“这如何使得？这么一来我岂不也……”

湘儿将眼一瞪接口道：“这么一来，你岂不也成了我的爷爷，是不是？”

韦明远越发急道：“我……我绝没有这个意思……”

湘儿扑哧一声又笑了：“瞧你，一点儿玩笑也开不起，一句话就急了！”

韦明远啼笑皆非，涨红了脸，拿她一点办法都没有！

湘儿看他窘态百出，才止住了笑：“我哥哥也叫我湘儿，你既是韦大哥，叫我湘儿总没有关系了吧。你呀！简直比女孩子还害臊！”

韦明远诧异道：“我两次听你提到令兄了，他到哪儿去了！”

湘儿眼圈一红道：“我也不知道。两年前他就被我爷爷赶走了，说他不学好……算了，我们不提他。你说了半天的话，费了不少的神，也该早点休息了，有话明天再说吧！”

说着回身要走，韦明远忍不住喊道：“姑娘，请你等一下！”

湘儿停下来，朝他看了一眼，又回头继续走去。

韦明远急了，只得喊道：“湘儿！你等一下，我还有一件事！”

湘儿这才站住脚，回头挪近他床边，含笑道：“你还算记得了，什么事？”

韦明远想了一下道：“你爷爷好像对我很熟悉，可是我连他老人家的名号都不知道，岂非空负了救命之恩！”

湘儿道：“我爷爷姓吴！人家以前称他为……”

她突然住口问道：“怎么？爷爷方才没有告诉你？”

韦明远摇头道：“没有！老人家只说以后慢慢再谈！”

湘儿将舌头一伸道：“那我也不敢告诉你，爷爷不许我随便告诉人，反正以后总会知道的，何必忙在一时呢？”

说完伸手替韦明远将被角掖紧道：“睡吧！参汤喝下去，原该要休息一阵，好让药力行开，是我不好，逗你说了那么多的话。”说完像一只轻盈的粉蝶，翩翩飘出了屋子，只留下满屋的灯光与一丝轻微的惆怅！

第二天，老者又替他进来把脉，望了望他的神色道：“你恢复得比我想像中要快，大概再有两天，就可以放开你的四肢穴道，略作活动了！”

韦明远又问起老者的名号。

老者略一寻思道：“老夫吴止楚，当年与令尊曾有一面之识，不过谈不上什么渊源，至于我的名号，因为久绝江湖，早不再用，说也无益，阁下还是安心养病，毋庸多问了！你照旧称我老丈便可……”

韦明远知道老者必是退隐江湖的前辈人物，既是不愿再提往事，当然不能再问下去，遂恭敬地道：“前辈既是与家父无什么渊源，不知何以识得晚辈？”

吴止楚对那声前辈听得一皱眉头，但立刻又平静了，望着韦明远注视片刻才道：“过些时日再说吧！”

荏苒月余。

韦明远不但能够行动自如，而且亦能复习一下招式，只是内腑创伤未愈，

不能妄提真力而已。

吴止楚只是不时更改一些药方，却极少与之交谈，只有湘儿却时常陪伴着他，如花解语，似鸟依人。

这地方为一滨江渔村，地颇荒僻，极少有江湖人物走动，居民全为渔人，对吴氏祖孙极为尊敬，那是因为吴止楚常为渔人治病，效验如神，但渔人却不知他们的底细。

韦明远在这种宁静的环境下养伤，自是进展很快，可是由于每天都可见到浩瀚的长江，就想到八百里烟波的洞庭，想到“五湖龙女”萧湄，进而联想到杜素琼，以及日夜在心的家恨父仇，仍不免长吁短叹，感慨无穷。

又是两个月过去了。

有一天，湘儿陪她在江畔垂钓，这女孩子今天也变得特别的沉默，韦明远千愁万绪，也不愿说话。

湘儿憋了半天，到底忍不住了。

“韦大哥，你是不是有一个妹妹！”

韦明远奇道：“没有啊！我孑然一身，兄弟姊妹都没有！”

湘儿红着脸道：“昨天晚上我在你的门外，曾听见你在梦中喊着琼妹。你没有妹妹，琼妹又是谁呢？”

韦明远黯然道：“那是我的师妹杜素琼！”

湘儿紧跟着问道：“她美不美？”

韦明远见她突然提出这么一个怪问题，实在感到女孩的心意难测，想了一下道：“她虽然很美，但不会比你更美！”

几个多月以来，他对湘儿的性情多少总摸到一点，所以在后面立刻补上一句，恐怕她不高兴。

湘儿却毫无喜色，仍是幽幽地道：“你在梦中还叫着她的名字，你们师兄妹的感情一定很好，要不然你怎么不会叫别人的呢？”

韦明远觉得很难启口解释，良久才道：“她是我师娘的弟子，我师尊与师娘共生死，又各只有一个传人，而且她为我历尽生死险劫，几次在危险中救了我，因此我们可能是接近一点……”

湘儿听罢，默然片刻，又痴痴地问道：“今天早上，我听见你一个人在房中念着什么：‘昨夜夜半，分明枕上梦见，语多时，依旧桃花面，频低柳叶眉……觉来知是梦，不胜悲！’”

韦明远的脸色也红了，强笑道：“那是韦庄填的一首女冠子！”

湘儿眯着明亮的眼睛问道：“是什么意思呢？”

韦明远深深地叹了一口气道：“湘儿，你年纪还小，将来有一天，你就会知道了！”

湘儿垂头不语，蓦而凝睇低吟道：“四月十七，正是去年今日，别君时，忍泪佯低面……不知魂已断，空有梦相随。除却天边月，没人知！”

声如寒空雁泪，不禁凄楚，正是韦庄的另一首女冠子。

韦明远惊叫道：“湘儿，原来你知道这阙词！”

湘儿长睫毛上带泪珠，低低地道：“我年纪虽然不大，可是我也知道许多事情！”

韦明远感到一时无言可答。二人相顾默然。

半晌，湘儿又低低地道：“但愿有一天，也有人这样地纪念我，‘换你心为我心，始知相忆深’，我曾为这句词掉过眼泪……”

在暮色苍茫中，韦明远看着这个娇小可人的姑娘，发觉她已长大，大得认识愁的滋味了！

他一向把她当作小妹妹一般，没想到却会在她的心中，种下情愫，一时不禁呆了。

湘儿却慢慢地收回鱼竿道：“回去吧！我也不忍心再钓这些傻鱼儿了，明知道钩上是一生的痛苦，却又心甘情愿的上了钩！”

韦明远真情激动地道：“湘儿，我会记得你的，我这一辈子都会记得你……”

湘儿凄楚地一笑道：“谢谢你，韦大哥，有你这一句话，我就是此刻死了，也不再有遗憾了。回去吧，爷爷在等我们呢！”

这一夜韦明远在小屋中辗转反侧，无法入眠，最后他作了一个重大的决定，翻身坐起，在桌中取出笔墨，想留下一封信，飘然而去，以免再愈陷愈深，误己误人。

蓦而肩有人轻轻一拍，一个苍老慈祥的声音道，“孩子，你可是想走了？”

韦明远回头一看，那人赫然是吴止楚，不知何时已来到身后，虽知此老会武功，却不知精绝如斯！

连忙惶恐地道：“前辈，小的心切父仇，五内如焚，实在无法等到伤势痊愈，欲待告别，恐前辈不允，无奈出此下策！”

吴止楚黯然摇头道：“我知道你要走了，你如不走，我会对你失望的。可怜的湘儿，但愿她不会非常伤心才好！”

韦明远知日间在江畔之事，都没有瞒过吴止楚的耳目，不禁满脸胀得通红，嗫嚅地道：“前辈，我情孽缠身，无心铸错，实在有负深恩……”

吴止楚却摇手道：“孩子，不怪你，你没有错，湘儿也没有爱错人，你的确是一个可爱的人，我不反对湘儿爱你，也不反对你此刻不告而去，以你的处境，只有这样是最好的了！”

韦明远却内疚于心，毅然道：“晚辈此去若报完父仇，了清恩怨，定自绝以谢令孙！”

吴止楚庄重地谴责道：“胡说，你身负师恩父德，岂能为一女子轻生，如此将何以对你那情深义重的师妹，更何以对湘儿！”

义正辞严，韦明远听了如芒刺在背，汗流如雨。

吴止楚却又温和地道：“我这次来不是为着告诉你这些，你宅心忠厚，江湖险诈，不对你说明白，恐怕被人家杀死了，尚不知冤从何结，事由何起，这东西你总认识，自己去看吧！”

说着在身上掏出两封拆开的信笺，掷在桌上，韦明远认得这正是胡子玉交给自己，命自己每杀死一个仇人，便拆开一封柬帖，一封在杀死欧阳独霸后已拆了，这两封因为尚未达成诺言，一直放在贴身之外，未敢擅动，现在吴止楚叫自己看，为着顾全信誉，迟疑未能动手。

吴止楚见状，点头微叹道：“如何，我说你太过谨厚吧！当初你被抬来之时，周身全湿，这两封信也潮了，我本想代你晾干的，稍一注意，才发现内附极为厉害的毒药，一封能灭人功力，一封足能致人死命，所以才斗胆拆开一看，从第三封信上，才得知你的姓名，否则我早绝江湖，哪里会认识你！”

韦明远突然想起自己功力减退三成之事，将信将疑地拿起信笺一看，不由发竖肤裂！

胡子玉的第二封柬帖，仍是与第一封差不多，祝他又为世间除了一害，为自己除一仇！

第三封上却写明当年韦丹与他结怨，残他一腿的经过，并也说明了他为了报仇而陷害韦明远的方法，详详细细，不下千言，末后更是充满了快意怨仇的得意之态！

韦明远看完后，将信柬撕得粉碎，切齿道：“胡子玉老贼！他日再见，我不拿你碎尸万段，誓不为人！”愤恨之态，溢于神色！吴止楚解劝道：“孩子，你不可如此，令尊当年残他一腿，令他痛苦终身，骨肉连心，你不能怪他恨你们姓韦的！”

韦明远辩解道：“我父亲是因为他打劫无辜客商，所以才薄施惩戒，为的是行侠仗义，饶他一命，已是莫大慈悲！”

吴止楚道：“胡子玉虽在黑道，但薄有侠名，他下手对象，多半是事前打听清楚，总也是为富不仁之徒，令尊昔年行事虽无舛错，做人太刚却是不虚。而且胡子玉指点你进‘幽灵谷’得遇名师，学成绝艺，先让你雪了父仇然后才报复，你总不能不说他是恩怨分明！”

韦明远沉默了一刻道：“难道这事就罢了不成，我身为人子，总不能说我父亲当年做错了，而且父亲已死，他也不该报复在我身上呀！”

吴止楚叹道：“江湖上是非恩怨，本来很难分得清楚，此事该当如何，全凭你自己去决定了！”

韦明远心中纷乱已极，他对世情的看法，本来就含有偏激，再加上胡子玉之事，茫茫斯世，爱我者几人，仇我者万千，一种“屠世人头”的愤慨，渐渐地开始滋长……

吴止楚在身上又摸出一个小包道：“老夫虽然略谙医道，却是无法解得你所中之毒，因此无法为你恢复那失去之功力，这几颗药乃是为治你所中之内伤而用，虽是平凡，制炼却极不易，你离此以后，每隔三日服一丸，大约一句之后，必定完复如初矣！”

韦明远道谢着接过，却忍不住又问道：“前辈医术通神，功可生死人而肉白骨，难道亦无法得知如何方可解我之毒，晚辈之仇人无一易与，近又不见容于天下各门派，此七成功力，实不足以走江湖……”

吴止楚沉吟道：“孩子，我若知道，早就替你治了，何必吝而不告呢，这毒除胡子玉外，举世恐无第二人解得。当然千载茯苓，万年何首乌是有效的，然此等神物，直若海市蜃楼，何处去觅。再者‘天香三宝’中之‘驻颜丹’，除去毒驻颜之外，尚可增人六年功力，这件东西本是你师门之物，不妨一求……”

稍顿一顿继道：“你现在仇满江湖，敌遍人间，功力尚未全复，确是跬步为难！也罢！我索性传你一些易容改音之术吧！”

说完在灯下提笔振书，约有数千字，才掷管立起，手拿着墨迹淋漓的字纸道：“此为我毕生精研的一些巧技，一向苦无传人，今天教给你，也算是一种缘份，拿去吧！”

韦明远恭身接过，吴止楚见他其他物件，俱已打点舒齐，不由得黯然叹息，离情无限地道：“走吧！天亮了就不好走了，若是方便的话，不妨来看看湘儿，她实在是个好女孩儿……”

皓首连摇，竟似十分凄凉，韦明远心中对这老人更感到无限的内咎，却是什么也说不出来。

只是含泪抱拳道：“前辈珍重，我走了……”

就此离别了寄身半载的小渔村，黯然地踏上茫茫的征途，内心中充满了惆怅，离索！

藉着吴止楚巧妙的易容术，他有时化为风度翩翩的章台王孙，缙丝帽影，揽尽浔阳江头胜迹，有时一变而为落拓穷途的布衣寒儒，青衫素衿，唏嘘岳阳楼畔的变迁。

酒楼茶肆，他或与野老谈往；深庙古刹，或与山僧论禅。日子过得了淡泊的、悠闲的，然而在他的内心，却永远似一炉熊熊烈火在焚烧，就这样地过了一个多月。

虽然江湖上传出他的死讯已有半年多了，许多武林人物还津津有味地谈起他，悼惜一代青年高手的天亡。

对这件事，他的确是感到骄傲的，人谁不好名，无怪乎许多人宁可断头流血，也希望能活在后人心中。

吴止楚的药的确灵，伤是全好了，功力虽然仍是只有七成，然而精神较以前奋发多了。

本来他想找找那些大门派晦气的，可是他不愿意因此挑动人们对他的注意，大家都认为他死了，他也希望被认为是死了，假死人对他的复仇工作有莫大的帮助！

什么人他都不愿见，有一个人却是他渴望一见的，那人就是他的师妹杜素琼，可是她就像跟着他一同死去似的，在这个世界上 然地失了“天香玉女”的踪影！

于是他重游初遇杜素琼的山谷，“天龙”姬子洛与“天香娘子”的石像仍是栩栩如生，丰神出世。被萧湄烧毁的茅屋仍是一片焦黑，灰烬中却已长出茅草，深可及腰了！

“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虽然此地不是他的家乡，虽未至龙钟老境，这年青人却有了词人同样的感慨！

就是这样一面飘零，一面寻找着，找他的爱，也找他自己茫茫无知的归宿。

江湖上又盛传着韦明远复生的消息，也传出当年围歼他的人的死讯，令他特别感到兴奋，这一定是杜素琼，除了她没有别人会这样做，只是有一件事令他怀疑。

那是他们的死状，杜素琼不会使毒掌，“天香留笈”中也没有这种功夫。还有另一个假韦明远也使他困惑！

他急待去探听一下消息，不过在路上一件事情阻止了他，那件事的重要性关系他至巨！

他遇见了匆匆赶路的许狂夫，也遇见了偷蹑在身后的白冲天，从他们身上可以找到胡子玉，也可以找到天香遗物，更可以找回他失去了的三成功力！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一路上他用尽了各种易容术，不露形迹地追在白冲天身后。

直到白冲天入伏，胡子玉与许狂夫一番得意对白，他都清清楚楚，他并佩服胡子玉的判断，益觉此人不可恕，但是一而再的打击使他也学会了狡诈，所以在外面静静地思索了一会儿，他心中已有了计算，悄悄地退去了。

第二天。

胡子玉与许狂夫一早就到洞口去探看一下白冲天的情形，然而奇事出现了，洞口悬着四盏小小的红灯，形状一如昔日“幽灵谷”中所悬之红灯无异，每盏灯上写一字：“擅入者死！”

笔迹亦与昔日“幽灵谷”口之灯上无异。

二人瞧得骇异之至，半晌无言。

末后还是许狂夫开口道：“是白冲天出伏了？还是姬子洛复活了？”

胡子玉将字迹仔细地看了一下道：“两者都可能是！也都可能不是！”

许狂夫不解地道：“此话怎讲？”

胡子玉道：“姬子洛之死，为大家有目所共见，死而复生，当是不可能之事，而且这字迹虽似，却无姬子洛之沉着稳健，其为别人所冒书，当是显而易见之事。”

许狂夫赞同他点头道：“四哥法眼如电，令小弟茅塞顿开，现在我也看出来了，白冲天的字飞扬跋扈，这也不可能是他写的！”

胡子玉亦点头道：“贤弟之言不错，你的观察力也进步多了！”

许狂夫受了夸奖，很是受用，口中仍谦虚道：“这都是受四哥熏陶之功！”

胡子玉却不再答理这些闲话，自言自语道：“这假冒‘幽灵’之人，倒不足畏，问题是现在必需要知道白冲天是否仍在洞中！”

许狂夫诧异地道：“这有什么难以解决的，进去看一下就知道了。”

胡子玉叹息道：“愚兄岂有不知这简单方法之理，然而这一举，我们必须冒着三方面的危险，是以颇费思索。”

许狂夫追问道：“哪三方面的危机？”

“第一，白冲天若在洞中，他现在功力减退不多，敌暗我明，猝起出击，你我岂有幸理！”

“第二，白冲天可能已为人救出，在洞中布下埋伏，故意激我们去上当，不过这一条的可能性不大。”

“至于第三点，则是悬灯之人，自己亦不识得洞中机关，乃故布疑阵，希望激我们带路，替他找到白冲天！”

许狂夫听了不语，等了片刻乃笑道：“四哥算无遗策，确是令人钦佩，然以小弟之见，莫若进去看他一趟，纵然冒险，也是值得。”

胡子玉道：“进去是当然之事，我不过是猜测哪一种可能较大，好早作预防，以免临时措施不及！”

许狂夫急道：“究竟是哪一种可能性大呢？”

胡子玉想了一下，摇头道：“我也无法决定！管他呢！进去再说吧！”

说着回屋去拿了一根火折子，与许狂夫两人各服了一点解药，再走到洞口，二人不由得又叫起怪事来。

原来就在此眨眼之间，洞口那四盏红灯，又变为绿纱的官灯了，上面的四个字却是“请君入瓮！”

许狂夫四下望了一遍，到处都是空荡荡的，不见半个人影，正想开口说话，不料声尚未出，胡子玉已伸手将他拦住道：“贤弟不必找了，那人必是躲在洞中，方才将我们的话都听了去，所以才能改变的如此迅速！”

说完又朝洞中朗声道：“是哪位好朋友，如此装神弄鬼，真要瞧得起我姓胡的，你就痛痛快地出来见面！”

话声未毕，洞中冷冷地哼了一声：“好大的口气！”

施施然出来一个相貌清癯的中年人，脸色苍白，不类生人，然丰神秀逸，

别有一种气质！

胡子玉讶然道：“阁下是哪方高人？”

那人冷冷道：“胡老四，你在谷口替我做了十年的守门奴，难道连主人的面都不认识了吗，这道理似乎太不通！”

胡子玉猛然想起这正是传闻中姬子洛的形状，不由得面色大变，失声惊呼道：“你……你是‘天龙大侠’，你不是早就死了吗？”

那人冷笑道：“姬子洛当然是死了，敝人昔为幽灵，今作游魂！”

语气冷涩，虽在朝霞满天之际，仍令人有鬼气森森之感，胡子玉与许狂夫恁是见多识广，也不禁冷汗遍体。

嗫嚅地道：“台……台端到底是人是鬼？”

姬子洛仍是鬼森森地道：“幽明路隔仅一线，夜是厉鬼昼是人！”

胡子玉心胆皆裂，颤着声音道：“姬大侠，你我往日无怨，近目无仇，而且‘幽灵谷’外，尚有十年相邻之谊，你……你找我有什么事？”

姬子洛朗声大笑，笑声仍是慑人，徐徐道：“昔日为心痛拙荆之故，无心世事，乃使拙荆的三件东西，流传在江湖上，引起轩然大波，泉下实难心安，故而泪气未消，赋为形质，重临人世，为拙荆收回三物！”

胡子玉惊恐地道：“‘拈花玉手’在白冲天手中……”

姬子洛冷然地在身畔取出“拈花玉手”，道：“我知道，而且已经收回了，但其他两件东西仍在你胡老四处，仍望一并赐还，庶便归见拙荆！”

胡子玉犹图狡赖道：“那只是白冲天故意造谣，想使天下人都得我而甘心，其实我哪有什么遗宝……”

话犹未完，已被姬子洛打断道：“住口，胡老四，你这话只可以骗人，怎么可以骗鬼，既是‘夺命黄蜂’与‘驻颜丹’不在你身上，可将靴子脱下交我！”

胡子玉无言可答，他旧习未改，因此东西依然藏在靴底。

姬子洛见他不动，白脸上涌起怒色，更为怖人。

“胡老四，我习性改变了许多，已经不想再杀人了……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逼得我出手！”

胡子玉突然哈哈大笑道：“白冲天，‘天香二宝’确实在我身上，仅你一人知道，有本事的尽管拿去，何必装鬼吓人！”

他根本不信有鬼神之说，想到天下仅韦明远与白冲天二人见过姬子洛，韦明远已死，他认定目前的“幽灵”仍是白冲天假扮，他洞中已吸进毒气，功力减低，当不如从前可畏，所以想拼命地闯一下。

孰知目前的这个姬子洛毫不为之所动，平静地道：“胡老四！你大概已被白冲天假扮的我，吓成惊弓之鸟，所以见了真我，也当作是他，白冲天一介伧夫耳，有何可惧，不过我实在不屑于冒充他，所以再给你个凭据看！”

语毕仰天一声长啸，激越凄厉，令毛骨悚然。

随着长啸之后，洞中又出来一人，神气萎顿，然两眼充满狠毒之情，紧紧地盯着他俩！

胡子玉一瞧，惊魂几乎脱窍，盖此人正是前扮“幽灵”，后为长白帮主，生得一张长马脸的“白鹰”白冲天！

姬子洛瞧胡子玉惊慌的样子，不由哂然一笑。

“胡老四，这下该没话说了吧？他是认识我的，所以把‘拈花玉手’自动地还给了我，你最好别让我太费事。”

那甫自洞中脱出的白冲天，仍是狠毒地看着他们。

“胡子玉，许狂夫，你们这两个狗才，今后天下虽大，我必定叫你们死无容身之地，姬子洛，我虽欠你相救我之情，可是我不能忘记你夺宝之恨，白某只要有三寸气才，发誓必将‘天香三宝’，从你手中夺回！你等着瞧吧。”

语气之坚定，立意之歹毒，足见他对在场三人俱无好感，姬子洛却满不在乎，胡子玉与许狂夫却吓坏了！

姬子洛夷然一笑道：“白冲天！你说话太狂，昔日‘幽灵谷’中，我以垂死之身受你三支毒针暗算，我却不想找你算帐，居然还敢大言不惭，对我恫吓，我能放过你，这二人能放过你吗？”

果然许狂夫一见白冲天的样子，知道他在洞中受困，功力已经大减，想起“飞鹰”袭逸，满门血仇，义愤填膺。

双掌一错，喝道：“白冲天，还我袭二哥的命来！”

掌随声到，凌厉之至，白冲天想是损耗过巨，居然不敢硬接他的掌力，作势欲躲，突然姬子洛身形一动，飞身而至白冲天身前，伸手一挡，反将许狂夫击退十步之远。

姬子洛冷冷地道：“白冲天，你在这儿还有什么可恋战的，我答应你今日决不杀此二人，留给你日后报复，你走吧！”

白冲天朝三人望一眼，挪动着他那两只铁制的假腿，头也不回地下山去了！

胡子玉与许狂夫眼睁睁地望着他走去，碍于姬子洛在场，不敢出手拦阻，胡子玉仰天长叹了一声，他明白今日就是能逃过一死，日后也提心吊胆永无宁日，忽然他脑中想起一事，脸上不自而然的微露一丝喜色！

这情形逃不过姬子洛锐利冰冷的眼光，鄙夷地道：“胡老四你且慢得意，你以为白冲天已中洞中毒气，日后必至无法找你们麻烦，我不知你从洞中出来，再次畅饮之时，是否发现你的‘瓮头春’少了一点，白冲天若不是靠着那一碗内含解药的酒，现在哪得精神自动下山！”

胡子玉心事被人一猜中了，他自负“铁扇赛诸葛”，不想今日处处受制，废然长叹，垂头不语！

姬子洛却颇为得意地笑道：“举头三尺有神明，所以为人讲究不欺暗室，你以为在‘九曲迷魂洞’中讲话就没关系了，河图洛书的区区埋伏，如何在我姬子洛眼中，你也到过我‘幽灵谷’中，那布置又较这破洞如何？”

姬子洛可谓当世之杰，他那“幽灵谷”中布置，五步一阱，十步一伏，变化万状，确实要比这“九曲迷魂洞”高明百倍。

是以胡子玉低头不语，姬子洛将手一伸道：“拿来吧！”

胡子玉抬头依然装糊涂地道：“‘天香二宝’不在我身畔！”

姬子洛脸色倏变，苍白之色益厉道：“看样子是要我出手了，我那娘子何等高贵之人，她的东西，岂可沦落在你们卑劣的江湖人手中！”

语毕，手心一抬，颜色却是血红，天下丧胆的“太阳神抓”，形将挟其无比的威势，出手一击。

胡子玉恁是爱宝如命，却是更重视性命，无可奈何，在脚上脱下一只靴子，丢向他的面前道：“物归故主，胡某心甚甘愿……”

姬子洛弯腰低头，在地下将靴子拾起，而胡子玉却乘他疏神之际，光着一只脚，穿着一只靴，纵身而起，恍若一只脱弦之急箭，飞也似的直向湖畔逃去。

姬子洛怒吼一声，提着靴子向他身后追去。

胡子玉逃得快，姬子洛追得快，瞬息工夫，二人一前一后，已来至湖畔，相距也不过两丈远近。

姬子洛猛吼一声，“太阳神抓”功力施出，但见满天热雾飞扬，劲力将湖畔的山石击得四散飞扬。

而胡子玉却因毫末之差，未遭波及，身子如乳燕掠波，直向湖心投去，惟见水花四溅，人影已渺。

姬子洛本想追踪而下湖，但奔至湖畔，略一迟疑，却似有所顾忌，停步逡巡不前，两眼仍盯着粼粼湖波。

许狂夫跟在他们身后追至，然而变起须臾，无法拦阻，空望着一湖碧水，眼中忍不住流下泪来！

姬子洛愤然将靴子底撕开，发现其中除了一颗红色的药丸外，别无一物，脸上有失望，却也有喜色！

许狂夫仍在垂泪，似悲老友之惨遭灭顶！

姬子洛揣起药丸，望着他冷笑：“你倒算条直性汉子，不过这种心毒似蛇蝎的朋友，死不足惜，或许对你还是一种好处！”

许狂夫愤怒地道：“我们三人昔日曾有言，誓共生死，裘二哥昔日丧命于白冲天之手，胡四哥今日又为你逼落湖中，剩我一人活着，有何生趣，不如将命也交给你算了！”

姬子洛冷冷道：“胡子玉心机超绝，艺业非凡，我不相信这一湖死水，真能将他淹死，朋友你狂言拼命，岂非太以轻生！”

许狂夫本已攘袖作势，闻言果然停下。

姬子洛道：“‘驻颜丹’已得，尚有‘夺命黄蜂’在他身上，我此刻无暇久候，许朋友若有兴，不妨在此稍等……”

话音到此又转严厉：“不过你见了胡子玉之时，莫忘代为转告，就说我迟早必会寻他，斯时不但取回‘夺命黄蜂’，亦必取他性命！”

说毕身形拔空，几个起落，即告不见。

许狂夫目送姬子洛走远之后，才回头对湖中喊道：“胡四哥！胡四哥……你可以出来了！”

喊了将近有十余遍，湖水一分，露出胡子玉那颗皓首眇目的脑袋，面上已无惶恐，却更以羞急之态。

许狂夫大为欣喜，激动地道：“胡四哥！你果真未灭顶，方才我急死了！”

胡子玉拨水分波来至岸上，叹着气道：“八十老娘倒崩孩儿！贤弟！我们空活了一大把年纪，今日却被人耍苦了，这姬子洛绝不是真！”

许狂夫见这位老哥一上岸就发此怪论，不禁奇道：“四哥，这话怪了，连白冲天都认为他是真的，你……”

胡子玉接口道：“白冲天是看过姬子洛的，所以不知其伪，我虽在‘幽灵谷’隐居十载，却未见过‘幽灵’之面，反能洞烛其虚！”

许狂夫更是不解地道：“四哥我越来越糊涂了，请你说明白吧！”

胡子玉长叹道：“我枉有‘铁扇赛诸葛’之称，平时自负神机妙算，不想这次栽了这么个大跟斗，看来真要换招牌了！”

许狂夫问道：“四哥！你迄未说明，那人到底是谁？”

“‘幽灵’弟子，韦丹后人。”

许狂夫跳起来道：“是韦明远，他没有死！”

胡子玉摇头道：“起初认为他死了，是我第一失算，其后又将‘驻颜丹’给了他，是我第二大失算，今后江湖之大，容身实不易矣！”

许狂夫安慰他道：“假若真是韦明远，四哥指点他进了‘幽灵谷’，便该感恩图报，如何还会仇敌相对，而且他怎地又变成了姬子洛！”

胡子玉道：“久闻昔日‘云梦圣医’吴止楚，隐居长江之畔，不问世事，韦明远落水不死，必是蒙他所救，而且传了他千面易容之法，此技维妙维肖堪称一绝，是以连白冲天也被瞒过，方才他不敢入水迫我，只是怕脸上的易容药被冲掉。”

许狂夫仍是诧异地道：“韦明远对四哥不是很为崇敬吗？何此一变若此！”

胡子玉叹息道：“吴止楚当世药圣，我信柬上的毒药如何瞒得过他，这一发现真相，还有不恨我入骨的！”

许狂夫也低头不语了。

胡子玉歇了一阵道：“‘驻颜丹’据闻有增长功力之效，韦明远此番得去，自可恢复那三成功力，悔不该我当初不自己吞了下去！”

许狂夫默然了片刻，才道：“事已若此，悔亦无益，四哥，我虽不敢说你的做法完全不对，但立身处世，仍以光明为上，不知你是否有同感！”

胡子玉惭愧地低下了头，许狂夫还待再加劝说，但忽而胡子玉精目一瞪，神光在独眼中并现，豪爽地道：“大丈夫行事无悔，胡子玉绝不易辙！走！”

许狂夫奇道：“上哪儿去，你不是说天下容身不易吗？”

胡子玉豪情万丈地道：“这次我不再躲了，论功夫或许不行，论心机绝不输人，拼将我垂死之年，非在江湖上闹点事情不可！”

许狂夫虽不同意，却也无可奈何，只得问道：“我们此去行止如何？”

胡子玉双手一拍道：“到西南去，白冲天此刻尸居余气，不足为畏，而且迟早会有人收拾他，不须你我烦心。”

略顿一顿又道：“两个假韦明远一南一北，而真韦明远却在此偷听我们的话，我料他此刻也一定南下去找杜素琼，走吧，我们也搅他一个天翻地覆去。你等着看吧，今后江湖，好戏连场，这雁荡山不过是开场锣而已！”

韦明远假扮他师尊姬子洛，惊倒白冲天，夺得“拈花玉手”，又故作人情，将他救出“九曲迷魂洞”，目的就是要利用他去对付胡子玉，再从胡子玉手取得“驻颜丹”，踌躇满志，转又想服丹之后，必须静息，惟有“幽灵谷”最宜。

晓奔夜行，“幽灵谷”已在望。

胡子玉的小酒楼仍是存在，他不禁抚髀兴感。

幽灵谷口仍是零零落落散布许多各式破残的纱灯，这都是昔年丧生在他师父手下的江湖人的遗迹，白骨已寒，残灯犹在，不能不令人感到沧海桑田，世事多变。

越近“幽灵谷”，他的心跳得越厉害，近乡情更怯，这儿倒底还渡过他两年的岁月，而且是充满了希望的两年。

走至姬子洛与“天香娘子”的墓冢前，他恭敬地跪下。

先闭目沉思片刻，然后在心中默祷道：“师父，请恕弟子冒用名讳之罪，弟子俟父仇清雪之日，誓必将‘天香三宝’寻获，然后长侍冢旁，再不出谷了……”

他虽在虔心默祷之际，耳目仍很灵敏，仿佛有人在不远处轻轻地哼了一

声，立刻站了起来！

游目四望，但见四周树影幢幢，星月无光，哪有半丝人迹，然而韦明远自信他的耳朵绝不会听错。

他脸上此刻仍是姬子洛的装扮，而又身在“幽灵谷”中，这人仍敢暗中相戏，可见胆子不小。

所以他仍是以“幽灵”冷冰的声音道：“是哪位朋友来至我‘幽灵谷’中，岂不闻‘入谷者死’之戒。”

语毕，对面树枝上有人哂然道：“姬子洛已然仙游，他的规矩自然也不再存在，阁下婢学夫人，大可不必再搔首弄姿了！”

韦明远一听眼前人居然辨得他是冒充的，心下骇然，然而口音颇为熟悉，倒也不敢造次，沉声道：“是哪位朋友前来赐教，若再出言不逊，莫怪在下无礼！”

对面人不答话，却送来一声嗤笑！

韦明远怒从心起，撩掌一步劈上，他此刻虽只具七成功夫，力量却非同小可，劲风飒飒，颇为惊人！

掌风堪将挨倒树上之际，树后也打出一股暗劲，初则无形，继而澎湃，不但将他挡住，反而被逼退了两步！

树后之人尤其促狭，竟挖苦道：“‘天龙’英名，何等辉煌，阁下要冒充他，也该多下些功夫，似这等稀松平常，如何使得……”

韦明远且惊且怒，一咬牙，“太阳神抓”功力又自运好。

朝树后怒声道：“台端且莫得意，立刻让你尝尝‘天龙’绝学！”

人随声至，“太阳神抓”无比劲力已自压到，但觉热风的人，黑夜中居然闪出一片红光，势若疾雷。

树后再度打出一股强风，这次可不若上次那般轻松，“太阳神抓”之力虽为之一降，树后之人却被击出丈许开外。

韦明远跟他的身形飞去，挥掌正欲再度攻击。

那人落地之后，却未受伤，哈哈大笑道：“‘太阳神抓’之威，闻名久矣，今日一试，方信不谬！”

韦明远一看那人，立刻收回掌势，恭身地道：“前辈怎么来了，方才不知，多有得罪！”

那人仍是笑道：“不怪！不怪！是我自己不好！不过你那易容之术，对我卖弄，岂不是孔夫子面前卖书文！”

韦明远脸上不由一红，微笑不语，原来那人正是救他一命，又传了他易容绝技的吴止楚，亦是昔年闻名，今已归隐的“云梦医圣。”

韦明远讪讪地道：“前辈不是高隐江畔吗？怎地又有兴趣外出一游？”

吴止楚叹了一口气道：“我名心利欲，俱已淡消，自信可以终老渔村了，不意亲情未泯，为了那宝贝孙女儿，只有出来走一趟了！”

韦明远吃惊地道：“湘儿怎么样了！”

吴止楚摇头道：“小妮子人小情痴，自从你走了之后，一直闷闷不乐，前些日子忽然给我留下张条子，不声不响地走了！”

说着在身畔取出张纸条，递给韦明远。

韦明远颤抖着手，连忙接过，上面却寥寥地写着：“爷爷，我只想出去再看他一眼，即使是偷偷地看上一眼都好，然后我就回来，侍您天年……”

字迹娟秀，语简情重，韦明远顿觉心情激动，禁不住眼泪，扑扑簌簌地

直往下掉落如雨……

他拿着那一纸短笺，哽咽地道：“湘儿，湘儿，我有何德何能，值得你如此看重……”

吴止楚温和地抚着他的肩膀道：“孩子，我不会怪你的，‘定数’、‘孽缘’，一切都是前定的，湘儿这孩子是我惯得她太任性了，不过她也很可怜！”

韦明远感激肺腑，毅然道：“前辈您请放心，天涯海角，我也必将湘妹找到，然后不管怎么样，我亦将回报她这一份深情！”

吴止楚闻言，大是欣慰，老泪婆娑地道：“孩子，你有这一番话，也不枉湘儿的一片痴心了，不管如何，还是先找到她吧，唉！她一个女孩子，孤身江湖……”

韦明远不等他说完，忙道：“前辈，事不宜迟，我们走吧！现在江湖上有两处盛传我再出世的消息，不过两处都不是我，东北太远，湘儿一定就近上西南，我们也追到那儿去吧！”

吴止楚正预备起程，忽而又止住问道：“孩子，既是外面有人冒你之名复出，你不赶去一看，却来此‘幽灵谷’中何为，莫非这儿有什么重大变故吗？”

韦明远遂将自己已获“驻颜丹”，准备在此静息，以图恢复功力之意，并把在雁荡山的遭遇说了一遍！

吴止楚喜道：“原来你已经取得‘天香二宝’了，‘夺命黄蜂’异日定可璧还，倒是这‘驻颜丹’，事不宜迟，还是马上服用为佳！”

韦明远踌躇道：“这一来岂又将耽误时日，还是留待日后再说吧！”

吴止楚道：“事急不在片刻，恢复功力却大有裨益，而且有我在旁相助，最多只须一夜，便可有效！”

韦明远一想，觉得也有点道理，遂取出“驻颜丹”，在吴止楚指点后服下，闭目静坐，由吴止楚替他行功活穴！

天色大光，红日满光，韦明远已觉气纳百穴，体力充沛，跃跃欲飞，周身充满了力，亟待发泄似的。

猛然在地下一跳而起，劲聚掌心，对准丈余外的一株大树，大喝一声，一掌推将出去！

这次他使的是“太阳神抓”，却表现出从所未有的威力，掌风过后，那大树齐腰而折，平如刀削。

然而力犹未尽此，倒断的树身，斜撞出去，接连地碰折了另两棵相同粗细的大树，断裂之处，一片焦黄。

韦明远惊喜交集，不意自己功能及此，看来与师父昔日施展此功时，威力已不相上下矣！

吴止楚亦是咋舌盛叹道：“‘天龙神功’，果然不同凡响，昨夜我不相信，故意逗你一试，倒还勉强接得下，今日则不敢想了！”

韦明远豪情顿发道：“前辈！走吧！到西南找湘妹去！”

一老一少，二人衣袂翩翩，直出“幽灵谷”而去。

暂且按下他俩的行迹，容笔者谈锋转至湖北“武当”，真武总坛，玄都下院中，聚集了许多羽士！

这些人个个面色庄重，似临大敌，如丧考妣。

“武当”掌门松月道长皱眉愁坐，面上还有一丝怒意道：“本门自祖师三丰真人创派以来，在江湖上何等声威，不意解剑池石碑被削，受辱至巨，

这韦明远也欺人太甚！”

旁边坐的是他的师叔无为道长及一班同辈师兄弟。

无为轻咳一声道：“昔日之事，我们却是过于莽撞一点，现在以同时有两处韦明远字迹出现，当年他可能是冤枉的！”

松月垂头不语，另一弟子却不服气道：“当年我们也没有逼他，是其他四大门派将他迫落江中的，他杀他们不过，如何可以迁怒到我们身上！”

无为摇头道：“不然，我们身为名门正派，未能及时主持公道，已然有违侠义本色！倒是‘少林’、‘峨眉’，及时而止，颇具卓见！”

那弟子尚不服道：“那时我们身为主人，不若‘少林’、‘峨眉’站在客宾地位！”

无为正色道：“胡说！武林中但问真理，何分主宾，只要是我们真认为对的，即使孤单奋斗，也不可畏缩！”

松月突然面现愧色道：“弟子德能俱薄，措置失当，有负师门栽培，愿……”

无为伸手阻止他道：“掌门人不可如此，师兄既然将掌门重任交你，我就是身为师叔，也该听命，事实上我跟你一样，在当时不能确信他是无辜的，事已如此，我们还是准备他三日后前来……”

正说之间，门下有弟子前来通报：“‘少林’涤尘大师在山下求见！”

无为及松月同时站了起来，松月道：“请！”

无为奇道：“涤尘早回河南去了，现在怎么赶来了？”

松月摇头道：“我亦不清楚少时见了，当可知分晓！”

说着与无为二人迎出殿去，却见涤尘布袖直裰，满脸风尘，而精神却愈见矍铄，足见其修持之精深！

涤尘先谢松月出迎之德，然后对无为合什问讯道：“老仙长多时未见，鹤颜宛然，不胜仰慕！”

无为客气地还他一稽首道：“大师过于客气了，大师不在少室养锡，风尘万里，间关至此，辱承下访，不知有何见教？”

涤尘手依然合什道：“贫衲在嵩山原本无所事事，近日风闻韦明远复出之事，报复过甚，有干天和，意欲前来化解一番……”

松月插口道：“大师今日莅止，必是对敝派之事亦有所知！”

涤尘颌首道：“正是！贫衲今日路过武当，得知韦明远削碑留言报仇之举，此事他做得实在过份，故前米，意欲一解！”

松月举手为礼道：“大师仁心侠举，世所共仰，昔日之事，敝派自审，实亦有不是之处，故引咎自责，实不欲再启干戈……”

涤尘凄凄然道：“阿弥陀佛，掌门人能具此心，不愧仙侠胸襟，此事若不以老衲为冒昧，愿锐身当鲁仲连之责！”

无为道长欣然为之色喜道：“若得大师鼎力调和，实乃本派之幸，韦明远遭受良苦，心情自不免激愤，我们失察于前，断不能再铸错于后！”

涤尘又宣了一声佛号，以示赞佩之意。

遂又商量了许多问题，才将涤尘大师送往静室休息。次日，“峨眉金顶”侠尼天心，亦怀同样一付息事宁人的心愿，远自西蜀，顺流来至“武当”！

因为韦明远对这两位佛门高人很是尊敬，因此武当派的人都很放心，相信这一场流血杀孽可免！

第三日，午时！

这是众人焦急企盼的时间。

“武当”门下首座弟子清风，飞驰入殿禀报。

“‘天香玉女’杜素琼偕一青年男子，强行挟剑登山！”无为动容而问：“是不是韦明远来了？”

清风躬身道：“那男子年岁虽与韦明远相若，但绝不是韦明远！”

松月奇道：“韦明远自己留约挑战，到时又不出头，反令他师妹及一个不相干的男子前来，究竟意欲何为？”

涤尘沉吟道：“此事恐有蹊跷！尚请掌门人裁处！”松月想了一下，毅然挥手道：“我这就出去，告诉门下，让他们上来吧！”

清风应诺而退，松月向涤尘及天心颌首道：“二位大师是否有与同往一观！”

天心点头不答，涤尘却合什道：“老衲义不容辞！”一行人遂簇拥出了殿门，只见杜素琼及那青年男子已在“武当”门人持剑戒备下，围成一个袋形，直向山上而来！

第十二章 无猜曲是断肠声

杜素琼花容清减，神情憔悴，与另一少年之英雄焕发，恰成对比，然二人都是腰佩长剑，步伐从容。

她走到众人面前，并不理迎她而立的“武当”掌门松月，却对一旁涤尘福了一福，恭敬地道：“大师别来无恙，昔日多承呵护，铭感迄今！”

涤尘回她一礼道：“杜姑娘好！老衲托福，尚称健朗！”

松月虽受冷落，仍是心平气和地道：“杜女侠，不知韦大侠因何未曾前来？”

杜素琼脸上满是悲愤，尖声道：“韦大侠！好美的称呼，你既称他为侠，就不该逼死他！”

松月惊道：“逼死他？那么韦大侠的确是死了？”

杜素琼含眼泪，冷然道：“当然是死了，在你们这些卑劣凶手的合谋之下，谁能逃过一死！死并无足惜，可是他却是死于狡谋，死于冤屈！”

松月一时莫知所云，呐呐道：“那么……”

杜素琼厉声道：“那么杀公孙楚、孔依萍，毁石碑的是谁是不是，那是我！字也是我写的，我就是证明别人也能写相同的笔迹！”

松月张目结舌，良久始道：“昔日可能是冤屈了韦大侠，但是群情激愤，敝派忝为东家，怎能阻止报仇，再说……”

杜素琼冷笑着打断他的话道：“为什么不能，难道你们各大门派有默契不成？扪心自问，你当时是否也认为我师兄是该杀的？”

松月在她凌厉的逼问下，哑口无言。

杜素琼愤然道：“这就是了，你虽未参加围攻，但是你不认为围攻的人是错的，只是矜持身份，不好意思出手罢了！”

松月赦然道：“敝派确有失察之罪！”

“那你们就难辞其咎！”

松月仍是耐性子问道：“杜女侠认为我们罪当何如？”

杜素琼厉色道：“你自己认错了，你即日宣布焚观夷殿，填平解剑池，解散‘武当派’，永绝江湖！”

此言一出，四周“武当”弟子都哗然大噪，怒形于色。连一旁的涤尘大师与侠尼天心也摇头太息。

松月怒声道：“杜素琼，我一再相让，并非怕你报复！实在是内咎于心，聊思赎愆而已，‘武当’二百余年盛名，岂容如此折辱！”

杜素琼惨声狂笑道：“你不答应也得答应！否则我杀尽你门中之人……”

涤尘合什道：“阿弥陀佛，武林中是非自有公道，杜女侠之言，实在过于强人所难了，贫衲方外人也觉不以为然！”

杜素琼银牙咬紧朱唇，鲜血直滴，狂呼道：“昔日我师兄遭受围攻之时，你们都在场，有谁出头主持过公道，茫茫武林，几曾有过公道？”

侠尼天心恻然道：“令师兄虽死，冤已能伸，天道昭昭，果报不爽！”

杜素琼切齿道：“人死不能复生天道宁论！”

她脸上是泪，口角是血，状已迹近疯狂，松月见她实在已经无法理喻了，只得沉声地道：“杜女侠是必欲一搏了。”

杜素琼大呼道：“当然！杀！杀！杀尽你们这些假冒伪善的小人！”

她话刚说完，倏地回身一剑，袭向旁边的“武当”弟子。

那些人猝不及防，而且她的剑又凌厉之至，当时即有数人，未遑躲避，拦腰被斩为两截！

其他弟子虽是愤火填胸，然因掌门人松月未曾下令，不敢出手还击，足见名门正派之训练有素。

涤尘眼见一个冰清玉洁的女孩子，却因仇恨所激，变成一个丧心病狂的红粉魔头，十分感慨，高宣佛号道：“掌门人心力已尽，老衲亦无能为力矣，请速作裁夺吧！”

此时又有几个弟子被杀，其余的被逼得四散躲让！

松月眉赤眼红，大喝道：“布剑阵，立擒此女，生死不论！”

那些门人立刻在清风、明月两个首座弟子领导下，布成江湖闻名丧胆的剑阵，立刻将杜素琼包围在中心。

清风长叱一声，单剑上举，立见剑气森森，霞光万道，齐朝中心罩去，声势赫赫，威裂金石。

杜素琼毫不畏惧，披头散发，就如一只疯狂的母虎，在剑阵中冲来冲去，她手中的长剑舞成一团银光，出招过招，诡异之至，望之虽是愈濒险境，却是攻多于守，一面对那同来的青年男子喝道：“你还等什么！上去收拾那两个老道士！”

青年男子应声拔剑，出式奇快，亮光一闪，已经分攻向松月及无为道长，而且指处都在咽喉。

无为闪身退后躲开，松月迅速拔剑架开，振手心颤，足见对方内力是多么深厚，不由大为惊异，惊喝道：“朋友是哪方高人？”

青年人淡然一笑道：“在下任共弃，号天不容，江湖小卒，名不见经传，岂敢与堂堂掌门人称朋道友！”

松月却听成了“人共弃，天不容”，心想这是什么怪名怪号，可是他的剑招也怪，只得强打精神应付。

任共弃的剑术的确自成一派，辛异狠辣，罔不包容，每一招攻出，总是分取十几个方位，而且俱在致命要穴。

十几个照面之后，将一派掌门的松月道长，弄得束手缚脚，无法可施，空有一身绝艺，就是展不开来！

无为道长已看出情况不佳，也顾不得贻人笑柄，清叱一声，舞动长剑，也自加入战团！勉强扳回劣势。

如此一来，两个战场都成了众寡悬殊的局面。

杜素琼在剑阵中剑愈杀愈勇，不时总有一两个“武当”弟子中剑受创或伤命，幸而“武当”人多，才未被她冲出阵去！

她不时还在阵中喊道：“涤尘大师、天心师太，这不又是黄鹤楼下惨事重演吗？你所说的公道呢？天道又安在哉！”

涤尘与天心闭口无言，惟有默念佛号。

叮 剑刃相触声中，可闻喃喃“阿弥陀佛”不绝！

杜素琼一不小心，左膀上被划开一道血槽，她突受刺激，剑势忽变，恍若狂涛怒卷，霹雳乍惊！

顿时惨呼之声不绝，血水横飞，‘武当’弟子，饮剑者有十余人之多，剑阵立乱，门户大开。

涤尘眼看满地都是尸首，血流殷石，心中大是不忍，欲想出手相助，却又踌躇不决！正在为难之际。

突然殿后转出一排道人，青袍墨髯，约有二十余人之多，手中所持，皆为铁黑色长剑，由一苍须老道带队。

涤尘认识这正是“武当派”中精英，镇山二十八昊，每一人都是功力精深，足与当今高手并列！

苍须老道首先长吟道：“昊天昊光！”

其余二十七人一起唱道：“卫我‘武当’！”

吟声方毕，二十八支长剑漫空飞舞，如蝴蝶穿花，如彩云流峡，顷刻布成一道剑幕向杜素琼压去！

这力量何等巨大，杜素琼一剑攻上剑幕，立被荡开。

只听她尖声惊呼道：“共弃！快来助我！”

任共弃像是第一次听见这么亲切的呼唤，精神大振，反手一剑，随即将松月及无为逼开，高声回答道：“我来了，你别怕！”

人随声渺，也不知他用的什么步法，轻而易举地闯进了剑幕，与杜素琼会合在一起！几令旁人骇绝。

然可惊处犹不至此，他身入剑幕之后，举剑迎空划了一道圆弧，剑幕上深沉之劲力，在接触圆弧后完全消失！

无为见状，胆战心裂，厉声大呼道：“诸位师侄，快用‘昊天剑法’，宁可落日后万载骂名，也不能将此二人放下山去，所有关系，全由我一人担负！”

“昊天剑术”为“武当”不传之秘，每使用一次，必须以派中长老一人自绝以谢，无为显然已是拚命了！

二十八人脸色庄重，举剑平伸，突然齐喝一声，挺剑攻出，内力所至，硬将铁剑上逼出万道银光！

任共弃剑术再精绝，遇此神剑，也不禁慌了手脚，他与杜素琼两枝长剑，虽是凌空飞舞，却挡不住那耀眼银光。

相持约有片刻，任杜二人乃觉手上压力愈来愈大，眼睛也为强光所灼，不易睁开，败在俄顷。

杜素琼突然道：“共弃，你若真爱我，就该违背你师父的诺言一次！”

任共弃咬牙道：“只要能赢得你的欢心，我什么都不惜！”

杜素琼道：“杀尽这些道士后，我就下嫁于你，那一首……”

任共弃喜动颜色道：“无猜曲！我吹笛子，你开始罢？”

任共弃一手运剑，另一只手却在腰间摸出一枝银色短笛，放在口边袅袅地，吹将起来。

杜素琼却一收矜厉之容，曼声低唱：

“妾发初覆额，折花门前剧。

郎骑竹马来，绕床适青梅。

同居长千里！两……”

这是李白的长干全曲的一个引子，却已经唱得婉约引人遐思，此时她的声音更见低迷了！

“树下分食樱桃，嫣红嫩紫凭依挑！

非郎偏爱青涩，为博阿抹常欢笑！

……………”

她的声音如诗、如画，写尽小儿女万般情状！

“不解人间恩爱，轻拧辫梢作娇态，

偷得塾中笔砚，来学为依画眉黛！”

笛音依依，歌声曼曼，扣人心弦，荡人回肠。

谁无青梅竹马的儿时游侣，谁无怀恨分饼的动心往事，即设是从小茕独的孤儿，总还有一二双垂髫的丫角邻居，一时大家都听得呆了。

涤尘大师与天心侠尼最先醒转，睁目望去，山下只有杜素琼与任共弃即将消逝的背影！

地下留着横七竖八的尸体，无为与松月仍呆然木立！

涤尘连忙过去将二人拍醒，却见松月的衣襟上写数行血字，鲜红刺目，仍是韦明远的笔迹！

“姑念武林同脉，未忍玉石皆焚，权且割发代首，薄惩刚愎之尤，寄语‘武当’诸子，尔后应知收剑……”

松月用手一摸，顶上的如意道髻，已成牛山濯濯，不禁羞愧攻心，大叫一声，口喷鲜血而倒！

无为凄然地将二十八昊及剩余弟子一一救醒，吩咐他们整理现场，然后与涤尘二人扶起松月，进入殿内。

天心跟在身后默不作声，良久始道：“这是什么武功？贫尼自问已跳出三界，洗净六根，却无法不受其惑，那任共弃更不知是何来路……”

涤尘一向少履江湖，自是不知。

无为却勉强抑悲色，细心地在脑中思索。

蓦而，他惊叫道：“梵净山！”

涤尘奇道：“梵净山从无高人出现过，道兄此言何指？”

无为摇头道：“是的，绝不会错，六十年前管双成，怎么她销声匿迹这么久，江湖上又出现了传人！”

涤尘憬然颌首道：“道兄说得不错，任共弃必是‘禹二’传人！”

天心一意虔修，近年才下峨嵋，对这些事迄无印象，闻言大是不解，诧异地追问道：“禹二何人？”

涤尘道：“那是管双成自取的外号！”

天心仍是不解道：“这人也怪，怎地取这一个怪号？”

涤尘苦笑道：“这号哪里算怪，‘禹二’加上边筐，便成风月二字，此号仍然暗含‘风月无边’之意，可谓费尽心思！”

天心不齿地道：“因号思人，管双成定是一荡妇淫娃！”

涤尘摇头道：“侠尼这又猜错了，管双成名号虽邪，却无秽事，貌艳如花，尤解音律，将音韵合入武功之中，神奇莫测，只是嗜杀无度！”

天心尚未再问，无为已接口道：“正是！艳若桃李者，多半寒若冰霜，当时有许多高手冀图一亲芳泽，结果都丧生在她一曲清笛之下！”

天心的道：“此女如此杀戮，难道正派中人竟未曾予制裁？”

涤尘道：“这我不知道，彼时我年岁尚幼，这些事仅得之传闻，无为道兄长我几岁，也许会清楚一点！”

无为道：“此事知者极少，我亦闻之于家师，只知管双成杀戮过度，引起青城山上三位隐世高人之愤，相约比斗，斯时家师恰好适逢其会，乃被委为见证！”

涤尘闻之神往道：“那必是场精彩绝伦之比斗，但不知胜负如何？”

无为追忆道：“管双成不愧奇才，一调‘阳关曲’家师虽远在二十丈外，亦不免波及，而那三位高人居然无动于衷！……”

天心心神响往之，慕羡道：“阳关自古伤心曲，当较‘无猜曲’厉害得多，那三位高人能不受其惑，功力修为必是极高了……”

无为却摇头道：“不是那会子事，那三人一为天聋，一为地哑，另一人虽能听，偏又生就大痴，对她的七音妙律，完全无法领会，何异对牛弹琴！”

说到这儿，略停一下，见二人倾听之状，颇有得色：“管双成一气之下，认为奇耻大辱，声言自此退出江湖，息居梵净山，从此玉笛妙技，永远不再出世！”

涤尘意犹未尽地问道：“以后呢？”

无为道：“以后她果然遵守诺言，江湖上从此失去了管双成的踪迹，这已是六十年前旧事了，家师除我外，从未向人提及！”

涤尘奇道：“杀星受挫，正是莫大好事，令师因何讳之若深？”

无为也无法回答了，只是摇头。

天心却道：“前辈行事必有深意！”

无为悚然动容道：“侠尼莫非另有卓见？”

天心徐徐道：“我只是凭着心中所想，但不知是也不是？”

其余二人几乎同声道：“愿闻其详！”

天心略整思路，慢慢地道：“依我之见，当初较技，那三位高人，既不聋，也不痴，更不哑！只是故意地耍痴装疯、扮聋作哑……”

无为惊道：“这是为何？”

天心笑着道：“那三人既有抗‘阳关曲’之功，是修为精深，必无杀管双成之念，然顾念到她失败之余，心情激愤，更将加深其嫉世之心，则杀孽亦将更深重矣……”

涤尘颌首道：“侠尼之言，确有见地，以管双成之为人，此为必然之事，老衲衷心诚服，更是不胜景仰！”

天心谦逊道：“大师过奖了。是以那三位乃故作不解，使管双成羞忿之下，自绝于江湖，则天下安宁矣！”

无为亦了然道：“我也明白了，家师之所以不谈此事，亦是受那三位高人之嘱，以免风声传出，再有江湖人去打扰管双成，逼得她再度出山！”

天心道：“贫尼正是此意！”

无为道：“那么她的传人重现江湖，莫不是她又违背了誓言？”

涤尘忙道：“不！不！杜素琼在叫任共弃使笛招之际，曾请他违背师父之诫，可见管双成仍是守誓的！”

无为恻然道：“敝派此次虽遭惨劫，不过折人辱名而已，杜素琼挟恨人间，得任共弃之助，所掀杀孽，恐较昔日管双成犹有过之！”

涤尘亦忧道：“不错，一调‘无猜曲’，即已如此无敌，放眼今日武林，能抗者实鲜有其人，芸芸武林，又将成多事之秋！”

天心又沉思了一会道：“欲弭此劫，惟两条路可走！”

“哪两条路？”

“一是遣人上青城，重请那三位高人履世；一是函询梵净山，叫管双成遵誓，约束徒儿！”

无为摇头道：“难！难！”

涤尘一心都在弭劫止杀，忙问道：“何难之有？”

无为忧形于色道：“三老六十年前，已届耄耋之年，现在已有一百多岁

了，是否健在尚成问题，即使尚未仙逝，也不知他们肯否下山……”

涤尘急问道：“那么上贵州梵净山呢？”

无为更作难地道：“管双成性情偏激，她不会认为杀人是孽！”

天心道：“六十年清修，也许能改变她不少，即使她故态依旧，仍可以约之以誓，叫她践笛曲不履人世之盟！”

涤尘道：“看来只有如此了，而且我主张两法兼施，同时也遣人上青城一访，三老他们修为有素，当可寿期人瑞！”

天心庄容道：“为天下计，为武林计，贫尼愿走一趟贵州，大家俱是女身，我想应该比较好商量一点！”

无为道：“侠尼自是最适当人选，但愿能引得那两个魔障回头，敝派这一番冤仇，也可以设法化解了……”

语音惨然，几至泪下。

涤尘自不能解劝什么，只是缓声道：“老僧愿至青城一行！”

两位佛门高人，为着天下安宁，为着万千生灵，各自告别满目疮痍的武当山，踏上万里仆仆的风尘征途！

“武当”惨劫的消息，传之江湖，自然是一件大事，揭开了第一个韦明远之谜，然而杜素琼三字在人们心中留下了更多的惶惧。大家均将在长白总坛闹事的人，当作了真韦明远。参与黄鹤楼之会的人个个岌岌自危。

白冲天好象放弃了长白山基业，踪影全无。

韦明远与吴正楚正在寻找湘儿的下落，听到了杜素琼与任共弃大闹“武当”的情形，心中百感交集。

他明白杜素琼之所以那样做，其动机仍出于爱，为爱者伤仇，竟不惜屈身事人，够痴也够傻！

“他能为你做那些事，必定是比我爱你更深，而且他也有足够的力量保护你，我是个不祥的人，当我是死了吧！”

韦明远在心中默念，却忍不住眼泪流了下来。

另一只情海怨禽，那娇小可人的湘儿呢？

她此刻正在一座酒楼上据着一张临窗的客桌，满桌菜肴，她的筷子不点向碗里，却在桌上痴痴地画着！

在她身旁的另一张桌上，却坐着两个老者，豪饮狂嚼，一派目中无人之态，其中一人偶尔一瞥，惊奇地叫道：“四哥……”

另一老者立刻用手势将他止住了，低声道：“别嚷，我早就看到了，她画的是韦明远，若非情有独钟，断无如此逼肖，我们想法子盘盘她的底细！”

然后清了一下喉咙，大声道：“贤弟，放眼今世，芸芸武林中，我独欣赏一个人！”

另一老者不解地问道：“不知是哪一位？”

这老者道：“‘太阳神’韦明远，前些日子匆匆一晤，只可惜他有要事羁身，未能多作盘桓，心中常存憾意！”

韦明远三字确具魔力，听得湘儿一震，立即停手不画，抹掉桌上酒迹，姗姗地走到那边桌上施礼道：“二位老人家尊姓大名！”

老者面有得色地道：“不敢！老朽胡子玉，江湖人称‘铁扇赛诸葛’，这是义弟‘神钩铁掌’许狂夫，浪迹江湖，有劳姑娘下问！”

湘儿“哦”了一声道：“原来是两位前辈，失敬得很……刚才我好像听前辈说到韦明远，不知前辈是否知他行踪？”

胡子玉点头道：“正是，江湖上皆盛传他已死去，只有老朽，不但知他未死，而且不久之前，尚获一面。”

湘儿喜道：“我也知道他未死，韦大哥受伤堕江，还是我跟爷爷将他救活的，老前辈可知他此刻往何处去了？”

胡子玉不先答话，问道：“姑娘贵姓！”

湘儿略加沉吟答道：“我姓吴！”

胡子玉紧接着问道：“姑浪令祖莫非是人称‘云梦医圣’的吴老英雄！”

湘儿惊道：“正是，前辈认识我爷爷？”

胡子玉哈哈大笑地对许狂夫道：“如何，我这个‘铁扇赛诸葛’不算差吧？”

许狂夫也钦佩异常地道：“四哥料事如神，小弟少折无限……”

湘儿不懂他们在说些什么，瞪大了眼，莫知所以。

胡子玉解释道：“我日前遇到韦老弟之际，虽未多谈，却猜出他必是遇到令祖获救，今日经姑娘证实，果然不差……”

湘儿不耐烦听这些废话，急着问道：“前辈，韦大哥究竟是往哪里去了？”

胡子玉狡狴地笑道：“他亲仇在身，行程匆迫，老朽也未便动问！”

湘儿满脸失望地哦了一声，就想告退。

胡子玉却道：“姑娘急着找韦老弟，莫非有甚要事？”

湘儿支吾地道：“不……是……是我爷爷有事，叫我找他！”

吴止楚有事要找韦明远，也不会叫一个大闺女流浪天涯，万里追寻，湘儿这个托词用得实在不高明！

然而胡子玉老奸巨滑，装成信以为真的样子道：“哦，是很要紧吗？”

湘儿咬着嘴唇道：“是很要紧的事。”

胡子玉认真地道：“既是很要紧之事，老朽倒可效力一番。”

湘儿半信半疑地道：“前辈能找到韦大哥？”

胡子玉笑着道：“姑娘人地两疏，寻人自是不易，老朽到处有朋友，只需略加打听，别说韦明远名满江湖，就是一默默无闻的人，找起来也是易如反掌！”

湘儿喜道：“真的？那就借重前辈了！”

胡子玉捋髯大笑道：“姑娘不用客气，别说我与韦老弟是忘年之交，就是与令祖，亦有数面之缘，冲这关系，我也该尽点心！”

说完就连声令店伙结帐，步下酒楼。

湘儿不知吴止楚与韦明远已揭穿胡子玉乘上附毒之圈套，心中认为他是个古道热肠的长者，欣然随行。

许狂夫不知道他这位计智百出的胡四哥，又在闹什么玄虚，怀着满肚子的疑问，也跟着走了！

三人出得酒楼，由胡子玉在前直向城外而去，走至一处较为荒凉的山冈，胡子玉突然停步不前，其余二人自然也停了下来，犹疑地看着他。

胡子玉貌色庄重地道：“我好像听见远处有人争斗厮杀之声！”

许狂夫奇道：“没有啊，我没有听到！”

胡子玉感慨地道：“也许是我听错了，人老了，一切都衰退了！”

湘儿不过意，劝慰地道：“前辈也许没听错，让我仔细地听一下。”

说完果然聚精会神，侧头向着远方凝听，突然脑上“玉枕穴”一麻，吭得半声，即告倒下。

胡子玉抽回手，迅速在怀中掏出一粒丸药，将湘儿翻过来，撬开她的牙齿，塞将下去！

许狂夫大惊失色道：“四哥，你这是干什么？”

胡子玉得意地道：“贤弟，你知道当初白冲天为什么不敢杀死我？”

许狂夫虽不知他此问何意，仍是据实地答道：“当然是因为‘天香二宝’的关键在你身上！”

胡子玉笑着道：“对了，这就叫挟璧自重，是蔺相如威胁秦皇之策！”

许狂夫略有所悟道：“那么她……”

胡子玉笑着道：“你放心，我给她服的是慢性的毒药，只会使功力全失，每隔十日服一次解药，便不至丧命。”

许狂夫有些愤怒道：“四哥准备用她来威胁韦明远！”

胡子玉点头道：“嗯，不但要叫他不敢杀我，而且还要他交出‘天香二宝’！”

想了一下又道：“不！‘驻颜丹’一定给他服下了，只要‘拈花玉手’足矣，有此异宝在手，任他白冲天、韦明远何等厉害，岂能奈我何！”

许狂夫仍是不屑地道：“你以为韦明远必会就范？”

胡子玉大笑道：“当然，情之一物，若非大家有意，断难刻骨铭心，看这女郎一番痴心之状，韦明远必然也爱着她，何况……”

他略加思索才接着道：“何况韦明远尚欠她救命之恩！”

说完好似颇为欣赏自己之所为，满脸欢容，忽然他发现了许狂夫有不予之色，忙问道：“贤弟莫非不齿我之所为？”

许狂夫生性耿直，不善作伪，点头承认道：“是的！那日你跳下湖中，假扮‘幽灵’的韦明远即告诉我说你的计太工，不可深交，现在看来，他真没有说错！”

胡子玉一向受这位老弟恭维惯了，忽然见他说出这等不敬之言，心中大是反感，遂也冷冷地道：“贤弟若是真有此意，我们不妨各行其事！”

许狂夫没有想到胡子玉会绝情如此，不禁热泪盈眶。

“四哥为何说出这等话来，你我歃血为盟，数十年来，历劫多少生死关头，我几曾背弃过你。”

胡子玉见他如此说，心中亦受了感动，歉咎地道：“贤弟一向对我披肝沥胆，方才算我说错了，其实我何尝愿意做这些事呢，只是想起了裘二哥的满门血仇……”

许狂夫见他提起“飞鹰”裘逸，不禁也是黯然。

胡子玉见已经打动了他了，遂继续道：“白冲天已得韦明远之援救，他只是元气未复，稍俟时日，若无‘拈花玉手’，如何能置他于死地！”

许狂夫叹了一口气道：“我总觉得利用一个无辜的女孩子有损光明……”

胡子玉道：“这也是生存的手段、韦明远已得去‘驻颜丹’，功力大增，他又识得我乘上布毒之局，再次相逢，能逃过他‘太阳神抓’即属万幸，遑论取得‘拈花玉手’了，我此举亦是不得已之事！”

许狂夫默然无言，胡子玉在地下抱起晕绝的湘儿，二人展开身形，直朝前途而去。

他们这一去，自是设尽办法，找寻韦明远之下落，暂时按下不表。且说侠尼天心，取道经蜀，回至峨嵋山上，略事摒挡，即首途向梵净山而来。

梵净山在贵州境内，俗云贵州：“地无三尺平，天无三日晴”，即形容

此处山多雨勤，旅次艰辛！

来至梵净山麓，是处尚为苗人集居之地，蛮语桀傲，问讯极是不易，竟不知如何方可找到管双成。

所以她虽已至地头，竟有“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之感，幸而她是出家人打扮，苗人对于游方僧尼，均极尊敬，所以食宿均无问题。

这一日恰值天气晴朗，又是初秋，天碧如蓝，云淡似絮，衰草就黄，旧叶仍苍，夹以数株丹枫点缀其间。

天心极目畅心，不禁微叹道：“远峰凝紫，近泉泻玉，我终日苦诵经卷，证求如来，不知三宝即在自然中，古人之行万里路，确实大有道理！”

正在神与境合之际，忽听见远处有喊“救命”之声，虽然嗓音嫩似童稚，却是清脆的汉语。

心中很是奇怪，连忙循声飞纵而前。

“救命”之声，愈来愈急，天心遂加紧步子，十几个起落，即已到达发声之处，却不见半个人影。正是诧异之际，“救命”之声，又从一株广可合围的大树上传出，天心抬头一望，连忙纵身而上。

原来那大树的杈桠上，张着一面广如圆桌面的蛛网，网上粘着一只雪白的鸚鵡，正在忘命地挣扎。

网的中心，停着一头大如簸箕的黑毛蜘蛛，口中犹在吐出一根根粗约半分的蛛丝，朝鸚鵡身上缠去。

天心仁慈为怀，自是见不惯这等弱肉强食之事，何况那鸚鵡又能口吐人言，必是受人豢养的宠物。

她微一提气，正欲施展轻身之法，飞到网上将鸚鵡救出。谁知道那鸚鵡见状大急，强翅喊道：“不行！不行，这丝上有毒，碰上就没命了！”

天心见它自身在危急中，仍不忘警告别人，心中实在喜爱到了极点，遂止步扬着头问道：“那我要怎样才能救你呢！”

鸚鵡在网上跳动着道：“你把这家伙打死了，我自然有办法脱身！”

天心转头望那蜘蛛，见它遍体长毛，形状奇丑，口中一面吐丝，一面在嘶嘶直鸣，长牙森森，凶恶已极。

然而她身在佛门，不忍杀生，是以犹豫不决。

鸚鵡似乎已经知道她的意思：“这家伙可恶极了，每天不知要伤害多少生灵，你杀了它不会有罪的，还是一桩功德呢！”

天心见这灵禽如此乖觉，善解人意，心中更是喜爱，遂不再考虑，脱手两颗菩提子，朝蛛身打去。

谁知那蜘蛛忒也灵活，待菩提子到得临近，长腿一弹，身子挪动尺许，竟便全部躲过了。

鸚鵡又在叫了：“这样子没用的，‘流星赶月’打它的肚子！”

天心不待思索，如言连发五颗菩提子，首尾相接，恍如一长串流星，再次朝蛛身飞去。

这次果然有效，蜘蛛刚刚跃起，避过了前两颗，为后三颗穿腹而入，奇痛攻心，怪嘶一声，掉落下去！

它口中长丝尚缠在鸚鵡身上，这一下坠，连带将鸚鵡也拉下了一半，头尾倒置，悬在半空。

急得它叫道：“这家伙还没死，你在它前心再补一颗！”

天心见这鸚鵡不但能作人言，仿佛还是懂招式，不由微微一笑，如言再

发出一枚菩提子。

蜘蛛八只长腿一阵颤动，即告死去！

鸚鵡亦啄断了缠身的蛛网，飞到天心的身旁树枝上，神情很是萎顿，却又偏学人态，摇头道：“危险，你的手法真不错，谢谢你啦！”

天心满心喜爱，伸手想去摸它。

不意它“扑”地一翅飞起，在空中道：“我身上还沾着毒呢，我不怕，你可受不了，等一下！我去洗干净了，再来陪你说话！”

语毕略一转折，迳自飞去。

天心见它活泼慧敏，心想它的主人，必是一个不凡人物，才能将一头禽鸟，调教得如此可人……

正在涉思之际，白影掠身，那头鸚鵡已自飞回，神气亦恢复多了，一收翅，停在天心伸出的手臂上。

天心笑问道：“你这么快就回来了，身上干净啦？”

鸚鵡点头道：“干净了，你今天帮了我很大的忙，仙子知道了，一定会好好地谢你，不过她又要骂我顽皮了。”

“仙子”二字，使天心突触灵机，如此荒山，绝少高人，除管双成之外，尚有谁能育如此灵奴！

“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倒是真应了这句话，遂一面抚弄它的雪羽，一面问道：“仙子是谁，你能带我去见她吗？”

鸚鵡偏着头道：“仙子叫什么我不知道？我们都称她为仙子，从来没有人敢叫她的名号，不过我倒是有个名字，我叫小玉！”

说完还现出一种忸怩之态，颇饶情趣！

天心听说它叫“小玉”，忆及白居易“长恨歌”中，有“转叫小玉报双成”之句，断定它的主人，必是管双成无疑！

强忍住心中欢喜道：“小玉！这名字真好听，也完全适合你！”

小玉却一撇嘴道：“难听死了小玉！小家碧玉，多寒酸！”

天心见它将名字曲解，不由得笑了，但也怕它难堪，连忙止住笑容，正色道：“小玉！我想见见你们仙子行吗？”

小玉想了一下道：“行是行，不过有些困难，仙子很少见外人，而且你要通过许多难关，都有人守着，那些姊姊本事大着呢，你有把握通过吗？”

天心没想到还有这些麻烦，一时沉吟不语。

小玉见她为难之状，扑着翅膀道：“你救了我的命，我也该帮你一点忙，跟我走吧，当你应付不了时，我会帮助你的，不过我只能暗中提示你……”

天心笑着道：“那就多谢你了！”

小玉振羽凌空，回头叫道：“来吧！你多留心我的暗示，我要是明着告诉你，给仙子知道了，就要受处分了，仙子虽然喜欢我，她也会杀我！”

天心跟着它前进，仰头对它道：“你放心好了，我不会叫你为难的！”

小玉领着天心，穿越过曲折的树林，再沿着一条小溪前进，溪畔遍植菊花，此时含蓄待放，摇曳生姿。

溪尽源现，迎面一块巨岩，岩上凿出小道，曲折而登，岩前一座小楼，朱檐银角，十分精致，恰好挡住入口。

小玉收翅停在楼栏上，高声叫道：“朱姊姊，有人来了！”

一个穿红衣的少女，推开了楼窗，明眸皓齿，玉貌朱颜，别是一番清丽脱俗的风韵，她指着小玉俏骂道：“你又调皮了，又去哪里领了闲人进来？”

天心在楼下合掌道：“姑娘别责骂小玉，是贫尼请它引路的！”

红衣少女打量天心片刻，才道：“大师何方高尼，来此有何贵干？”

天心再合掌道：“贫尼峨嵋天心，偶而游方至此，闻道仙子小住人寰，乃思一谒，敬请姑娘惠予放行！”

红衣少女道：“看来小玉已经把这里规矩告诉大师了！”

天心道：“略知一二，敬请姑娘测试！”

红衣少女道：“大师请上楼吧！”

天心一看此楼并无门户，遂知此为测验轻功，不再客套，两腿一弯，大袖一拂，已经拔上两丈余的高楼。

红衣少女见她落地无声，点尘不染。微微点头赞许，遂伸手延客就坐道：“大师能够登楼，仅为取得一试的资格，小女尚有一题相烦，此乃仙子所规定，盼大师不以为怪！”

天心泰然道：“贫尼循例进诣，理应按照规律，姑娘但请相试！”

红衣少女道：“仙子不喜俗人，我在这儿弹琴一曲，大师若能识得琴中之意，指出曲名作者，便为合格！”

天心对音律一道，本无太大研究，奈何先前已经将话说满，改腔不得，只好硬着头皮道：“贫尼恭聆雅奏！”

红衣少女不说话，走至琴畔，低眉信手，弹将起来。

天心闭目静听，觉得琴中似秋风瑟瑟，江水呜呜，落花有泪，秋月无声，有离情，亦有闺怨……

她虽能体会到一点琴意，就是指不出是哪一个人的哪一曲，只得在脑中將所记得的一些曲名反复折腾。

红衣少女弹得一半，即已停止，用眼望着天心，静候他的回音，看天心为难之状，颇表得意。

小玉也急得满屋乱飞，一下子抖动身子，落下一两片羽毛，一下故意撞上壁间的悬画！

天心抬头看画，见上面绘就一枝丹枫，知道这是小玉在传消息，马上搜索枯肠，想着有关丹枫的词曲。

蓦尔，她由小玉作抖落羽毛之状，由丹枫，再进而推想至琴意，心中默默地记起一句唐人诗：“枫叶荻花秋瑟瑟！”

不禁脱口而呼道：“这是白乐天的‘琵琶行’，姑娘真是技艺不凡，竟将迁客怨妇，惆怅感慨都表现出来了，贫尼不禁有司马青衫之感！”

小玉雀跃飞舞，当然她是说对了！

红衣少女似感意外，略怔一下又道：“大师说得不错，但大师可知我是在哪一句上煞住的？”

天心当时只在揣摩琴意，连她何时停止都不知道，更何论在哪一句上收住，因之又皱起眉头。

小玉又开始乱飞了，一个不小心，碰翻了桌上的花瓶。天心在脑中將琵琶行背了一遍，已懂得小玉之意！

睁目缓缓地念道：“银瓶乍破水浆迸，铁骑突出刀枪鸣！”

红衣少女将眼一抬道：“小玉！你大概得了人家什么好处吧！”

天心脸现愧色道：“贫僧确有取巧之处……”

红衣少女道：“大师心胸坦爽，令小女十分佩服，大师既是能体琴意，便是解人，这一关算大师通过了。”

天心合掌拜谢道：“多谢姑娘成全！”

红衣少女微一敛衽回礼道：“你们走吧，还有好几关要过呢！”

小玉已经领先飞出，天心不敢耽误，遂告下楼，追在小玉身后，向着山径，飞驰而登。

小玉飞了一程，回头笑道：“朱姊姊人很好，明晓得我在作弊，她也不会怪我的，不过幸亏你对唐诗很熟，不然也没有办法！”

天心感愧交加，自审在“峨嵋”地位何等崇高，今天靠着禽鸟之助，才脱窘境，只有苦笑着道：“小玉，谢谢你了！”

小玉仍是飞着道：“别谢我，前面一关难多了！”

天心惊道：“前面是谁？这次要考些什么？”

小玉道：“是黄姊姊，她脾气古怪，出的题目也一定古怪，我也无法事前猜到，只好到时候再说吧！”

天心暗自闷急，埋头跟在后面疾进。

这一段山路大约走了半个时辰，方始到达尽头，上面是一块平地，婉然一汪清池，池上架着一曲回桥。

桥畔有一黄衣丽人，年约花信，神情冷漠，正在池畔垂钓，她脸上的表情，正如水面一般地平静。

小玉飞过去停在她的肩头叫着：“黄姊姊我带人来了！”

黄衣丽人抬头望了天心一眼，平板地道：“你能通过第一关，大概还算不错，你知道我将如何考你？你希望我如何考你？你又准备我如何考你？”

她连问三句，词意咄咄逼人。

天心身在梵门，早已磨净火气，安祥地回答道：“贫尼胸无成竹，任凭姑娘裁处！”

黄衣丽人似为她的涵养所动，思索了一下道：“我的题目有两个，你可自由任选一题！”

天心道：“贫尼恭候姑娘示下！”

黄衣丽人道：“我这人心如止水，不苟言笑，第一个题目是你不拘用什么方法，将我引得发笑就行！”

天心合什道：“阿弥陀佛，出家人不会讲笑话，更不会扮丑角，这个题目贫尼放弃，请姑娘再示第二个题目！”

黄衣丽人道：“这第二个较为困难，我这人最无心肝，不知感情为何物，你讲一段憾事，将我引得泪下也行！”

真是怪人怪题。小玉急得乱扑翅膀，因为它深知她黄姊姊，一点忙也无法帮，只好瞪圆眼睛，望着天心。

侠尼默然半晌才道：“贫尼讲个故事吧！”

黄衣丽人不开口，只是望着她。

天心又想了一会，平静地道：“有一对恋人，他们是中表姊弟！……”

黄衣丽人鼻子里嗤了一声：“庸俗！”

天心不理她的讥讽，继续道：“那女的大男的四岁，可是她们的感情一直很好，双方的家中虽不同意他们来往，然而他们仍是想尽法子暗中会面！”

天心说到此处，声调略转婉约：“花前月下，他们曾有过许多美丽的时光，不过年轻人相处久了，总难免肌肤相亲，他们在冲动之下……”

黄衣丽人又哼了一声道：“下流！”

天心道：“男女相爱，本是天下至情，他们只是违反礼法而已，姑娘怎可斥之为下流，况人非太上，孰能……”

黄衣丽人冷然地道：“别废话了，你说下去吧。”

天心又接着道：“他们结下合体之缘后，不久女的珠胎暗结，事情被家里知道了，认为有辱门风，将她赶出了门！”

黄衣丽人有又插口道：“那男的必是不管事了，天下男人皆薄幸！”

天心平静地道：“不，那男的闻讯之后，也逃出了家庭，找到那个女的，二人另走他乡，相依为命，同度生活……”她顿了一顿又道：“可是他们都是娇生惯养的，不知生产，起初还靠典卖为生，日后渐至贫无立锥之境，然而他们依然相爱不渝！”

天心的声调渐转悲切：“一日，女的将要临盆了，他们栖身在一所古庙中，数九寒天，身上却只各披单衾一袭，冻得瑟瑟直抖！”

黄衣丽人道：“孽由自作！怨不得人！”

天心薄有愠意道：“贫尼在叙述之际，请姑娘莫作打扰！”

黄衣丽人不作声，天心乃再说下去，“女的分娩之际，又遭难产，痛晕过去，那男的脱下身上的衣服，完全盖在女的身上，自己却寒冻而死！”

小玉大受感动，涕然泣下，叫道：“可怜！可怜！……”

黄衣女子仍是不动声色地问道：“那女的怎么样了？”

天心惻然道：“后来有一个游方的尼姑经过，将女的救醒，可惜孩子生下来，因为无人照顾，却也告夭折了！”

黄衣丽人道：“这故事虽然凄惨，也感动不了我，你大概就是那个游方尼了，那女的后来又怎样了呢？”

天心默然半晌才道：“尼姑是我师父，那女的才是我，贫尼一生中仅此一段恨事，迄今四十年了，说来犹感心动，总是尘缘难断……”

黄衣丽人大感意外，不信这位世外高人，竟有这一段悲惨身世，凝视良久，忽地泣下，挥手道：“同是天涯沦落人，你们过去吧！”

天心默然地施了一礼，走上回桥，向对岸而去。

黄衣丽人犹自呆呆地望着她的背影，连小玉在何时飞起都不知道，口中仍不住喃喃念着：“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小玉飞了半天，见侠尼仍是默然，不禁道：“我不知你是个可怜人，刚才我很伤心。”

天心叹了一口气道：“我是不祥之人……你黄姊姊大概也有一段伤心的遭遇吧！”

小玉道：“我不晓得，她很少跟人亲近，也从来不跟人谈起她自己，我们都不喜欢她，仙子也不太喜欢她！”

天心惻然地道：“她很寂寞，也很可怜，你们该对她好一点！”

小玉不说话了，一人一禽，默默地前进着。

走了一会儿，天心忽然道：“前面又该到关口了吧？”

小玉应声道：“嗯！前面是赵大，他是个浑人，别跟他斗力气，想个方法骗过他就好了，要是斗力，你一定输的！”

天心道：“阿弥陀佛，出家人不能用机诈，听天由命吧！”

正说之际，隐隐已听见有人轰雷似地喊道：“什么人想过去，吃俺老赵三斧头！”

天心上前一看，这赵大的确惊人，身高丈余，像一截宝塔似的手持一柄

开山斧，足有五六百斤重。

他斜倚住一根石柱，柱前正是那条羊肠，再无别的路可通，正应了所谓“一夫当关”之语。

天心走前一步道：“贫尼欲上山进诣仙子，请施主方便！”

赵大怪声吼道：“什么方便不方便？你这个秃头老太婆，也配去见仙子，好！只要你挡得住俺三斧头，俺就让路了！”

声如霹雳乍惊，四谷振动！

小玉怒骂道：“赵大，你又乱讲粗话了，看我不告诉仙子抽你的筋，这位大师是名门高尼，你该叫她一声师太！”

赵大这么魁伟的汉子，对小玉却是怕极，嘟着嘴道：“师太就师太，俺老赵真晦气，一天到晚要受你这小妖怪的气，一个没头发的老太婆，怎么就成了师太？”

委屈地对天心道：“师太！你可敢挡俺老赵三斧头？”

天心见他的确浑得可以，遂也不再多客气，只是道：“贫尼赤手空拳，血肉之躯，用什么挡施主利斧？”

赵大偏着头道：“对！你空手，俺用斧头！不公平！”

小玉道：“赵大，你跟师太比拳吧，你三掌打不到就输了！”

天心知道小玉要她以轻功躲避，逃过这浑人三掌，实在太容易，然而她不愿意如此地欺骗一个浑人！

因此道：“这也不公平，贫尼与赵施主对三掌吧！”

谁知道赵大一听这话，跳起来道：“不干！不干！你们女人手最脏！碰到俺手上，俺连饭都吃不下去，岂不要饿死俺老赵！”

天心啼笑皆非，无计可出。

小玉眼珠一转道：“有了，你跟师太抢斧头吧，一人抓一头，谁把斧头抢到就算赢了，谁要是松了手就输了！这法子可好？”

赵大跳起来道：“好！这法子好！小妖精，你真聪明！”

小玉又飞到他耳边道：“赵大！你是自己人，我教你一个办法，等一下你先拿斧头柄，这比较轻多了，你不是赢定了！”

赵大高兴得咧嘴直笑道：“对！对！谢谢你，小宝贝！”

在这浑人口中，小妖精是贬词，小宝贝就是褒语，却不知小玉在给他苦头吃，斧柄滑直，当然容易脱手！

赵大兴冲冲地将斧头举起，自己选了柄，将头送给天心露着憨笑，响声如巨雷地大声嚷道：“来！师太！抢斧头，谁松手就算输！”

天心见事已如此，多言无益，只得接住另一头。

小玉叫一声：“开始！”

二人遂各施全力，向后拖夺。

赵大的神力的确惊人，汹涌而来，不可抗拒！

天心那等高人，若非小玉帮助，手下便于使力，斧头早已脱手，饶是如此，也被他一步步地直往后拖去。

小玉见天心占便宜，仍是赢不了他，心中亦大为着急，飞上飞下，直是在动脑筋！

忽地它振翅飞去，瞬息不见，只留下二人苦拚。

当她再回来时，天心已遍头大汗，被拖出十来步远！

赵大却大声地道：“师太，没头发的老太婆，你不要脸！你一直跟我走，

就是抢到明天，我也夺不下斧头来呀！”

小玉却飞到他头上，开口道：“赵大！你犯规！怎么可以骂人？”

他说话之际，一样东西从它口中落下，正好掉在赵大壮如树干的手膀上，犹在蠕蠕而动，却是一条蚯蚓。

赵大低头一看，蓦地放手大叫道：“妈呀！长虫，老赵没命了……”

天心算是将斧头抢到手中，退后十几步才拿桩站住，脸红，心跳，手颤，口中连连喘息不止！

小玉飞着欢叫道：“赵大！你输了，快让路给师太过去！”

赵大已将蚯蚓抖落，沮丧地道：“这不算，那假长虫害了我，应……应该重来！”

小玉作色地道：“赵大，你敢赖皮，不怕仙子将你丢下蛇坑去！”

赵大这才不作声了，哭丧着脸侧身让路。

天心放下斧头，脸带愧色地从他面前经过。

走出里许远近，小玉忽然笑道：“赵大真有意思，那么大的个儿，却会怕蛇，连一条蚯蚓都怕得要死，这人真浑得可以了！”

天心羞惭地道：“这次又仗你帮忙了，他的神力实在惊人，不过用这种方法赢了他，我心中总觉有些不安！”

小玉笑着道：“他一斧能劈下半座山峰，不这样你怎么见得着仙子！”

天心默然，半晌才道：“到底还有多少关？我现在有些力不从心了！”

小玉道：“前面是最后一关了，守关的姥姥最厉害，有人能接下赵大三斧，无法接得住姥姥一杖！”

天心骇然问道：“怎么？她难道比赵大的神力还强！”

小玉道：“不！赵大仗的天生蛮力，一发即止，姥姥是内力，后劲无穷，绵绵不绝，谁能一直地支持下去呢？”

天心忧道：“这一关岂非无法渡过了吗？”

小玉道：“只要你能支持到一盏茶之久，我就有办法了！”

天心忙问道：“什么办法？”

小玉故作神秘地道：“法不传二口，你只要支持一盏茶时光就行了！”

天心不由得笑了，道：“看不出你倒是鸟中诸葛，禽里周郎，我尽力而为吧。”

小玉也笑着道：“你不要看不起我，仙子常夸奖我说：假若我是一个人，卧龙凤雏不如也。你拿我比周瑜，我岂是那小气鬼。”

天心忍着笑道：“失敬！失敬！方才就算是我失言了。”

说完与小玉相视大笑起来。

笑声中渐渐地路面转宽，面前豁然展开一片奇景。

天心不禁赞叹道：“‘楼阁玲珑五云起，其中绰约多仙子……’我一直以为蓬莱仙山，方壶胜境，只是小说家口中的胡诌想不到今天开了眼界！”

小玉得意地笑道：“你既是羡慕，干脆学仙别学佛了！”

侠尼正色道：“不行，仙在修己，佛在渡人，我为着早年冤孽缠身，这才立意出家，发誓助人，怎能三心二意，回头耘己！”

小玉点头想了一下道：“这道理很伟大，我以前怎么没听过。”

天心点头叹息道：“你身具慧根，应是莲台会上客，紫竹林中神，只可惜无人接引，乃堕劫尘，他日有缘，仍返吾门！”

若棒喝，若警偈，声如钟磬，堪济迷离！

然而小玉听了半晌，无可奈何地摇头道：“太深，太深！不懂，不懂！”

天心喟然道：“有天你会懂的，当你懂了，你就超脱了。”

说着已至一座华楼之前，许多锦衣女郎，簇拥着一个童颜银鬓的老妪，女郎个个都是卓丽不群！

小玉忙着介绍道：“这是天心师太，这是‘仙杖神姥’，神功盖世，无人……”

老姬笑着拿拐杖连连击地骂道：“小妖怪，少往我脸上贴金，还不滚到一边去！”

小玉作了一个怪脸，收翅停到一个紫衣女郎肩上。

老姬咧开大嘴，露出一口玉白般的牙齿笑道：“‘绛珠宫’有关形同虚设，数十年来，从未有通过二关之人，今日师太连闯三关，足令老身快慰生平！”

天心暗自心惊，因为老姬以杖击地之际，即感心头震动，这一开口说话，语音响笑，两耳如受锤击。

再看她身旁诸女，俱都神色平静，毫不为之所动，心知不但这老姬功力精深连这些女郎亦都不凡。

遂强自镇定，合什作礼道：“贫尼乞见仙子，尚祈姥姥成全！”

老姬仍是大笑着道：“师太能至此地，必可见到家主人！”

天心以为她已允放行，正想表示谢意。

老姬却接着道：“过朱丫头关须雅人，闯过黄丫头的须智者，击退赵大的必为勇者，师太雅智勇兼备，过我这一关可太容易了！”

天心见她又翻了腔，只得耐着性子问道：“姥姥这一关不知如何过法？”

老姬举起手中拐杖道：“受我‘寒铁龙头杖’一击！”

天心见她的杖泛黑紫色，雕成龙形，知道份量不会比赵大的板斧轻，面上现出了犹豫之态。

老姬笑道：“你受得住，当然可以见到家主人，受不住，变作杖下冤魂，念你连闯三关不易，家主人亦会一吊你遗骸，所以我说你到得此地，必可见家主人之面，倒非虚语！”

天心见事必无善了，将心一横道：“贫尼就接姥姥一杖吧！”

老姬道：“你要什么家伙，凡器难当一击，好在利器我们这儿俱有，任凭师太选择，我立刻命人取来！”

天心凛然道：“贫尼就以空手接姥姥一招！”

她这番话说得正气磅礴，四周动容。

老姬亦庄重地道：“豪哉，既是师太如此相让，老身若再多作客套，反而现得矫情，师太请注意，老身这就发招了！”

语毕众女四散分开，老姬大喝一声：“着！”

一杖劈下，但见杖化千条，竟不知哪一条是实！

天心艺出“峨眉”，“分光剑法”中尤擅“捕光捉影”之法，见得真切，猛然跃起，双手接住杖端，随杖而落！

脚踏实地之后，才觉得那杖身重逾泰山，一个失手，立为肉泥，遂运起毕身功力，向上抬去。

天心身为“峨眉”之秀，数十年虔心修为，其造诣亦不同凡响，虽是功力不如老姬，到底将拐杖托住了，一人一头，成为平持之局。

老姬见天心能从千万杖影中，将杖抓实，而且能抵住自己六成功力之一

击，不由一怔，四围早已娇声叫起好来！

小玉最是兴奋，扑翅飞在高空，大声地喊道：“师太，用力啊，这是最后一关了，记住我的话！”

它是在提醒天心支持一盏茶时光的事！

老姬精目微瞪，手底又加一成功力，这一来天心立现不支，手臂渐下降，她已使出十二分的力量了。

支持到有半盏茶时，天心实在无法再撑，想到此行的任务，眼看有点根苗，却不料在此功亏一篑！

她眼前仿佛现出无数的人，在杜素琼与任共弃的剑下惨遭屠杀，辗转呻吟，此刻她一心全在替那些人担心，根本忘记了自身的安危！

就是这种悲天悯人的神情，大义凛然的目光，使得老姬心中一动。

又过了一会，就在天心即将丧身杖下之际，老姬突然将杖一抽，恭敬地道：“师太神功无双，老身这一关你通过了！”

第十三章 天若有情天亦老

铃铎轻敲，丝竹齐奏，一阵仙乐悦人。

一个着罗绮的垂髻少女，年约十三四，脆喉轻启：“仙子在‘蒹葭宫’敬候贵宾！”

天心重施一礼，肃容道：“贫尼谨候吩咐！”

老姬柔和地道：“师太不必多礼了，请随老身来吧！”

天心恭敬地跟在她身后，由众女簇拥着，直向“蒹葭宫”而来，一路尽是雕栋画栏。黄金为地玉为砌，珊瑚作饰珠作灯，说不尽一种富贵华丽的景象。

行至一座华殿，老姬将身立定道：“就是这里了，小玉去告诉仙子一声……”

小玉扑翅飞起，穿越殿上月洞窗门而入，天心抬头一看，但见殿上有一方长匾，隶草“蒹葭宫”三个大字，俱用明珠嵌就！凭是天心身在空门，六根清静，已至富贵不能动的境界，也不禁咋舌惊叹此地气派之大。

正思索浏览之际，忽闻一声金锣，殿门大开，洁白无垢的玉地上，铺着一溜大红的地毯。

两旁各站立一列宫装少女，或持长柄孔雀翎宫扇，或奉玉如意，或端金炉，香烟缭绕，麝气氤氲！

正中坐着一位丽人，风华绝代，姿容无双，论年龄不过三十许，端的是眉似春山难画，鬓赛停云更浓……

天心瞧在眼中，心头不免狐疑，管双成六十年前即已名满江湖，现在何以如此年轻，莫非是错了……

正在犹疑间，小玉已代为通报：“‘峨嵋’高尼天心，已过四关，循例请见仙子！”

仙子玉臂一舒，罗袖微飘道：“小鬼头别晓舌了，我自定下规律以来，能连闯四关的，师太尚是第一人，哪有前例可循，还不快为师太设座！”

一言方毕，立即有人在右侧设下一张锦墩。

仙子伸手肃容道：“师太请坐，梵净山有幸，能接待师太如此高人！”

天心顶礼就坐，想了一想道：“久闻梵净山中，绰约多仙，倾思一访，今日得见，果然是管青衣，董双成一流的人物！”

她故意将两个传闻中的仙女名字说出来，其中冠姓嵌名，恰好有管双成三字，冀图一试反应。

果然仙子闻言，脸色动了一下，半晌始道：“师太从何得知我昔日旧名？”

天心一听她果然就是管双成，心中又喜又疑，喜的是这一趟总算没找错，疑的是这仙子实在太不像！

因此仍是支吾地道：“仙子莫不是……”

仙子经点头道：“我就是昔名‘禹二’，今号‘冷心’的管双成！”

天心惊道：“仙子岂仅风月无边，简直就是青春永驻，六十年前轰动江湖，六十年后红颜如故，贫尼岂仅仰慕，亦且……”

“冷心仙子”管双成展容笑道：“师太大概吃惊了吧，其实也没什么了不起，不过这梵净山麓产一种‘九天梅宝’，功能驻颜……”

天心恍然道：“‘九天梅宝’仙府珍果，难怪悠悠岁月，玉容不减……”

管双成笑着道：“梅宝仅能保颜，却不保命，人寿几许，到时依然白骨

黄土，我之所以自号仙子，也不过是安慰自己而已……”

歇了一下又道：“而且此物最忌动心，必须面冷心死，方克有效，少时我以数枚相赠，倒是颇为恰当！”

天心闻言无语，小玉在珊瑚架上偏头念道：“阅人多矣，谁得似长亭树，树若有情时，不会得青青若此……天若有情天亦老，月如无限月常圆……”

声调凄婉，竟似美人迟暮，伤春悲秋！

天心等了一下才道：“多谢仙子盛意，贫尼出家人，需此无益，而且我虽是身在佛门，也难做到百事不在心，例如此次……”

管双成插口道：“我正欲相问，师太知我名字，远程而来，必不是游方行脚，而且看师太之意，竟似特意来找我似的！”

天心道：“贫尼正是专程前来进谒仙子！”

管双成奇道：“师太有何贵干？”

天心沉重地道：“有贫尼前来，乃为武林万千生灵乞命！”

管双成不解地道：“我在此足不出山，难道会危害武林不成？”

天心摇头道：“不是仙子自己！……”

管双成沉声道：“难道是我宫中有人在外惹了祸了吗？”

天心道：“正是，仙子门下任共弃……”

管双成奇道：“我门中并无此人！”

天心也呆了，想了一下又道：“他是个少年男子，大约有二十多岁，颇为英俊……”

管双成尚未答话，小玉又抢道：“巡山侍者被罚离宫三年，师太说的也许是他！”

管双成沉吟一下道：“嗯！有这可能……师太因何知道他是我们门中！”

天心道：“笛音却敌，举世无二，一调‘无猜曲’……”

管双成急道：“那就是他了……这孽畜做了些什么？”

天心只得把任共弃与杜素琼大闹“武当”的前因后果说了一遍。

管双成听完了，不理睬别的，却问道：“这杜素琼人品如何？”

天心不知她此问何意，只好说道：“貌似天人，性若冰霜！”

管双成颇感兴趣地再追问道：“比我这门下诸女如何？”

天心朝周围看了一下，感到颇难回答，半晌才道：“一时俊秀，难分瑜亮……”

管双成却笑着道：“师太别替她们留余地了，我想杜素琼必是比她们美多了。这小子眼光不错，福气也不错！”

天心见管双成竟有嘉许之意，不由得急了，忙道：“仙子，他们在外面这一尽情杀戮……”

管双成不以为然地道：“照你所说，杜素琼身受极惨，那她现在所作所为都是那些人所逼，杀之实不为过，巡山侍者更是见义勇为……”

天心道：“报甚于施，实在有干天和！”

管双成道：“一树桃花千朵红，无债也该有利息，何况韦明远在杜素琼心中是何等地位，杀尽天下人也不足以偿之！”

天心见她提出的歪理虽是不通，却也无法辩得清楚，也许愈说下去，她更振振有词，只得道：“仙子昔年归隐之时，曾有不出江湖之誓！”

管双成点头道：“不错，我发过那誓！而且我的确也没有出去过！”

天心再追着道：“仙子亦有笛不履人间之约！”

管双成怒声道：“是的，那是对那三头老蠢牛说的气话，事后我就后悔了，而且那三个老家伙也该死了，约言自然也无效了！”

天心不知道约言究竟是如何订的，无法辩解，只得问道：“仙子昔年如何立约？”

管双成恨恨地道：“我说只要你们三个笨牛一死，我这笛子绝对不吹给别人听，即使我将来有门徒传人，也必受此约束……”

天心凛然道：“仙子是何等身份之人，岂能自食约言！”

管双成道：“当然，难道那三个蠢牛的命真有这么长？”

天心道：“虽不知道‘青城三老’未死，却也不知道他们已死，现‘少林’涤尘大师已往青城相探，未得确讯之前，仙子有责约束……”

管双成道：“好！我明天就下山找他们去，同时我也想去看看，那三头蠢牛是否果然不死，我已想好治牛之法，倒可一试！”

天心虽不知涤尘大师的收获如何，但能令管双成暂时践约总是好事，假若三老确已仙去，只有慢慢再想法子了！

乃合掌恭身道：“阿弥陀佛，仙子此举造无量功德！”

管双成却望着她不怀好意地一笑道：“师太且慢夸奖，也许我这一去所造的杀孽还要更大呢！”

天心想起她昔年之作为，不禁毛骨悚然，良久始道：“仙子六十年虔修，能保朱颜，虽仗灵药之效，修为之功亦不可没，贫尼揣度仙子绝不会如此！”

管双成晒然一笑道：“师太期我太高，也许你会失望的！”

天心哑然！

杀！杀！杀！

浩浩的中原武林掀荡着一片血雨腥风。

当年参与围攻韦明远的各大门派几乎伤屠殆尽，除“少林”及“峨眉”无恙外，其余各派莫不元气大伤，甚至一蹶不振。

短短三个月内，杜素琼与任共弃几乎成了勾魂使者、夺命无常，他们行踪飘忽，手下无情，令人防不胜防！

又是一个凄凉的月夜，依然在黄鹤楼下，由于天气转寒，酒楼歇业很早，江畔尤罕人迹！

杜素琼凄然伫立在江畔，望江水东逝，呆呆的直是淌泪，风吹着她的衣襟，砭骨如刀，可是她一动也不动。

有一条人影朝她而来，她恍若未觉！

那人走到她身边，看她像尊化石似的，不禁摇头叹息！

“素琼！回去吧，这里风冷！”

杜素琼听声音，已知道来人是谁，可是她仍然不理！

那人又柔和地道：“素琼！这一个月来，你每天都在深夜伫立江边，到天亮才回去，我知道你在想念他，不过你也得为自己想！”

杜素琼恨恨地看他一眼，仿佛是怪他扰乱了她的回忆！

那人又道：“素琼，你这样会病倒的，何况……”

杜素琼猛一回头，厉声道：“何况我又怀了孕是不是！”

那人被她的声音吓了一跳，望她微隆的腹部道：“是的！不过我不是关心孩子，我是关心你！”

杜素琼冷冷地道：“谢谢你，不过你放心好了，孩子是你的，我一定会将他生下来交给你，只是你少干涉我的行动！”

那人急了道：“素琼，你怎这样说呢，我们是夫妇，孩子是我们两个人的，你生下交给我是什么意思？”

杜素琼仍是寒着脸道：“没什么意思，你传我武功，帮我报仇杀人，我替你生个孩子，咱们一清两结，还能有什么意思？”

那人发急道：“素琼，你错了，我要的不是这些……”

杜素琼变脸作色道：“任共弃！你别不知足，我连人都给你了，你还要什么？难道你还要我的命，可以呀，随时随地……”

任共弃连忙摇手：“素琼！你误会了，我爱你惟恐不遑，如何敢要你的命，凭心而论，我们自从结识以来，我对你如何？”

杜素琼无动于衷，冷冷地答道：“恩深义重，杀身莫报！”

任共弃喜道，“素琼，我们是夫妇了，还谈什么报不报呢，我只希望你能对我好一点，我就心满意足！”

杜素琼倏然色变，厉声道：“我任你予取予求，还有什么不好……”

任共弃连忙辩解道：“不！不！素琼！我不是说这些，我……我要你的心！”

杜素琼漠然地用手朝江中一指道：“我的心在一年前就死在这儿了！”

任共弃无奈地望着江水长叹，突然他气上心头，伸掌对江中拍去，掌风特强，激得浪花直溅！

杜素琼心中大怒，好像那一掌是打在她身上，沉声道：“怎么，他人人都死了，你还不让他安静！”

任共弃歉然地道：“素琼！你别误会，我哪里对他呢，我只是恨这江水不该吞去了他，害得你这样抑郁不乐……”

杜素琼的脸色才自如霁了下来！

任共弃却对江水祈祷道：“韦兄！您英灵不远，当知我对素琼是一片真心，我晓得你们以前感情一定很好，我相信您也一定不愿意素琼这样落落寡欢。韦兄！韦兄！您若真的死后有知，请您告诉我，怎样才能使素琼高兴……”

语调恳挚，杜素琼的脸上不由地流出一丝激动。

任共弃见终于感动了她，心中暂喜，乃更动情地道：“韦兄！她虽已与我结为夫妇，可是她爱的仍然是你，若我能代您而死，为了爱她，我也绝不犹疑，韦兄……”

杜素琼珠泪盈睫，深觉负任共弃太深，激动地叫道：“共弃！你……”

正想投到他身边的时候，突然芦苇深处，有一个苍者的喉咙，以一种颇为愤怒的口吻道：“我那韦老弟好端端的，谁在诅咒他死了！”

人随身出，却是“铁扇赛诸葛”胡子玉。

杜素琼虽未见过他，却认识他的形状，忍不住飘身而前急道：“胡前辈！您的话当真？我叫杜素琼……”

胡子玉却不答她的话，眼光一瞟任共弃道：“这位当是天下闻名丧胆的任英雄了，老朽憾未能亲见大展雄风，然今日得睹风采，亦足快慰平生！”

任共弃虽然恨这老头儿来得不是时候，然胡子玉说话很客气，再者见杜素琼对他很恭敬，遂也一抱拳道：“不敢，在下任共弃！多承前辈夸奖。”

杜素琼迫不及待地问道：“前辈！听你话中之意，好似我师兄并未身死……”

胡子玉掀髯微笑道：“正是，江湖盛传韦明远落江身死，但是老朽于不久之前，亲眼见过他，而且确信不会看错！”

杜素琼脸色大变，分不出是喜是忧，一时默然。

倒是任共弃颇为关切地问：“前辈是在那儿见到他的？”

胡子玉道：“在老朽居处雁荡山中，不过这位老弟重现江湖，却不以真面目示人，然他假扮‘幽灵’，岂能瞒过老夫之目！”

杜素琼经过一番思索之后，脸色反转平静了，轻声道：“请前辈讲得详细一点！”

胡子玉眨着独目笑道：“此话说来颇长，江边风寒，你们年青人不在乎，我这付老骨头却挺不住，不如到老夫宿处再说吧！”

二人自不便持异议，好在胡子玉所住的旅舍不远，三人展开脚程，只消片刻，便已到达。

许狂夫亦在屋中，大家相见寒暄已毕，胡子玉遂将在雁荡山见到“幽灵”之事说了一遍，当然略过许多不便之处。

杜素琼心乱如麻，倒是没有觉察。

任共弃心细如发，听出许多破绽，冷冷地道，“胡前辈之言，恐还有不尽不实之处吧？”

胡子玉脸色一惊，对这年青人感觉之敏锐大是恐惊。不过他于世故，闻言哈哈一笑道：“任英雄言自何出？”

任共弃冷冷一笑道：“胡前辈机智举世皆知，言语中自无可击之瑕，不过我看这老英雄的神色，就知前辈必有隐瞒之处！”

原来许狂夫不善作伪，听胡子玉的叙述中只有三分实话，不自然地流露惊疑之色，如何瞒得过任共弃！

胡子玉至知道又是拜弟脸上泄了底，大是尴尬，幸而他人奸似鬼，眼珠一转，哈哈大笑道，“任英雄目光如炬，老朽确有未言之处，只是碍于杜姑娘，不便出口，既是二位动疑，老朽只有实说了！”

杜素琼不知何事，但仍抑住激动道：“胡前辈但说不妨！”

胡子玉道：“韦明远来谷之时，尚有一位美貌姑娘同行，后来不知何故，悠悠离去，却将那位姑娘撇下！”

他说的仍是鬼话，但因为消息突兀，倒未令人看出破绽，杜任二人闻言，俱各大受震动，脸色不定。

良久，杜素琼幽幽地问道：“那位姑娘此刻何在？”

胡子玉装出一付戚然的神色道：“那位姑娘必是爱韦明远极深，自韦老弟走后，竟思恋成痴，我与许贤弟二人，念在与韦老弟一场交情，遂护送那位姑娘，天涯海角，到处探访，为的就是要找寻韦老弟的踪迹！不期今日在江边，得遇二位！”

他一见杜素琼脸上微有痛苦之色，遂又继续撩拨，装出一付假表同情之态道：“我这位韦老弟什么都好，就是太多多情，先有萧姑娘，接着遇这美若天人的师妹，便不该……”

杜素琼大受刺激，摇摇似欲晕厥，任共弃赶忙将她扶住，厉声道：“你别胡说八道，杜姑娘已是我的妻子。”

胡子玉一伸舌头，故作愕态道：“该死，该死，老朽不知道二位大喜，信口胡诌，杜姑娘请莫见怪，方才之言，就当朽是放……”

杜素琼却已恢复镇定，含着泪珠道：“不要紧，老前辈与韦明远关系深远，我也不必讳言，我的确是爱我师兄的，他也清楚……”

说用手一指任共弃，任共弃无言低头！

杜素琼黯然地道：“我与师兄虽然几番历劫生死，情逾生死，互相却未曾道及一个爱字，他自然可以爱别人，尤其是现在……”

语音凄楚，竟无一丝怨意。

任共弃不解地道：“他堕江之后，你疯狂地要替他复仇，现在知道他没死，你反倒不在乎了，这道理我真不懂！”

杜素琼嘴角一撇道：“你哪里会懂，爱不是占有，而是铺一条幸福的路，让被爱者平稳地过过，我既已嫁你，自然希望有人爱他！”

任共弃懂然点头。

胡子玉略感意外，许狂夫却大为感动。

良久，杜素琼又缓缓地道：“那位姑娘在哪儿，我想见见她！”

胡子玉不知她意欲何在，只得道：“就在隔壁屋中……”

杜素琼转身领先出门，口中喃喃地道：“他眼高于天，这位姑娘定是美丽不凡！”

其他两人亦默然跟在她身旁向隔屋走去。

杜素琼伸手推开屋门，一盏小小的油灯，照着神情痴呆的湘儿，云鬓蓬松，憔悴堪怜，漠然地望着门外。

任共弃对着湘儿注视良久，突然神然大变，一个箭步，掠至胡子玉身畔，握住他的手上脉门，厉声喝道：“老贼！你敢给她吃了‘修罗散’，快把解药拿出来！”

胡子玉周身骨骼如散，疼得冷汗直流，目光满是惊疑地望着任共弃，口中“呵呵”地说不出话来。

许狂夫因事起仓促，慌得不知如何是好，猛然回过头来，伸手扣住两枚暗器，比着任共弃，大声喝道，“快放开我四哥，否则别怪我……”

任共弃冷笑道：“你有胆子试试看，要是你那宝贝破针打在他身上，可别怨我借刀杀人，你自问能比那些被我杀死的人高明吗？”

许狂夫投鼠忌器，再者也确是慑于任共弃笛挫“武当”，剑扫群豪的威名，住手不敢妄动。

任共弃将手略松一点，依然厉声道：“老贼！我出身梵净山冷仙子门下，我恩师昔日号称‘禹二’，你应该有个耳闻，假若再不拿出来，我可要……”

杜素琼莫明其所以，但她在韦明远口中，对胡子玉颇具好感，因屋及乌，故大声地道：“共弃，快松手，你怎可对胡前辈如此！”

任共弃恍若未闻，仍是钳紧胡子玉的手道：“老贼，你胆大包天，居然毒到我妹妹头上来了！”

“你妹妹……”

任共弃微带感伤地道：“是的，她是我嫡亲的妹妹，我原来姓吴，早先颇不学好，才不见容于祖父，但是我这妹妹却极敬爱我……”

胡子玉亦感到事出意外，原本是打算要胁韦明远的，却未曾料及惹上这个魔星，事已如此，索性将心一横道：“哈哈……她是你的妹妹，你既知‘修罗散’之名，当亦知它的厉害，今日我即使逃不出你的手，但是令妹……”

杜素琼大惑不解地道：“胡前辈！你要害一个小姑娘做什么？”

胡子玉大声道：“我要韦明远抱恨终生！”

杜素琼与任共弃俱吃了一惊，杜素琼期期艾艾地道：“你……你不是与韦明远很好吗？”

胡子玉咬牙厉声道：“好！我的一条腿就是他爸爸的杰作，韦丹死了，

帐自然算在儿子身上，只恨我那三封柬帖被他识破了！”

杜素琼恍然大悟道，“那么我师兄功力减退三成也是你所为的了？”

胡子玉毫不隐瞒地道：“正是！只可惜柬上的‘化功散’被吴止楚看穿了！”

杜素琼：“吴止楚是谁？”

任共弃道：“是我祖父！人家称他‘云梦医圣’，韦明远必是堕落江中，为他老人家救活，也因此结识我妹妹！”

杜素琼此时不再客气，遂也厉声道：“胡子玉！你真是人面兽心的恶贼，我师兄敬你若父，你却暗中陷害他，若不是你使他功力减退，白冲天早已伏尸黄山，我师兄又何至受人围攻，被逼堕江，这以后的事故皆是因你而起，你的罪过实在百死莫赎！”

胡子玉却哈哈大笑道：“若非我这一来，你哪里嫁得任共弃，韦明远又哪里得以认识这小妞儿，你们各得其所，我该是大功臣呢！”

杜素琼想到自己与韦明远何等美满，弄得此刻情天难补，无一不是这老狐狸之愆。

怨满心头，出乎如风，连括了他十几个耳光！

胡子玉虽是几番受折，都还是硬挣挣的，几曾如今日辱于妇人及孺子之手，气愤填膺，不顾性命地大骂道：“杜素琼，你是个淫妇，二三其德……”

杜素琼气得芳容失色，抽出宝剑就要杀他。

任共弃却将她拦住道：“且慢！我先将他的解药逼出来！”

杜素琼愤然将剑归鞘，任共弃道：“识相点拿出来吧，免得皮肉受苦！”

胡子玉自信必死，干脆闭目不理。

任共弃见他不肯讲，狞笑了一声，伸手连拍他身上各大要穴，然后再在关节上各点了一指，猛然松手！

胡子玉嗒然倒地，周身如受蚁咬，如遭刀割，如遇火灼，如经冰冻，痒、痛、热、寒，纷来并至！

痛苦地在地上滚动，欲待自戕，却又柔软无力，上齿紧咬下唇，鲜血直滴，独目圆瞪，几将夺眶而出。

许狂夫见状，大是不忍，踏前一步，正想替他解救。

任共弃寒着脸道：“你若敢再进一步，我叫你尝同样的滋味！”

许狂夫略一停顿，任共弃又厉笑着道：“其实你也救不了他，这是我梵净山的独门‘分筋错骨手法’，你若是胡乱动手，只有加速他的死亡！”

许狂夫不顾一切地冲上来道：“我宁可杀了他，也不愿叫他受这种活罪！”

任共弃单掌一抡，劲道绝伦，又将他逼了回去道：“我偏不叫他死，你若是不忍心，就赶快叫他解药拿出来，我也许会网开一面，快点了结他！”

许狂夫几次前冲，俱叫他的掌风劈回来，见胡子玉在地上已是声嘶力竭，痛苦之容未减，不禁热泪直流。睁目大叫道：“胡四哥，不是我出卖你，我实在不忍见你如此痛苦，而且我也不赞成你对一个无辜的女孩子如此！”

胡子玉虽已在半昏迷状态，闻言犹自倔强地摇着头，以示许狂夫不可以说出，许狂夫心如刀割，含泪道：“四哥，我这次不听你的了……”

黯然哑声道：“解药在他的胸前暗袋内，红色小丸，用黄油纸包着……”

任共弃立刻伸手取出一大把药包，单将许狂夫所说的小包打开，一看无误，劈开一丸，嗅了半天，才道：“没错！许狂夫，你还算个朋友，看在你的份上，我就饶了他吧，想来这场教训也够他受的了！”

说替胡子玉解了错骨之法，胡子玉歇得半晌，才慢慢地睁开眼睛，有气无力地道：“贤弟！人生有死而已，你怎么那么泄气……”

许狂夫弯腰下去扶着他，流泪道：“四哥！您这是何苦呢，那小姑娘跟你并无怨仇！”

胡子玉突然用力道：“她是韦明远的爱人，她就该受罪！”

任共弃厉声道：“她是我妹妹……”

胡子玉亦恶声道：“那她更该死！”

杜素琼气得“呛啷”又拉出长剑道：“我生平未见过你这等恶毒之人，留你不得……”

银光一闪，直奔他的心窝，许狂夫欲救不及，任共弃视若无睹，胡子玉闭目受死，满不在乎。

就在剑尖触肤之际，窗外飞进一点黑光，恰好打在剑身上，力量奇大，长剑脱手，那黑光却变成一枚铁环堕地！

跟着飘进一条人影，丰神玉立。

杜素琼不禁脱口呼出一声：“师哥……你！你真的没死！”

韦明远将身立定，勉强地压抑住自己的激动道：“琼妹！我没有死，是有人将我救活了……”

任共弃见韦明远突然出现，心中不知是何滋味。

呆了片刻，才上前一拱手道：“韦兄！小弟任共弃！”

韦明远闻声亦从失神中惊觉，抱拳道：“小弟早闻任兄大名，任兄为小弟所做的许多事，小弟感激异常，久思前来一访，皆因……”

底下的话实在难讲，所以他只好就此打住，眼光溜到一旁的湘儿身上，不禁又呆住，张大了嘴……

任共弃有了一丝怒意道：“那是我妹妹，韦兄应该认识的！”

韦明远惊道：“是令妹？任兄是他出走的哥哥……”

任共弃道：“是的，我原名是吴安道，可是我大概不能安贫乐道，不见容于家祖，逐出家门，更名任共弃，原是取人所共弃之意！”

他叙述自己不名誉之事，毫不隐瞒，韦明远倒觉得这个人颇为可敬，任共弃又微怒地道，“韦兄将舍妹带出来，原无可厚非，却不该将她弃置于深山不顾，留交匪人，致蒙受其害！”

韦明远一听，真如丈二金刚摸不头，看到了坐在地上的胡子玉，才恍然大悟，大声说道：“任兄错怪我了，小弟承令妹错爱，感之拳拳，终以家仇在身，生死难卜，且又因为小弟……”

说看望了杜素琼一眼，转口道：“又因为小弟急于离去，乃取得令祖同意，未曾向令妹告辞，匆匆而别。月前得遇令祖，才知……”

任共弃插口问道：“我祖父已经发誓不出门了，难道他老人家……”

韦明远道：“是的，令祖因为令妹私自留字离家，破誓出门找寻，小弟这些日来，亦在为寻觅令妹，今日偶得消息……”

任共弃恨恨地道：“我们又受这老贼骗了，我真该杀了他！”

韦明远却伸手拦住道：“此人奸诈阴险，杀他实在太便宜他了，请任兄看小弟之面，放过他今日，自有人会收拾他的。”

任共弃不便坚持，愤然罢手。

韦明远对许狂夫道：“我看他今日苦也吃够了，你带他走吧，白冲天也在到处找他呢，你们最好自己多保重一点！”

许狂夫望了他一眼，无言地扶起胡子玉，正想离去，韦明远突然又将他们拦住，郑重地道：“胡子玉，我已将‘驻颜丹’服下，功力也恢复了，今日在这等情形之下，我也不向你求‘夺命黄蜂’了，异日相逢，你该多注意一点，你走吧！”

语毕让开，目送许狂夫及胡子玉出门而去。

韦明远再回头来，看见湘儿痴呆的样子，惊问道：“湘儿怎么了？”

任共弃道：“他中了胡子玉‘修罗散’之毒，功力尽失，相当危险，幸好我已将解药取到手了，只需依法解救便可！”

韦明远问道：“不知用何法解救？”

任共弃道：“用温水将药丸化开服下，然后用截经手法，阻止余毒流窜，再拍她三十六处大穴，助药力通行，再活脉……”

韦明远道：“小弟不谙医道，恐弄巧成拙……”

任共弃道：“这自然是我来动手了，你们到隔壁去坐一会吧！贵师兄妹劫后重逢，也许有许多话要说！”

杜素琼无言垂头而出，韦明远亦跟在后面。

来至胡子玉原先的房中，二人相顾默然，心中都觉有千言万语，不知道该从哪儿说起。

良久，还是杜素琼先开口道：“湘儿很爱你吧！”

韦明远深深地叹息道：“她涉世未深，很少有机会认识比我更值得爱的人……她对我表示过，我却因为你，没有敢接受！”

杜素琼黯然道：“一个女孩子为了你离家出走，必是用情很深，去爱她吧！别顾念我了，我已经嫁给他了，还有了孩子！”

韦明远涕然泪下，悲声道：“琼妹！我知道你是为了替我报仇，才那样做的，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我不值得你这样委屈啊……”

杜素琼凄然一笑道：“一个弱女子凭什么与天下武林为敌，除了以身事人，我再也无别的抉择余地，幸好他还爱我！”

韦明远接着问：“你爱他吗？”

杜素琼珠泪承睫，摇了摇头，泣下如雨，悲吟道：“心无古井波能起，身有寒山骨可埋……”

韦明远握住她的手，感动无状，只是喃喃地道：“苦了你了，琼妹，苦了你了……”

杜素琼从身上摸出块绢帕，将脸上的啼痕揩净，然后将手帕递给韦明远，苦笑道：“你留着做个纪念吧！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我已是溷中残花，坑中枯骨，你当我死了吧……”

韦明远不去接手帕，却一把揽住她的双肩叫道，“不！琼妹，你为我牺牲这么多，我怎么能忘了你呢？我到死也不会忘记你的！琼妹，我死也会记住你的……”

杜素琼任他拥抱，闭目享受短暂的温馨，她知道今宵别后，再有不会有机会了，从此萧郎是路人……

二人都忘却身在何处矣！

不知过了多久！也不知任共弃在何时来到他们身边。

“放开我的妻子！”

语气冰冷，毫无一丝感情！

韦明远欷然而惊，推开了杜素琼，歉然地望着他。

任共弃依然寒着脸道：“我知道你们曾是一对爱侣，我更知道素琼之所以嫁我，完全为了利用我的武功来替你报仇！”

韦明远含疚地道：“任兄，一切我都知道，请你……”

任共弃摆手道：“我不是嫉妒你，我那样做完全是为了爱素琼，出之于心甘情愿，我现在只想告诉你一件事！”

韦明远道：“什么事？”

任共弃颇为激动地道：“我替湘儿疗毒，你知道她清醒后的第一句话是什么？”

任共弃见二人都在注耳倾听，乃叹了一口气道：“她一醒来就问我：‘哥哥，你看见韦大哥没有’，我是她阔别多年的兄长，她不问我的近况，却问起你……”

话到此处，他一变而为激烈：“可见她爱你是如何之深，思你是如何之切。我问你，对于湘儿，你将有什么打算？你将如何安排她？”

韦明远万感攒心，对这两个女孩子，他都觉得负欠太多，竟不知何适何从，良久始道：“我已经答应令祖，绝不负她！”

任共弃略有一丝喜色道：“你还算有点良心，那么素琼呢？”

韦明远大是因难，无言可答！

杜素琼却毅然道：“我已经嫁你了，还问他干什么？”

任共弃却正色道：“不！我必须问清楚，设若他还要你，我宁可杀了湘儿，也免得她痛苦终身，含恨一世！”

杜素琼大声道：“我跟你，跟定了！你该放心了吧！”

任共弃道：“那你们以后不可再见面，我也是性情中人，知之甚稔，你们旧情未断，长相厮见，势必……”

韦明远厉声道：“你把我当作什么人？”

任共弃冷静地道：“我把你当作有血有肉的血性汉子，所以我才会这样做，为的是大家好，否则你们置我与湘儿于何地！”

韦明远考虑再三，才坚定地道：“好！我答应你，不过你该明白，素琼不是货物，我也不是将她让给你，我是认为你的确爱她才这样决定！”

任共弃将手一拱，恭敬地道：“韦兄，我感谢你，我会好好照应素琼的，保证不让她受半点委屈，湘儿在隔壁，你看看她去吧！”

韦明远回头望着杜素琼道：“琼妹，我只有这样了，希望你能懂得我……”语音哽咽，几至泣下。

杜素琼亦黯然地道：“师哥！我懂得，湘儿是个好女孩子，你一心一意地爱她吧！一切都是命，都是数，大家认命吧……”

韦明远将脚一顿，出门而去，才走几步，即为任共弃叫住，韦明远回头停脚，沉声道：“任兄有何见教？”

任共弃想了一想道：“若你再见素琼，你我二人，必定有一个当死！你带着湘儿走吧！我们生了孩子，不问男女，一定取名‘念远’，以示对你纪念，我相信你不会忍心使‘念远’成为一个无父的孤儿吧！因为我若杀死你，我必不会独活！”

韦明远不作任何答复，推门抱起满胸惊喜的湘儿，冲破夜空，飞驰而去！

春日明媚，处处鸟语花香，桃李争艳，群芳吐艳！杜素琼的肚子已经隆起很高了，然而她无法定下来安静地等待分娩，因为每到一处，必有江湖人

寻来报仇！

如影随形，如魔附身，她的神情变得极为暴躁，当然他们又杀死不少人，可是江湖人是杀不完的！

这一天，他们荡舟在西子湖上，任共弃对她更温柔了，处处赔尽小心，却换不到她一丝欢笑。

她的笑容被冻结在寒冬。

双桨去如飞，划破西湖水，任共弃笑指湖心道：“再过去就就‘三潭印月’了，这地方要晚上来才有意思，每个波心一个月，三月联辉，诚乃天下奇景……”

杜素琼仍是不理他，呆呆地望湖水微粼，她的心神，早已飞驰在黄鹤楼头，忆念江畔那一次生死浩劫……

蓦然，有一棹小舟掠波而来，舟上坐着一个须眉皆白的老头儿，蓑衣斗笠，手持钓竿，口中作歌，歌道：

“想唱山歌口难开，
有人笑我太痴呆。
一钱银子买我鱼，
还须找他二钱来。
得了便宜君莫喜，
老夫爱钓不为财。
我何尝真痴，你何尝真乖……”

一面唱，一面摇头摆脑，仿佛其乐无穷。

任共弃对杜素琼笑道：“这老头儿望去疯疯傻傻，其实歌中却别有深意！”

杜素琼却一皱眉头道，“管他有没有深意，你看他的船，竟是对准我们而来，那才是别有深意呢！你留心点，今天我不想惹事……”

任共弃心中一动，发现那老头儿的船，果然有些蹊跷，因为他坐在船头，无人操桨，船行若飞！

越行越近，眼看只有二丈距离，任共弃沉声道：“素琼！你注意了，恐怕又是冤魂缠身，这批人怎么杀不尽的，你不想惹事，他却偏要找上门来……”

一语方毕，老者的船已对准他们右舷撞来，任共弃大喝一声，一掌朝外推去，击得水花口溅！

奇怪的，是那叶小舟，却不知如何竟转到左边去了！

老者在船上冲杜素琼呲牙直笑，摇着满头白发唱道：

“娘子肚中藏西瓜，
分明身怀已六甲。
六月瓜熟蒂落后，
一胎养个胖娃娃。
但愿老天做好事，
别像他爹，也别像他妈！”

杜素琼又羞又气，厉道：“这老狗满口胡说，共弃！打他！”

任共弃早已气怒攻心，不用杜素琼吩咐也不会放过他，闻言果然举掌提气，这次却用上了柔劲，徐徐一挥！

这一掌望似平淡，其实劲道十足，远胜于先前那一掌，而且掌发无形，令人捉摸不定，他是安心要毁这老者于掌下！

那老者忒也古怪，忽地将舟一掉，竟自倒退而回，恰巧避过掌风，只是将水面击得振荡而已。

老者惊叫道：“不好！这汉子听老婆的话！怕老婆的人会发财，我老汉潦倒一生，就是见不得财主，溜！赶快溜！”

说完鼓舟若飞，破浪向岸，直闪入一处桃林不见！

任共弃两击无功，又急又惊，举桨猛划几下，那小舟几乎掠波离水面而起，直朝岸边冲去。

尚未及岸，杜素琼娇叱一声，身形纵起，直若一只素白色的凤凰，冉冉自天而降，落向岸上，美妙已极。

就在她将落未落之际，后面急速飞来一溜青影，迟发先至，点地无声，回头猛地轻轻捧住杜素琼。

杜素琼俏牙一咬，变色道：“你作死了，这是什么地方，你也动手动脚！”

任共弃依然陪着笑脸，慢慢地将她放下，柔和地道：“素琼！你身子重，不能跳高跳低了，你就是性子急！”

杜素琼白了他一眼，回头朝桃林中走去，鼻中哼道：“我不信就娇贵成这样子……”

任共弃赶忙又在后面追上来，着急地解劝道：“素琼！这老头子很滑溜，你可千万不能出手，一切都交给我，你只要在旁边看就行，素琼，我求你听我一次！”

杜素琼不理他，三步并作两步地窜进桃林，任共弃不敢怠慢，忙也跟着进来，口中犹自絮絮叨叨地恳求。

桃花似锦，千树万枝，一片粉红世界，蜂缠蝶戏，芳香醉人，可是满林寂寂，那疯老汉却踪影全无。

杜素琼又气又恼，发掌向四周乱击，直振得桃树乱颤，蜂飞蝶颀，落英缤纷，恍若满天红雪。

桃林受击之后，象是花海中起了一阵波涛，红白翻飞，幻成一片奇丽耀目的颜色，杜素琼只感一阵晕眩！

任共弃忙自后面将她一把抱住道：“素琼！我们入圈套了，这是‘万花筒’的布置呢！快安静一下，让我找到门路出去，你坐在地上闭目休息一下！”

杜素琼不再倔强了，依言闭目坐下。

任共弃却聚精会神，极目四望，口中不喃喃地念道：“西方太白庚金，北斗居七，七七四十九……哈哈！这也不过是太极围的滥觞，比我们梵净山逊色多了……”

一把搀起坐在地上的杜素琼道：“你跟我来吧，这机关已被我侦破了，记住逢白折一，便是生门，否则一辈子也在里面打转！”

杜素琼由他搀膀子，七折八转，果然转了没多久，前面已是出口，忍住脱口赞道：“看不出你还很渊博……”

任共弃得意地耸肩笑道：“我恩师胸罗万有，学究天人，六十年前蜚声武林，提到‘风月无边’，几乎无人不侧目……”

杜素琼猛地将膀子撤回，冷冷地道：“就你有好师父，也值得向我夸耀！”

任共弃碰了一鼻子灰，仍不扫兴，陪笑脸道：“你别生气！算我说错了话了，其实我师父当年名声，还赶不上你今日在武林中的地位呢，提起‘天香玉女’谁还……”

杜素琼作色道：“你少提‘天香玉女’这四个字，我听了就烦！”

说着竟流下泪来，任共弃只道是哪儿又得罪她了，杜素琼却是因名思人，又想到替她取名的韦明远了！

任共弃嗫嚅地道：“不提就不提，也值得为这点小事伤心……”

杜素琼垂泪不理，他又叹气道：“随你对我怎么坏，我总是笑语相向，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我相信总有一天，冰山下会迸出火花来……”

说着已走出很远，来至一个所在。

曲溪清泉，小桥人家，竹篱茅舍，瓜棚豆架，竟是一张江南农家的风光，在这妩媚的西子湖畔，尤饶风趣！

他们的脚步声惊动了鸡犬，喧闹不已！

茅舍门“呀”然一声推开，出来了好几个人，其中居然有“少林”涤尘大师、“点苍”掌门孙无害与断臂的“昆仑”钟二先生！

另外就是三个老者，一人在船上见过，其余均不相识！

涤尘合什道：“二位好，人生聚散无常，我们又见面了！”

任共弃不予理会，杜素琼却还他一衿衿道：“大师好！大师佛门侠僧，杜素琼歆慕异常，只可惜每次相逢，俱为极不愉快之时，实在遗憾……”

涤尘摇头太息，口宣佛号。

杜素琼手指钟二先生道：“黄鹤楼下逞凶者，你是惟一漏网之人，不过韦明远并未身死，我也不为已甚，今天放过你吧！”

此言一出，众人俱有惊容，涤尘道：“杜女侠此言属实？”

杜素琼坦然地道：“当然！难道我还会骗人不成！”

涤尘合掌念佛道：“阿弥陀佛，韦大侠吉人天相，闻之颇令人雀跃，只是丧生在二位手中的许多人，岂非已太冤枉！”

任共弃寒声道：“即使韦明远未曾身故，他们认事不明，轻信谗言，诬良为盗，也是罪有应得，死有余辜！”

涤尘道：“施主之言，老纳不敢赞同！”

任共弃道：“我只是告诉你道理，并非征求你的同意，各大宗派我都光顾到了，独缺‘少林’、‘峨眉’，乃是顾念你及天心师太对内人保全之德！”

涤尘觉得无法再说下去，乃转口问道：“施主是梵净山管双成门下？”

任共弃傲然道：“正是！大师问这作甚？”

涤尘用手一指三个老人道：“此乃‘青城三老’，昔日与令师曾有誓约，禁用笛曲对敌，施主在武当山破誓，三老特地下山主持公道！”

任共弃惊疑地望了三老一眼，突然仰天长笑道：“大师不但是忙人，而且还是能人，这三头蠢牛居然没死，你是从哪个坟墓堆将他们找出来的？”

“青城三老”貌似木讷，每人俱是高龄过百，任共弃如此口吻，实在太以不敬，三老自己不在乎，孙无害却怒道：“无知狂妄小辈，对武林高年长者，怎可如此不敬，难道你那师父光传武艺，不教你礼数不成！”

任共弃笑着道：“我恩师日常就是这样叫他们，做徒弟的当然也是这样叫他们，他弟子学师，难道又有何不妥之处？”

孙无害怒声道：“你师父跟你一样地愚蠢！”

任共弃面现杀机，一言不发，突然一掌横扫过去！

这一掌快逾电光火石，而且诡异之至，“青城三老”那等高人，都未能预防，孙无害躲避不及，被击出二丈开外。

任共弃收掌冷笑道：“这敬你口出不逊之罪！”

“青城三老”的脸上都现出怒色，船上那老者首先道：“这小子不可救

药！”

其他二老亦道：“对！不可救药，譬如莠草，不拔则贻患无穷！”

任共弃惊奇地道：“你们三人谁痴？谁聋？谁哑？”

船上老者道：“老夫贾痴，这是贾哑，这是贾聋，一胎三生！”

任共弃仰天长笑道：“果然名符其实，原来都是西贝货，你们不但老而不死，而且都是无胆匪类，我师父冤枉受你们哄骗六十载！”

涤尘念佛道：“阿弥陀佛，施主言重了，‘青城三老’武林奇人，他们所为莫不悲天悯人，岂是我们凡夫俗子心胸所能企及……”

任共弃道：“他们不敢以真相对我恩师，便是行诈，我在武当山上弄笛，也算不得违誓，装痴扮聋，不是无胆是什么？”

贾痴笑道：“小子信口雌黄。不错！我们是假痴、假聋、假哑，你师父才是真痴、真聋、真哑，自己冥顽不觉，怎可怪得我们！”

任共弃道：“那你们为何要装成那付模样？”

贾聋道：“当时我们不痴、不聋、不哑，你师父‘阳关三叠’可曾奈我们何，我们只想令你师父自诩阳春白雪，愤而避世，少造杀孽，以干天和，为天下利，也为你师父计！”

任共弃想了一下道：“不然！‘阳关曲’并非至调，假若你们不是装痴作聋，下一曲‘别赋’当非你们能堪，尤其是现在，她已练成了‘逍遥游’即使你们是顽石，也该点头了！”

贾哑诧异道：“管双成能到这种境界？”

任共弃夷然道：“以管窥天，以蠡测海，你们不过是痴长几岁，能有多大见识，我师父还在梵净山，不信你们自己试去！”

贾痴大笑道：“好小子，支使我们上贵州去送命，留得你在中原无法无天，我老头子百多岁了，能让你耍狗熊！”

任共弃鄙夷道：“不敢去就算了，吹什么法螺！”

贾聋豪情大发，呵呵道：“冲你小子这句话，我非领教那鬼老婆子一番，看看她一把破笛子上又练出什么厉害花招，不过你也不准闲着！”

任共弃作色道：“你们要我怎地？”

贾痴道：“把你小子绑在这儿，每天痛打你一顿，治你无法无天之过，叫那女娃儿上一趟梵净山，把你师父搬来！”

任共弃心知三老不易轻惹，想了一下道：“你们看看她，这样子能赶路吗！”

说用手一指杜素琼，腹部凸圆，显然已有七八个月的身孕，的确是赶不得长路了，三人不禁愕然。

贾哑想了一下又道：“那么将她留下，你跑一趟也行！”

任共弃怒道：“放屁！你们强留我身怀重孕的妻子，还算什么英雄，她要是出了一点事，你们谁负得起责任！”

孙无害已从地上爬起，身受重伤，惨白着脸道：“这种孽种，不留下也罢！”

他气愤之下口不择言，大失掌门人气度。

涤尘摇头道：“掌门人此言太过了，稚子何罪……”

任共弃满脸狠毒地盯了孙无害一眼道：“冲你这句话，今后‘点苍门’休想有一个噍类！”

孙无害受他目光所慑，混身不禁起栗……

贾痴轻咳一声道：“小子，你今天已难逃公道，休要只顾发狠了！”

任共弃对三老望了一眼道：“我今日或许不幸，但愿你们能放过她！”

杜素琼大恚道：“共弃，你往日何等英雄，怎么今日尽效婆婆妈妈之态！”

任共弃柔声道：“素琼！只要你安全无恙，我是没关系的！”

贾痴笑着道：“你放心！有我们三个老家伙在，尊夫人少不了一根汗毛，我们一大把年纪了，大概等不到你儿子报仇！”

任共弃对涤尘一礼道：“我只好将内人交大师保护了，普天之下，我只信大师一人，况且大师以前曾经保护过她一次！”

涤尘两次均被受命维护杜素琼安全，不禁感慨系之，庄重地回了一礼，挺身自任，口宣佛号道：“阿弥陀佛，一切都在老衲身上，不过施主请放心，今日之会，大家并不想取你性命，只是……”

他虽知三老绝无杀任共弃之意，却也不知该将他如何处置，因之底下的话，自然说不上来。

任共弃却不在乎本身的遭遇，回头望着三老道：“你们定知我不是束手就缚之人……”

贾贲长笑道：“好小子，你笛招上有多大成就？”

任共弃正色道：“那是我恩师与三位的比斗，我怎敢学步，任共弃不才，愿凭手中长剑，一领青城不传之秘！”

贾痴喜动颜色道：“小子不错，可惜你投错了门路，十年前若是能遇到我们，包你成为一个万人景仰的大侠！”

任共弃豪放地道：“大丈夫但求不朽，何在乎人之笑骂，流芳遗臭皆千古，惟冀不负少年头。三位是一起来呢，还是单独上？”

贾哑摇头道：“少年不可无傲气，但也不可有戾气，你却两者都得其极，诚乃憾事，老夫先领教吧！”

任共弃撤剑道：“你用什么？”

贾哑在地上信手拈起一枝竹杆道：“老夫向不动刃，今天为了看得起你这小子，破例以竹代剑，我想你总不会认为我倚老卖老吧！”

任共弃不答话，从容献剑，然后手挽剑花，若风雷骤至，川洪遽奔连人带剑，化为一股极大的力量攻去！

贾哑似乎没有想到任共弃的剑招能精奇至此！手舞竹杆，抡出万千条黄影，将他的来势封住！

任共弃年纪虽轻，内力、心眼、步法、剑术，无一不臻上乘，出招收招之间，精奇绝伦，俨然大家风范！

旁观诸人，虽不值他的行事也不能不为之心折动容！

只有一个人漠然无视，那人却是杜素琼，这少女虽已变为少妇，她的心境，竟似一个参悟的老僧，无事动心矣！

贾哑仍以他浑厚博大的气度，从容挥舞，他的竹杆虽时与利刃相触，然而因内力深厚，未曾损却分毫！

激斗至五十余合，秋色平分，难论高下。

任共弃突然性起，凌空拔上十余丈，转身头下脚上，振腕洒出七点剑星，每一点罩向一处大穴，凌厉之至！

贾哑极目望去，以他百余年的修行，仍看不出这七剑之中，哪一剑是先攻来的，不禁大为惊异。

时机稍纵即逝，贾哑尚未决定如何应付，七剑同时攻至，他只是大喝一

声，举掌朝外抡去！

强劲无俦的掌风，却迫不开森森剑气，宽大的袍袖上，为剑尖划开两条小缝，宽有分余，长短丝毫不爽。

任共弃却被那一掌打得平飞出去，直至两三丈外，方始落地，脸色苍白，嘴角隐隐噙着一丝鲜血！

孙无害跌足道：“可惜！可惜！老前辈若是再加两成功力，则天下宁矣！”

贾哑寒着脸道：“剑中夹掌，老夫已经输招，如何再能做那种卑劣之事！”

贾痴庄严地望了孙无害一眼道：“若今日武林，都是你这等之人，那小伙子杀得不算太过份，以前是非难定，我们不是受命做凶手来的！”

这几句话义正辞严，若春秋诛笔，骆宾讨檄，说得孙无害满脸飞红，羞愧难当，几乎无地自容！

任共弃略息一下，即又傲然道：“兵刃已毕，尚有拳掌可较，哪一位下场指教我！”

贾痴颇为怜惜地道：“小子，你的确是块好材料，若你能答应从此不妄杀一人，老夫等三人就此回山，不过问你的事！”

任共弃长笑道：“我但知人该杀则杀，何论妄不妄？牛羊猪兔，每日挨一刀，哪一个罪该当死，你干嘛尽是怪我！”

贾痴摇头道：“小子，你临死不悟，老夫成全你吧！”

任共弃咬牙不语，挥掌猛攻而上。

“青城三老”中，以贾痴功力最高，拳也最精，然而面对任共弃这等年轻高手，却也不敢大意！

任共弃的拳式与剑招，走的都是偏激的路子，可得其最，却无法尽其极，因此二十照面之后，即有不支之状。

不过他是个倔强的人，犹自不惜咬牙苦撑，掌掌用尽真力，硬碰硬接地拼斗，又撑了十余合……

他已力不从手，蓦而虚幻一招，直扑贾痴门面，掌到化拍为抓，十分恶毒，贾痴纵有玄功通神，却也不敢让他抓实，反手一搭，扣向他的腕上。

孰料任共弃主力不在抓，腕让他扣实，底下一腿猛扫，踢向贾痴胫骨，招出突兀，确无可避。

砰地一脚踢实，贾痴只晃了一晃，任共弃却大吼一声，反弹出去，当堂跌倒在地，晕绝过去！

贾痴连忙走前一看，发现他的腿骨已折，穿肉而出，鲜血淋漓，状颇可怖，不禁摇头叹息，怜惜地将他抱起来，向屋中走去。

其他人亦都默默地跟在身后进屋。

场中只留下漠然的杜素琼，呆然木立，仿佛受伤的只是一个陌生不相识的人而不是她丈夫。

她走到溪边，信手折下一把桃花，丢在溪面，任它随风而去。一阵微风吹来，落花好雨的洒下片片桃红。

杜素琼娇慵地转入桃林，渐渐地，她的身子就看不见了。

第十四章 欲把西湖比西子

“欲把西湖比西子，浓妆淡抹总相宜。”

这是前人咏西子湖的名句，它说明了西湖的景色，四时咸宜，古迹又多，岳王墓、苏小小坟、雷峰塔……

又是进香季节。

湖畔灵隐寺，因为出了一个佯狂救世的济颠僧，乃至声名大噪，远在各地的善男信女，都组成了进香的行列，浩浩荡荡，蜂涌在余杭道上，虔心顶礼，冀图去一拜那鹑衣百结，手摇蒲扇的丐僧。

熙熙攘攘的进香行列中，有一列奇怪的队伍，当中一座镶珠绿呢大中辇，旁边随行着许多身着宫袍的少女。

最令人奇怪的是当前开道的，乃是一名黑凛凛的大汉，身披铁甲，手执巨斧，恍若天神临凡。

少见多怪的杭人，都以为这是宫中的嫔妃前来进香，远远地站在一边偷看着，窃窃私议着。

只有敏感的江湖人揣摩到来人是谁，他们在心底恐惧着，又恋恋不舍地，蹑在后面遥遥地缀着。

行列经过了灵隐寺，知客僧早就在门口合什恭迎，可是这一行人毫无进香之意，宫辇一迳抬过寺门去了。

绕上苏堤，正是千柳垂翠，群莺乱舞，杜鹃声声花浓处，这群如花似玉的少女们，堪使燕啼鹃妒。

过尽苏堤有白堤湖上春光收眼底。然而由于她们的声势显赫，沿湖多少船娘，竟无人敢上前揽生意。

这一列奇怪的队伍，行行重行行，终于走到了桃林的对岸，停止了下来，似乎在等待下一行动的指示。

宫辇中的绿呢门帘中，传出一阵颇具威严的声音道：“过去！难道还要等人家派船来接不成！”

推辇的少女娇答一声，举步推辇，其他人亦不迟疑，竟把这微波水面，当作阳关大道，直渡而去。

跟在后面看热闹的人，一个个噤口无声，有人认为是个仙佛临凡，顶礼膜拜，胆子大一点的，却想雇船渡河，跟去一看究竟。

船刚摇出十来尺，半腰中斜抢出一叶扁舟，舟行若飞，船头站着个相貌不凡的中年人，抱拳拦阻道：“朋友！前面有江湖人集会，各位还是躲开点的好！”

语虽然倨傲，神情却颇谦恭，大家一看，认得是杭城头的一条好汉，“昆仑”门下，“神弹子射日弓”章天浩。

识趣的人，笑着一拱手道，“章三爷，我们不知道，多谢您关照！”

还有些不认识章天浩的外路江湖人，强令舟子向前划去，神弹子脸色一沉，撒下背上黄龙大弓。

“嗖！嗖！”

二弹并发，刚好击断了两枝划波长桨。

“射日弓”摆下脸道：“朋友！我讲的是好话，前面是‘风月无边’管仙子与‘青城三老’的约会，阁下该量量自己的身份再去参加！”

那些人听着一伸舌头，默不作声地掉转船头。

章天浩立即催舟，赶上前面的行列，那时，她们已袅袅娜娜地到达了岸边，伫立在桃林之外。

章天浩赶上前躬身道：“‘昆仑’门下，奉‘青城三老’之命，敬来迎迓仙子！”

诸女神色冷然不理，弄得章天浩好不难堪！

蓦而绿呢门帘一掀，现出一位盛装丽人，肩上站了一只白玉鸚鵡，鬢赛停云，肌胜琼瑶！

她眉头一耸，冷峻地道：“怎么，三头老蠢牛就想凭这区区一片桃林来难我？”

章天浩没有想到这位六十年前名满江湖的红粉魔王依然如此年青，可是他神色不敢怠慢，恭谨地道：“肤浅门户，乃是晚辈遣兴之作，怎敢扰仙子玉驾！三老就驻锡在林后，晚辈敬为仙子引路！”

管双成冷笑道：“遣兴之作，你大概认于斯道甚精，可能还技不止此，不过凭这点小玩意儿，要叫我下车去见三头老牛……”

章天浩惶恐地道：“晚辈绝无此意，林旁尚有路可绕达，虽是远一点……”

管双成厉喝道：“胡说！你把我当什么人了，还要绕路去看那三头老不死的蠢牛，赵大开路，红儿、黄儿清道！走！”

手持巨斧的赵大立即咧开大嘴，一斧斧砍上桃树，但见花落如雨，每一株都是贴地齐根而断！

身着红黄锦衣的两个少女，罗袖轻拂，劲力却是无俦，那粗有尺许的桃树，连带满地落花，全部被逼向两边。

哪消片刻时分，即已辟出一条宽有丈余的花街。

章天浩见辛苦经营的心血，毁于旦夕之间，心中十分不舍，却又无可奈何，只有摇头叹息！

约有盞茶之久，一行人已穿出桃林而来！

“青城三老”、涤尘大师、钟二先生、“点苍”掌门孙无害，以及脸色苍白，手拄木拐的任共弃都肃立在空地。

三老中的贾痴首先开口道：“阔别六十载，管仙子朱容宛然，而老朽等日渐就衰，春花秋草，朗目微萤，老朽等实不足与仙子同日而语。”

管双成却注视着任共弃道：“巡山侍者，你的腿怎么了？”

任共弃满脸愧色，跪在地上不敢作声。

涤尘在一旁替他回答道：“任施主与‘青城三老’较技不慎受伤！”

管双成秀眉一耸，厉声道：“丧师辱名，你还有脸活着……”

任共弃惶恐地道：“弟子在招式上仍是占先，只因内力不及，才至……”

管双成颜色稍霁道：“这还罢了……那姓杜的女孩子呢？”

任共弃见管双成并无惩罚他结识杜素琼，及私将绝艺传她之意，心中不由大喜，跪在地上道：“我受伤之后，她已自行离去，此刻不知何往……”

管双成道：“你为她出生入死，她怎会弃你不顾……”

任共弃忙辩道：“不！皆因她已怀重孕，是我事先即通知她走的！”

管双成悻然色变道：“岂有此理！你能行动之时，就该前去找她，怎可任她一人四处流浪，要是她有个三长两短，你将何以自处！”

任共弃望了三老一眼道：“弟子确有此意……只是……跬步为难！”

管双成回头朝三老一瞪，冷笑道：“你们三头老牛管的事还真多，连别人老婆生孩子都要管，是不是要我这门人连孩子出世都不许见面！”

贾哑脸上一红道：“仙子别误会，我们只要令徒答应从此不造杀孽，并无留难他的意思，令徒迄未作明白表示，不得已才……”

管双成冷笑道：“当然，梵净山出来的人，岂能受人威胁！”

语毕又朝跪在地上的任共弃道：“你还在等什么？真要那女孩子一个人在外分娩不成！”

任共弃磕了一个头，站起身来，就将离开！

他刚一举步，三老中的贾聿轻劈一掌道：“朋友且慢，你留下句话，不得妄杀一人……”

掌力尚未到达，红黄二女罗袖再拂，姿态极美，若行云流水其实暗劲无穷，恰将掌劲封了回去。

任共弃单拐点地，已飘至十数丈外。

管双成面泛秋霜，在他身后道：“找不到那女孩子，你自己也别回来了！”

任共弃头都不回，大声地答道：“弟子遵命！”

话声中，人又拔起十数丈终至消失在桃林深处！

“青城三老”，似乎颇惊于红黄二女流云飞袖的功力，互相对视一眼，管双成却面有得色，轻蔑地望着他们道：“六十年前被你们装痴扮哑地躲过一关，埋首六十年，我以为你们总该有些进境，谁知也只不过跟我徒儿差不多！”

贾痴笑嘻嘻地道：“仙子的高徒都是阆苑奇葩，老朽等不过是不解风月的三头蠢牛而已，何足与之相提并论呢！”

管双成虽是口口声声地骂他们蠢牛，可是他这一骂自己，反倒又成讥讽了，不由得杏眼圆睁道：“三个人中数你最可恶！”

贾痴哈哈大笑道：“老朽自幼即以傻出名，从来不识愁滋味，仙子偏要我听‘阳关曲’，是你比我还傻，怎能怨得我来！”

管双成美丽的脸庞上罩了一层怒意道：“朱儿，黄儿，摔他三个跟头，看他还贫嘴不！”

红衣少女应声甩出一袖，衣带微飘，即有一股绝大的劲力，朝贾痴脚下扫来，贾痴两脚微点，人已飘高丈许。

黄衣丽人如鬼魅似地，随形而至，长带一搭，刚好缠在贾痴的脚上，纤腕跟着一抖，将贾痴直摔出去。

这一手委实美妙已极，管双成身后诸女，不约而同娇喝一声：“好”！连涤尘大师也不禁连连点头。

不想贾痴虽然被摔，却未如她想像中那样地翻跟斗出去，斜飞一圈，又回到原地，反握住她的衣带笑道：“仙子之命不敢辞，然老朽腰腿已硬，不惯再作小儿戏，为长者代劳，理也！姑娘，你替我翻吧！”

说完，也不知他怎么一扯，黄衣丽人身不由主，在空中连翻三个跟斗，飘落地下，满脸羞愧之色。

“青城三老”第一次显示出他们超凡的功力，直镇得方才喊好的诸女，个个噤若寒蝉，再也做声不出！

黄衣丽人一言不发，举手一指猛插自己心窝。

花容上依然是一派镇定之色，然后慢慢地合上眼帘，慢慢地垂下粉颈，终于委然倒下。

这又是一个意外的突变。

贾痴歉咎地道：“老朽只是跟她开个小玩笑……”

管双成满脸凄容地从辇上飞身而出，抱起她的尸体，安放在辇上，然后回头向他厉声道：“小玩笑？你拿一个尊贵的女孩子开玩笑！老蠢牛，今天你死定了，你们三个人谁也别想活着……”

贾痴黯然地道：“老朽自知理屈，甘愿引颈受戮！”

管双成尖声地道：“将你碎尸万段犹不足偿她的命……”

贾聋忍不住问道：“仙子要如何才能泄愤？”

管双成斩钉截铁地道：“除你们三个老混蛋外，我还要全余杭的人殉葬！”

此言一出，她随行的女弟子未露惊态，其余的人却俱都大惊失色，涤尘大师口宣佛号，合什道：“阿弥陀佛，令弟子乃自戕身死，与万千俗人何干？仙子此举宁非太过，尚祈仙子三思而行！”

管双成坚决地道：“我一向言出如山！”

贾痴道：“仙子认为再无商量余地？”

管双成道：“你开玩笑之时，可曾先跟我商量过，你们满口消弭杀孽，我偏要杀因你起，孽自你生。”

“青城三老”闭目沉思了一下，仍是由贾痴开口道：“老朽等三人死不足惜，但为了数十万无辜生灵，少不得要方仙子之命，一领仙子高招了！”

管双成冷笑道：“当然！我若不亲手搏杀你们，岂能令我徒儿泉下安心！”

贾痴默然片刻道：“老朽敬先候教！”

管双成冷然道：“别假正经了，六十年前你们就是三打一，现在是拚命的时候，你们还装什么体面，一起上吧！”

贾哑与贾聋对望一眼，贾聋平静地道：“恭敬不如从命，我们再听听仙子笛曲吧！”

说着与贾哑齐步走入场中，与贾痴并肩而立。

管双成忽地一笑道：“这回可不像上次那样好打发了，所以我先想在拳掌上较量一下，设若你们先杀死我，可以免去笛音摧心之厄！”

贾痴道：“悉听仙子之意，不过我们却无伤仙子之心！”

管双成不耐烦地道：“别卖人情了，你们绝伤不了我，而且我也不会因为你这一说，就打消了杀死你们之念！”

贾痴平静地道：“老朽等只为表白自己心迹，任凭仙子如何设想！”

语毕双方都陷入一种无言的沉默中。

片刻后，管双成似属不耐，催促道：“别虚耗时间了，开始吧！”

贾痴一笑道：“老朽敬候仙子出招！”

管双成不答话，扬手推出一掌，望之似柔弱无力，其实威力无限，三老虽具百余年修为，却也不敢撻其锋！

好在三人久年长聚，心息相通，无须招呼，即分作上左右三方，纵身避开，整齐划一，煞是好看。

管双成一掌击空，余劲在地下刮起沙土，恍若一条长龙，滚滚向前而去，至数十丈外，方偃息而逝。

这神奇无比之强劲，看得旁观之人，莫不咋舌。

涤尘合掌赞道：“天纵之才！天纵之才！若非老衲亲睹，断不信以血肉之躯，能臻如此境界，唉！天下之大，无奇不有……”

管双成微笑地望他一眼，脸上颇有得色，心中十分受用。“少林达摩”掌武术之最，得他一夸，当非虚誉。

“青城三老”分而又合，仍是维持先前的站法，对管双成夺魄惊心的一

掌，亦不自而然地流露出敬佩之色！

管双成含笑道：“你们别躲呀！光挨不还手，岂非太吃亏？”

“青城三老”合手共发一拳，拳出如风，声作雷鸣！

管双成展颜笑道：“这才够味儿！”

翻掌接上，砰然作响，双方各被震退一步，而四周之人，亦为掌拳相交所激起的强风，逼退了一步。

管双成与“青城三老”二度交手，才试出对方真正的功力，不由兴情大发，秀眉高耸，娇喝道：“好！蠢牛，有意思！”

展开玉掌，如花间蝶舞，水面鱼嬉，亦翩亦娇，夹以银铃似的笑声，一招接一招地猛攻上去。

“青城三老”面色凝重，有时分敌，有时共接，挡住她满天风雨似的密集掌势，间而也攻出一两拳。

激斗至一百余招，双方俱无败象，四周的人但觉眼花缭乱，心领神会，整个的陶醉在战斗中了。

又是一百多招过去，管双成用尽了一切诡异招术，仍是无法攻进三老合布的守阵，心中微有气馁之象。

忽地，她纤影一飘，脱出战圈以外，微喘道：“用蛮力斗牛不上算，我要换方法了！”

三老脸上微微一动，贾痴道：“仙子莫非想再以玉苗赐教？”

管双成笑道：“你真聪明，一猜就着，古人对牛弹琴，劳而无功，我今天却要斗牛弄笛，非降得你们这群顽牛就缚！”

贾痴郑重地问道：“不知仙子可否先行示知，将奏何曲？”

管双成道：“‘离恨谱’若无功，继奏‘逍遥游’，最后能挨过‘天魔引’，管双成情愿尽屠门人，然后自裁……”

贾痴回头对涤尘道：“请大师将诸人引至二十丈外，不管有何情形，都不得过来！”停了一下又叹了一口气道：“其实你们就是要过来，恐怕也办不到……”

涤尘带着众人，无言地离开。

管双成在身畔摸出一枝玉笛，缓声道：“朱儿，度曲！”

“青城三老”盘腿闭目跌坐在中心，不动，不言，不笑，形同化石，仿佛他们又恢复痴、哑、聋的状态。

一缕笛音悄悄地奏起，入耳足动心弦。

红衣少女轻启樱唇，吐出满腔的幽怨：

“昭君塞上悲琵琶，胡笳声动阴山下。

万里关山啼不住，从此香魂寄天涯……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去兮不复还。

为酬知己始轻命，生固不易死更难。

李陵马头吞声咽，双泪洒落使君前……

千古伤心岂独我，仰头无语问苍天……

力拔山兮气盖世，正是天绝项王时。

三尺剑上美人血，千丈涛中英雄尸……

人生愁恨岂能免，生离死别情何限。

闺中怨妇若有泪，戍边远客应无眠。

呜呼此恨兮，恨绵绵……”

凄楚的歌声，幽咽的笛音，将悲愁的情绪，笼罩四野，远在数十丈外的诸人，俱不禁涕然泣下，忘情所以……

可是三老中，仅有贾哑微现戚容。

管双成眉头一皱，微怒地道：“朱儿！再唱‘逍遥游’，今天我非要他们的命不可！”

红衣少女面上毫无表情，腔调一换，又自高歌：

“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

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

去休！去休！

且随我作逍遥游。

我欲化身为鹏。

一翅千里不回头。

青天揽日月；仙宫觅琼楼。

我欲化身为鲲，

五湖四海任意游。

汪洋溃无际，碧涛绿如油。

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

何以忘我忧？惟有逍遥游，

曾见青山不老，能有谁不白头？

一壶酒，一叶舟，

醉可倚山石，闲来数沙鸥，

佛难境，仙难求，

人生最乐是逍遥，

欲逍遥作逍遥游……”

词境高，歌声袅，却不及笛音之引人神思，那一缕清香，仿佛一根坚韧的线，硬将人拉进歌的境界中。

贾聋与贾哑都已无法控制自己，随笛飘然欲舞，脸色变为出奇的红润，显见已受笛音所摧，功力丧失大半。

只有贾痴脸上微现异状，抬眼望了一下两个弟弟，先发出一声叹息，突然精目圆睁，大唱道：“醒来，醒来！既然装聋作哑，心中哪来挂碍！”

二老憬然而悟，立刻又盘坐将息，额上汗气直冒，吃力异常，然而神情已显得特别疲软！

管双成的鬓角已现汗渍，红衣少女则声嘶力竭。

一切在静默中。

突然管双成以坚决的口吻道：“朱儿，你退下去！”

红衣少女应声而退，却对三老一瞥，目中微露敬意，能抗过“逍遥游”一曲者，举世实难再有其人！

管双成面对三老，背向诸人，盘膝坐下，举笛向口，各人但见她的动作，却听不见一点声音。

红衣少女退到诸人身畔，冷冷地道：“仙子要奏‘天魔引’了，二十丈的距离是不够的，你们若是不想死，最好再退远一点！”

她语气虽冷，用意却善，可见她心地尚未至全无人性。

诸人中仅涤尘大师尚可支持，其他人虽在二十丈外，都受了波及，连移动了力量都没有了！

涤尘合什谢道：“多谢姑娘关照！”

红衣少女不去理他，返身带诸女离开了。

涤尘一一搬起各人，将他们带到五十丈外。

五十丈有半里之遥，涤尘目力虽佳，却也无法看清管双成与“青城三老”那边的情形，只有耐心地等待着。

一刻过去了！两刻过去了！

一个时辰过去了！

红衣少女突然自言自语地道：“‘天魔引’应该完了，我该去看一看！”

涤尘亦是颇为关切，忙道：“老衲亦想前去一观结果！”

红衣少女冷淡地道：“我又没有拦你！”

她虽未答应，却也没有拒绝，涤尘遂跟在她身后，一步一步地，向场子中心走去。

管双成仍是坐在地上，玉笛下垂，呆呆地好似在想心事，对他们前来，恍若不闻不见！

“青城三老”亦维持打坐，然而周身青衣，已被鲜血染满，神色痛苦，气绝多时！

红衣少女道：“他们必是抗不住‘天魔’，以至周身血管破裂，渗出毛孔而死，可惜活到这么大，还真不容易……”

涤尘什么话都说不出，只是喃喃地念佛号。

红衣少女走上去，望着管双成的背影，突然惊呼道：“仙子，您……”

管双成回过脸来，疲软地强笑道：“我没有什么，这‘天魔’太费精力，虽然将这三头老蠢牛震死了，我自己可也累得真够受的！”

涤尘抬头望了一眼，脸上也泛起一阵惊异之色。管双成道：“怎么啦，我脸上有什么不对吗？”

涤尘没有回答。

红衣少女嗫嚅地道：“没……没有什么……”

管双成不信道：“你们别骗人了，我脸色一定很难看，想是用过了力！”

说着软弱地站起来，走到水田边，藉那一层浅浅的水面，想照一下自己的脸容，看看到底苍白到什么程度。

才探头出去，她就呆住了。

水中所现的，居然是一个白发苍颜，满脸皱纹的老妇，哪是鸦鬓花容，丰神如仙的昔日颜貌！

沉默了许久，她才叹了一口气道：“昔日伍子胥夜闯昭关，在一夜之间，就急白了须发，想不到我竟不让古人专美于前……”

红衣少女悲声道：“仙子，您别这么说，必定是方才耗神过巨，休养一阵就会复原的，何况山上多的是灵药！”

管双成黯然一笑道：“女人的青春就像是流去的水，如果要想回头是绝无可能之事，我服了‘九天梅实’，以为可保朱颜而终……”

红衣少女哭声道：“仙子，您……”

管双成一摆手道：“别再叫我仙子了，这般龙钟老态还有什么资格配称仙子，唉！朝如青丝暮成雪，李白一言道出千古恨事红衣少女低头垂泪不语。

管双成歇了一会，肯定地道：“我们诸女，仅有黄儿一人心冷如冰，堪得衣钵，我表面上对她不好，其实却极为关心，可惜她已死了……”

红衣少女急道：“仙子，您说这些做什么？”

管双成接着道：“据江湖传言，那姓杜的女孩子倒是尚合我胃口，你们赶快去找她，将她接回梵净山，我练功武诀的藏处，费姥姥她知道，今后你们改称她为仙子罢，但愿她能比我幸运一点！”

红衣少女流泪道：“仙子，那么您呢？”

管双成笑道：“此地风景不恶，可葬我于斯，而且要将这三头老蠢牛埋在我墓碑下，他们害我失去青春，我要他们永远抬不了头！”

涤尘皱眉道：“阿弥陀佛，仙子此举实在太过，人已死了……”

红衣少女却哭着叫道：“仙子！您何须如此相绝，我们永远敬佩您的……”

管双成厉声道：“别多说了，你几时听说我改过主意，现在只有你见我老态，却不许她们再见我，更不可违背我的话……”

语音方寂，人也随之徐徐倒下。

竟不知她在何时，竟已自断经脉而死。

空中只留下红衣少女的啜泣之声与涤尘的念佛声。

一阵风来，吹动了绿色秧苗，吹落了片片桃花，吹皱了一湖春水，也吹散了管双成的皤皤白发……

半月后。

大腹便便的杜素琼，踉跄在一条寂寞的山道上。

她的神情仍是冷漠异常，心灵中是一片空虚，她不关心任共弃的生死，那人对她似乎不存在。

假若一定要在她心中找出一点东西的话，那该是韦明远的影子，少女的心中，永远只有第一个恋人！

山道只有一条，长得似乎没有尽头，她毫无目的地走着，茫茫天涯，竟不知何去何从！

蓦而，她身后窜来两条黑影，动作甚是俐落。

杜素琼身子虽重，耳目却很灵敏！猛一回身，迎住二人，行动虽已稍觉呆笨，拔剑却异常迅速。

来人一男一女，是“点苍三灵”中吴氏兄妹。

吴云凤愤怒地叫道：“杜素琼，难得你孤身一人在此，你认命吧！”

杜素琼冷冷地望他们一眼，问道：“你们想干什么？”

吴云凤却尖声道：“杀死你，替我哥哥，也替我师门报仇！”

吴云龙蹉跎地道：“妹妹，不妥吧！她有重孕在身……”

吴云凤尖刻地道：“不管！兄仇，师仇！仇深似海，我管不了那么多！”

杜素琼的脸上突然涌起怒色道：“杀你们哥哥的我不知是谁，杀你们师门的是任共弃，可是今天我为了一个理由，非杀你们不可！”

吴云龙怔道：“什么理由？”

杜素琼寒着脸道：“因为你们姓吴，我恨死姓吴的人！”

吴氏兄妹不知湘儿之事，也不知道任共弃与韦明远会面的情形，更不知道任共弃本来姓吴，闻言大是不解！

杜素琼却抖动剑花，直刺过来，招数诡异已极，然而因动作不快，被二人一闪而过。

吴云凤大声叫道：“哥哥，这女人疯了！对一个疯女人，你还有什么顾忌，快上吧，错过今日，你再也没有机会了！”

说完拔剑迎上，与她斗成一团。

杜素琼剑术本较吴云凤高明，后来与任共弃在一起，更学得梵净山的毒

辣招式，可是因大腹便便受到限制。

吴云凤志在拼命，剑凶力沉，却也奈何不了她。

二人斗至三十几合，吴云龙见妹妹渐渐不行了，没有办法，只好也拔出剑来，上前加入战团。

若在平时，杜素琼稳可胜得二人，可是今天却不同了，不但杀着发不出去，且有力不从心之感！

又撑了十几回合，她突觉腹疼如绞，那是因为这一阵激烈运动，振动了胎气，胎儿在腹中挣动了！

她强忍着痛苦，一任头上汗出如浆，咬牙苦挨着。

吴云龙见状，又不忍地道：“妹妹，我看今天算了吧……”

吴云凤摇头道：“不行！她在这种情形下，尚如此了得，换诸异日，你我保命都难，别提再找她报仇了！”

此时杜素琼突感下体一阵激痛，血水迸流，忍不住坐在地下，然而手中剑仍未放松！

吴云龙突然将手中长剑掷在地下道：“不行，我不能对这样一个女子下手！”

吴云凤却厉声地叫道：“哥哥你别假正经，你必定是看她长得漂亮，这淫妇先跟韦明远，又跟任共弃，这孽种还不知是谁的……”

吴云龙大是愤怒，也是厉声地叫道：“妹妹，你胡说……”

未讲完，一溜青光，直朝吴云凤射来，原来是杜素琼忍无可忍，将长剑脱手朝她掷去！

吴云凤猝未及防，偏身一躲，总算闪得快，剑刃擦她的胳膊过去，连衣带肉，割了寸许长的一道口子。

吴云凤挺剑就刺向她的胸堂，却被吴云龙拦住道：“妹妹！我们堂堂正派门下，岂能乘人之危！”

吴云凤急得眼中流下泪来，叫道：“哥哥，你让开，我一定要杀了她，哪怕事后你再将我杀死都可以，上次比剑我受她侮辱够了，何况还有大哥……”

吴云龙还是不放她过去，急得她又叫道：“哥哥，你再不让开，我连你都不认了！”

吴云龙毫无转变之意，吴云凤无可奈何，突地发剑向他的前胸，疾若闪电，毫不留情。

吴云龙不虞有此，身子一偏，剑从他的肩头刺进，穿背而出，鲜血立如泉涌，泊泊不绝。

吴云凤拔出剑来，哭着道：“哥哥，是你逼我做的，我杀了她，再向你认罪吧！”

吴云龙此时已无能力拦阻，用手掩着伤口道：“妹妹，我想不到你会如此对我的。今天我管不了你，自此以后，我们兄妹之情，也从这一剑了结！”

吴云凤不答话，含泪一剑刺向杜素琼。

杜素琼此刻疼痛稍减，在地上一滚避过。

吴云凤仍不放松，跟上前又是一剑刺来。

杜素琼避无可避，闭目待死！

突然，一股强劲无比的掌风自后击来，将吴云凤的身子，凌空飞震出去。这个适巧而至，发掌相救之人，正是韦明远。

他长身玉立，神情愈见英发，向吴云龙一拱手道：“吴兄适才义举小弟在远处均已目睹，钦敬异常……”

吴云龙流血稍止，闻言朝地下的杜素琼及躺在远处的吴云凤看了一眼，却未曾作任何表示。

韦明远又道：“小弟心感吴兄之德，出手略留份量，令妹可能只是一时晕厥，最多略受轻伤，绝无性命之虑！”

吴云龙虽不相信，然见他说得异常诚恳，不似有伪，遂强忍住臂上痛苦，举步朝妹子身畔走去。

韦明远立刻蹲下身去，省视杜素琼，见她腰下衣裳，俱为血污所染，却又毫无伤痕，分明是即将分娩……

他不由得皱起眉头，心中大是作难。

沉思片刻，方始将她抱起。

杜素琼自信必死，神志已昏，对以后发生之事，全无所知，忽觉身子在人怀抱中，连忙睁眼一看。

心中韦明远那点深藏的影子，立刻变为异常地明晰，忽然伸手揽住了他的颈项呜咽地哭了起来，半晌才幽幽地道：“明哥，我以为永远看不见你了！……”

韦明远亦将她抱得紧一点，二人心中俱是喜、悲、哀、乐，七情纷至，竟不知语从何起……

远处的吴云龙，亦将吴云凤的身躯抱起，回头望见他二人之情状，一言不发，默默地离开了。

良久，杜素琼方始幽幽地问道：“明哥！你怎么找到我的？”

韦明远温柔地道：“我打附近经过，忽然听见有人说起你的行踪，道是你孤身一人上路，我很不放心，所以赶来看你……”

杜素琼问道：“湘儿呢……你们不是在一起吗？”

韦明远道：“我将她交给她爷爷，带回家去了，我身上有许多未了之事，怎能长伴着她在一起呢！”

杜素琼颤声道：“她却比我幸福多了，至少她有希望，希望你早日将亲仇报了，希望你顺利地早日无恙归来……”

韦明远歉咎地道：“琼妹，她实在很痴心，我无法去伤她的心。”杜素琼茫然若失地道：“世上女子谁不痴心，只有幸与不幸的区别罢了……”

韦明远想起她为自己所作的牺牲，心如刀割，含泪道：“琼妹！我知道你的心，我永远不会忘掉你的，只要能为你尽一点力，就是要我的命，我也绝不犹豫……”

他真情异常激动，双手抱得更紧了，这对身怀重孕的杜素琼说来是一种痛苦，然而她愿享受这种痛苦。

良久，杜素琼忽然挣动一下道：“把我放下来！”

韦明远才意识到自己的失态，连忙将手松开一点道：“琼妹，我不是有意这样的，请你原谅我！”

杜素琼柔肠无力地道：“明哥！我不是那意思，我恨不能杀身来报答你，只是……我刚才感到腹中有些振动，恐怕他要下来了……”

韦明远立刻将她放在一丛草多的地方，他对于接生完全不懂，不禁慌了手脚，无助地站在旁边！

杜素琼在草地上翻腾着，咬牙强忍腹中如绞的痛楚，尽量地不使自己发

出一点呻吟。

突地她抓住韦明远的手腕，大叫道：“明哥！痛死我了！韦明远只见她外衣上又涌出一片殷红，虽是毫无经验，却也不敢怠慢，连忙褪下她的衣服，凭自己一知半解的一点常识，用手替她在腹上慢慢地，轻轻搓揉着，这年青的侠士历经无数次杀劫，却怕见杜素琼的满体殷红。

阳光温煦得如母亲爱抚的手，春风轻柔得像恋人的蜜语，突然一声儿啼，终于冲破了山道上的所有沉寂。

杜素琼无力地睁开眼睛，软弱地道：“我高兴是你在我身边，虽不能以身事君，我的孩子却由你接生，亦足以慰我今后的岁月了！”

韦明远用自己的外衣裹住新生的婴儿，兴奋地道：“是个女孩子，她长得完全像你！”

杜素琼微微一笑，似乎感到无限安慰地道：“幸亏不像他！否则我宁可捏死她！”

提起了任共弃，两个人都感到一阵默然，韦明远虽然觉得自己并未做错任何事，心中却难抑对任共弃的歉意。

良久，韦明远才道：“产后切忌风寒，咱们下山去吧！”

说着将婴儿交在杜素琼怀中，一把抱起她们母女，重上蜿蜒的山道，一直向山下而去！

在山下一家小旅邸中，他们谎称夫妇住下，而韦明远也像一个尽职的丈夫，小心翼翼地待候着杜素琼。

残春就尽，时节近黄昏。

韦明远由于杜素琼树仇太多，怕有江湖中人再来暗中加害，并另外赁屋，随时都在旁边保护着。

他们自从结识以后，一直都是合少离多，不是厮杀，便是拼斗，虽在生死历劫中培育出坚逾金石的感情，却很少有机会互作吐露，只有这半个月来，他们几乎是寸步不离，忘情脱俗。

店伙送来蜡烛后，便悄悄的退去了。

夜，微有寒意。

杜素琼拥衾坐在床上，韦明远和衣并坐在她身旁，婴儿吃饱了奶，小脸上洋溢着笑意睡了。

一切都是那么安静，静得只有听见彼此的鼻息。

杜素琼突然轻轻地叹了一口气道：“今生鸳梦已休，他生渺茫难求，惟此半月得君相伴，可慰我一生沉寂，我真希望自己永远不复原，你就……”

韦明远伸手将她的脸扳过来，两面相对，温柔地道：“琼妹，别说话，用眼睛看着我！”

杜素琼不解地问道：“干什么？”

韦明远深情地道：“我常觉有千言万语，只不知如何向你倾吐，惟有面对着如水明眸，在默默中，我仿佛话都说出来了！……”

杜素琼苍白的面颊上涌起了一阵红晕。

韦明远忍不住在上面亲了一下道：“琼妹，你此刻是我所见最美的时分……”

杜素琼任他轻柔，忽地珠泪承睫！韦明远慌了，急问道：“琼妹，你怎么了……”

杜素琼用手背轻轻拭去啼痕，笑道：“没有什么，我是太高兴了，我真

愿我此刻立时死去，那么我在你心中所留下的，将是最美好的一个印像！”

韦明远感慨万千，揽紧她的香肩哽咽道：“琼妹！别这么说，无论何时何刻，只要是与你同在，都是我此生中最美好的时分！”

杜素琼忽然叫他一声：“明哥！”

“嗯！做什么？”

“假若我老了，鸡皮鹤发，你也会认为我美吗？”

韦明远认真地回答道：“当然，爱情不同于喜悦，它是一种永恒的感情，纵然你成了一堆枯骨，犹可使我倾心不已！”

他们紧相偎倚，互相在默默中去体念对方深浓的情意，此时，一切的语言仿佛都是多余的了！

突然，房门被一阵强力砰然地击开。

满脸怒容的任共弃当门而立，冷冷地道：“抱歉得很，两次我都在不该出现的时候出现！”

韦明远倏然大惊，站起身来道：“任兄，你怎么脱离他们羁绊的……”

任共弃沉着脸道：“韦明远，我为了你的事，才与那么多人结仇，才会在西湖上受伤折了腿，你却乘我受伤之机，调戏我的妻子！”

韦明远愧咎地道：“任兄，你别误会，琼妹在临盆之际，受到‘点苍’门人的拦击，兄弟恰巧遇上，才出手解脱了危机……”

任共弃冷声道：“这么说我该谢谢你救了贱内了！”

韦明远道：“路见不平亦该拔刀相助，何况我与琼妹有同门之谊！”

任共弃冷笑道：“好一个同门之谊，为什么不说你们有缱绻之情！”

韦明远脸上色变，杜素琼却插口道：“我与他相识在先，相爱也在先，即使有这种事也不为过，何况我们并没有，你这话是讽刺他还是调侃我？”

任共弃的脸变为和缓道：“素琼，我求你别说话行不行，我不想同你吵架……你太好了？孩子怎么样？”

杜素琼冷淡地道：“多承下问，幸托粗安，孩子也很好，我很抱歉，你大概是想要个儿子的，我只生了个女孩儿！”

任共弃兴奋道：“女儿好！她一定像你一样美丽，等她长大了，我教她武艺，使她成为江湖上天下无敌的侠女……”

韦明远见他的脸上洋溢幸福的笑意，觉得这人实在够得上说是情深似海，自己不应该再会打扰他了……

他慢慢地逡巡至门畔，准备悄悄地离去。

杜素琼是看见了，脸上浮起悲惨的神色，没有作声。

任共弃也警觉了，蓦尔出声道：“韦明远，你站住，事情并非一走可以了之！”

韦明远应声止步，回头道：“你们父女夫妇团聚了，我留此已属多余……”

任共弃指正在熟睡的婴儿道：“你应该还记得，她叫什么名字！”

韦明远道：“任兄以前就说过了！”

任共弃点头道：“我是说过了，可是你应该再说一遍！”

韦明远痛苦地道：“任兄何必逼人太甚！”

任共弃厉声笑道：“你自己也感到负愧了吧？我替你说，她叫念远，那是纪念怀念的念，你韦明远的远，你自己想一下……”

韦明远大声地道：“我也许不配她怀念我，可是琼妹分娩之际，除我外并无一人在旁，我将她安全地接生下来，送到这儿，我做这些并不需要你感

激我，却也不许你这样地侮辱我！”

任共弃也厉声道：“你以为有恩于我，就可以对素琼那样了吗？”

韦明远忍无可忍地道：“她是我的爱人，从前是，现在是，将来永远都是……”

任共弃冷静下来，阴阴地道：“她是我的妻子，从前是，现在是，将来永远也是！”

韦明远愤不作答，回头就走！

任共弃在后大叫道：“站住，懦夫，你走不掉的！”

韦明远愤怒地又站住了脚，回头道：“任兄还待怎地？”

任共弃道：“我从前也讲过了，你再见素琼之面便该如何，而且这也是你自己答应的，我相信你总不会没胆子承认吧！”

韦明远道：“任兄是一定要置我于死地了？”

任共弃正色道：“是的，你活一天，我便一天得不到素琼，她的人伴我，她的心却追随你，貌合而神离，我受不了。”

韦明远耐性子道：“那么我死后你以为就可以得到素琼吗？”

任共弃摇头道：“也不会，我若杀死你，她永不会原谅我，甚至于会杀死我，所以我会继你之后自绝，免得她劳神！”

韦明远道：“你难道不为自己的孩子打算？”

任共弃道：“素琼会照顾她的！尤其因为孩子是由你接生的，她更会尽力地抚养她长大，毋需我操一点心！”

韦明远道：“损人不利己，任兄你这是何苦呢？”

任共弃黯声道：“对素琼而言，我从一开始就注定是个失败者，不过我认败不认输，她已是我的妻子，不能再做你的情妇！”

韦明远怒声道：“你辱人太甚！”

任共弃道：“我倒不觉得，这本来是事实，何况为了湘儿，我也该杀死你，我不能让她永远受你感情的蒙骗！”

提起湘儿，韦明远又感到一阵歉然。想到她真挚而无邪的眸子，想到她温驯如羔羊的依人娇憨……

默然片刻，他才消沉地道：“若非我身负亲仇未雪，我一定自动地奉上六阳首级，但不知任兄可肯假我数！俟一清身边未了之事！”

任共弃摇头道：“不行，我一分一刻也不能等待，在杀死你之后，我替你去完成那些事！”

韦明远作色道：“亲仇岂可假手他人！”

任共弃道：“这也是无可奈何之事，但是你若将我杀死，这些困难就都不存在了，素琼也可以归你了……”

韦明远愤怒填膺，厉声道：“你看得我太卑鄙了，韦某岂是那等之人！”

任共弃毫无表情地笑着道：“我看得你太重了，我杀死的人不下数十，却从未像今日这般，要费许多唇舌，末后还必须赔上一命！”

韦明远道：“任兄大概认为你必能杀死我？”

任共弃大声道：“搏斗定有胜负，生死自难逆料，不过想来总是我先杀你的可能较大，好在你并不吃亏，我也还是要死的！”

韦明远知道再无可商量的余地，遂道：“好吧！什么地方？什么时候？”

任共弃想了一下道：“现在走吧！随便找个空旷的地方即可，本来我还想跟素琼说几句话的，但此刻她必是一句也听不进！”

语调颇是凄苦，神情尤见落寞，韦明远倒觉得他很可怜，然而杜素琼却毫无表情地开始穿衣服……

任共弃温柔地道：“素琼！你还没有满月，这种不愉快的场合，不去也罢！去了反而更增加你的痛苦，又是何苦呢！”

杜素琼冷冷地道：“一个是我的丈夫，一个是我生死不渝的恋人，总不能让你们暴骨荒郊，我替你们收尸去！”

任共弃望着韦明远苦笑道：“我若能与你易地而处，挫骨扬灰也甘心……你此刻若是抱起她逃走，我担保绝不追你们……”

韦明远大声决绝地道：“我会这样做的！充满爱情比生命比什么都宝贵！”

杜素琼突然道：“你以为他那样做了，我就会跟他走吗？一个男人之值得爱，并不在于武功与相貌，那些都是无关紧要的事！”

任共弃极感兴趣地问道：“是什么？”

杜素琼神色湛然地道：“是一种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移，义无反顾，为所当为的气质，这就是你永远及不上他的地方！”

任共弃垂头无语。

杜素琼抱起孩子道：“走吧！伸头是一刀，缩头也是一刀，要来的总会来的，你们早些解决了，也让我早些安心！”

倒是她领先出了房门，两个男人默默地跟在后面。

这山城并不大，顷刻便已走到城郊。

此时夜色已深，星光隐隐，四籁俱寂，偶而传来几声荒禁狗吠，午夜鸡啼，越发现得凄凉可怖！

杜素琼抱着孩子，显得有些吃力，斜身倚在一块山石上，额际隐约现出汗渍，微喘着道：“就在这儿吧，我走不动了！”

任共弃拔出宝剑，望了杜素琼一眼，才对韦明远道：“拔兵器吧！我们这是拚命，别顾忌虚套了！”

韦明远撤出腰际铁剑，朗声道：“在下心敬任兄乃一代高手，敬以家传铁剑求教！”

任共弃冷冷地道：“是吗？我以为你还是拿出‘拈花玉手’的好，阁下的铁剑虽未亲见，却有风闻，恐怕连十个照面都走不了！”

韦明远功力恢复之后，今夜尚是第一次与人交手，听见讥讽之言，不禁豪情大发，爽然一笑道：“士别三日，便当刮目相看，任兄如光凭传言，恐怕你要上当了，‘拈花玉手’出必伤人，我还不想对任兄使用！”

任共弃不答话，平胸划出一剑，剑走弧形，韦明远尚未看出他使用的是何招数，剑光已临胸前。

好在他功力大增，毫不犹豫地抬起铁剑，朝他的剑锋上推去，劲道奇强，当时即将他的长剑荡开。

任共弃极是轻敌，那一剑只用了一半的功力，被韦明远反弹回来，长剑几乎脱手，忍不住喝了一声道：“好家伙，你果然大有进境，看来当初几大门派围攻之下，你仍能保得残命，倒不是完全靠运气！”

说完手底一加劲，展开满天剑影，罩向韦明远，用的都是梵净山中毒辣的招数，似乎每一招都要将他立毙剑下！

韦明远却以深沉的内力，从容磕架，剑招博大浑厚，虽无攻着，稳守却有余，表现出一种令人心折的风度。

杜素琼表面上虽是冷漠，内心依然是关切这场战斗的，她看出韦明远是

进步，脸上不自而然地现出宽慰的微笑！

这笑容让韦明远觉得安心，却更激起了任共弃的愤怒，他深有一种被愚弄与出卖的感觉！

所以他牙齿一咬，剑法开始变了，不但内力尽注，而且攻势变得异常诡异，每一剑所刺出的部位都在人意料之外。杜素琼是知道这套剑法的，它是梵净山管双成的精研之学，虽使用者本身极耗功力，却必能收克敌之果，不由替韦明远捏一把汗，因此她插口惊呼道：“师哥！快退后，用你的‘二相飞环’吧！”

韦明远摇摇头，闷声不响地拼命苦挡，虽是性命之搏，他仍是不屑于使用暗器来取胜！

任共弃的嘴角现出狞笑，忽地连发三剑，削颈、刺腰、刎足，三招几乎在同一时间内完成。

韦明远格架不及，躲开头足，腰上却被刺进三分来深，痛得连铁剑都脱手了，用手掩着剑口退后一步。

任共弃乘胜进剑，又被韦明远躲开了！

他忍痛地对任共弃道：“任兄剑术几称独步，我们到此为止吧！”

任共弃却狞笑地道：“你求饶也不行，我说过这是生死之争，我今天绝不放过你，但是我可以允许你取出‘拈花玉手’再战！”

说完又连续地进招。

韦明远再无可忍，自怀中取出“拈花玉手”，沉声道：“任兄若再进逼，兄弟只有不顾情面了！”

任共弃剑发如雨，长笑道：“谁要你留情面，今天是不死不休！”

韦明远再次躲开他两次追击，腰间血流如注，扬起“拈花玉手”，扑身抢前，一招“玉女添香”，直击过去。

丝丝的劲风立刻荡开剑气，罩向任共弃的胸前大穴，任共弃想要收剑回保，却已不及，右肩上立刻被抓破一块。

这一来激发他先天的戾性，猛喝一声，顾不得去看血肉模糊的肩头，脱手将长剑掷出去。

韦明远轻轻举起“拈花玉手”，长剑立刻被它吸住，足见这天香遗宝的妙用无穷，韦明远将长剑甩脱，正预备说话！

忽见任共弃一掌拍来，望之力道似不甚强，遂也轻描淡写地翻掌迎下，一旁杜素琼却尖声地惊呼道：“不能接，他掌上有毒！”

喊声嫌迟，韦明远掌已接实，掌虽无力，可是他全臂立觉一麻，一点力气都用不出来了！

韦明远飘身退出四五步，低头一审视自己的右掌，红彻的手掌已泛出一片乌云，可见中毒不轻！

他悲从中来，眦目大喊道：“任共弃你是一个卑鄙的小人！”

任共弃阴恻恻地一笑道：“这不算是卑鄙，我说过我们是生死之争，不是你死就是我亡，但为了求生存，任何手段都是正当的！”

说完又是一掌劈来，掌心乌黑，显见用的仍是毒掌，韦明远再无可避，左掌提足“太阳神抓”的无上威力，迎了上去。

任共弃毒掌先发先至，可是“太阳神抓”之力亦已发出。

韦明远只觉左掌亦是一阵酸麻立即倒地不起。

任共弃却被击出二三丈外，口喷鲜血不止。

杜素琼急忙站起来，走至韦明远身畔，见他双目紧闭，乌黑已蔓延至颈间，心如刀割，泪下如雨。

任共弃却挣扎着爬起来，拾起长剑，摇摇晃晃地过来。

杜素琼拦住他道：“你还想干什么？”

任共弃切齿道：“我要将他碎尸万段，方消得心头之愤！”

杜素琼恨声道：“他中了你的毒掌，已无生理，难道你连个全尸都不肯留下，他对你留了多少情，你怎能如此狠毒地对待他……”

任共弃恨声道：“不行，我一生幸福、希望，全毁在他的手中，就是把他砍成肉泥，也难以补偿我于万一，你快让开！”

杜素琼恳求地悲声道：“我求你放过他行吗？”

任共弃道：“我再救活他都行，你能答应从此一心一意爱我，无论人前人后，都不再想念他，你做得到吗？”

杜素琼想了一下道：“不行，从前或许还行，经过这半个月后，他已深入我的生命中，我再也不能忘记他了！”

她说至此处，顿了一顿，更坚定地道：“那么你连我也杀了吧，我活着也没有意思了！”

任共弃呆了一呆，望她道：“你还要抚养孩子呢！怎么可以陪他一起死去呢！”

杜素琼平静地道：“孩子本来是你的，我对她毫无感情，将我们一起杀死后，随你带孩子到哪儿去，怎么样养活她都可以！”

任共弃的脸色突地变为异常阴沉道：“好！我只道你爱他，却不知有如许之深，我成全你们吧，我杀死你之后，再杀死孩子，然后自己也自绝于此，这一笔怨仇帐，让别人来替我们算吧！”

杜素琼仍是极平静地道：“随便你怎么办，反正你若不杀死我，就休想伤害到他！”

任共弃见威逼、情恳，都无法打动她的心了，长叹一声，举剑比她心中，颤着抖声音道：“素琼，我不想这样做的，是你逼我做的！”

杜素琼闭目待死，剑尖已触及她的衣襟，她连动都不动一下，倒是任共弃的手颤抖着，提不起勇气刺进去。

正在此时，忽然飞来一头白羽鸚鵡，高叫道：“巡山侍者住手，你怎敢对山主无礼？”

任共弃抬头惊视，见是管双成的爱禽小玉，不解地问：“山主，谁是山主？”

后面跟来了一大群人，都是“锦衣宫”的少女，由红衣少女率领着浩浩荡荡而来，只听小玉接着道：“是的，仙子已在杭州西湖西游，遗命由杜姑娘接掌梵净山主，你怎么敢对山主如此无礼！”

任共弃大喝一声，口中再度喷出大量鲜血，向后便仰！

此时红衣少女已率众走至跟前，朝杜素琼跪下道：“朱兰及同门的姊妹，敬谒山王！”

杜素琼睁开眼睛，疑惑地问道：“你们没有弄错吗？”

红衣少女道：“仙子遗命如此，我们敬候山主吩咐！”

杜素琼仍不解地问道：“我从未见过仙子的面，仙子怎会看上我的呢？”

红衣少女道：“为山主者，必需斩尽六情七欲，做到面冷心冷，仙子已调查清楚，认为您是最适当的人选！”

杜素琼朝任共弃看了一眼，没有作声。

红衣少女道：“巡山侍者虽与山主有夫妇之名，却无夫妇之情，这点仙子很清楚，现在依法应将他处死！”

杜素琼想了一下道：“算了吧！将他取消巡山侍者之职，逐出梵净山门派，反正我永远也不想再见他的面了！”

红衣少女道：“谨遵山主吩咐！”

杜素琼忽地又指着韦明远道：“这人还有救没有？”

红衣少女上前审视了一下道：“此人中了本山‘玄沙千毒掌’，只是时间还短，若再过三四个时辰，就一定无法救治了！”

杜素琼急道：“那你赶快将他救治好吧！”

红衣少女道：“我身边没有带药，不过我可以立刻去配齐，这药方虽烦，所需药品却不难求，普通药店都买得到。”

杜素琼道，“那么你赶快带几个人，将他抬到城中，立刻将药配齐，等他痊愈了你们再回山吧！”

红衣少女躬身道：“敬遵山主之谕！”说完，立刻上前，毫不避嫌疑地一把抱起韦明远，另外招呼了两名少女，便待离身而去！

杜素琼却急道：“站住！回来！”

红衣少女闻声又转回身子，走到她面前道：“山主还有什么吩咐？”

杜素琼缓缓地道：“让我再看他一眼！”

说着伸手摸着韦明远的脸颊，眼泪已流了下来！

无数少女都躬身侍立在一边，没有一个人露出惊奇或是不耐的样子。

过了半天，杜素琼才黯然道：“好了你们走吧！”

红衣少女抱着韦明远走了。

杜素琼目送着她们的背影，噙泪在暗中自语道：“别了，明哥，这是我最后一声叫你，从今以后，你只活在我记忆中，我再也不会见到你的面了……”

第十五章 绝尘而去

杜素琼在诸女的簇拥下，离开去了，她走得异常决绝，连头都不回一下，这世界上已不再有令她留恋之事。

红衣少女带着韦明远，也走得不见影子。

地上只留了昏迷不醒的任共弃，与喷洒在四周，染红了绿草黄沙，分散若干瓣桃花的点点鲜血。

此时仍是深夜，暮春的深夜。

夜色着实令人如醉。

一个身着黑衣，脸蒙黑纱的蒙面人，从隐蔽的石后出来，慢慢地走到任共弃身畔，弯腰将他的脸扶正。

然后对着他的脸，详细地看了半天，才叹息着道：“你虽然长得英俊，仍缺少他那种令人心折的风度，无怪你是不能跟他比的，作茧自缚，你是自寻烦恼啊！”

歇了半晌又道：“你死本不足惜，不过你对我还有些用处，看来我必须来救你一次了，我要用你去打击他，使他永远不会安宁！”

说完，只见他用手指连点几下，封住了任共弃的穴道，然后抬头向天，撮口打了一声呼哨。

嚓！嚓！嚓！

从四面八方各处的暗影中，涌出十几条大汉，走到蒙面人身畔，一起躬身止步，由为首的一人敬问道：“盟主有何示下？”

蒙面人一挥手道，“将这个人带着，跟我到临时总坛去，我已经闭住了他的穴道，因此你们在搬动时要小心，别把他弄残废了！”

那为首的大汉恭敬地道：“属下理会得，请盟主放心！”

蒙面人不答话，一旋身领先走去。

在为道大汉的指示下，其余的人迅速用衣服及兵器做成一付轻便的担架，抬着任共弃，也跟在后面走了！

大概是他们的影子刚从视界中消失，石后又转出两个人，这二人却是“神钩铁掌”许狂夫与“铁扇赛诸葛”胡子玉。

许狂夫兴奋地道：“四哥，你选的这个石缝真好，那么多的人都没有发现我们……只是刚走的那个盟主不知是何来路？”

胡子玉不答他的话，只是低头沉思。

许狂夫兀自不觉，仍是喋喋不休地道：“今夜可真是一场盛会，韦明远斗任共弃，结果斗个两败俱伤，这消息要是传出去，怕不又大地震动江湖……”

忽然他发现了胡子玉的沉默，连忙问道：“四哥，你在想什么，我的话你听见了没有？”

胡子玉突然两手一拍，仿佛已经有了决定，眉上露出了喜色，拖着许狂夫的衣服，催促道：“走！走！贤弟，再迟恐怕要赶不上了！”

许狂夫被他弄得满头雾水，身不由主地跟着他道：“四哥，你这是干什么？咱们往哪儿去呢？！”

胡子玉一面拖着他急行，一面笑着道：“闯事业去，我不是说过要在江湖上轰轰烈烈地大干一下吗？眼前就是一个最好的机会！”

许狂夫依然糊里糊涂地说道：“这不是那个盟主走的路吗？咱们追着他

干吗？四哥，莫非你认识他，他是哪一条线上的盟主？”

胡子玉笑着道：“此人不但我认识，而且你也很熟。若将此人名字公布出来，势必要比韦明远更能惊动江湖！”

许狂夫在脑中将所知之人，逐一寻思一遍，仍是想不起何人能具有这等资格，只得向胡子玉道，“四哥，你能不能讲明白一点，我实在想不出……”

胡子玉眨着独眼，仍是神秘地笑道：“贤弟若是想不出来，不妨再让你闷一下，好在不久之后，我们必可追上前面之人，到时你自然明白了！”

许狂夫怀着满腹疑问，莫名其妙地随着他走去。

天色渐明，东方朝霞似锦。

迎面一座古刹，庙前一片松林。

胡子玉轻声地道：“大概到地头了！”

许狂夫尚未答话，林中已有人喝道：“来人止步！前路不准通行！”

二人立刻放慢脚步，胡子玉故意大声地道：“天下人走天下路，这又不是私人产业，为什么不准我们走？我倒要瞧瞧是谁那么不讲理！”

他话语方毕，林中已继转出两条大汉，一色玄衣劲装，腰佩兵刃，神情颇为威武，其中一人抱着拳道：“朋友也是在外跑的人，应当晓得规矩，敝盟主在庙中处理要务，请二位另外换条路走吧！”

胡子玉独眼一翻道：“帮派中处理事务，自然可以禁止外人窥探，只是多少都该留个记号在外，令他人也好望而却步……”

那大汉用手一指树林旁的一株巨松道：“敝派信物留在树上，朋友虽是瞎了一只眼睛，也该看得清楚，这一问岂非显得多余。”

胡子玉顺他手指望去，只见松树干上，插着一面红底滚金小旗，旗上绣着一条张牙舞爪的黑龙。

他脸色不动，哈哈地笑道：“我行走江湖多年，从未见过这种标志，江湖上有头有脸的帮派甚多，这面旗子代表什么玩意？”

那大汉见胡子玉出口奚落，脸上泛起怒色，沉声道：“龙为百鳞之王，此乃我水道盟主之信物，朋友自己见少识陋，著是再出言不逊，莫怪我不客气了。”

胡子玉煞住笑声，脸上故现惊容道：“两年前洞庭水上大会，糊里糊涂，没弄出结果就收场了，这水道盟主又是从哪儿产生出来的？”

大汉傲然地一笑道：“朋友！看不出你知道的事情还真不少，可是最近水道上的朋友，又公推出了一位才智无双的盟主，这件事恐怕知道的人还不多，今天就麻烦你们二位出去宣布一声，就说不久之后，咱们盟主还有意兼领陆上霸权呢！”

胡子玉竖起拇指夸奖道：“贵盟主雄心万丈，的确令人钦佩！我们一定将兄台之言，转告陆上朋友，只是不知能否容我先晤贵盟主一面！”

大汉将头连摇道：“不行，咱们盟主是何等身份，岂可与你这不三不四的江湖人，随便见面，这事情办不到！”

胡子玉在“中秋丹桂飘香赏月大会”上，尚且受到主人“三绝先生”公冶拙的敬礼有加，想不到在此地受这等奚落！

独目怒张，大声道：“我‘铁扇赛诸葛’胡子玉不是无名无姓之人，当年我成名露万之时，你还在娘胎吃奶呢！……”

大汉冷静地道：“胡朋友不必觑着脸叫字号混充前辈，盟主早就看到你鬼鬼祟祟地躲在石缝中了，而且算准你必会前来……”

这些话大出胡子玉意料之外，他一生自负机智，想不到今天一举一动全落在别人眼中，不禁大感气结，呐呐道：“那么拒不见我，亦是贵盟主预先指示了！”

大汉冷笑道：“正是，盟主还交代说，像阁下这种身无实学，偏多诡谋之人，应数天下无耻之尤，他实在不屑一见。”

胡子玉气怒攻心，大喝道：“欺人太甚！老夫纵无实学，倒偏想会一会贵盟主，看看他到底凭着什么，敢如此口出狂言！”

大汉突地从腰间撒下兵器，比在胸前道：“朋友好大的口气，你量过自己的斤两没有？”

胡子玉看他的兵器，色泛金黄，似刺似笔又似钻，尖端生有两个倒刺，正是江湖上传闻的“龙神杵”。

略一寻思，心中想起它的来历，不禁惊问道：“台端莫不是‘君山双豪’之一的……”

大汉朗然笑道：“朋友好见识，在下正是君山高天傲，水上朋友抬爱赠号‘分水’，那是家兄‘潜水獭’高天雄！”

君山水寨为洞庭之冠，高氏双豪尤为雄霸一方的绿林英杰，家传“龙神杵”饮誉五湖，却不意能在此地相遇。

当下哈哈一笑道：“二位瓢把子怎么水大王当腻了，替人作看门狗了。”

高天傲闻言毫不温怒，冷冷地答道：“水道英雄中如高某兄弟者，车载斗量，由此可见咱们盟主之雄才大略，技艺超人，二位还是请回头吧！”

胡子玉面现讥讽地道：“二位亦昂藏七尺之躯，何必听命于一妇人！”

此言一出，不但高氏兄弟失色，连许狂夫亦不禁面现惊容，一向未开口的高天雄突然道：“你见过盟主的面了？”

胡子玉得意地道：“现在没有，以前倒有数面之识，胡某不是自吹，人只要见过一面，任他如何改装，均逃不过胡某之眼！”

许狂夫挨近胡子玉身畔，低声地问道：“四哥，到底是谁，你告诉我行不行？”

胡子玉沉着有力地道：“‘五湖龙女’萧湄，老早我揣测她未死，现在更足以证实她未死，假若我说错了，情愿输掉这颗脑袋！”

许狂夫不信地道：“这似乎不可能吧，她怎么就成了水道盟主呢？”

胡子玉道：“虎不离山，鼠不离穴，她出身水上，当然还是回到水边，这是天经地义之事，不信你再问问他们！”

说着用手一指高氏兄弟，二人脸上的神色，证明了他的话一点不错，许狂夫仍然是摇头似信似疑地道：“萧湄的武功虽然不错，但是要说尽压水上群豪，取得今日地位，恐怕还是不太可能之事！”

胡子玉得意地道：“你不是说过她在始信峰上被白冲天掷下后，必有异遇吗？天下事常越出常理，假若谜底不揭开，谁能相信假‘幽灵’竟是伧夫白冲天！”

高天傲冷冷地道：“胡朋友不愧料事如神，只可惜你这‘铁扇赛诸葛’头衔要保不久了，盟主曾经吩咐过，若是……”

胡子玉胸有成竹地接口道：“若是我已识破她的面目，就要置我于死地是不是？”

高天傲道：“正是，胡朋友颇有预知之明！”

胡子玉突然放声大笑道：“若是她自己动手，我想还有这可能，若是光

凭你们这两块料，胡某还舍不得拿性命巴结。”

高天傲脸色一沉道：“你不妨试试看！”

说毕就是一杵袭来，胡子玉眇目跛足，动作并不滞笨，抖下腰间链子索，一招“灵龙抖甲”，反击上去。

链杵相碰，双方都感一振，腕力竟在伯仲之间。

胡子玉心中不禁万感交集，想起自己年青时闯荡江湖何等威风，现在一再受挫，这些年青人，没一个不比他强……

高天傲却大为高兴，豪气冲天地道：“胡朋友，你还有两下子，怎么最近江湖把你传闻得那么不济事，处处不容，直若丧家之犬……”

胡子玉羞愤难当，奋起神威，将一根链子索舞起，或击或点，妙着连绵而出。

高天傲仗着家传绝学，挥动“龙神杵”，时时用那杵上的倒刺去锁他的索链，那倒刺敢情是做这用的！

胡子玉的索链却滑如灵蛇，总不叫“龙神杵”锁上，而且攻着多于守势，那是沾了兵器较长的光。

激斗将近四十合，胜负犹自难分，不过高天傲已有气促之像，高天雄瞧在眼中，拔出“龙神杵”也加入了战团。

“神钩铁掌”许狂夫撤下背上长钩，喝道：“鼠辈，怎可倚多为胜！”

挺钩上前接住厮杀。

胡子玉的功力略高于高天傲，而高天雄又略胜许狂夫，是以二人于小胜之余，又需分心去帮助自己的伙伴。

四人分成两对，就在此种奇异的交战中，杀得难解难分，而且保持住一个奇特的平衡状态！

将近顿饭之久，激战仍无结果！

姜是老的辣，胡子玉见久战无功，心机一动，突然拦腰一索扫出，将高氏兄弟逼得都退一步，说道：“许贤弟，用暗青子招呼！”

许狂夫的“无风透骨针”堪称江湖一绝，高氏兄弟自然亦有所风闻，立刻加意戒备，凝神注视着许狂夫。

胡子玉却趁他们疏神之际，猛然进招，喝道：“着！”

链子索挟着无比劲风骤至，高天傲躲避不及，只好伸杵硬架，柱身却被链头砸个正着！

胡子玉再喝一声：“脱手！”

链子索使劲向后一带，高天傲的“龙神杵”，立刻握不稳，应声脱手飞去，虎口震裂，鲜血直淋！

高天雄愕然相视，抢救不及！

胡子玉哈哈大笑道：“胡某近来的确是时衰鬼弄人，到处受制，但是对付像贤昆仲这种角色，倒还足足有余！”

他笑声尚未停歇，庙中突然闪出一道人影，疾若飘风，也不知他如何出手，只见人影一转，胡子玉的链子索与许狂夫的钢钩都易了主，而且胡子玉的脸上还结结实实的挨了一掌，把他的笑声打了回去。

这黑影来得极快，出乎每个人意料之外，胡子玉痛定一看，来人正是面蒙黑纱的水道盟主！

蒙面人从索上解下“龙神杵”，一言不发地交还给满脸愧色的高天傲，然后将钩索一起丢在地上。

许狂夫沉着脸生气，胡子玉抚着痛脸道：“萧姑……萧盟主，咱们也算是故人了，你不觉得这见面礼重了一点么？幸亏老朽齿牙尚牢，否则怕不……”

蒙面人哼了一声道：“胡子玉，你的眼睛还算厉害，居然能认出我来！”

胡子玉放下手来，笑着道：“多谢盟主夸奖，盟主与其说我眼睛厉害，倒不如说我的头脑清楚，远在‘长白’总坛出事，我已猜出是盟主所为！”

他因为刚才蒙面人一招出手，就将自己与许狂夫的武器夺去，显见来人功力精绝，所以变得异常谦恭！

他以前数度性命攸关，也未若今日态度之软，这情形使许狂夫大惑不解，怔在一旁，更是做声不得！

蒙面人将面纱陡地揭掉道：“既然瞒不了你，这劳什子不戴也罢！”

面纱之后，赫然正是“五湖龙女”萧湄，只是昔日花容月貌上，温柔全无，更有一副凌厉之态！

胡子玉看眼中，心内暗惊，脸上仍笑着道：“盟主花容依旧，功夫精深不知几许……”

这句话说得极是中听，所以萧湄冷峻的脸上露出一丝笑容，语气也转为和缓一点道：“你跟在我身后，到底是为了什么？”

胡子玉眼珠一转道：“特来加盟，愿竭弩钝！”

萧湄大感意外道：“你一向独行己愤，怎么想起合伙来了？”

胡子玉谦恭地道：“老朽何敢与盟主合伙，惟冀能麾下效力！”

萧湄笑着道：“你大概是被人逼得无路可走了，要我保护你是不是？”

胡子玉摇头道：“老朽再不济，找个隐僻地方一躲，保住这条老命的方法尚有，何至于向盟主摇尾乞命！”

萧湄道：“那你是为了什么？”

胡子玉道：“同仇敌慨耳！白冲天与盟主有杀兄之仇，与老朽义弟‘飞鹰’裘逸，亦有灭门之恨，还有韦远明……”

萧湄问道：“韦明远与你又有何怨？”

胡子玉面现愤容道：“韦丹老贼废我一腿，他死了，我只有把帐记在他儿子身上，此二人不除，我如芒刺在背，寝食难安！”

萧湄面上现出奇容道：“白冲天还罢了，你怎知我恨韦明远？”

胡子玉得意一笑道：“我以为早些日子，各大门派之高手暗遭屠杀，留名韦明远，无一不是盟主‘嫁祸江东’之计！”

萧湄脸上略显敬佩之色道：“一切你都很清楚！”

胡子玉面现笑容道：“此即为老朽可以报盟主者，老朽艺业虽然不行，这心机之敏，判事之明，举世能及者尚为不多！”

说完见萧湄脸色动了一动，仍又接着道：“以盟主现时艺业，再加上老朽之算计，莫说报仇雪恨易如反掌，即使称霸武林，亦属举手之劳！”

萧湄听了沉吟不语，许狂夫道：“四哥！这事情我认为……”

胡子玉立刻回头对他道：“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不过你想一想，以白冲天、韦明远之功夫，你我能比得上吗？”

许狂夫黯然垂头不语。

萧湄却道：“你的提议我可以考虑接受，目前我急需找到白冲天与韦明远，你可有什么方法将他们捉过来！”

胡子玉奇道：“方才盟主不是亲眼看到韦明远被人带走吗？为什么不即

时将他拦截下来，何必又费事再去找他？”

萧涓道：“我几乎与梵净山的人同时赶到，目前我还有几种神功未曾练好，没有把握一定能胜她们，所以……”

胡子玉接口道：“所以盟主将任共弃救走，目的也就是要研究一下梵净山的功夫，想出一个解破的方法！”

萧涓笑着道：“你智力的确不凡，看来我们值得合作一下！”

胡子玉低头沉思一下道：“我已有方法诱使白冲天与韦明远自动投上门来！”

萧涓急问道：“什么方法？”

胡子玉笑着道：“诱白冲天的方法此时未便说出，至于诱韦明远，只须在‘雪海双凶’身上着手，将他们招来加盟，便不愁韦明远不来了！”

萧涓点头道：“方法的确不错，但是司徒永乐与谢青琼肯来吗？”

胡子玉有把握地道：“韦明远‘太阳神抓’威力难当，欧阳独霸之死足为前车之鉴，为了惜命，不愁‘玄冰怪叟’及‘雪花龙婆’不就范！”

萧涓喜道：“将此二人招来，韦明远心切父仇，一定会入我们圈套，这方法果真有效，咱们合作定了！”

胡子玉看她很开心，忍不住道：“韦明远来了，盟主确有决心将他处死吗？”

萧涓脸色一变道：“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胡子玉耸耸肩膀笑道：“老夫知人甚明，只怕盟主到时……”

萧涓愤怒地接口道：“只怕我顾念旧谊不忍下手是不是？”

胡子玉道：“老夫正是此意！”

萧涓切齿道：“我心已如死灰，只要捉到他，千刀万剐，不足以消我心头之恨！哪还容得他活命！”

胡子玉放声大笑道：“如此一来，我就放心了！”

萧涓一收狞态，平静地道：“我们在此约有一日逗留，明天就将启程返洞庭总坛，二位若是没有其他之事，便请一同前往如何？”

胡子玉欣然色喜道：“老朽等一定追随左右！”

许狂夫却突然道：“不！我不去！”

胡子玉惊道：“贤弟何出此言？”

许狂夫痛苦地道：“四哥！我虽然找不出理由说你不对，可是我自己绝对无法再跟你一起去做那些违背内心的事了！”

胡子玉愕然张口，深感意外。

萧涓平静地道：“人各有志，既是许英雄不愿前去，我们也不能勉强！”

胡子玉沉吟一下道：“贤弟此去行止如何？”

许狂夫摇头道：“不知道！也许我会去找韦明远，我一直觉得我很对不起那年青人！希望能为他尽些微力，以补前愆……”

胡子玉面色一沉道：“贤弟是存心与我为敌了！”

许狂夫尚未答话，萧涓已道：“许英雄！道不同不相为谋，您请吧！”

许狂夫点头，一言不发地去了。萧涓望着他的背影，忽地回头对胡子玉道：“虽然我须借重你的机智，更钦佩他那样的血性汉子！”

胡子玉默然无语，面上微现愧色！

韦明远从昏迷中醒来之时，发觉自己身畔坐着三个绝色少女，他大惑不解，心中泛起一股异样的滋味！

每次他绝处逢生，都是女人救了他，在别人也许会认为是一种艳福，但骄傲的他却是受不了的！

他困难地挣动着身子，干涩地道：“这是什么地方？姑娘是谁？”

少女中有一身着红衣的道：“这是客栈里，我叫朱兰，我们是奉山主之命救你的！”

韦明远不解地问：“贵山主是哪一位？”

朱兰笑着道：“你还不知道，我们梵净山的仙子西游，遗命由杜姑娘接任山主，我们就是奉她之命救治你的！”

韦明远仿佛明白了，但又似不明白，却关切地问道：“琼妹呢？她可安好？”

朱兰道：“她很好，现在已经启程往梵净山去了，只是她已成为我们的山主，你再也不可称她为琼妹了！”

韦明远奇道：“她是我的师妹！”

朱兰道：“过去是的，身为山主之后，必须斩断六情七欲，过去任何关系都不复存在，自然与你的关系也须告一段落！”

韦明远道：“那么她的丈夫呢？”

“都成为过去了，山主就是山主，她可以学成超凡的武艺，遗世独立，但她必须是个寂寞的人，寂寞地生活下去！”

韦明远继续问道：“她可是自愿接受继任山主的？”

朱兰严肃地道：“仙子的遗命，她不愿也不行，不过我可以告诉你，她倒的确是自愿的，毫无勉强之意！”

韦明远黯然地叹息一声，噙着泪珠道：“我想她也只有如此了，但愿她今后能得到宁静！”

朱兰面色一动道：“你大概爱她很深吧？”

韦明远深深地叹息道：“地有荒时天会老，吾心耿耿不可移！”

朱兰冷静地道：“那你必须学会忘掉她！”

韦明远坚决地道：“我可以不见她，也可以不让她知道我是多么地爱她，就是有一点做不到——忘记她！”

朱兰鼻中“嗤”了一声道：“你以为她会同样地爱你吗？”

韦明远肯定地道：“是的，我想她会的，你们仙子功力神通，但有一件事情她无法做到，那就是斩绝恋人的恋情！”

朱兰的脸色激动了一阵，最后才轻声地道：“为你们大家好，你必须斩绝这份爱情！”

韦明远闭上眼，一任泪珠直往下落，梦呓般地道：“你放心！我们会做到那种恩断义绝的程度，不过在心灵深处，我们有自己相爱的方式！”

朱兰追问道：“什么方式？”

韦明远低吟道：“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方寸不觉蓬山远，任他蓬山几万重！”

朱兰大受感动，珠泪承睫，忽然伸手去解他的衣服！

韦明远大惊问道：“姑娘是做什么？”

朱兰冷冷地道：“为你疗伤！”

韦明远欲待相抗，偏又浑身疲软无力，只得道：“必须如此吗？”

朱兰道：“驱出你身上之瘴毒，别无他法！”

韦明远无言可说，只有闭目听由她摆布！

过了一会，他身上突一种极为滑腻的感觉。

睁目一看，只见其他两个少女，不知何时退去，朱兰亦是丝缕不着，紧贴在他赤裸的胸膛上。

韦明远不由大惊失色，脱口呼道：“世上有这等驱毒之法？”

朱兰的樱唇离着他的嘴，只有寸许距离，明眸中水汪汪的，吐气如麝，婀娜无力，软弱地道：“你身中阳刚之毒，我以纯阴真气，慢慢将它化去，必须肌肤相通。怎么？你受不了吗？”

她的身体稍稍扭动，韦明远只感受到一种微弱的颤抖，心头不禁砰砰乱跳，忙正心地道：“我们素昧生平，这算什么呢！我一命不足惜，姑娘今后名节却是要紧，若是传闻出去，我岂非百死莫赎！”

朱兰呢声道：“古未开化之纪，人们都无衣着蔽体，他们难道都是寡廉鲜耻之辈？大家都是清白之体，谁是穿着衣服来到这世界上的！”

韦明远辩无可辩，只得道：“此一时，彼一时也，岂可同日而语！”

朱兰道：“不论什么时候，人总是人，难道那时人是畜牲不成！”

韦明远苦笑一声，不再开口了，然内心渐渐平静下来。

朱兰等了半晌，突然又娇笑道：“软玉温香抱满怀！夫子动心否？”

韦明远摇头道：“不！”

朱兰道：“那你为何不敢睁眼看我？”

韦明远将眼睁开道：“我就看着你好了！”

朱兰突然将身子站起，面对着他，做尽一切媚态！

韦明远平静地看着她，很想骂她一声“无耻”，但是发现她神情上仍是冰清玉洁，毫无一丝淫意，遂忍了下去。

朱兰逗引半天，见韦明远仍是那付样子，遂停了下来，俯在他身上，在他耳边轻轻地问道：“我很丑吗？”

韦明远道：“姑娘丽质天生，美绝人寰！”

朱兰再问道：“你讨厌我吗？”

韦明远笑着道：“以姑娘兰心蕙质，任何人也不会讨厌的！”

朱兰不信地道：“这就奇怪了，我已经用尽一切女人的本钱，你怎么始终像个木头人似的，是什么力量使你能抵制诱惑？”

韦明远平静地道：“任凭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

朱兰道：“我还是不明白！”

韦明远苦笑道：“我心中只爱一个人，想到琼妹，想到我对她生死不渝的爱情，自然就心思无邪了，这道理你不会懂的！”

说完又歉然地笑笑道：“对不起，我又叫她琼妹了！”

朱兰若有所思，呆了一下道：“没有关系，你是有资格叫的！”

她想了一下又道：“我曾经读过文天祥的‘正气歌’，上面有两句话：‘岂有他谬巧，阴阳不能贼’！我以为那只是受真理的感灵！”

韦明远正色地道：“你终于明白了，坚贞的爱情与忠贞的气节，同是一种伟大的情操，同样是属于永垂不朽的！”

朱兰点头道：“我现在明白你们相爱的方式了，也明白山主何以能毅然地决绝一切，去忍受那无比空虚的寂寞岁月！”

韦明远伤感地道：“她是个勇敢的人，也是个可怜的人！”

朱兰却幽幽地道：“不！她是个幸福的人！”

韦明远道：“凭什么？”

朱兰凄楚地道：“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至少她有美丽的回忆，在她的一生中，这是最丰富的收获！”

韦明远突然了解到她的心情，歉然地道：“姑娘是个聪明人，不必太苦自己，有时候一无可忆，一无所忆，才是最完满之事！”

朱兰哽咽不语，韦明远只觉得颊上一片温热，知道这是她扑簌如雨的泪珠，不禁叹息一声。

朱兰缓缓地道：“当我一无所觉之时，我的确是世上最快乐之人，可是经过今天之后，我再也不会快乐了！”

韦明远深感抱歉，然亦爱莫能助，呐呐地道：“很对不起，姑娘本来是很纯洁的，我却以世俗的感情，带给你忧伤，扰乱了你的平静！”

朱兰道：“不！生不知情，与禽兽何异？你告诉了我人的真谛，也将我带进了人的境界，我该感谢你的！”

韦明远反倒不知怎么说了。

两人相对默然，突地朱兰道：“你能不能吻我一下？真心地吻我一下！”

韦明远大感意外，尴尬地道：“这如何使得！”

朱兰悲切地道：“我知道你不会答应的，其实我们相距这么近，我大可以偷偷地吻你一下，不过那并不是我所需要的！”

韦明远道：“是的，我也可以毫无感情地吻你一下，那对我并无任何损害，但是我也不愿意做的！”

朱兰眼望着墙壁，迷茫地道：“梵净山是个寂寞的地方，没有回忆的岁月是寂寞的岁月，我将寂寞以老，寂寞以终……”

那声音虽是平静，却充满了人间最大的哀伤！

韦明远不知从哪儿来的力量，扳过她的双肩，抱着她滑溜的肌肤，将热吻印上了她的樱唇！

朱兰闭着眼睛，一任泪珠在睫毛上滴落！……

虽是短暂的一刹那，是一个女孩子的一生！

韦明远渐渐松开双手，慢慢地推开她的身子，他很奇怪，自己方才那种激动不知由何而来！

朱兰美丽的脸上浮起一个惨淡的笑容：“谢谢你，韦哥哥……”

韦明远吃吃地道：“对不起，朱姑娘，我终于吻了你，我敢发誓我在吻你之时，绝无轻薄之意，我是用了感情，只是……”

他感到底下的话很难启口，但还是说了：“只是吻过之后，那种感情就消失了，我不是一个薄幸的人，但是希望你能原谅我，我们不能继续了……”

朱兰悠悠地道：“我知道你吻我并不是出于同情，当你抱我之时，我体念到我们已合成一体，分不出你我了……”

“我谢谢你，不是为了你对我的怜悯，而是为了你在那片刻之间对我所动的真情，那够我一生享受了……”

“只要我曾经有过！我便永远地有了……”

“岁月悠悠，我不再是个寂寞的女孩子了，有人爱过我，也有人为我所爱，我的生命充实了……”

她的声音如诗，如梦，引人入悠然神往之境！

韦明远只觉得泪水爬痒了他的双颊。

良久，有一只温柔的手在他的身上游动，接触之处沁凉彻骨，失去的劲力又渐渐地恢复了。

他知道这是朱兰在为他拔除身上的余毒，遂也运集本身的功力，帮助她将内毒自体内迫出！

汗出如浆，可是他感到轻松了，身上仿佛脱去了一重沉重的束缚，释然地呼出一口长气。

朱兰温驯地替他抹掉身上的汗渍，像一个贤娴的妻子在小心翼翼地侍奉她心爱的丈夫！

她身上仍没有穿衣服，可是她晶莹的胴体在韦明远的眼中，升华为无比的神圣，闪耀着圣洁的光辉。

她的脸上虽有兴奋，却也有着倦容。

韦明远感到自己完全恢复的时候，从床上一跃而起，望着朱兰疲累的样子，大是怜惜，一把将她抱起道：“朱姑娘！辛苦你了！”

朱兰在他怀中，眨着星样的明眸，微笑道：“你好了，我是有点累了！”

韦明远轻轻地道：“你歇一会儿吧！”

朱兰满足地闭上眼睛，酡红的双颊上跳着一对迷人的酒涡，呈现出一个少女最纯洁的美。

韦明远望着她美丽的睡脸，望着她洁白的胸膛，望着她修长的玉腿，精细的纤足，一切都是那么美好……

然而他心中平静得像一个入定的老僧，没有一丝欲念，仿佛抱着的是她的妹妹，从两臂贯注过去的是一种纯真无比的爱！

朱兰睡熟了。

他把她轻放在床上，轻轻地扯过被褥盖上，又轻轻地放下罗帐，深情地望了一眼，心中默念道：“再见吧！美丽的姑娘……”

他默默无言地穿上衣服，带齐自己的东西。

轻轻地拉开门，拍了两下手。

那两个少女立刻闻声而来，见了韦明远，正要动声相问。

韦明远“嘘”了一声，用手指指床上，然后朝她俩微笑地点点头，便头也不回地走了。

洞庭湖上再次召开水上英雄大会，不过这次不同了，不但是对象不限于水上豪杰，所争的头衔也不再是水道盟主，竟是天下武林道的霸权了。

各大门派都有请帖，帖子上由萧湄具名。

“五湖龙女”萧湄的字号本来叫得并不响，可是最近半年以来，她却闯下了赫赫的声名！

这并不因为她是水道盟主而惊人，惊人的是在她麾下，网罗了无数的黑道高手，绿林枭雄。

像“铁扇赛诸葛”胡子玉、“玄冰怪叟”司徒永乐、“雪花龙婆”谢青琼，以及震骇江湖的任共弃……

这些人有的艺业超凡，有的足可以算是她的前辈，可是每一个人都对她俯首听命，这才是令人震惊的事！

大家都知萧湄必定是又得异人传授，可是这个神秘的师父是谁呢？她如何在始信峰下重生呢？

这对每一个人说来都是一个谜。

因为萧湄从未对人讲过，包括那些拥戴她的人。

会期订在十二月初十至二十，足有十日之久。

会场设在洞庭湖上。

她动员水道全部力量，用木船搭了个方有十里的大浮台，这是一件武林中空前的壮举。

因为是天下霸主之争，参加者并无限制，但凡自认有一技之长者，都可以现身露一露脸，扬一扬名。

情况之热烈，远较二十年前，各大门派之华山论剑尤甚。那次只是各派掌门人的名位之争，这一回可是天下武林盟主之誉谁属，这名头何等诱人！远在会期前半个月，各地的英雄好汉都已风闻云集。

尽管有些门派历经杀劫，人材凋落，却仍要派几个代表前来，表示他们还没有灭亡，虽败犹存！

当然这一些策划，都是胡子玉的得意杰作。

十二月初十。

广方十里的浮台上，挤满了三山五岳的好汉。

熟面孔多，生面孔亦不少。

大家都热切期待着惊心动魄的场面。

正午，咚然一声炮响。

做主人的萧涓未曾出现，这风头却给胡子玉出了！

他眇目跛足，踌躇满志，神情飞扬。

在众目睽睽中，走到场中心，朗然发话道：“历来武林中虽多小斗，却无盛会，敝盟主有鉴于此，认为芸芸武林，应该有一足堪领袖群伦的至尊之人，以为天下之范，故特设此会，不仅给大家一个互相观摩的机会，也藉此找出一位技艺出众的领导者……”

接着又宣布比赛规则：“由于参与的人数太多，势难一一顾及，敝盟主不得不预先准备一个小小的甄试，以为与赛者的初步资格！”

语毕举手一招，立有数名大汉抬来铜鼎一只，重约有五六百斤，并在场中设下两支细竹，中间拉着一条细绳。

胡子玉接道，“武林霸主不但以力服人，亦须以技服人，故有能举鼎在绳上往返一次者，方算初步合格……”

此言一出，许多妄想稍露一下，聊博微名的人都倒抽一口冷气，嗒然若丧，做声不得。

仅此一端，够得上资格的人，已属寥寥可数，然而胡子玉的话冠冕堂皇，谁也不能骂他太刻薄！

“铁扇赛诸葛”说完，在震天的掌声中飘然而退。

甄试开始了。

一旁备有笔砚，通过的人，自己走去写下姓名，投入桌旁的木箱中，无须先行通报姓名。

这是为那些万一失败的人略留余地！

第一个出场的是任共弃，他轻而易举地完成了，算是由主人方面先行示范，在一片啧啧声中傲然归坐。

以后陆续有人出来尝试。

出人意料之外，能通过者，居然有六七十人之多，除少数几个知名之士外，其余均为碌碌无名之辈。

这情形让无数人惊奇，也让无数人兴奋，沧海遗珠，何处不是，大家意识到以后之戏，将愈来愈精彩。

直到天色将暮，胡子玉脸色平静地出来宣布：“今日甄试完毕，明日开

始，一面甄试，一面即将在合格之人选中，抽签决定比赛对象，一场定胜负，连胜五场者休息，以为初赛合格……”

大家蜂涌着散去，兴奋地期待明日紧锣密鼓的好戏！

入夜，洞庭湖畔的一艘巨舫上，灯火明亮，四周戒备森严，站满了跨刀的壮士，桅杆顶上扯着一面金边红底黑龙旗！

一望而知这是水道盟主的水上行宫。

舱中，萧湄神色倨傲地坐在上首，任共弃坐在她左手，右边是胡子玉，对面却是“雪山双凶”。

司徒永乐轻咳一声道：“想不到入选的人会这么多！”

任共弃晒然一笑道：“伧夫虽多，英才难求，我看不出有特别好的人！”

萧湄却微有恼意地道：“我们想找的人一个都没有来！胡子玉，我看你的如意算盘恐怕不太灵，费了无数精神，别落个徒劳无功！”

胡子玉有把握地道：“盟主尽管放心，白冲天我量他必到，他那人睚眦必报，岂能忍气吞声，到现在还不出头……”

“雪花龙婆”谢青琼接道：“那么韦明远呢？”

胡子玉干笑道：“有你们二位在此，韦明远就是死了，做鬼也会找得来，只是他精于化装术，来了我们也不知道！”

谢青琼与司徒永乐听了俱都一凛。

任共弃却狂笑道：“老胡，你别吓人了，我祖父的易容术我虽不精，要瞒过我倒也不易，今天那六十人中就没有他！”

胡子玉冷笑道：“他又不是死人，真要来了，也不会出场来故意露出形迹，我敢打赌只要他们二位中有一人出场，韦明远立刻出现，若是不应我的话，我胡某愿意输掉项上的人头，问题是他若来了，谁出头去收拾他？”

任共弃傲然道：“当然是我了，这次梵净山的人不会再来救他了！”

胡子玉笑道：“上次他是不知道，才着了你的暗算，若是他一出手就是‘拈花玉手’，或是‘太阳神抓’，阁下何以挡之？”

任共弃不禁默然，这两项的苦头他都尝过。

萧湄却烦恼地道：“不用你们多吵了！韦明远若来了，我亲自收拾他！”

胡子玉耸肩道：“韦明远还好，他一定会正大光明地出面，最难防的是白冲天，鬼鬼祟祟，不知何时给你一下暗的……”

话语刚落，船身轻轻地一动，绝不是波掀船摆之状，萧湄动作最快，微一侧身，已夺门而出。

桅上一条黑影，抢在萧湄之前，闪入暗中不见。

原先挂的金边黑龙旗，已被换成一盏红灯。

灯上写着：“仇我者死！”

四个大字。

胡子玉一看字迹，大叫道：“是白冲天！”

萧湄闻声急忙尾随而追，胡子玉却机灵地朝任共弃一打眼色，任共弃会意，朝另一方向而去。

这动作只有他们二人自己明白，胡子玉再度回到舱里，果然发现长马脸的白冲天，鬼魂也似的端坐在椅子上。

一见胡子玉进来，他阴恻恻地笑道：“胡老四，一向得意，怎么替一个晚辈当起大总管来了！”

胡子玉不动声色地道：“白冲天！瞧你一付马脸，真像白无常似的，勾

魂索命，你来得太迟了，我胡老四已经不想死了！”

白冲天冷冰冰地道：“你不想死还不行，世间哪儿有见了无常面，不作阴司鬼的道理，我虽来迟了，却还来得及要你的命！”

胡子玉哈哈狂笑道，“你即使有‘拈花玉手’也不行，何况赤手空拳呢，你且睁开眼睛瞧一瞧，我手中所持何物！”

白冲天果然抬头一看，微带惊慌地道：“是‘夺命黄蜂’！”

胡子玉得意地道：“你还算有见识！‘夺命黄蜂’，脱手便可夺命！”

白冲天受过杜素琼一次欺骗，半信半疑地道：“我怎知它是真是假！”

胡子玉阴险地笑道：“真假试过便知，我说也无益！”

等了片刻，白冲天见他磨着不动，不禁催促道：“你为什么还不脱手？”

胡子玉冷冷地道，“我想多看一看你临死前是什么表情！”

白冲天突然领悟到他是在故意拖延时间，怒吼一声，身子忽地凌空飞起，伸开五指向他抓来！

胡子玉认识这一招，正是在“中秋丹桂飘香赏月大会”上所使的“鹰搏九野”，厉害非凡，忙把手中的黄铜套掷出去！

白冲天不敢硬撞，空中一转折，原式又飞了回去。

那黄铜套却起了阵轻爆，闪出一蓬黄色烟雾，顷刻弥漫舱内，胡子玉藉烟雾的掩蔽，迅速退到舱外！

谁知白冲天如影随形，竟跟在他脚后出来，身形之快，的确匪夷所思，胡子玉却不慌不忙地又掏出一枚黄铜套。

白冲天嘿嘿一笑道：“障眼法失灵，你等的援兵又不到，老狐狸，这下子可是计穷智绝，你安心地等死吧！”

胡子玉笑嘻嘻地道：“第一枚试试你的胆量，再尝尝这真家伙看看！”

白冲天再无顾忌，纵身仍是原招飞扑而来！

胡子玉无可奈何，只好再将黄铜套脱手。

这次白冲天不躲了，右手不变攻势，左手却朝黄铜套抓去，果然胡子玉又弄虚招，那黄铜套一无变化。

白冲天的手指已将抓到胡子玉的顶端，突然斜刺飞出一股劲力，将他的抓势硬顶了回去。

胡子玉这才滑步退开，如释重负，大叫道：“老弟！你真沉得住气，到这个节骨眼儿才出来，你要是赶晚一步，我岂非做了掌底游魂！”

斜刺突出抢救的人，定下身来，正是任共弃。

胡子玉算无遗策，早就跟他约定好了这么一个诱敌之计，谁知道任共弃故意开玩笑吓出他一身冷汗！

白冲天被来人一招封退，心中微惊道：“朋友好深的功力，大概就是最近才崛起江湖的任大侠，果然年青有为，不愧名家之后！”

任共弃淡淡一笑道：“你说得太客气，我与师门关系已断，就算是与阁下一样，艺由自出，技经偶学。阁下今日之来意在何为？”

白冲天用手指胡子玉道：“杀此匹夫，以雪我失宝之恨！”

任共弃晒然道：“此人杀不得，目前敝盟主正有用他之处，而且阁下与敝盟主尚有一段过节，也亟待清偿！”

白冲天不齿地道：“我看兄台年纪轻轻，也算一表人材，怎地甘心屈膝事一妇人，为裙下不贰之臣，此事令人煞是费解！”

任共弃面上有怒意道：“住口，井底之蛙，你有多大见识，盟主此刻之

艺业，岂是你能望其项背，还敢信口胡说！”

白冲天怀疑地道：“我就不信始信峰头那一摔，竟摔出她的绝世技艺来，早知道有这便宜，我该自己跳下去了！”

任共弃夷然地道：“这就叫各有因缘莫羡人，阁下若不是侥幸得看了那本‘日月宝录’，今天还不是一个三流小角色！”

白冲天怒道：“今天你是跟我作对定了？”

任共弃道：“正是，我自加盟以来，未有寸功之进，愧列高位，今天正好拿你来作为第一次效力之献！”

白冲天大喝一声：“好小子！”

展开“日月宝录”上的精奇之学，与他打成一堆！

任共弃使的仍是梵净山的功夫，巧妙中藏毒辣，与白冲天稀奇古怪的功夫，正好不分轩轻！

二人战至三十回合，犹自难定胜负。

胡子玉在一旁看，发现在内力上，任共弃还是要吃一点亏，短时可或可无妨，长拚下去则凶多吉少。

又交手了二十多合，胡子玉突然大叫道：“老弟！再撑一会儿，我那第二枚黄铜套上含有剧毒，再过盏茶时分，他就会毒发不支而死！”

白冲天在雁荡山中，吃过胡子玉一次苦头，闻言心中大是着忙，而左手也仿佛隐隐作痒起来。

当下尽力劈出一掌，对胡子玉厉声道：“老贼，今后你将寝食难安！”

说完趁任共弃后退之际，突然拔起身形，一头栽入湖中，几个水泡一冒，瞬息踪迹全无。

任共弃望着湖水发了一会怔，才道：“老胡，你说他中了毒，是真的还是假的？”

胡子玉笑着道：“当然是真的，不过我对用毒这一门，研究不精，这毒药不算冷门，一定毒不死他的！”

任共弃想了一下，才摇头道：“便宜他了，我祖父医毒俱精，梵净山也是个盛产毒物的地方，你若早跟着学一点，今天绝不叫他逃出手去！”

胡子玉却兴奋地道：“老弟，原来你也是行家，怎么不早说呢？好在日子还长得很，咱们慢慢再研究不迟！”

正说之间，萧湄已从外面回来了。

胡子玉迎上去道：“盟主，您上哪儿去了，方才白冲天出现，可惜您不在，否则两个心腹之患，就可以去掉一个了！”

萧湄面色庄重地道：“你们跟我进舱来，有要事商量，白冲天不足畏，他就是那么大的能耐，迟早能捉到他的！”

二人不知她在外面遇到了什么，满怀狐疑地跟她上了船，经过那些佩刀守卫的壮勇，却发现他们都被人点了穴道！

胡子玉拍开了两个人，吩咐他们去解救其他受制者，一面叹息着，向萧湄献策建议道：“这班家伙真差劲，看来以后该好好再训练一批人！”

萧湄皱眉道：“别理这些小事了，我们有重大的问题待决呢！”

说着进了舱，“雪海双凶”亦从别处一无所获地回来，大家一起进入舱门，里面的烟雾已经散清了。

萧湄待大家坐定后，才开口道：“有谁知道西域的‘白驼派’？”

众人愕然相视，瞠目不知所答。

胡子玉轻咳一声道：“老夫早岁亦曾行脚西域，却未闻‘白驼’这一帮派，盟主何以突然提这个问题？莫非是有所见闻？”

萧涓道：“岂仅是有所见闻，而且还照了面，虽然今天不分胜负，但我确信他们明日必会出场，我倒并不是害怕，而是……”

她支吾了半天，最后不得说道：“而是他们的武功路子，竟与我十分相似！”

众人都吁了一口气，直到现在，才算略为得知一些她神秘武功的来龙去脉，不过不得要领。

胡子玉再度轻轻地咳了一声道：“盟主是否能将今晚之情形说得详细一点，老朽量情度势，好预作准备，以免明日措手不及！”

萧涓仿佛极是不愿，可又无可奈何，只得将方才追敌之情形，很不耐烦地对他们再叙述一遍。

原来她蹶在白冲天之后，进入黑暗之中，本来以为白冲天能为再高，也绝躲不过自己疾若狐鼠的身法。

可是当她追下一阵之后，竟失去白冲天的踪迹，心中大是怀疑，难道那白冲天真是高得如此离奇。

就在她心中悬疑之际，蓦听得不远处有人冷嗤了一声，接着一条影子，直朝西方逸去！

萧涓怒喝一声：“鼠辈！看你朝哪里逃！”

展开脚程，并力向前追去，她心中把他认定为白冲天，兄仇切齿，恨不得立刻赶上，一掌将对方击毙……

果然在她努力追赶之下，双方距离越拉越近！

将要追及之际，前面突然出现一片树林。

萧涓怕他逸入树林，找寻极是不易，不由奋起余劲，向前猛扑，拦背就是一记闷掌打去！

这一掌用的是阴劲，发时无声，蓄劲特强，就在掌力将要接触之际，那人突一扭身，不进反退，居然躲了过去，反冲到她的面前，回过身来。

萧涓这才看清楚，这人年约五十上下，长相怪异，隆鼻巨口，秃顶黄须，但绝不是白冲天！

这一发现，倒不禁使她呆了。

那人怒道：“你我无冤无仇，你不问青红皂白，盯在我后面苦追，而且还不声不响地发掌偷袭，算是哪门道理？”

萧涓见他逗了自己半天，反还倒打一耙，心中亦是有气，不过这些日子养成她深沉的城府，轻哼着道：“我正在追一极敌，你发声将我引来，难道还是我错了不成？现在死敌已失，阁下就顶帐吧！”

那人哇哇怒叫道：“自己追错了人，还要乱发威，堂堂中原，怎么会有这等不讲理之人，你这女娃儿是哪一派门下的？”

萧涓冷笑道：“凭你还不够资格问！”

那人道：“若不问清楚，我将你教训过后，向谁交帐去？”

萧涓气极道：“若将我收拾下来，这中原道上，就数你第一，不必再费事劳神，去参加什么英雄大会了！”

那人大笑道：“女娃儿好大的口气！”

萧涓怒道：“老匹夫你要死了，你不打听一下，方今中原武林道上，年纪比你高的人多的是，谁敢对我说一句无礼的话！”

那人听了此话，呆了一呆，藉光看出黑龙标志，失声惊道：“原来你就是盛传的水道盟主？”

萧湄沉声道：“老匹夫！你临死前，总算弄明白了，这样上鬼门关报到时，不至于糊里糊涂地连个告冤的对象都没有。”

那人立改庄容拱手道：“萧盟主，方才老夫不知，多有得罪，敝派此次前来，确有意思与中原英豪一较短长，不过那必须在众目睽睽之下举行，像今夜这样的私斗，请恕老夫不能奉陪！”

萧湄道：“你是哪一派的？”

那人道：“敝派僻处西域，潜号‘白驼’，盟主可能还没有听过！”

萧湄接着道：“你叫什么，在派中算什么地位？”

那人微一躬身道：“老夫名叫巴鲁卡，掌门人是我师兄。”

萧湄怒道：“你不过是一个长老身分，怎敢对我如此无礼？”

巴鲁卡致礼道：“那是老夫鲁莽，请盟主恕罪。”

萧湄道：“若不施薄惩，本盟主以后何以对人。”

巴鲁卡道：“盟主欲如何相惩？”

萧湄想了一下道：“念你是西来远客，就接我三招罢！三招后，若你还能保全性命，今晚之事就算从此揭过！”

巴鲁卡想了一下道：“老夫别无抉择，但请盟主手下留情！”

萧湄不答话，电光火石般地攻出三招，不但身法诡异，而且招术奇特，玄妙无比，甚难化解。

巴鲁卡却神情略异，拳封掌拦，堪堪将此三招绝学挡住，只是在内力方面略逊，被逼退后数步！

萧湄见了他用的招式，脸上微动一动，冷冷道：“三招已过，今晚之事便算罢手，阁下若有兴趣，明日大会上，自然人有会接待你的！”

巴鲁卡却神情大异地道：“盟主，请等一下！”

萧湄道：“你还有什么事？”

巴鲁卡道：“方才盟主攻老夫之手法，不知是属于哪一派招式？”

萧湄冷冷道：“此点无可奉告，少陪了！”

说完回头就走，将神情愕然的巴鲁卡呆呆地留在那里。

第十六章 不堪回首忆当年

萧涓的叙述完了之后，各人俱都沉思不语。

胡子玉独眼闭了一会儿，才开口道：“这‘白驼帮’虽僻处西域，不甚出名，然放眼今日，碌碌诸帮派中，恐无出其右者，明日之会，颇费周折……”

任共弃不服地道：“我倒不甚相信，明天非会会他不可！”

萧涓斜瞥了他一眼道：“你若不使笛招，恐难支持四十招！”

任共弃接着道：“我若使用笛招呢？”

萧涓沉思了一下道：“‘白驼帮’的‘隔音闭窍’功夫，你是知道的，不过巴鲁卡可能还到不了那种境界，因此胜负尚在不可知之数！”

萧涓语毕，任共弃垂头不语。

其他人讶然大悟，难怪一向倨傲无比的任共弃，何以独对萧涓俯首听命，敢情他们已较量过了！

胡子玉抬眼一望萧涓，发现那张较好的脸上始终笼罩着一层寒霜，毫无一丝人情味，心头不由一栗。

司徒永乐赔笑道：“盟主之意除了您本身之外，我们之中，再也无人可抵挡那巴鲁卡了，然而他只是六十几人之一而已……”

胡子玉点头道：“是的！世界很大，世事亦不可预测，我不敢讲明天不会有更高强之人出现，但是我敢确信一件事！”

大家都诧异地问道：“什么事？”

胡子玉一笑道：“任他高手如云，奇人辈出，明日开始的英雄较技大会上，天下第一高人之誉，仍将非盟主莫属！”

萧涓神色不动，亦不作任何表示。

司徒永乐与谢青琼愕然不知所云。

任共弃怀疑地问道：“老胡，莫非你又做了什么手脚？要知以狡谋弄人，虽可镇压得一时，却不是长久之计，何况……”

胡子玉哈哈大笑地接口道：“何况狡谋还不一定成功是不是？我‘铁扇赛诸葛’岂能做那种‘弄巧反拙’之事，我是指凭真正的功夫而言！”

萧涓冷冷地道：“那你太看得起我了！”

其他人虽不便出言反对，都流露出一不以为之色。

胡子玉瞧在眼中，不动声色地道：“胡某绝不作毫无根据之揣测！”

任共弃急问道：“你凭何根据？”

胡子玉得意地道：“因为盟主之师尊，乃是今世第一奇人！”

萧涓的脸色亦自动了一下问道：“你知道他是谁了？”

胡子玉望了她一眼道：“我虽是猜测，却有十分把握！”

其他的人都大感兴趣，纷纷催促他快讲。

胡子玉乃接着道：“我虽知其人，不晓得这位前辈奇人的姓名，不过这并不足为怪，联盟主本人，恐怕亦不知其姓甚名何？”

众人仍是莫名其妙，萧涓已脸色大变。

任共弃怀疑地插口道：“那位奇人忒也神通广大，居然能在短短一两个月中，造就盟主不世奇技，盖世武艺，超人功力……”

胡子玉眨着独眼道：“世传有种玉大法，盟主不但得到那位奇人的全部真传，可能也得到他的毕生功力移注，只可惜白……”

萧涓突然大喝道：“住口！”

胡子玉凛然煞住话头，呆望住萧湄。

“五湖龙女”缓缓地抬起眼睛望着胡子玉道：“我有问题要请教你一下！”

胡子玉望着她木然无表情的脸，恭声地道，“老朽敬候示下！”

萧湄突地一笑道：“现在虽是深秋，倒仍可听见一两声蝉鸣……”

众人不知她何以扯到这上头，大惑不解地望着她。

萧湄停了一下，接着道：“那蝉儿栖息树梢，餐风饮露，逍遥自在，与人类并无一丝妨碍，有许多顽童要去捉它，你知道为什么？”

胡子玉望着她微带笑容的娇颜，上面并无一丝凶意，然而稍一捉摸她的语意，不禁冷汗直淋，呐呐地道：“今后老朽当噤若寒蝉……”

萧湄又嫣然一笑，望着大家道：“‘铁扇赛诸葛’不失为知机之士，各位若是对我的事很感兴趣，不妨背地问问他去，我相信他是会说！”

胡子玉连忙道：“哪里，盟主弄错了，老朽自负聪明，其实却愚笨得紧，盟主之事，任他谁来问，老朽一概不知！”

萧湄沉声道：“那算你明白！”

说完两眼望着烛火，脸上现出一种少妇特有的沉思、迷惘、羞愧、交织成一种异样复杂的情绪。

由于她的神态，胡子玉才留心到她近二年来的变化，从她丰满的胴体上，胡子玉发现她已成熟了。

她一定又有过一个男人，这男人必不是韦明远。

她未曾忘情韦明远，证明她并不爱那个男人！

这又是杜素琼事件的重演，可是那个男人是谁呢？

那个男人到哪儿去了呢？

二年多以前，她究竟遭遇到什么事？……

“铁扇赛诸葛”也不禁感到计细了，这一个谜竟是那样地难解，除了她自己，谁也不知道它的答案！

萧湄突然两手一拍，神情烦躁地道，“算了！今晚别高谈了，明天看情形再决定吧！”

众人默然地退出，萧湄大模大样地坐着，连一些虚伪的客套都忘了，大家慑于她的武功，倒并未在意。

等大家都走了半天，萧湄才从沉思中惊醒，感到脸上异样地烘热，举手一摸，竟有点的手。

胡子玉的一番揣测，勾起了她的回忆。

胡子玉并没有猜错，只是那“种玉大法”四个字，令她感到特别难堪，所以才出声禁止，因为那是她的恨事。

懒懒地回到舱房，她挥手将侍婢都赶了出去。

放下罗帐，她干脆将全身的衣服都脱掉了，窗门是开着的，从窗中透进来的秋风，使她略感凉爽。

藉着乳白色的月光，她望着自己玉样的胴体，一幕幕的往事，又从她的脑中幻起，历历如在目前……

白冲天将她自始信峰顶掷下之际，她自揣必无幸理，所以就势踢了他一脚，虽不能将他致死，至少心中好过一点，多少年来，在哥哥“五湖龙王”萧之羽宠爱之下，一向就养成了她这种宁折不弯的脾气。

急速地向下飞坠，她已全无生意，哥哥死了，韦明远也不会回头了，活着也没有多大意思。

可是地面越接越近的时候，她也不禁踌躇了！

一下子摔个粉身碎骨，这滋味到底不好受。

然而，身不由己，又有什么办法呢！

突然，她感到眼下一亮。

一汪清池，大概只有丈许方圆，呈现在她脚下。

脑中不假思索，几乎是一种本能的动作，空中一个转折，使去势略斜，笔直地朝池中落下去。

自幼生在水畔，她水中的功夫当然极佳，入水之后，虽受到一次猛烈的振动，她仍努力想使自己浮起来！

立刻她又失望了。

那水面虽是平静，内中却有着有一股极强大的暗漩，向底下直旋，而力还大得出奇！

她是懂得水性的，所以干脆不再挣扎，顺势让它带下去，只是紧紧地闭住呼吸，以备少时作全力一拼。

这小池居然不见底，也不知旋了多久，仍无到底之意，而四周压力越来越大，压得她的耳鼓疼痛欲裂。

就在快要支持不了之际，忽然她的脚似乎触到一点实地，良机难再，她立刻就势一蹬脱出水力之外。

外力一失，立即又向上浮起，等到眼见天光，爬到岸上，已是筋疲力尽，口鼻被迫出涔涔鲜血。

坐息半天她才朝四周一望，这已不是她坠落时的小池，而是另一个巨洞之底，想来是个泉眼相通，所以才飘流到这地方。

她再次朝上走去，发现这巨洞竟曾经人工的修凿，有一道石级，通往另一个小甬道内。

然而一件颇为令人骇异之事出现在眼前，这石级之上，每一阶都留着两个极大极深的脚印，每一脚印的深度相等……

显见这印上足迹之人，不但功力深厚，甚至已臻出神入化之境，否则定然无法将力量用得如此均衡。

好在她对生死已不再太关心，是以毫无顾忌地朝石级上走去，心中在猜测着这洞中是怎样的一个人。

石级蔓延极广，约摸走了有五六百阶，才到了一所石洞门口，由于洞中横着一方石屏，她望不见内中情形。

“进去呢？还是不进去！”

她正犹疑之际，洞中已轰雷似地喝道：“进来！”

声可裂石，令人心悸，萧涓一向蛮惯了，几时能受人家这等吆喝，尤其是此刻身上又湿又冷，遂也大声地回道：“进来就进来，你叫些什么？”

说完“蹬”地一脚，将石屏踢翻在地，“呼呼”地跑了进去。

迎面石上盘坐着一个老人，相貌威严，碧眼鹰鼻，身材高大，不类中原人氏。

萧涓看了他的样子，心中倒微感骇然。

那老人似乎没想到原来是一个小姑娘，略觉意外，碧眼在她身上看了一阵，才呵呵地笑道：“小姑娘，你的脾气真大，这是我的住所，你一点客气都不讲，借用你们中原一句成语，真是‘喧宾夺主’了！”

萧涓的盛气稍馁，怀疑地问道：“你不是中原人？”

老人笑着道：“当然不是，你看我的长相就知道了！”

萧涓此刻已稍息了怒意，打量四周道：“这是什么地方？”

老人笑着道：“当然是在黄山中，不过我替它取了个名字，这洞入口虽小，但里面却广大无比，颇合佛家所谓‘纳须弥于芥子’之意，因此我叫它‘须弥境’！”

萧涓抢着道：“你住的洞叫‘琅琊洞’，你是‘无名老人’！”

老人奇道：“对呀，你怎么知道的？这地方知者甚少，仅只有……”

萧涓道：“仅只有‘长白剑派’的白冲天一人知道！”

老人更奇道：“正是！莫非是白冲天叫你来的？”

萧涓提起白冲天，心中就恨将起来，大声道：“是的，而且还是白冲天送我来的！”

老人道：“这就不对了，白冲天明知道还有安全的路走，干吗要叫你打断魂潭走，那地方若是水性不佳……”

萧涓见他越猜越错，干脆也使促狭道：“白冲天站在始信峰顶，抓住我的腿，向下一扔，我就跌进潭中顺着水漩，到这儿来！”

老人摇头道：“危险！危险，那潭广大不过丈许，他若摔偏了一点，你就没命了，‘拈花玉手’带来了没有？”

萧涓已从胡子玉口中，得知白冲天欲藉“拈花玉手”换取续筋膏之事，彼时虽不知白冲天即假“幽灵”化身，但此刻却已全盘了然，乃笑着道：“没有！他现在已砍断双腿，装上两只铁脚，根本就用不到什么续筋膏了，只是你要‘拈花玉手’做什么？”

老人道：“在断魂潭漩涡之底，有一块‘水精壁’，佩之对我大有益处，只是那漩涡再下去力强无比，非藉‘拈花玉手’，分水之功不可，白冲天必是无法取得‘拈花玉手’，才叫你来通知我的是不是？”

萧涓噗嗤一笑道：“你这人真傻，白冲天将我上面扔下来，原是想致我于死命，哪里会有那么好心！”

老人这才恍然大悟道：“我说呢！白冲天若是命你前来，断不会叫你走那等危险之路，不过你能从漩涡之中脱身，足见你的水中功夫很不错！”

萧涓受了夸奖，很是得意地道：“那点水算得什么！我三岁开始，就在洞庭湖中练水性，别说那个小潭，就是把我扔下大海，我也死不了！”

老人默然不语，萧涓面色一动地问道：“那石级上的足迹都是你印的？”

老人道：“是的！我练功已八十余载，深知举世已无人能及，只是得不到‘水精壁’仍是功亏一篑！”

萧涓不解地道：“什么道理呢？”

老人叹息着道，“我所习虽近佛门，然因不是禅门正宗，仍无法祛除心魔扰乱，若得‘水精壁’之助，可成‘全刚不坏之身’……”

萧涓想了一想：“你的功夫真像你所说的那么高吗？”

老人动容道：“当然，试问举世之人，石上印痕，有谁能到达我那种程度，然而我无法抗受那漩涡之力，天地间惟自然之力，大于一切，人定固然可以胜天，真要做到能抗天而行，还是一件不容易之事！”

萧涓道：“白冲天的功夫又进步了，你还能胜他吗？”

老人笑道：“他不过得了‘日月宝录’，与我相较仍是要差一筹，因为他漏习了几项重要的功夫，不过他不知道罢了！”

萧涓急问道：“漏了哪儿项，是不是‘太阳神抓’！”

老人异道，“看不出你年纪轻，知道的还不少！”

萧涓道：“他若再习得‘太阳神抓’，比你又如何？”

老人想了一下道：“可能差不多，不过我若得了‘水精璧’，练成‘金刚不坏身法’，则又超过他很多了，唉！‘拈花玉手’不得恐怕……”

萧涓道：“‘拈花玉手’现在落在白冲天之手，你既是本事大，为什么不去将他杀死，把‘拈花玉手’夺过来！”

老人正色道：“我虽不是中原人氏，却最恨那种巧取豪夺之事！”

萧涓见这老人太以憨直，知道无法说动他去替自己报仇，脑中思索了一下，遂又开口道：“那‘水精璧’对你很重要吧？”

老人道：“是的！我的神功成与否，全仗此一物！”

萧涓接着又道：“你也不愿意无端受惠于人，是吗？”

老人庄容道：“当然，我不轻易施惠于人，可是也不轻易受惠于人。滴水必报，这才是大丈夫之所为！”

萧涓道，“我有个交换条件，不知你可愿接受？”

老人道：“什么条件？”

萧涓道：“我自信水性颇佳，我愿意替你到泉眼中去将‘水精璧’取出，不过你也必须将武功传给我，以为交换……”

老人急道：“那怎么成，我的功夫倒不足惜，只是那漩涡之力，何等强大，你只试过一半，下一半厉害多了……”

萧涓道：“那你不用管，我既然提出来，当然有把握，而且万一我死了，又不要你偿命，问题是你答不答应！”

老人考虑了一下道：“不行！你功力太浅，抗受不了的！”

萧涓决然道：“既然你不答应，那就算了，请你告诉我出洞之路，我要走了，不过我告诉你，白冲天是不会再来了，‘拈花玉手’你不肯强取，也绝得不到，你整天对着‘水精璧’，去做你的成道大梦吧！”

说完回头就作势欲走。

老人却又急着道：“慢着，你回来，你们再商量商量！”

萧涓冷冷地回头道：“还有什么可商量的！”

老人想了一下，似乎抵抗不了那种诱惑道：“我想我这儿有一两种增长功力的灵药，再教你一些基本心法，凭你的水性，或许有成功之望！”

萧涓见他心活了，忍住心中的欢喜道：“假若我将‘水精璧’取出之后呢？”

老人坚决地道：“我一定将我的功夫倾囊相授给你！”

萧涓故意激他道：“你不会失信吧？”

老人微带愤色道：“丈夫言出如山，岂能反悔，而且我们是交换的，你也不必承我之情，拜我为师，‘水精璧’取出后，我最多只用一年以后，交给你，让你也可以练成绝世的神功，成为天下无匹的高手！”

萧涓道：“怎么会天下无匹呢！你不是跟我一样高吗？”

老人道：“我名心早淡，不然怎会叫‘无名老人’呢？你放心，事情真成之后，我还是在这洞中，绝不与你去争名！”

萧涓在短短的谈话中，已经知道老人极为憨直，言出必行绝不会骗人，乃正经地向他道：“咱们就这样决定了！”

老人神情激动地道：“决定了！再无反悔！”

于是老人取出几种药丸，给她服下，更传授了她一些行功的口诀，令她

依诀练习，更不惜多花工夫，详加指点。

经过了七八天之后，萧湄自觉精神大振，功力充沛、较前进步很多，乃向老人提议说道：“我看差不多了，明天我就去吧！”

老人测试了她一下道：“我不知道行不行！因为那漩涡的深处，我也没去过，但是你的功力，目前只能增加到这程度，去试试也好！”

第二天，老人带着一根绳子，跟她来到水边。

萧湄不解道：“你带这干什么？”

老人道：“给你拴在腰上下去，万一你支持不了，我手上有感觉的，还可以将你拖出来，我们以后再想办法！”

萧湄觉得这老人的心地很是善良，遂依言将绳子捆在腰上，二人行功潜入水中，来至漩涡泉眼之旁！

老人在水中嘴皮微动，萧湄只听见一股微弱的声音道：“就在这里下去，大约有十几丈深，你多保重了！”

萧湄不作声，心中对老人的功力深厚，大是佩服，水中传声虽易，若能将话语清楚送去，却是极难。

双手一掷，身子已窜入漩涡，头下脚上，直向下而去，虽然她功力增加很多，然而水中压力之强，亦不知增加了几十倍，初时她还可勉力苦撑，到了后来，她只觉得眼前一阵金星乱舞，知觉全无……

等她醒来之际，又已回到洞中。

首先感到身上微有穿意，以及另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似酥、似麻，微痛、微痒……天以名状。

睁眼一看，不由得又气又羞又愧又怒。

她自己衣衫尽裸，胯下一片腻滑，殷红点点。

老人亦是赤裸地躺在她旁边。

她立刻明白发生了什么，纵身坐起，顾不得披衣遮掩，戟指着老人，流着眼泪，咬牙切齿痛骂道：“你……你不是人，你是禽兽……”

她因怒气极，底下的话都说不出来了！

老人微弱地道：“姑娘！你别生气，我不是存心糟踏你，实在是原因的，你听我说完了，再怪我还不迟……”

萧湄用手掩着脸哭叫道：“老杀才！老混帐，我不知该怎么骂你，你怎么可以做出这种事，你还有什么原因，你……”

老人神情黯然地道，“姑娘！你不要激动，听我说……”

他歇了一口气，才又继续道：“你在水中昏绝以后，我一发觉有异，立刻将你拖上来，谁知道你已经脱力过度，救治颇难！”

萧湄哭着道：“我宁愿我死了！也免得受这种侮辱……”

老人不理她，继续地道：“要救你惟有一个办法，那就是以本身真气，度入你的体中，那样势必要肌肤相触我也想到不妥……”

萧湄道：“放屁！你想到不妥，我还会这个样子！”

老人道：“后来想到人命关天，而我又这么大岁数了，为了救人，我只有从权一次，那是我一心想救你……”

萧湄流着泪道：“你这么大年纪！亏你好意思说，你这把岁数都活到狗身上去了。你想想，你做我的祖父都有余！”

老人无力地摇摇头，接着道：“所以我替你除去了衣衫，然后再脱去自己的衣服，立刻替你施救，一面按摩，一面将真气度到你口中……”

萧湄看到他满口黄虬，想到那种情景，不由恶心欲吐，恨恨地一拍石塌，竟然将厚石板拍下一个深洞！

这一下换到她自己惊奇了，她不明白她的功力何以精深至此，不由得怔在那儿，将骂人的话又憋回肚！

老人见状苦笑了一下道：“问题就在这，我从童子练功，从来未近女色，这就好比一段干木，日经晒曝，已臻极干之境！”

这次萧湄没插口，静听老人说下去！

“纯阳一近纯阴，就好像一点星火，迸在干柴之上，由于我学的不是正宗，无法抑制，满身功力，眼见着即将泄注之际，我想只有将它移交给你，或许对你有点用，这样我才接近姑娘……”

萧湄满脸飞红，却不知该说些什么！

老人乃又道：“我学的功夫，只有用这方法才能转注给你，我练功近九十载，浪费了实在舍不得，我虽然毁了，姑娘因此大受裨益，措置虽然不当，用心却为良苦，姑娘若体念我一番苦心，就请你原谅我吧！”

萧湄呆了半晌，才长叹道：“那你现在是功力全失了！”

老人哑然道，“是的，我一注如泻，现在已如废人……”

萧湄冷冷地穿了上衣。老人着急地道：“姑娘，你别走！”

萧湄愤然作色道：“你还要把我怎么样？”

老人道：“不怎么样，你现在只要一个小指头，就可制我于死命，只是你得去了我的功力，尚有许多妙用无法发挥……”

萧湄闻言心中一动，止步道：“还有什么妙用？”

老人道：“我一生练武，实在不愿它就失传，姑娘若肯再在此逗留一个月，我就把一功功力都传授给你！”

这几句话果然有效，打消了萧湄的去意。

于是她伴着这个软弱的老人，在洞中又度了月余时光。

于是，她不但得到了他的功力，也得到了他的武技。

不过，在她心中，她仍是恨他的，恨得比一切更激烈，所以在一个多月后，老人神情飞舞地对她道：“行了！你已经得去了我全部真传，不过我有一个希望，你千万不能仗着这身武功去行恶杀人，否则便不得善终。”

老人的话尚未说完，萧湄已一指点了他的死穴。

自后，挟着她一身超凡的武功，她开始行走江湖。

她恨韦明远，所以她制造那么多的血案，逼得他无处容身！

她恨白冲天，所以她夜闯“长白总坛”，可是她并没有找到白冲天！

她出身水上，还是回到水上，凭着一身枝艺，很自然地成为水道盟主。

她又收罗胡子玉、任共弃，以及“雪海双凶”，谁知道她还将做些什么？

不过她变得可怕了，比以前更可怕了！

第二天。

时交申刻，广大的浮台已挤得水泄不通。

大家都知道今天开始，登场的都是好戏了。

经过十七场狠斗有两个人获得初赛资格。

一个是“辽东一鹤”陈壮民，是“梅花剑派”的高手，“梅花剑派”为八大派之一，果然不同凡响。

另一个鲁地“崂山派”的张敬天，名家风度，颇足令人心折，尤其是他“霹雳神拳”，威力无俦。

现在在台上的是蜀中“巴山剑客”毛文锡，他已接连地击败了两个人，正趾高气扬地向台下交代场面话。

任共弃按捺不住，在主座旁低声道：“什么‘巴山剑客’，凭他那几手破剑，也敢耀武扬威！”

胡子玉却将他拦住道：“老弟，别着急，有人会去整他的，咱们犯不着，明知其不足言敌，赢了也没有意思！”

任共弃悻悻然止步，台上果然摇摇摆摆地跑上一个穷儒，手持折扇，一领青衫，一路吟哦道：“何尝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兄台使得好剑法，寒生在外游学十载，观兄台之剑，不禁起故园之思！”

毛文锡冷冷道：“先生昨天好像并未经过甄试，于规则不合，虽没有资格出来赐教，好在铁鼎就在旁边，你先举了再来！”

穷儒仍是摇头摆脑地道：“兄台何拒人千里之外，寒生手无缚鸡之力，如何能举得那等重鼎，寒生此来，乃是对兄台小有请求！”

毛文锡道：“你对我有何所求？”

穷儒道：“寒生离家之际，小犬正好十岁，方才见兄台舞剑，极似小犬手摇竹刀之状，因此请兄台将宝剑再舞一遍，叫寒生略慰思子之情！”

此言一出，引起四周哄声一笑。

毛文锡大是愤怒，不过他为人极是阴沉，脸上不但不现怒容，反而回头朝胡子玉的座上道：“规则是你们定的，不知有没有执法之人？”

胡子玉只得飘身而出，向穷儒一躬道：“请先生通过甄试，再书上尊名，倘若机缘凑巧，恰巧又抽到先生，再请下场赐教！”

穷儒摇头道：“我不想打架，只想看那位兄台舞趟剑！”

胡子玉摇头道：“规定如此，兄弟无能为力！”

穷儒道：“看来我是必需献丑了！”

胡子玉嘿嘿干笑道：“看把戏还得帮两个子钱呢，先生何必太客气呢？”

他们这儿一问一答，气得毛文锡七窍生烟，只是顾全身分，不使出口辱骂，干憋在一旁生气。

穷儒将折扇收入袖里，走到铁鼎之旁，很吃力地勉强举起，再摇晃晃地来至竹杆旁，先将铁鼎顶在头上，然后学小儿爬树的方法，手足并用地爬上竹杆，又跪着爬过细绳，到那一头爬下来，喘着气道：“寒生不会功夫，这是跟小犬学的，不知行也不行？”

四周早已轰雷似的爆出一片彩声。

胡子玉面现惊容地道：“先生真人不露相！胡某失敬了，请留下尊名！”

穷儒笑嘻嘻地过去写下名字，然后道：“你快抽，不知道我有没有那么好的运气，能马上中签，寒生离家日久，对小犬实在思念得紧……”

周围又是一阵哄笑，毛文锡虽气，此刻反而平静了，这穷儒所表现的一手功夫，能照办的还真不多。

胡子玉伸手进入签筒，突党内中一股暗劲，托上一张名条，心中大惊，面上仍是不动声色。

冷静地打开字条，心内有数，大声地念道：“文抄侯！”

穷儒哈哈笑道：“果然是我中签了，上天不负父母心！”

胡子玉悬着一脸深思，回到座内。

萧湄在他身旁问道：“怎么这样巧？”

胡子玉庄重地道：“此人已至隔空运物由心的程度，盟主多注意一点！”

萧涓脸色一动，紧张地开始注视着穷儒！

毛文锡明知必输，然已无法不战而退，只好硬着头皮，朝穷儒一拱手作礼，而后沉着喉咙道，“文先生前来赐教，兄弟甚感荣幸，只是请口头略积阴德，兄弟或许技不如人，但绝不作狂言欺人之徒！”

文抄侯微笑道，“大剑客为何前偶而后谦也，兄台方才何等英雄……”

毛文锡知道自己方才的傲态引起他的不满，悔已无及，只希望快点打一场下台，遂拔剑道：“文先生请亮兵器吧！”

文抄侯笑着道：“在下一介寒儒，贫无立锥，哪得钱买长剑！”

毛文锡寒着脸道：“莫非你想空手对敌，毛某虽然不才，断不占这便宜，既是文先生吝于赐教兵刃，毛某情愿领教掌上功夫！”

文抄侯长笑道：“‘巴山剑客’不用剑，何似乞儿不弄蛇，寒生长年一扇随身，倒也趁手，就用这把破扇子领教几招吧！”

说着在袖中又将扇子掏了出来，毛文锡这才留神去打量那柄扇子，发现它非竹非木，竟是黄玉制成！

遂也不再客套，虚作一礼，挺剑刺出。

文抄侯闪身避开，口中还在道：“妙！妙！这一剑浙浙沥沥，不是巴山夜雨，倒像潇湘夜雨，寒士禁不住佳人相思泪如雨，还是躲开为妙！”

毛文锡备受奚落，气愤填膺，手头的剑再不留情，或拧或削，用尽一切辛辣的招式，恨不得将他刺个对穿！

文抄侯却一味闪避，不还一招，口中调侃笑骂，吐句或俚或雅，莫不令人喷饭，极尽诙谐之能事！

萧涓在一旁观看半天，突然道：“这文抄侯功力不错，步法尤佳，他只要出手一招，毛文锡必败，但不知是何来路？”

胡子玉在旁轻声道：“盟主自问对他有把握吗？”

萧涓微微一笑不答，胡子玉已知其意。

又等了一下，果然文抄侯笑着道：“来而不往非礼也，一扇送你上九霄！”

语毕，突然扇柄朝外一封，快逾绝伦，恰好击在毛文锡握剑的手指上，毛文锡但觉手上一阵奇痛……

“叮！”长剑脱手飞去。

毛文锡一语不发，也不去拾剑，只是朝文抄侯狠狠地看一眼，满是犷厉之态，半晌才阴沉地道：“多承赐教，铭感终身！”

说完回身就走了！

萧涓突然将胡子玉招过来，轻声地关照了几句。

胡子玉点点头，走到签筒旁，伸手在里面摸索。

文抄侯朝他龇牙一笑道：“阁下何必费那么大事呢，干脆先把名字念出来吧！”

胡子玉心中大惊，觉得此人不但武功超群，连心计都是超人一等，但是他仍不动声色，淡淡地回他一笑道：“既有规则，一切必需要照规行事，文先生法眼若电，自然瞒不过你，但是也得骗骗其他的人！”

他的声音极小，除了站在签筒的几个水道帮众之外，仅只有文抄侯一个可以听得清楚。

文抄侯对他的镇定与坦白，倒似乎微感一惊，沉吟良久，才露着佩服之色，亦是轻轻地说道：“除开功夫不谈，单以才具而论，胡兄号称‘铁扇赛诸葛’倒非浪得虚名，今日兄弟若能得到‘武林霸主’，第一件……”

胡子玉冲他一笑道：“第一件事便是杀我，因为心智比武功更可怕！”

文抄侯敞声大笑道：“妙哉！妙哉！生我者父母，知我者胡兄……”

胡子玉已将签条摸出，不先打开，却接口道：“文先生且慢叹知己，胡某算定你得不到那地位！”

文抄侯止住笑声道：“我若赢了你手上之人呢？”

胡子玉冷静地道：“有三成希望！”

文抄侯再问道：“那七成指谁而言？”

胡子玉道：“敝盟主！不过你希望极少！”

文抄侯轻轻地道：“你等着看吧！”

他们二人对话时大时小，四周之人有时听得见，有时听不见，觉得奇怪异常，纷纷在一旁私议！

胡子玉遂不再耽误，打开字条高声念道：“下一位是西域‘白驼派’高手巴鲁卡！”

念完回到主座，萧湄问道：“你们说些什么？”

胡子玉回答道：“此人功夫恐怕比盟主想像的要高！”

萧湄道：“我也看出来，瞧他这一场吧！”

此时那巴鲁卡已经闻声出场，这人怪异的长相，昨天已引起大家的注意，现在更是惹得许多人窃窃私语！

任共弃一拍胡子玉的肩膀道：“老胡，我真没想到，你在签条上还会弄鬼！”

胡子玉耸肩一笑，专注地注视场中。

巴鲁卡走至文抄侯身前作礼道：“边地之人，初在中原，希望先生多加指教！”

文抄侯回他一礼道：“阁下太客气了，有人将你列为第二高手呢！”

巴鲁卡莫名其妙，文抄侯却似若有意地朝胡子玉一瞥。

胡子玉遂即回头向萧湄道：“此人或可胜巴鲁卡，但绝难与盟主一争短长！”

萧湄道，“何以见得？”

胡子玉轻轻地道：“他自视太高，胸难存物，为习武人之大忌，虽机缘凑巧，得膺异遇，却无法登峰造极！”

萧湄憬然道，“你可是借机会骂我？”

胡子玉道：“我再大胆子，也不敢骂盟主，不过老马识途，此乃老朽数十年一得之愚，愿供盟主参考！”

萧湄不再答话，此时场上二人已准备开始动手。

因为巴鲁卡是后上场的，他要求比拳脚。

文抄侯自不便反对，二人已接开门户，各自预备。

巴鲁卡突然大喝一声，一掌劈去。

文抄侯故技重施，闪身避过一旁道：“好一招明驼千里足，寒士当受不起，请收回！”

他躲得拾到好处，呼呼的掌风，连他的衣角都不曾飘起半点，端的轻灵已极，美妙绝伦！

然而巴鲁卡不慌不忙，一掌接一掌地攻出来，招式迥异于中原各家，别具一番妙处！

文抄侯一再闪躲，极少还掌，偶而拍出一两招，也是略沾即退，只是脸

色庄重得多，不似刚才嘻皮笑脸。

巴鲁卡连攻了三十几掌，见文抄侯采取闭避政策，一味游斗，很少实实在在地回攻两招，不由得笑道：“文先生大概是在等我耗尽气力，再想法子回攻是不是？那你可用错方法了，你该想想我的功夫来源！”

文抄侯一面躲一面问道：“愿闻其详！”

巴鲁卡道：“敝派名曰‘白驼’，顾名思义，便可分晓，驼又名沙漠之舟，任重致远，耐性奇佳，你想等我力乏要到何时……”

文抄侯一笑道：“阁下不愧为豪士，一言惊醒梦中人，寒士书生本色，还你几招白香词谱，阁下请留神了！”

巴鲁卡略收攻势道：“边荒之人，不解文事，还请先生多加指点！”

文抄侯一掌轻撩道：“这一招是李璟的摊破浣溪纱！‘细雨梦回鸡塞远，小楼吹彻玉签寒’这是你们城上风光，阁下以为如何？”

巴鲁卡横臂挡住道：“果然大有情调，只是俗人不识雅事，先生换换口味！”

文抄侯大声豪笑，连连拍出数掌道：“砌下落梅如雪乱，拂了一身还满！”

巴鲁卡两手齐挥，从容接住道：“有意思了，文先生的确博学！”

文抄侯见他居然能接住这几掌，显得异常高兴道：“阁下颇是解人，再试试我这一招！”

曲时作势欲撞，却从肋下翻出一掌，巧妙无比。

巴鲁卡不理时上虚势，托住他的拳头笑道：“大漠孤烟直！先生怎么搬出唐诗来塞责了！”

文抄侯脸上一红道：“阁下不但是解人，还是会家子，兄弟失敬了！”

语毕手足并用，使出一路拳式，不但拳势汹涌，同时间并能踢出数脚，均是妙不可言！

巴鲁卡微感着忙，虽是沉着应付，但仍挡不住那猛烈的攻势，略一疏神，胯下受了一脚！

不过他躲避甚速，那一下挨得不重！

文抄侯得意地道：“阁下若认得我这一套拳式，我那一招占先就作废！”

巴鲁卡脸带愧色地道：“文先生将岳武穆的‘满江红’使得出神入化，‘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气概何等激昂，在下的确自愧不如！”

文抄侯见他不但说出自己的拳势，连胜在那一招上都明白指出，心中大是佩服，深深一揖道：“兄台实为我拳中子期，文某深幸获一知音，来，咱们重新来过，不论胜负，我都愿意与阁下深交一番！”

巴鲁卡脸色庄重地道：“多承相让，在下本该认输，只是高手难求，敝派尚有三招拳式，想请先生再指教一番！”

文抄侯恭声道：“兄弟敬待候教！”

巴鲁卡劈胸投来一掌，威力至巨，这次文抄侯不躲了，竟翻手运力迎上，两掌相接，砰然巨响，双方都感一振。

巴鲁卡猛喝一声：“好！”

两手突然变拍为抓，一左一右，分向两耳攻到，动作如电光火石，迅速无比，而且来势异常凶猛！

文抄侯的身子陡然暴缩半尺，使他的两手抓空，然后一手贴着他的后股，将他直摔出去！

巴鲁卡空中一个转身，飘然落地，深施一礼道：“文先生深藏不露，原

来已练就了‘千幻神功’，则方才在下的一番做作，简直是班门弄斧了，服输！告退！”

在文抄侯施展“千幻神功”将身体暴缩之际，四周识货之人，已讶然发出一声惊呼！有的人则目瞪口呆说不出话了！

萧湄“咦”了一声道：“这家伙还有这一手，看来我须对他重新估计了！”

胡子玉仍是平静地问道：“盟主现在有多少把握？”

萧湄道：“假若他技仅如此，我有十成把握！”

胡子玉道：“他‘千幻神功’不易受害，打斗时已无后顾之忧！”

萧湄在鼻中“嗤”了一声道：“我不信他躲得了‘搜魂指’！”

胡子玉惊道：“盟主已练到这种程度了？”

萧湄冷笑道：“你若不信我可拿你试一下！”

胡子玉吓得一伸舌头道：“我怎敢不信盟主呢……现在要不要让任老弟出去试试，看看这家伙到底还藏了多少私？”

萧湄沉吟了一下道：“不用了，他去也是白费，想法子把其他人撇开，我自己下场吧，越快解决越好！我实在等烦了！”

胡子玉略动了一下脑筋道：“好吧，我这就出去，请盟主稍待！”

说完至场中，朝四周一揖道：“方才文先生妙技神功，大家已是有目共睹，为了使本会早些得一结果，我想改变一下比赛规则！”

文抄侯晒然一笑道：“订规则的是你，改规则的也是你。我看那武林霸主也不必赛了，干脆由阁下指定，岂不省事！”

胡子玉不理他的讥讽，继续向四周道，“现在开始，凡是在场英豪，有自问能胜过文先生的，就请直接出场找文先生请教，不必再费事——比赛了！”

此言一毕，四周报以一阵热烈掌声赞成，因为文抄侯绝技惊人，明珠在前，砂砾无光，大家都懒得看蹩脚比斗了！

文抄侯受了这么高捧场，却全无一点高兴之意道：“胡老四，你好算计，要是每个人都上来一下，我岂不活累死，贵盟主坐享其成，你真会打算盘！”

胡子玉朝他一笑道：“阁下请放心，我担保除了敝盟主之外，不会再有人了，阁下那一招‘工八缩头’，将大家都吓着了……”

文抄侯对他的谩骂毫不在意地笑道：“胡老四，我若赢了你们盟主，我将割你舌头！”

胡子玉道：“敝盟主若输了，我先自己咬断舌根……”

他们二人在台上低声吵嘴，坐在一旁的萧湄已现出不预之色，胡子玉瞧在眼中，忙又对四周道：“各位既是都不愿出来，就由敝盟主向文先生讨教吧！”

四周立刻又涌起一阵掌声！夹以无数的喝彩声，大家都相信将是一幕最精彩的好戏！

萧湄在掌中站起来，傲然脱去大氅，莲步姗姗地走至场中心，她峻厉的目光朝四周一扫，立刻将滔天的喧哗镇压下去了！

文抄侯一接触她的眼光，心中自然而然地起了一阵颤动，勉强地镇定下来，作了一揖，干笑道：“寒生今日得与盟主一会，实感快慰平生！”

萧湄冷冷地回了他一礼道：“文先生客气！先生习艺多少年了？”

文抄侯不明白她何以有此一问，乃道：“大约四十寒暑罢！盟主何以突然问此？”

萧湄轻嗤了一声道：“四十年！你熬到今天才出头，总算有点耐性，只

可惜……”

文抄侯不解地问道：“可惜什么？”

萧涓冷冰冰地道：“可惜你命太苦，好容易学了这么一身功夫，还来不及成名露脸，马上就命赴黄泉，岂非太似不值！”

文抄侯道：“盟主现在说这话，似尚言之过早！”

萧涓笑道：“我若等一下再说，怕你听不见了！”

文抄侯望他的笑容，居然感到一丝寒意，对眼前这个女人，实在莫测高深，呆了半天才道：“人生无非为名，我当天下群雄之面，死于盟主之手，也算够光彩的了，死得其所，夫复何求！”

萧涓仍是平静地道：“难为你这么会安慰自己，开始吧！”

文抄侯道：“我们怎么比法？”

萧涓问道：“你除了滥套古人诗词之外，还会些什么？”

文抄侯经此一问，豪情顿发，狂笑道：“盟主问得好，敝人叫文抄侯，自然比光抄不作的文抄公低一级，因此除了盗墓挖死人东西外，多多少少还加了一点自己的东西，盟主若不嫌弃，敝人想拳掌兵器，一并拿出来请教！”

萧涓道：“天下文章一大抄，武功何独不然，你能溶文会武，倒不失为一个人材，若是你肯加盟我水道……”

文抄侯狂性大发，笑着道：“盟主可谓敝人红颜知己，只是敝人生具贱命，有辱青睐，这拜倒石榴裙之事，实在做不出来！”

这几句话说得一旁的胡子玉、任共弃等人满脸飞红，只有萧涓倒是毫不在乎，仍是冷冷地道：“这就遗憾，看来我只有杀死你一途了，因为我对一个人材的看法，不是用之便是毁之……”

文抄侯爽朗地一笑道：“多谢盟主厚爱，敝人放肆了！”

说着在袖中掏出折扇，小心翼翼地展开门户，他深知强敌当前，态度不像以前那样地以游戏处之了！

萧涓仍是态度从容，信手一摆道：“你先出手罢，拣最拿手的使出来！”

文抄侯刷地抖开折扇，正待攻出。

忽然场外飞进一道青影，喝道：“且慢！”

青影落地，一个青衣妇人，年约三十许，青帕包头，面目皎好，身形颇为高大，刚健婀娜！

文抄侯收扇一笑问道：“大嫂有何见教？”

青衣妇人道：“文先生与盟主之搏，乃是压轴大戏，小妇人拟请暂前后一挪，先由小妇人在此当天下群豪，解决一些本身恩怨，不知二位可能赐允？”

文抄侯两肩一缩道：“敝人无所谓，不知盟主意下如何？”

萧涓皱眉问道：“不迟不早，你怎么在这当儿挤在中间凑热闹！”

青衣妇人道：“二位若比完了，好戏散了场，天下群豪一散，小妇人再觅仇人，甚是困难，岂非抱恨终生！”

萧涓问道：“你要找谁？”

青衣妇人道：“盟主门下，‘雪海双凶’！”

萧涓怒道：“你好大的胆子，居然敢当我的面前，找我们中人的麻烦，当真以为我水道之中，还像以前那样地好欺负吗？”

青衣妇人悲戚地道：“仇恨铭心，如骨梗在喉，寝食难忘，盟主亦是过来人，当能体察小妇人的心情，而予以赐助！”

萧湄被她说动心思，沉吟不语。

“玄冰怪叟”司徒永乐与“雪花龙婆”谢青琼却忍不住，双双跃至场中，面对着青衣妇人，司徒永乐奇怪地问道：“敝夫妇与大嫂素未谋面，不知仇从何起？”

青衣妇人道：“你们杀死了我最亲近之人！”

胡子玉也挺身而出问道：“你的丈夫？你的儿子？还是你的兄弟？”

青衣妇人着急道：“你别问这么多！反正我要他们俩人偿命！”

谢青琼道：“大嫂，不是我们怕你，你要报仇，也总该说出个道理来，愚夫妇近年来洗手江湖，实在想不起如何与你结仇的！”

青衣妇人厉声道：“你们早年杀死的人太多了，如何能记得那么清楚！”

司徒永乐道：“这么说来大嫂竟是要替所有的人报仇了？”

青衣妇人咬牙道：“你愿意这么说也未尝不可。”

谢青琼问道：“大嫂能将尊名见告吗？”

青衣妇人沉吟一下道：“说也无用，反正我是家中最后一人了，我若被你们杀死，这事自然一笔勾消，反之若是……”

司徒永乐道：“若是你将愚夫妇杀死，我们岂非成了不明不白之鬼！”

青衣妇人道：“我若杀死你们，自会将姓名告示天下，你们做鬼有灵，一定会知道的，不然我说出姓名也是没用！”

谢青琼道：“大嫂之意是你必能杀死愚夫妇！”

青衣妇人凝睇悲吟道：“我心耿耿精金炼，事成不成未可知……”

声说悲凄，如空山鹃啼，悬崖猿啸。

司徒永乐冷笑道：“看来我们今天难免要一搏了！”

青衣妇人沉声道：“当然！而且是一场死拼，不死不完！”

萧湄突然厉声道：“都给我住口，我尚未答应，你们自己倒决定……”

她还想说下去，背后却有人在拉她的衣服。

萧湄回头一看，见是胡子玉。

“铁扇赛诸葛”的脸露着异样的神色，独眼一直向她示意，萧湄仍是不明他意欲何在，胡子玉已抢先开口道：“既是他们双方情愿，盟主何妨玉成其美！”

萧湄尚未开口，胡子玉又对司徒永乐道：“谅她一个妇人，怎抵得贤伉俪成名多年，趁机将她解决了，免得日后麻烦，这是她自我上门，任何人也不能怪令夫妇心狠！”

司徒永乐感激地道：“多谢胡兄帮忙，小弟一定遵命！”

萧湄知道胡子玉此举必有深意，遂也下再阻拦，退至一边，朝呆立在旁边看热闹的文抄侯道：“我们就等一下吧，让他们把事情先了结！”

文抄侯轻轻一笑道：“悉听盟主之意，敝人能够苟延残命，多活片刻，正是求之不得之事，尘世虽无可恋，我实在舍不得死！”

萧湄道：“那你何不跟我合作！”

文抄侯道：“称臣裙下？不干！不干！”

萧湄道：“我委你以副盟主之尊，凡事大家一同解决！”

文抄侯道：“敝人生具硬骨，不能低首于妇人，除非……”

萧湄问道：“除非怎么样？”

文抄侯轻薄地耸肩一笑道：“除非你下嫁于我，一切唯我命是从！”

萧湄勃然色变道：“你今天死定了，而且我要你受尽痛楚而死！”

文抄侯泰然地道：“我也知道我活不了，所以在夫死之前，我该尽情地享受一下生活，等一下什么死法，我都不在乎了！”

萧涓不解地道：“你在这儿等死，尚有何享受可言？”

文抄侯道：“饱餐秀色！盟主花容月貌，望之如饮醇醪，令人自行沉醉，倘盟主再不吝一笑相向，敝人死而无憾！”

萧涓望看他，突地露齿一笑道：“我让你死得满足些！”

就是这一笑，反使文抄侯毛骨悚然，什么刻薄话都讲不出来了，因为那笑容中充满了可怖之态，几不类生人……

此时场中三人已站成鼎足之势。

青衣妇人道，“你们二人一起上吧！”

司徒永乐朗笑道：“就凭你一个妇流，还值得‘雪海双凶’共同出手？”

青衣妇人冷冷道：“你别忘了，这是拼命，不是比武！”

司徒永乐坚决地道：“你有本事杀死老夫，拙荆自然会再奉陪！”

青衣妇人摇头道：“不行，我若杀死你，她趁机一跑，我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再找到她，我非一举击杀你们二人不可！”

谢青琼怒声道：“你太看得起自己了，‘雪海双凶’岂是那等无用之人！”

胡子玉却在一旁催促道：“老哥，老嫂，贤伉俪别再推托了，人家既是一厢情愿，你们还怕什么，天下人绝不会说你们仗着人多……”

青衣妇人道：“正是，而且人多也不一定有用，我是为着省事！”

“雪海双凶”气怒难当，双双大喝一声，各举一掌推了过来。青衣妇人不甘示弱，举掌相迎！

轰然一声，三人居然不分轩轻！

“雪海双凶”心中大惊，这才晓得青衣妇人果非说大话，确是有备而来，遂打起精神，攻将上来！

青衣妇人以一抵二，从容拒敌，居然挡住“雪海双凶”密如急雨的攻势，而且招招硬扎硬打，毫不含糊！

萧涓在一旁看，突然皱眉道：“这青衣妇人的招式似乎很眼熟，仿佛曾经见过似的，只是想不起来到底是在什么地方了！”

胡子玉神秘地笑道，“盟主仔细想想，也许会记起来！”

此时场中之人已交换了近四十多招。

“雪海双凶”配合无间，而且功力深厚，越打越有劲。

青衣妇人虽勇，然已略有疲态，然尚无败相！

胡子玉高声叫道：“老哥！老嫂！加点油！毙了这小子！”

萧涓惊道：“小子？”

青衣妇人听见胡子玉的叫声，突然奋发，双掌猛力挥出，轰然大响，“雪海双凶”的身躯立被一种大力弹起，飞向半空。

掉下来时，衣衫尽焦，已然身死！

四周见过这种功夫的人，不禁惊呼道：“太阳神抓！”

萧涓也发觉了，大声惊叫道：“‘太阳神抓’！是韦明远！”

第十七章 悔不当初留春住

萧涓的一声呼喊，使得全场陷入一种难堪的寂静。

“韦明远！”

“‘太阳神抓’韦明远！”

“这青衣女人会是韦明远……”

有的人在暗地惊叹，有的人在私下自问，各人现出不同的表情，都为这个年青人的突然出现而震惊！

青衣女人徐徐地解掉头上的青帕，除下如螺的假发，摔掉脸上的化妆，最后脱掉身上的衣裙。

几千双眼睛在注视着他的每一个动作。

屏住气息，睁大眼珠……

胡子玉悄悄地一推任共弃道：“你不是说无论韦明远怎样化妆，你都有办法认出来吗，今天怎么走了眼了，看来你有两个眼睛，还不如我一目了然！”

任共弃悻悻地道：“我做梦也想不到韦明远会装成一个妇人，所以我根本就没有留心去看他，怎么？你倒早认出来了？”

胡子玉得意地道：“当然！我是以智慧的眼睛去观察一切的，故能明察秋毫，洞烛一切，远比你们的肉眼强多了。”

任共弃冷冷地道：“那么你是故意叫‘雪海双凶’夫妇俩去送死了！”

胡子玉道：“是的，我老早指点韦明远入‘幽灵谷’，就有了成全他报仇雪恨的心愿，我始终认为大丈夫当快意恩仇……”

任共弃道：“‘雪海双凶’到底跟我们相识一场，免死狐悲，物尚且伤其类，你难道连一点歉然之心都没有吗？”

胡子玉哈哈地笑道：“‘雪海双凶’本是用作钓取韦明远的香饵，鱼已上钩，饵且何用，让韦明远一决怨仇，也免得他多一层憾事！”

任共弃追问道，“你已有了对付韦明远之策吗？”

胡子玉道：“策谋讲究活用，同时因势制宜为上者，我这人向来不作预谋，随时利用机会，才可使对方措手不及……”

任共弃忽然有深意地问道：“但是你对付韦明远之心却绝不会更移的是吗？”

胡子玉坚决地道：“是的，大丈夫睚眦必报，何况韦丹残我一腿，韦明远夺我‘驻颜丹’，逼得我到处不得安身，我非……”

任共弃沉着脸道：“我曾经以‘分筋错骨法’对付你，我相信你不会忘记的，看来我必须提防你一点，甚至于先下手为强……”

胡子玉这才发现到任共弃眼中的杀机，知道自己一时光图口快，说出内心之感觉，引起他的疑心。

立刻加以解释道：“老弟不必多心，我们颇为莫逆，怎会对你记恨……”

任共弃晒然道：“许狂夫又如何？他与你十年交情，最后看不惯你的作为而离开了你，若非盟主喝止，你几乎想杀他……”

胡子玉一时语结，良久始道：“随你老弟怎样想，我……”

任共弃立刻接口道：“你不恨我不是？胡子玉，你若真是个人物，现在只要拍拍胸膛讲一句话，我立刻相信你！”

胡子玉：“讲什么话？”

任共弃道：“你若真的不恨我，你就说一声，今后无论明地或暗中，你

绝不设计陷害我，你敢不敢说？”

胡子玉望着他，心中对这个年青人之厉害，异常佩服！

考虑了一下才决然地道：“我不能说这句话，平心而论，谁要是给我一个难堪，我一辈子也不能忘怀，连我爹我都不能原谅他！”

他说完了这话，以为任共弃会立刻出手的，忙暗中严加戒备，不想任共弃却神秘地一笑道：“老胡，不知怎地，我倒开始喜欢你起来，我喜欢你跟我作对，因此，现在我实在不想杀死你！”

胡子玉虽感意外，但立刻使风扯篷道：“好吧，咱们以后别别苗头，现在先管目前的事……”

在他们说话的当儿，韦明远已恢复本来的面目，冷静地站在场子中间，一言不发地望着四周。

萧湄自从认出他之后，就一直望着他，心中百感交集，没有见他之际，她就想杀死他，但是……

韦明远突然走向萧湄，朝她一拱手道：“多谢盟主成全，使我得雪父仇……”

萧湄突转为轻柔地道：“不！明远你别那样叫我！”

她这一种态度改变，大出所有人的意料，连韦明远都无法相信，呆在那儿，一时说不出话来。

胡子玉与任共弃一看情形不对，一打眼色，双双飞身跃起，来至场中，停在她的身后！

萧湄回头道：“你们回去，在我讲话的时候，你们要是敢插一句嘴，我就要你们的命，你们不会以为我做不到吧？”

胡子玉急声道：“盟主忘了他是你的仇人吗？”

萧湄笑道：“我跟他有什么仇？”

胡子玉一时语结，因为他想了半天，始终无法说出韦明远与萧湄之间到底有什么仇可言！

任共弃结结巴巴地道：“他……他辜负你的一片盛意，他遗弃了你……”

萧湄道：“我们的事我自己清楚，不是他遗弃我，是我自己性子太坏，我遗弃了他！这一点你弄错了！”

任共弃还待辩论，萧湄脸色一沉，冰冷地道：“回去！别忘了你们已加盟水道，我还是盟主！”

胡子玉察言观色，知道一时无法再说劝萧湄，遂一拉任共弃的衣服，两人又飞身回到原处！

萧湄这才恢复原有的温柔，向韦明远道：“这一向你都还好？”

韦明远虽不知她何以若此，但仍感于她声音中的诚意，望着她的笑容，忆起她的往日的柔情，遂也轻轻地道：“谢谢你，还好！”

萧湄眼珠一转，眸子中泛着异样的光彩道：“明远！你还能像从前一样地叫我一声吗？”

众目睽睽之下，她毫无顾忌，居然提出这样一个要求，确实令韦明远感到难堪，嚅嚅了半晌……

然而当他接受到萧湄眼中乞求的光芒时，毫不迟疑地脱口呼道：“湄……湄妹！”

萧湄轻“嗯”了一声，陷入了无限的神往！

这一对奇异的男女，选了这么一个奇异的场合在重温旧情，四周有多少

人在注目，然而他们却不发出一点声息！

是这一对男女的特殊身份震慑住了他们！

良久，周围静得像一切都停止了！

萧涓深深地呼了一口气，感动地道：“美！真美！美极了，隔了这么久，你的声音仍是那么令人心动！早先为了杜素琼，我是有点恨你的……”

提起杜素琼，韦明远仿佛在上被人插了一刀，他突地变为粗暴，皱起眉头，凶声凶气地道：“别提她了，她已经远离了这个世界，虽然没有死，但也跟死差不多，不再会回到我们这个世界来了！”

萧涓虽然主盟水道不久，但生杀予夺，仅在举手动唇之间，可是此刻，她居然心平气和地接受韦明远的大声叱喝，毫无怒意，而且还顺从他的意向，以柔和的声音，笑着向他道：“不提就不提！好久不见了！我也不愿意一见面就提那些令你不愉快的事，明远我们很久没见面了，不是吗？”

韦明远痛苦地想了一下道：“是的，两年多了！”

萧涓黯然地道：“两年多是一段不算短的时光，它可以发生很多的事情，很多令人想象不到的事情……”

韦明远道：“不错！你功夫进步多了！”

提到功夫，萧涓的脸上浮起一阵阴影，凄凉地道：“别说那些！我们应该有许多别的事情可说的，明远！我们换个题目谈谈好不好？譬如说……”

韦明远突然打断她的话道：“盟主……不！涓妹！我们必须现在谈吗？”

萧涓道：“难道你不想谈？”

韦明远摇头道：“不是！我们不能在这个地方，当着这么多人……”

萧涓这才想起他们周围还有许多人，然而她仍是很平静，毫无羞涩或不安之状，徐徐道：“这儿不太合适，我们换个地方？”

韦明远奇道：“现在是在英雄大会上，你是在作天下第一之争！”

萧涓双手一摊道：“我现在不感兴趣了！除非你有意思！我一定杀尽所有的对手，然后我会输给你，心甘情愿地输给你！”

韦明远不解地道：“为什么？你召开这个大会的目的，不就是为了要确定这件事吗？现在眼看就快成功了……”

萧涓深情地道：“不！我现在什么都不想了，我不怕任何人，然而我自知我一定不会赢你，在你面前，我失败得太多了！”

韦明远一时不知怎么说！站在那儿不动！

萧涓又道：“你要那个位置吗？我现在就为你一搏！我过去亏负你太多，我必须设法补偿你，为你做任何事。”

韦明远摇摇头道：“不！我不要你补偿，凡事都是数，都是天命！我也不要这个位置，我来此的目的为了他们！”

说着用手一指地下“雪海双凶”的尸体！

萧涓道：“你目的竟这么简单吗？那你又何苦辱名屈己，化身为妇人，你早来跟我说一声，不就都解决了！”

韦明远道：“父仇必不可假手他人，我若以真面目出现，他们一定不肯出来！而且妇人也没有什么屈辱，像你……”

说着望了萧涓一眼道：“虽是一个女子，却已尊为水道盟主，若是你愿意，天下第一武林至尊，也是意料中事！”

萧涓受了夸奖，淡淡一笑道：“谢谢你把我说得那么好，既是你无意于此，父仇也雪了，心事也了了，我们离开这儿吧！”

韦明远迟疑了一下，才道：“湄妹！有一件事我必须告诉你，我已经娶妻了！”

萧湄脸色一变道：“啊！是谁？”

韦明远道：“是吴湘如，她也是任共弃的妹妹！”

萧湄的脸色半晌才和缓过来道：“你们男人真善变！”

韦明远叹了一口气道：“她是个纯洁善良的孩子，爱我极深……”

萧湄紧追着问道：“你爱她吗？”

韦明远思索了半晌，才道：“我爱她，那不是一种男女之间的恋情！”

萧湄道：“这就奇怪了，与你结为夫妇的人，居然不是你的恋人，那么你对她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呢？”

韦明远再思索了一下道：“我很难解说……也许可以算是兄妹之情吧！她只是一个孩子，一个荏弱而需要保护的孩子！”

萧湄极感兴趣地道：“那么你的恋情又交给谁呢？”

韦明远痛苦地道：“我曾经交给你过，但是你不了解我！后来……”

萧湄快嘴接上道：“后来又交给了杜素琼！”

韦明远叹息道：“是的！她是了解我的，她也爱过我，我们爱得深，了解也深，只是……唉！一切归之以天命吧！”

他本来想说：“只是全给你破坏了！”

然而话到口头，他突然意识萧湄所以这样做，何尝不是一种深浓而激烈的爱的表现呢！

所以他只好将一切都归诸命了！

萧湄脸上的表情是奇特的。

有怨恨，也有悔咎，更有着许多复杂的情愫……

半晌，她叹了一口气道：“明远！我现在懂得你了！”

韦明远叹息着道：“迟了！”

“迟了？”

韦明远伤感而又歉然地道：“是的！我不能负湘儿！她是个孩子……”

“你不是对她只有兄妹之情吗？我不跟她争这些！”

韦明远突然指着自己的心头道：“湄妹！我也许伤了你的心！但是我必须再要告诉你……”

萧湄脸上浮着一片悲凄，含着泪珠道：“我知道你要告诉我的是什么？但是我必须当着这么多人告诉我吗？必须要他们来嘲弄我吗？”

韦明远废然长叹一声，放下手来，歉意地望着萧湄，从她的眼中，他确信萧湄已懂得他要说什么了！

萧湄呆立了一下，幽幽地道：“迟了！迟了！为什么我的一切老是迟了一步……”

语调极是凄楚！

四周的人有的知道他们一点，有的完全莫名其妙，然而他们都静静地等在一边，没有人敢大声地吐一口气。

萧湄略微平复自己的情绪，才轻轻地道：“明远！我不要求你什么，只希望找个地方，让我们静静地谈一下，行吗？我仅是这一个要求！”

韦明远想了一下，用手朝四周一指道：“你交代一下吧！”

萧湄喜悦地道：“说走就走！还需要什么交代！”

这女人对韦明远已经温驯了，对别人仍是蛮横的。

一直呆立在旁边的文抄侯却轻咳了一声。

萧涓已经忘记他，听见咳声，才记了起来道：“我们不比了，现在我心情已变，饶你不死吧！”

文抄侯狡狴地一笑道：“那么这天下第一的名位呢？”

萧涓大方地道：“若是没有别人跟你争，也让给你了！”

文抄侯一耸肩膀道：“听盟主之意，好象盟主若是不让，就非盟主莫属了！”

萧涓柳眉一扬道：“你当得起他‘太阳神抓’一击吗？”

文抄侯考虑一下道：“没有把握！”

萧涓突然一指点在铁鼎上道：“你纵有‘千幻神功’，当得起这一点吗？”

文抄侯朝鼎上一看，脸色倏然大变，呐呐道：“‘搜魂指’！‘透骨搜魂指’……”

萧涓傲然一笑道：“你总算知道厉害了，明远！咱们走吧！”

这两个震惊江湖的年青人，傲然地离开浮台，在众人惊诧的眼光中，并肩齐步，绝尘而去！

文抄侯再走到鼎旁看了一下，摇摇首，神情黯然慢步离开了。萧涓虽然没有跟他比，然而却留下了一手天下无敌的功夫。

胡子玉与任共弃跟着走到鼎旁，看到萧涓轻轻的一指，却将那厚有数寸的铁鼎刺了个对穿！

两边四个洞，不但位置正直，而且大小相等！

四周的群豪也开始散了。

英雄大会没有结果！

但是也有了结果！

胡子玉与任共弃惶惧地对望一眼，踢在文抄侯身后走去，这两个人有时心念是一致的！

广大的浮台上只留下一只铁鼎。

那只慑人心的铁鼎！

仍是十里烟波的洞庭。

仍是茜纱银烛的画舫。

仍是金风送爽的秋夜。

仍是软语轻柔的良宵。

韦明远一个人坐在桌旁独酌，面前堆着三四样菜肴，银盘细瓷，显得特别讲究，然而他却并没有下箸！

萧涓从后舱端着一碗红烧鱼出来，布衣荆钗，脸上浮着美丽的笑容，耳下一对明珠垂珰直晃！

望见他仍是呆呆坐着，薄薄掀上一层怒意！

“我叫你先吃！你怎么不听话，有些菜凉了不好吃！”

韦明远朝她苦笑一下道：“我吃不下！”

萧涓眉头一扬道：“吃不下也要吃，你放心，这里面没毒药！”

韦明远皱眉道：“你何苦这么说呢，其实凭你最后的那一指，要杀我易如反掌，何必还费神用毒药呢……”

萧涓微微地撇嘴道：“不谈武功好不好，我也不是故意卖弄，那家伙太贫嘴，不给他点厉害瞧瞧，他始终不知天高地厚！”

说完将鱼放在他身前道：“你尝尝，这是鲈鱼，九秋天最好吃！”

韦明远情不可却地拿起筷子道：“你这是何苦呢，非要自己下厨房，随便叫人弄弄算了！我又不是为吃来的！我们还是快点谈谈吧……”

萧涓眨眼睛笑道：“你急我不急！”

韦明远挟起一块鱼放进嘴，无可奈何地摇头，他只希望快点与萧涓谈完了早些离开！

萧涓却似猜透他心思似的，把人都打发走了，说是要自己亲手烧菜来招待他，弄得他啼笑皆非。

“最难消受美人恩”！

韦明远此时就有这种感觉，不过那“难”字该作别解，不是“难得”之“难”而是“难受”之“难”！

鱼吃到嘴，他倒不禁惊异了，脱口赞道：“妙极了！涓妹，我不知道你还有这一手！”

萧涓嫣然一笑道：“谢谢你捧场，这是我母亲教我的，除了你之外，还没有第二个人尝过我的菜呢！”

韦明远对她的盛意倒是很感激，谢着道：“涓妹，你对我太好……”

萧涓转身回到舱外，边走边答道：“没有什么，我只是想侍候你愉快一点，多尽一点心，你先吃着吧！还有两个菜，我就来陪你。”

韦明远感慨了一下，心中却在想着：“若是她从前是这么好该多美！我也不会再爱上琼妹，再有湘儿，再，再……惹出以后无穷的麻烦……”

一面想，一面喝、吃，不知不觉，将一杯酒饮尽了，兀自不觉，尽拿空杯往口中送。

萧涓刚好把菜都烧好端上来，见状噗哧一笑道：“不吃就一点不尝，吃起来连杯子都几乎吞掉！这算是哪辈子修来的德性，真没见过你这种人！”

韦明远这才发现自己的失态，连忙拿起酒壶，待往杯中添，却被萧涓抢过来，替他斟满了！

韦明远赶紧站起来道：“不敢当！不敢当！”

萧涓一把将他按下去道：“爷！老实点坐吧！权当婢子一点敬意！”

韦明远讪讪地笑道：“涓妹！你真会开玩笑！谁若能得你为妇，将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一个人，因为……因为你是……”

萧涓神秘莫测地笑道：“因为我是一个天下顶贤慧的妻子是不是！”

韦明远真心地赞赏道：“是的！你的确有那种条件！”

萧涓脸色一寒道：“别提那些废话！皇帝老子都甭想做那个梦！”

韦明远不知道她何以会生气，忙道：“涓妹！我是诚心地夸奖你！”

萧涓脸色黯然道：“我知道，请你原谅我，我的脾气有时还改不了！”

韦明远倒无再劝什么，默然地替她拉开椅子，请她坐下，又默然地替她斟满了酒杯！

萧涓举起怀子，突然一种奇怪的表情道：“明远！假若我真有你所说的那么好，那么我现在毛遂自荐，若公子不以薄柳见弃，婢子愿侍巾栉！”

韦明远想不到她会突然生此一问，不禁手忙脚乱。

呐呐了半晌才道：“我……我已经娶过妻子！”

萧涓仍是怪异地笑道：“我不是要你停妻再娶，我愿意作你的小星！”

韦明远感到更难回答了，张大了口望她……

萧涓放下了杯子，哈哈地笑道：“你不必吓成这个样子，我是跟你开玩笑的！我也许下贱，但尚不至于到自荐为妾的程度！”

韦明远心中虽然放下了一块大石，但看到她那黯然神伤的样子，倒是觉得很难过，忙柔声地道：“湄妹！你别误会，我想你不至于此，只要你愿意，天下的好男人还多的是，你不必那样委屈自己！”

萧湄脸上作色道：“我岂是那种俯首听命，任人迎娶的女子！”

韦明远仍是温和地道：“以你的禀赋及才具，当然可以嫁个唯你命是从的丈夫！”

萧湄瞧着他，颇为认真地问道：“你是那样的男人吗？”

韦明远摇头道：“我不行！我自己很倔强的！”

萧湄再追问道：“我喜欢那样的男人吗？”

韦明远想了一下突然极为激动地道：“湄妹！你今后的岁月会很寂寞的！”

萧湄忍不住泪落如雨道：“你终于懂得我了！”

一时两人都没有话说了，风摇着船，微微地摆动着，烛光也跟着摇晃着，烛泪不断地滴着。

萧湄指蜡烛道：“我的生命会像蜡烛一样，不断地燃烧着心，不断地滴着泪，直等那毁灭的一天，泪干了，我也成灰了……”

韦明远不忍卒闻，强笑着道：“湄妹，别说那些丧气话，我们久别重逢，而且大家都是死里逃生，好好地喝两杯庆祝吧！”

话说着，声音已更哽咽了，连忙端起酒杯一饮而尽……

萧湄陪着他干了一杯苦酒。

对望，对望着，两个人都流下眼泪来了。

过了许久，还是萧湄振作起来道：“原是想跟你叙叙旧话，却不料往事只堪哀，我们不谈过去了，还是今朝有酒今朝醉吧！”

韦明远也想从愁苦中解脱出来，高兴地道：“对！一醉解千愁，但愿常醉不愿醒……”

愁肠最忌滥饮。

坎坷易入醉乡。

借酒浇愁愁更愁！

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俱都是断肠人，一般相思一般泪，一般愁肠一般醉！

韦明远的酒量略强，当他只是感到有点天旋地转的时候，萧湄已经神志模糊了，突然地摇摇晃晃地站起来。

韦明远连忙扶住她道：“湄妹！你醉了！你要做什么？”

萧湄喃喃地道：“我……想吐，明远！你扶我去吧！”

韦明远只有扶着她，走到舱外，萧湄倚着船舷，弯腰对着水中呕吐，而且吐得很急！

韦明远本来不想吐的，可是看到萧湄呕吐之后，忍不住喉咙一阵难过，遂也走到她旁边吐起来！

忽然萧湄一个转侧，尖叫一声，直向水中坠去！

韦明远一把没有抓住，眼睁睁地望湖水快将她吞没了，一时情急之下，也不问自己会不会溺水，高叫道：“湄妹，你别慌，我来救你了！”

说着“扑通”一声，也跳进了湖里！

他从来未习水性，上次堕江，是因为失去了知觉，怎么样得以不死，他自己也不甚清楚！

这回可不同了，冰冷的江水，朝他口中，鼻中直灌，手足乱舞，好不容

易浮了上来，立刻又沉了下去。

连喝了十几口水后，他已进入半昏迷状态。

朦胧的感觉中，好似有一只手将他拖离了水。

等他完全清醒的时候，已经又回到了船上。

这不是客舱，而是另一间卧舱。

牙床，罗帐，身上盖着棉被香气氤氲，完全是一间女人的卧舱！

从香味，联想到女人，立刻又想到萧湄。

忽然他发现萧湄就躺在他的旁边。

一阵惊喜，立刻伸手扳住她道：“湄妹！你怎么样了？刚才你真把我吓着了！”

萧湄睁开眼睛望了他一眼道：“明远！你真傻！自己不会水，怎么冒冒失失跳下来救我呢！救人不成，自己先丢了性命……”

韦明远也想起来了，歉然一笑道：“我当时是急糊涂了，一心只想救你，忘了你的外号叫‘五湖龙女’了，这点水哪里淹得住你呢！”

萧湄却疲软地道，“别把我捧得那么高，刚才我就差一点淹死了！”

“怎么，莫非你的水性也不太佳？”

萧湄道：“笑话！我三岁练水，鱼虾也不过这个样子！”

明韦道：“那是为了什么呢？”

萧湄白了他一眼道：“那要问你了！”

“问我？”

萧湄见他莫名其妙的样子，倒不由得笑了道：“我不说恐怕你自己一辈子都不知道，你一下水，我看你手忙脚乱的样子，就知道你是外行！”

韦明远不好意思地插口道：“是啊！我当时简直急慌了，那样子一定很狼狈！”

萧湄道：“我没有时间来注意你的样子！只是晓得你不会水，因此，我只好游过来救你！真够荒唐的！”

韦明远笑了一笑道：“大概还是你拉上来的，真不好意思！”

萧湄道：“我拉体上来？我是抱着你上来的！不！还不如说是你抱着我上来的恰当些，你这一抱，差点没要了我的命！”

韦明远这下子是真的弄糊涂了，催着她道：“到底是怎么回事？湄妹，你快点讲吧！”

萧湄微喘着气道：“我才游近你，你就一把抱住我的脖子，死命把我往下按，力气大极了，几乎捏断了我的颈项！”

韦明远歉然地道：“我真那样糊涂？”

萧湄道：“不信你看脖子上好了，那两道红印还在呢！”

韦明远歉然道：“我信！我信！后来怎样了？”

萧湄摇动一下脖项，好像痛苦仍在，恨恨道：“当时我真想毫不抵抗，任你捏死我，再让水淹死你，大家一起死了算了，反正活着也没多大意思……”

这次韦明远看她神色不大好，没有出言撩拨她。

萧湄继续道：“后来想到你未必情愿肯和我同死，所以我才闭住气，点了你的晕穴，然而我还是扳不开你的手，只好……”

她又望了他一眼才道：“只好那个样子上来了！”

韦明远满脸是歉意地道：“真对不起，我想不到自己会那个样子！”

萧湄道：“没什么，淹水的人都是那个样子，这是我自己不小心，我该从你背后过去的，只怪我也慌了一点！”

韦明远虽听她那样说了，心中仍然不能释然地道：“我一定弄痛你了吧！让我看看你的脖子！”

说放开扳住她腰间的手，想去撩开她的头发，忽然他意念到手上的感觉，不由得大吃了一惊，叫道：“湄妹！你……你没有穿衣服！”

萧湄平静地望了他一眼道：“你抱住我这半天，到现在才知道！”

韦明远大是恐慌，连忙想离开她远一点，想要坐起来！

萧湄又按住他道：“别动！你也没有穿衣服，这样子爬起来也不算雅观！”

韦明远这才感觉到自己也是裸体的，果然在被子里不敢动了，心中却砰砰直跳！嘎嘎地道：“湄妹！这是算什么呢，我们……”

萧湄眉头一竖道：“我们怎样了？我没偷你什么东西！你也没少什么！”

韦明远急道：“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唉……”

他支吾半天也无法说出口，干脆叹口气不说了！

萧湄看他的样子，倒不由笑了。

笑了半天，才正经地道：“你放心，我还没下流到不顾廉耻，这是休息的船，上面并没有预备衣服，湿衣又不能不脱，我只有这办法！”

韦明远知道这是实情，长叹道：“湄妹！你救了我的命，我怎会怪你，只是这样太冒渎了你了，我不值得你这样为我的！”

萧湄横了他一眼道：“你能这样想就好，我以为你会骂我不要脸！”

韦明远发急道：“我若有此心，叫我天诛地灭！”

萧湄一手掩住他的嘴道：“别发誓！我没有怪你，其实凭你刚才奋不顾身救我之情，我实在应该很感激你，这样算不了什么！”

韦明远脸上红红地道：“别提刚才的事儿了，我真恨自己太鲁莽！”

萧湄道：“其行虽愚，其情可感！”

韦明远满脸飞红，不再作声。歇了许久，萧湄突然温柔地叫了一声：“明远！”

韦明远心中一动，应道：“做什么？湄妹！”

萧湄的声音中充满了神往道：“记得我们相识后没多久，我陪你行走江湖，有一天，有富春江的一艘小船中，我们也是这样相对！”

韦明远移近她一点。

萧湄仍若无所觉地继续道：“这是我唯一的梦，唯一的希望，唯一的爱……在我的一生中，你就是我的生命。”

韦明远记起了当时两情缱绻的缠绵，深深地觉得负她太多，忍不住抱住她，吻她的脸、唇、眼睛……

萧湄先是感到突然的。

但立刻溶化在他强健有力的拥抱中了，闭上眼，随他暴雨似的密吻，也一任泪水似雨般的奔流！

韦明远感到怀中的萧湄像一条蛇。

一条柔软而温暖的蛇。

他拥抱过杜素琼、湘儿、朱芸。

他过去曾拥抱过萧湄！

却从未如今夜的她那样地令他心动！

韦明远被她勾起回忆，点了点头，但立刻又否定道：“不，不同！”

萧湄道：“是的！略有不同，那时我们都穿着衣服，但是只要我们两心无他！这有差别吗？你心里想的是什么？”

韦明远立刻觉得脸上一阵发烧。

萧湄又神往地道：“那时，你对我说了许多美丽的话，你描写我们的梦，你也曾描写我们的希望，这些我都记在心里……”

韦明远痛苦地道：“空虚的梦，幼稚的想象，你该忘记那些事，两年多以来，世界改变了许多，我们也长大了许多！”

萧湄凄苦地想：哪一个女孩子能忘记她第一次的恋爱，第一个梦，第一个希望，第一个恋人？何况不仅因为萧湄曾经一度是他倾心的恋人！

而且也因为萧湄是一个妇人！

一个丰满成熟，韧性，滑腻的胴体。

而他自己是个血气方刚的男人。

平凡而有情态的男人，不是圣人！

没有一个男人能抵制那种诱惑！也没有一个女人能抗拒韦明远那样的男子！

风摆动着船掀起无数涟漪，向四周展开！

从狂热中突然冷却，从激动中恢复平静！

尽管他们是超越常人的武林高手，尽管他们都有一身出奇的武功，他们也有常人一样的疲倦与喘息！

萧湄软弱地抚着韦明远壮健的胸膛，轻捋他着胸前的毫毛，轻轻地，满足地而又娇柔地道：“明远！你刚才真凶！我现在想起来倒有点怕了！”

韦明远躺在他身旁，手指仍在她身上滑动着，虽然他已与湘儿结为夫妇，却在萧湄那儿得到从所未有的满足！

蓦而！他想起一件事。

扳过萧湄的脸，轻轻地道：“湄！告诉我！”

萧湄在鼻中轻哼道：“什么事？”

“他是谁？”

萧湄痛苦地道：“我知道你会问的！你可以不问吗？”

韦明远默然了，他想到自己并没有权利问。

他的手指仍在身上滑动，突然又停止了。

“湄！告诉我！他是谁？”

萧湄哭了，哭着道：“明远！我求你别问，我答应你，你是我唯一爱过的人！从前是！将来也是！也许有一天我会告诉你的！”

韦明远又默然了。

天亮了，亮光照进窗子，照上了他们的床。

韦明远几乎静默了一个时辰，终于他又开口了。

“湄！告诉我！否则我会受不了的！”

萧湄的泪也流了一个时辰，突然她哭着声音道：“我那样求你了，为什么你还是要问呢？你是有妻子的，我受得了，杜素琼嫁了任共弃，你也受得了，为什么你偏偏受不了我呢？”

萧湄是几句伤感的话，却又在韦明远的心中刺了一刀。

他无言地掀被坐起，披上尚未全干的湿衣走了。

头也不回地走了，耳中却飘来萧湄带哭的声音：“明远！你这样一走，总有一天你会后悔的……”

韦明远怀一种屈辱的心情回到家中。

不！这应该是吴止楚的家，他与湘儿成婚后，这荏弱的女孩既需要他，也需要爷爷！

所以他没有另外置屋，仍是住在吴止楚那儿！

渐近屋门，他心中的罪恶感也更深，屈辱的心情渐渐没有了，代之以一种忏悔的心情！

一种对圣洁的湘儿忏悔的心情。

忘记那个淫荡的女人吧！反正仇也报了！今后我将伴着湘儿，终老是乡，再也不走江湖了！

望见那竹篱小舍的时候，他恨不能一步飞进去，但也有些踟蹰，“近乡情更怯”，或许就是这种心情！

湘儿并没有在竹门外等他，他摇了摇头，低说一声：“这孩子！到底是孩子，说的都是玩话！”

于是他又记起离家前夕，湘儿曾挽他的颈项说：“韦大哥，你走了之后，我会想念你的，我天天站在那竹篱笆外面，等你回来好不好？”

记得自己也曾开玩笑地回答她道：“好的！你记住，我一定在太阳落山时回来，每天你就等那一下好了，假若太阳下了山，我还没有回，那就要等第二天了！”

“真的？韦大哥！我就那么办！”

想到这儿，他不禁笑了，心底暗自地道：“真是孩子！成亲都两个月了，还是称名道姓地叫我韦大哥，看来这称呼是一辈子都改不了口！”

“现在正将日落，她没有出来等我，回去逗逗她去！假装生她的气，让她急得跳脚，流着眼泪求恕……”

就在这些遐想中，他跨进了竹篱。

篱门没有关，里面显得出奇的平静。

这平静有一种不祥的预示，他在院中就不停地喊道：“湘儿我回来！”

屋子里静静的，没有一点回音！

上天保佑，别出事吧！但愿他们是有事出门了！

他在心中祈祷着，不祥的预感越来越浓了。

推开屋门，他怔住了。

屋中凌乱不堪，桌椅散乱，满地都是药材。

吴止楚的尸身半倚在墙角，胸前一个大洞。

韦明远心胆皆裂，狂吼一声，连忙走近前去。

吴止楚仍留着愤怒的表情，手指歪歪斜斜地写着几个血字，意思分明，想是写了一半，即告气绝。

那几个字成为唯一的线索了。

他忍着悲哀看下去！

“湘儿被掳，杀我者乃……”

最后一个字只有那两点，这老人拼尽最后的一口力气，想告诉他仇人是谁，可惜已力不从心了！

据尸身的情形来看，他死去将有半天工夫！

“这贼子一定是在今天上午行凶掳人，可惜我来迟半日，否则，爷爷！也许不至于死得那样惨……”

他泪眼模糊地喃喃低语着，一面开始研究那几个血字，遗憾的是它竟在

最重要之处中断了！

“惟一可追究的是那两点，那两点可能凑成什么字呢？”

蓦而，他记起了萧湄临走时的话了！

“……你会后悔的……”

“这妖女，她报复得真快！”

“爷爷胸前的大洞，不正是‘搜魂指’的杰作吗？”

“她功力比我高，赶在我前头半日，当然不成问题！”

“那两点不正是萧字的起笔吗？”

一切迹象归纳起来，都是萧湄无疑！

“你掳去湘儿！还可说是为了报复我，可是你不该杀死这可怜的老人，他是无辜的啊！”

“你说我会后悔的！我果然后悔！我后悔没有趁你在不备时候将你杀死，而且对你也浪费了一些感情！”

“可怜的湘儿，在你手中，不知将受什么折辱！”

“狠毒的妖妇，天涯海角，我也会找到你，用尽一切的方法，我也会杀死你，替爷爷报仇的！……”

当夜，他埋葬了吴止楚。

然后一把火烧掉了那幢小屋！

天涯海角，他开始去追寻仇恨了！

旧恨刚了，又添新仇，仇恨始终追随着他。

“我是个不祥的人，我所到的地方，就会带去灾祸，我所爱的人们，就会得到不幸，我真是那么不祥吗？”

他开始诅咒起自己来了！

多事的江湖又起了一阵新的波动。

英雄大会虽无结果，产生一个绝大的变异！

当众就离开的两个绝世高手——萧湄与韦明远，从那一次之后，就神奇的失了踪，引起了大家纷纷猜测……

有人说他俩重叙旧欢，躲到哪儿享福去了！

也有说他俩都死了，否则新任的水道盟主，绝不敢那样猖獗，趾高气扬，任意非为！

新任的水道盟主是谁？

此人非他！乃英雄大会一举成名的文抄侯是也！

萧湄留下了一手无人能及的武功，却神奇的失了踪，不但将天下第一让给他，连水道盟主也让给他了。

任共弃是副盟主，专管惹事生非。

胡子玉是总护法，负责策划一切。

水道声势日壮，几将席卷江湖。

八大剑派名存实亡，有的销声匿影，有的已被水道网罗吞并，有的尚在咬牙苦拼，作困兽之斗！

水道无形之中，已成了武林霸主！

是距上次英雄大会的五年之后。

岁月如流，多少给人留下一点痕迹，有的是鬓边白发，有的是额上皱纹，有的是成长，有的是萎缩！

在君山水道总坛的一间密室中，端坐着文抄侯，任共弃与胡子玉，在举

行他们的重要会议！

每一件震慑江湖的大事，都是在这密室中决定的。

文抄侯仍是那幅长像，只是不作穷儒打扮了！

胡子玉越老越瘦，下巴尖翘，越现得老奸巨滑。

任共弃留了黑须，衬得他深沉而鸷猛。

这三人内心并不和谐，只是为一件事凑拢在一起。

然而他们在一起却造下无数的杀孽。今天他们又在聚会了！

任共弃最先开口道：“我们的势力已经够大了，‘武当’尸尽余气不足论，其他门派也不谈，只有‘少林’与‘峨眉’仍成心腹之患！”

文抄侯道：“他们虽侧身武林，却都是出家人，并没有和我们争权夺利之意，我看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吧！”

任共弃微微一笑道：“大哥之言当然有道理，只可惜晚了一点！”

文抄侯微一色变道：“此话怎讲？”

任共弃仍是以那种笑答道：“兄弟于今日下午，已传了‘九龙令’，叫河南的分坛进攻嵩山，令泯江分舵进攻峨眉金顶，此刻火箭传令大约已经走出千里之遥，而且我规定的是令到即行，因此大哥即使要想撤回已经来不及了！”

文抄侯急道：“我们凡事都是经过商量才决定的，这一回老弟怎么不声不响的一个人就作了主张！”

任共弃不在乎地道：“此事我认为在所必行，跟你们商量，必有许多顾忌，所以我干脆做了再说，造成事实，免得夜长梦多！”

文抄侯急道：“‘少林’二百余年为武林主脉，凭河南分坛那点力量，岂非以卵击石，‘峨眉’亦不可轻侮，泯江分舵当然是必败无疑！”

任共弃道：“我知道是一定败的！”

文抄侯道：“折师辱名，那又是为了什么呢？”

任共弃冷笑道：“打败了！为着声誉攸关！你们才会全力以赴！”

文抄侯长叹一声道：“老弟！我本来是子身一人，这点基业是大家一起闯下来的，弃之并无足惜，只是你总得说个明白！”

任共弃故意装糊涂道：“你要我说什么？”

“干什么你必需要跟‘少林’与‘峨眉’过不去！”

任共弃两眼一翻道：“非我族类者即我敌，一日不除，一日不安！”

文抄侯望他，憋了半天才道：“做都做了！现在争论确已太迟，我们快准备一下吧！”

闲在一边的胡子玉突然开口道：“准备什么？”

文抄侯道：“当然是起尽精华，先扫平嵩山啊，难道非要等河南分坛全军覆没的消息传来才开始行动？”

胡子玉干笑道：“不用这么急，传一张铁血令，限他们两派掌门人在三个月内，来总坛叩头求饶，声明永远臣服！”

任共弃奇道：“士可杀而不可辱，当然不会接受！”

文抄侯道：“那我们还等什么？愈早解决愈好！”

胡子玉双手一摊道：“‘少林’、‘峨眉’都不会投降的！拼起来他们的实力也不如我们，因此总得要给他们时间去找帮手呀！”

文抄侯愈弄愈糊涂，怀疑地道：“我实在猜不透你们的真意何在，胡兄你明白说吧！”

胡子玉哈哈大笑地指着任共弃道：“空床寂寞难挨！我们任副盟主在想浑家了！”

文抄侯恍然大悟道：“我明白了……但是梵净山主会出头吗？”

任共弃似笑非笑，脸色极为难看地道：“老胡！你料事如神确实不错，但有时嫌太讨厌！”

胡子玉耸肩道：“你办法的确不错，但若无我的计划，恐怕你会越弄越糟，信不信由你，要不要我管也由你！”

任共弃想了半天，才无可奈何地道：“老狐狸，再让你出回风头吧！”

胡子玉长笑连声，得意已极！

文抄侯却仍是不信地道：“梵净山主真能因此出山？”

胡子玉道：“老大请放心，非杜素琼不足以与吾等为敌，非‘少林峨眉’两派存亡危急之机，无法请得动梵净山主玉驾！”

文抄侯道：“何以为凭？”

胡子玉道：“‘少林’涤尘，‘峨眉’天心与杜素琼关系颇深，只要你们二人联袂而行，杜素琼必会再度出山！”

文抄侯却担心地道：“她要是真的出来了，我们有把握取胜吗？”

胡子玉胸有成竹地道：“君子斗智不斗力，山人自有妙计，杜素琼重行出山，不但是江湖一大盛举，而且可以解决我们一个大问题！”

这下子其他两人都惊异了，同声问道：“什么问题？”

胡子玉独眼一眨道：“我们这五年来寝食难安的是什么事，五年前大家辛辛苦苦布下的是一局什么棋，难道你们不想得结果吗？”

二人同“哦”了一声。

密室中开始变为切切的小声商谈了！

一切都如预料中那样！

水道一帮在嵩山及峨眉同时碰了个硬钉子！

“铁血令”带着杀意公开地送了出去。

然后有密报送到君山总坛！

“少林”涤尘大师风尘仆仆地入川拜谒侠尼天心，然后二人一同离开峨眉金顶，再度向贵州而去。

密室中的三个人相视而笑，胡子玉拍着任共弃道：“老弟！你的苦相思快有结果了，到时候可得你自己努力，这种事谁也帮不了忙，希望能喝你第二次喜酒！”

任共弃怪模怪样地笑一下算是回答！

天心与涤尘到达梵净山时，已是春天时分，离约期尚有二月之遥，限期虽宽，二人心中却如火焚。

犹是旧日桃源路，仙境不迷旧渔人。

景物依然，人事变迁太多，天心虽是世外人，却也不禁感慨丛生，对着灵山故景，无限唏嘘！

第一关守门的不是朱兰，却换了赵大。

这浑人还是那付憨相，见了他们，笑嘻嘻地道：“师太，你从哪儿找个光头伴当，俺在这儿无聊得紧，拜托你给俺也找个傻老婆子来作伴可行！”

傻人说傻话，可又透着绝顶聪明！

第一句话，就将两位佛门高人窘得无地自容！

末后还是天心打破僵局，合什道：“赵施主别开玩笑，贫尼与‘少林’長老涤尘大师，为要事想进诣贵山主一面，请施主惠予通报！”

赵大听完话后，将眼一瞪道：“要见山主？不行，你是夜猫子进宅，必有灾祸，上次来一趟，将我们仙子害死了，这回又要来害山主了……”

天心见他人虽傻，说话却极有道理，倒不禁为之语塞，可是千里迢迢，总不能空手而回，只有坚请道：“吾等实有要事，敬请施主慈悲！”

说完又是一合什。

赵大见她很客气，倒不再发横了，想了一下道：“山主来到山上之后，曾经严令不接见外人，而且她比仙子厉害多了，动不动就要罚人，我实在不敢替你们通报！”

涤尘插口道：“我们与山主俱是故人，请施主费神代为通报一声，见与不见，自由山主决定，断不会牵连到施主的！”

赵大道：“你胡说，我们山主来此以后，尘缘已断，哪里还会有什么故人，我看你们还是回去吧！”

不但不傻，说话而且极有道理。

涤尘低声对天心道，“此人大智若愚，哪里是真浑呢！”

天心也低声道：“上次我来时，他的确是浑人一个，也许在五年之中，杜素琼开导他不少，现在怎么办呢？”

涤尘道：“任重如山，岂能半途而返，只有坚持到底了！”

天心点点头遂向赵大道：“我们专程而来，志坚如铁，不见山主绝不回头！”

赵大大声道：“若是我不放你们过去呢？”

天心道，“我们只有在此坐等了，精诚所至，金石为开……”

赵大想不到这两个人会耍赖皮，一时倒没有主意了。

抓头挠耳半天，见二人依然不走，忽然道：“要我去通报也行，只是有个条件！”

赵大道：“上次咱们是比赛抢斧头，结果我输了，今天咱们再来一次，若是我再输了，立即带你们上去如何？”

天心见他提起上次比赛，脸上不禁红了一下，但怕又要经过重重考试，所以提先问道：“前面一共还有多少关口？”

赵大摇头道：“没有了，杜山主根本就不见外人，所以不设关口，你们若是胜了我，便可以直接去见到山主！”

天心思索了一下，觉得别无他法，低声问涤尘道：“大师以为如何？”

涤尘沉声道：“别无良策，惟有一试！但求佛祖慈悲……”

天心遂对赵大道：“就照施主的办法吧，是否仍和上次一样？”

赵大道：“是的，不过你们这次是两个人，谁跟我比呢？”

天心自忖内力不如涤尘深厚，而且“少林”以硬功见长，参与这种比赛较为恰当，遂指着涤尘道：“由这位大师与施主一较！”

赵大将涤尘望了一眼，摇头道：“不行！他比不过我的，这样吧，我让你们一起上！”

涤尘正要反对，天心却知道赵大甚深，晓得他不是凭空吹嘘，而且这次比赛只许成功，不能失败！

遂对赵大合什道：“多谢施主承让，就这样决定吧！”

涤尘见天心答应了，自己亦不便多说。

赵大仍将斧头伸过来，自己握住斧柄道：“你们抓紧了，就开始吧！”
天心与涤尘默然地双双伸手抓住斧头，见赵大仍选吃亏的一边，心中不但不轻松，反提高了警觉。

双方都握实了之后，赵大猛喝道：“开始，拉！”

双方都拼出全力，将斧头向自己身边猛拉。

合天心与涤尘两位佛门高人之力量，又是岂同小可，然而赵大以一抵二，居然毫不逊色！

双方坚持了约有盏茶时分，大家脚下都不曾移动分毫！

赵大高兴得大叫道：“过瘾！过瘾！俺老赵今天非多喝两缸酒不可，师太，你多了一个帮手，真强得多了，不是俺近来大有进境，一定非输不可！”

涤尘与天心却没有他那么轻松，二人拼力苦撑，头上青筋暴起，额头已现汗渍，咬牙忍住一口真气不吐！

再坚持了一刻，二人步下已经不稳，渐渐已有朝赵大那边挪动的趋势，若非手上抓得紧，几将脱手！

赵大见二人的脚步又渐渐地向他靠近，大声叫道：“不行！不行！你们两打一，还要耍赖皮！你们一直靠过来，我岂非仍是抢不过斧头！再不准过来了！”

二人的脚下不住向前动，闻得赵大之言，心中虽是惭愧，口中却不答话，手头握得更紧了！

赵大将他们又拖了几步，突地猛喝一声：“去！”

一股强大无比的力量，在斧柄上传过来，振开二人握紧的手，也将他们震得直飞出去。

赵大歉疚地道：“我本来不想这样对付你们的，可是你们一直耍赖皮，不得而已，我才那样做了，不算欺侮你们吧？”

涤尘与天心倒在地上，万念俱头，热泪直流！

他们不是为失败而伤心，也没有受伤。

想到本派将会在一场滔天的杀劫下消灭，他们无法止住自己滔滔不绝，悲天悯人的眼泪！

这情形倒把赵大吓呆了，呐呐地道：“我……我没伤你们吧？输了没关系，回去从头练过再来，哭算什么呢？完全不像好汉子了！”

二位佛门高人的热泪仍是不止。

赵大抽抽噎噎地道：“俺就是见不得人哭！你们再哭，俺也要哭！”

说完陪他们坐在地上直淌眼泪。

突然门洞中飘下一个粉装玉琢的女婴，不过四五岁的样子，遍体罗绮，披着满头秀发，用手指刮着脸唱道：“羞！羞！羞，三个大人哭一堆……”

天心望过去，这女婴十足又是杜素琼的化身。

第十八章 徒劳往返

天心早岁坎坷，晚年事佛，最喜灵慧的幼儿，见那女孩清丽脱俗，赶忙走过去，握住她的小手问道：“你叫什么名字？”

女孩睁着两颗溜圆的眼珠，好奇地望着侠尼道：“我叫杜念远，你呢？”

天心微笑道：“我俗家的名字早已不用，现在叫天心。”

杜念远摇摇一下头道：“天心这名字不好，不如我的有意思！”

天心见她年纪虽小，却装着一派成年的样子，大感有趣，遂露着笑容，同她搭讪地道：“你的名字有什么意思呢？”

杜念远偏着头道：“山主说我的名字是纪念一个很了不起的人！”

天心想到杜素琼与韦明远的一番遭遇，不禁感慨地道：“是的，他的确是个了不起的人！”

杜念远大是兴奋，扯住天心的袖子道：“你认识他？告诉我好不好？他是怎么样一个人？有些什么了不起的事？还有……他叫什么名字？”

天心奇道：“难道你母亲没有告诉你？”

杜念远撇嘴道：“没有，她说我年纪太小，要等我大了才跟我说……我忘了告诉你，山主就是山主，她不是我的母亲！”

天心知道梵净山的规矩，也知道杜素琼何以不让自己的孩子称她为母亲的道理，不过心中总不舒服，遂问道：“那你的父母呢？”

杜念远神秘地摇头道：“我不知道！山主很爱我！许多姨姨也很爱我，尤其是姥姥，她最疼我了，我想我不需要父母！”

这孩子虽然只有五岁，可是说起话来，口齿伶俐，完全超过了她的年龄，使得天心更喜欢她了，正在捉摸该如何再向她问话时，一旁的涤尘大师轻咳了一声，天心抬头一望，当初把守第一关的红衣少女朱兰已站在面前。

朱兰冷冷地道：“师太是明知故问，对一个孩子讲这些话，不是太失你出家人的身分吗？念远！过来！”

杜念远像只小蝴蝶似的奔扑到朱兰的怀中，天心则满脸飞红，讪讪的颇不是味，口中亦呐呐地说不出话。

朱兰晒然一笑道：“师太是无事不登三宝殿，远道而来，这次又有什么见教，莫不是又有什么掀动江湖的大事发生了？”

天心见她的语调尖刻，显然极不欢迎，然而自己上次前来，即送掉管双成的性命倒是怨不得人家！

遂极和谒地道：“贫尼很惭愧，梵净山人间仙境，贫尼无事实不敢前来打扰，这次不但是为了天下生灵计，而且也是为了……”

话尚未说完，即为朱兰打断道：“这些话跟我说没有用，你来的目的是要请山主，还是留点精神去向山主说吧！不过我怕你会失望的……”

天心惊道：“难道山主不肯接见我们！”

朱兰目光一扫二人，摇头道：“二位既是山主故人，而且先前又承呵护之情，山主倒不会如此绝情，她已知二位前来，命我逐客的！”

天心不解道：“姑娘先前之言，贫尼就不明白了！”

朱兰道：“山主虽接见你们，却断不会下山帮你们了断事务，这样岂非使二位白跑一趟，所以我说你们会失望的！”

天心沉吟不语，涤尘突然道：“还是请容我们先诣山主之面吧！”

朱兰毫无表情地一挥手道：“二位请随我来吧！”

二人默默地跟在她身后，朱兰走了几步，发现杜念远也兴致勃勃地跟在身旁，不由眉头一皱道：“念远！仙子今天叫你做什么的？”

杜念远瞪着眼睛道：“没有！什么也没有！”

朱兰笑道：“小鬼头，你别耍滑头，今天明明是双日，是该你去教赵大唐诗的日子，你还不快去！”

杜念远撒娇道：“朱姨姨，山从来没有外人来过，您就让我也去看看热闹吧！赵大笨死了，一阙清平调，三天还没背熟……”

朱兰摇头道：“不行，那是山主规定你的工作，你有胆子尽管不做好了，回头罚下来，可是没有人敢替你讲情！”

杜念远想了一下，才红着眼睛走了。

天心诧异道：“她才那么小，就可以教别人了吗？”

朱兰得意地笑着道：“别看她小，文武两途，有人学了几十年，都未必能赶得上，赵大才受了了她半年熏陶，不是文雅得多了……”

天心感佩地点点头，半晌才又问道：“山主对她很严吧？”

朱兰道：“爱之深则督之切，山主不仅是对她，对每一个人都是这样，恩威并施，连费姥姥都对她又敬又怕！”

天心肃然问道：“山主一定很得人心！”

朱兰亦是恭敬地道：“是的！山主治理本山，除练武功外，每个人都要学很多东西，做很多事情，当初我们对仙子只是敬服，然而山主平易近人，她跟我们一起操作，一起生活，大家对她除了尊敬之外，还具有一种真正的感情。”

天心慨然而叹道：“贵山主是个了不起的人！”

朱兰不再开口，只是肃穆地在前面领路。

山中的环境与从前改变了许多，瑶花琪草，亭台楼阁犹是昔日面目，只是其中往来的，已不是绰约仙子了。

她们都一式布衣裙钗，有的纺纱，有的织布，有的读书，有的练剑，每一个人都自得其乐！

天心感慨地道：“无怀氏之民欤，这儿简直就是秦人旧舍，桃源胜地，贵山主确是了不起！”

说着又往前走了一阵，突然花丛中一个戴竹笠的农装女子站了起来，手上还是沾了泥土，向他们倩然微笑！

天心定睛一看，不是梵净山主，又是谁来。

杜素琼衿衽作福道：“梵净山得二位高人佛驾，幸何如之，兰妹妹，请你先将二位贵宾带到听松轩旁小坐，我洗手就来。”

朱兰躬身答应了一声，天心与涤尘向杜素琼见过礼，寒暄了几句，才跟在朱兰身后而去。

听松轩傍崖而筑，设备淡雅宜人，窗外遍是苍松，微风拂过，掀起一片松涛，使人耳目为之一清。

小婢送上香茶，朱兰着笑让客道：“我们不敢自诩为仙，没有胡麻饭奉客，这茶可确实是松子泡的，请二位尝一尝新！”

天心与涤尘谢着接过，入口一品，果然别具一种清香之味，不由得赞赏异常，连连呼佳。

一茶将尽，杜素琼一身淡装翩然而临。

天心涤尘又站起来，重新见礼，分宾主坐定。

杜素琼笑着道：“二位间关远来，必是江湖上又有大事发生了？”

天心道：“正是，这次严重多了，不但关系着若干生灵，而且还影响武林劫运，因此贫尼与涤尘大师不得已……”

杜素琼神色不动地道：“我已远离江湖，对这些事十分陌生，莫非在此数年中，武林中又出了什么极为厉害的高手不成？”

天心遂将近年所发生的大事，以及“峨眉”、“少林”受到威胁的情形说了一遍，更强调水道为害武林之重……

只有说到韦明远化身妇人，出现英雄大会杀死“雪海双凶”之际，杜素琼与朱兰都略有激动之状，其他如文抄侯领袖水道，独霸武林与任共弃、胡子玉等，狠狠为恶之事，她们显然都不感兴趣。叙述完毕之后，朱兰忍不住问道：“那……那明远未出现过么？”

杜素琼望了朱兰一眼，朱兰的脸顿时红了。

天心却率直地道：“韦明远与萧湄在英雄会上一走，再未出现过，只是在长江畔的一个小村中，有着吴止楚的坟墓……”

她故意顿了一下，见二人俱无反应，仍接着道：“此老据传是死于非命，而且韦明远的妻子湘儿，也同时失了踪，韦明远曾单独回去过一次，接着就失了踪。”

屋中沉默了半晌，杜素琼轻叹一声道：“我尘心已淡，也许比你们出家人还看得开，这些人，这些事，再也不能令我动心了！”

天心急道：“‘峨眉’与‘少林’危在旦夕，尚祈山主能大发慈悲，力挽狂澜，免我两派数百年基业，毁于一旦……”

杜素琼摇头道：“我不能管这事，我发誓不下山了。”

涤尘也急了道：“任共弃出身梵净山，山主应有责任阻止他胡为！”

杜素琼道：“他已经被逐出门墙，梵净山只是一个安居之地，并非武林门派，对他的行为，我们不能，也不愿负责！”

天心见杜素琼执意不允，实无良策，想起此来责任之重大，心中大是着急，突地跪下道：“贫尼敬为两派数百条生灵请命！”

涤尘也跪下道：“贫衲别无他法，也只要一跪乞求了，山主一日不允，贫衲一日不起，望山主能大发慈悲，本武林同道之谊……”

这二人平日在武林中之地位，何等崇高，然今日为门中安危，竟屈膝求人，在他们而言，已是最后之策。

可是杜素琼单手一挥，有一股绝大之力，将二人轻轻抬起，她的脸上仍是一无表情地道：“二位别这样，小女子当受不起重礼，我已立有誓约，二位当不至于强人之难，一定要我背誓吧！”

她的手仍是伸着，那股力量绵绵而来，托住二人身形，想跪却跪不下去，只急得两泪直流。

朱兰见状，心有不忍，刚开口唤了一声：“山主……”

杜素琼又望了她一眼，朱兰接触到杜素琼微带愠意的眼光，立刻把底下的话咽了回去。

杜素琼等了片刻，才道：“我已是爱莫能助，事情关系颇巨，我也不敢多耽误二位时间，二位还是早点回去另谋他策吧！”

说完把手微微一抬，将二人各送到椅上坐下。

天心与涤尘万念俱灰，身子都仿佛瘫在椅子上无法动弹了，杜素琼朝朱兰冷冷地道：“兰妹妹，麻烦你还是送他们下山吧！”

说完朝二人谦恭地一福道：“天无绝人之路，以‘少林’、‘峨眉’之雄厚实力，与水道一争，并不一定会败，二位何必尽长他人志气呢！”

涤尘长叹道：“山主不知道，单单任共弃一人，昔日已闹得天下大乱，现在那文抄侯之功力，犹在任共弃之上……”

杜素琼仿佛极不愿听见任共弃的名字，皱眉道：“既是他们那么厉害，我去了也是白费。”

涤尘道：“仅从山主刚才那一手烘云托日的功力，已足睥视天下，何况山主进境，尚不至此。”

杜素琼叹息道：“天外有天，人上有人，武学一道，无涯无境，我越学越知道自己不足，有违二位盛意，深感歉咎……”

说着点点头，率先出了听松轩。

朱兰将手一比道：“山主事忙，未克亲送，仍由我代表，恭送二位下山，异日二位得暇，仍请常来玩玩，山肴野蔬，尚堪饷客，此刻二位归心如箭，我也不多留了！”

天心与涤尘废然地站起来，默默地追随朱兰，步下山去。

就在二人离开梵净山之后，一个隐秘的地方，钻出了两个人，望着两个身披袈裟，嗒然若丧的背影……

年青的一个开口道：“老胡，看情形他们是碰了钉子，计又将安出？”

年纪大的一个道：“我一时也别无良策，要不你进去闹他一场，反正你里面的路径熟，情形又清楚！”此二人不问而可知是胡子玉与任共弃。

他们虽设下了逼杜素琼出山之计，但也考虑到杜素未必肯答应，故而跟在后面，一观究竟。

果然天心与涤尘没有成功。

任共弃想了一下道：“不行，对山里的情形我知道，凭我这点本事，到了里面只有吃亏，更别说是闹事情了！”

胡子玉道：“你跟杜素琼到底是夫妻呀！一夜夫妻百夜恩，百夜夫妻似海深，难道她真好意思杀你不成！”

任共弃勃然色变道：“老胡，你是故意调侃我吗？再拿我开胃，可别怪我不客气，‘分筋错骨法’的滋味你是尝过的。”

胡子玉耸肩干笑道：“老弟！你火气真大，一句玩笑的话，你就认了真……别忙，让我们摸近一点，看情形再想办法！”

任共弃默然无语地跟着他，慢慢地向前靠近。

入口前的大树下，并坐着一大一小两个身形。

原来是杜念远在教赵大念诗。

她清脆的声音，摇头摆脑地念着：

“春风一枝露凝香，云雨巫山痛断肠。

借问深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装……”

赵大粗哑的喉咙跟着她一句句地念着。

忽然他偏着头道：“燕子飞着很快乐的，怎么又会可怜呢？它身上永远是那么一身毛，哪儿来的新装呀？”

杜念远顿小脚气道：“飞燕是赵飞燕，她是一个女人，不是飞的燕子，你可真会解诗！李白听见了，不气死才怪！”

赵大这才明白了，但仍是不服气道：“李白早就死了，他不是跳在河里捞月亮淹死的吗？那家伙比我还傻，他才不会生气呢！”

杜念远呀着小嘴道：“赵大，你再胡说，我就不教了。”

赵大高兴地道：“你不教最好，俺才不想学这劳什子呢，别别扭扭的，所有的诗里面，只有一首对了俺的胃口！”

杜念远好奇地道：“哪一首？”

赵大兴趣浓厚地道：“李白的‘将进酒’！自古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会须一饮三百杯……但愿长醉不愿醒……”

杜念远将嘴一撇道：“还亏你对胃口呢，次序全弄错了，前句搬到后句来！”

赵大脸上一红道：“只要记住就行，次序颠倒有什么关系……俺看这李白定是一个酒鬼，不然他怎么能想得这么绝。”

杜念远又好气又好笑，顿着脚道：“你真的不想学了。”

赵大着笑道：“要是还有喝酒的，俺就再学几首，逢到喉咙痒的时候，念念也过痛，要是什么云呀！花呀！俺实在不想学了！”

杜念远瞪着小眼睛道：“好，我就这么回山主去，这是你自己不要学的，我也落得轻松些，免得天天对你生气！”

说着就站了起来，这一下可把赵大整住了，连忙上前拉住她，口中还苦苦地哀求道：“学！学！小姑奶奶，俺算是怕你，一个小玉一个你，你们算是吃定了俺老赵了，你们比长虫还可怕……”

杜念远强忍住笑道：“原来你也怕山主处罚！”

赵大苦着脸说道：“俺倒不怕山主打我，俺皮粗厚，挨几下没关系，就是怕不准喝酒，那可憋死老赵了！”

一大一小，又在树下念起诗来了！

任共弃躲在远处，仍可清楚地看到杜念远的一举一动，身上不由自主地起了一阵颤抖，父女的天性自然地流露无遗……

胡子玉在他耳畔轻轻地道：“这一定是令媛了，恭喜老弟有此掌珠，慧质天生……”

任共弃强忍住心中的激动，喃喃道：“五年了，想不到她会这么大了，长得真像她母亲……”

胡子玉突地在他耳畔轻轻地说了几句。

任共弃摇头道：“不行！不行！这样太苦孩子了！”

胡子玉道：“不这样如何搬得动尊夫人大驾，而且你们父女也该聚聚，我要是有这么美丽聪明的女儿，我一定把她带在身边，骄傲地给别人看看！”

任共弃考虑了半天才道：“不会伤着她吧？”

胡子玉道：“老弟也算是用药行家，让该知道这玩意儿的性质，最多叫她昏迷一阵罢了，走出个百十里地，立刻就救过来。”

任共弃又考虑了一下才道：“别用过量。”

胡子玉点头道：“我晓得！这么好的孩子，我也舍不得伤了她！”

两个人又屏住气息，慢慢地向前移动了！

赵大再醒来的时候！发现身旁围住许多人，山主、朱兰、费姥姥……每个人都紧张地望他。

朱兰首先急问道：“赵大！念远上哪儿去了？”

赵大摆摆手，定了一下神才道：“我们正在读诗，突然出来两个人，撒了一把红色粉末，我才吸进一点，就晕晕沉沉的不能动了……”

朱兰插口道：“那是‘迷神散’，山中有解药，放心，你死不了的，快

说！念远上哪儿去，是不是被那两个人带去了？”

赵大点头道：“是的！念远也迷倒了，他们就抱着她走了！”

费姥姥敲着拐杖急声问道：“那两个人是谁？”

赵大没有答话，却皱眉头道：“姥姥你别敲，你力气大，震得我头痛！”

“迷神散”有使人骨酥筋软之效，费姥姥神力惊人，暴怒击地，自非新创之余的赵大所能忍受！

朱兰急道：“姥姥您就别敲了！赵大你快说吧！那两个人是谁？”

赵大道：“那年纪大的我不知道，那年青一点的，虽然他留了胡子，可是把他烧成灰，我也认识！”

朱兰催促着道：“别废话了，你快说出来吧，真急死人！”

“是巡山侍者！”

“任共弃！”

这是杜素琼的惊呼！

“吴安道！”

这是梵净山其他诸女的叫声！

赵大道：“是他，一点也没有错！我虽然神志已经不清楚了，可是我还是认得出他，留了黑胡子……”

杜素琼想了一下道：“他故意地向‘少林’、‘峨眉’挑战，原来是想利用那两派跟我的关系逼得我下山，重履人世！……”

朱兰道：“山主现在不得不下山了！”

杜素琼道：“为什么？”

她的声音是那么平静，使得朱兰倒感到惊奇了！

“孩子被他抢去了！”

杜素琼微微一笑道：“那孩子有他的一半骨肉，由他抱去不为过……”

朱兰的眼泪都急出来了，急叫道：“不！山主！不行……”

杜素琼仍是平静地问道：“怎么不行呢？”

朱兰哭声道：“念远不能留在那种人手中！”

杜素琼奇道：“他是她的父亲！为什么不能呢？”

朱兰大叫道：“不行！不行！”

朱兰又肯定地道：“因为她叫念远，为了这名字，也不能让他保有孩子！”

杜素琼突然温和地道：“你大概也爱着韦明远吧？”

朱兰不防她会有此一问，瞪大了眼，一时不知回答。

杜素琼却柔声地道：“为什么不敢回答，爱！就该忠实地，勇敢地爱，爱情不是罪，不用偷偷地放在心中……”

朱兰嗫嚅地道：“是的……从我替他治伤后，我就忘不了他了！……山主，请您原谅，我无意要分割他对您的感情……”

杜素琼静得如一池止水，缓缓地道：“有什么可原谅的呢！他本是个值得爱的人，再说，我们的感情已坚逾金石，没有人能分割去了……”

朱兰含泪点头道：“是的！我知道，山主，他告诉过我！”

杜素琼陷入一种神往中，没有再开口。

朱兰却哀求道：“为了那孩子叫念远，山主！您下山一次吧！”

杜素琼看着她摇摇头：“你在山上比我久，却没有我看得开！”

费姥姥恭敬地道：“山主智慧禀赋超人，要不然仙子从未晤面，怎会贸然以重命相托。山主，为了我们，您就下山一次吧！”

杜素琼抬起眼光一扫四周，平静地问：“你们的意思怎么样？”

四周的女孩子接触到她的目光后，身不由己跪下道：“请山主找回念远吧！我们都舍不得她！”

杜素琼叹了一口气道：“好吧！为了你们，我就下山一次吧！”

众女欢呼雀跃，杜素琼却漠然地举步离开了。

再寻回是她自己的女儿，虽然她平时爱之甚切，然而却没有一人怀疑是为着自己而答应下山的。

在长江船上。

任共弃小心翼翼地调了解药，替杜念远灌下，然后又焦灼地守在一边，这杀人如麻的魔王，他的手居然在颤抖着！

苹果似的小脸上，闪起一对明亮的朗星！

杜念远醒了！

任共弃深深地吐出一口气，伸手扶着她的头发道：“孩子！你终于醒了！”

杜念远却一骨碌翻身坐起，鼓腮帮子道：“嗨！你们把赵大怎么了？这是什么地方？”

任共弃慈和地道：“赵大很好，现在大概也醒了，这儿是在船上！”

杜念远一摸自己的小辫子道：“船上？这船真大！比我们山上的大得多了！”

她虽身在陌生的环境中，却全无法意，望着二人道：“你们是谁？我看你们不像好人！”

胡子玉哈哈大笑道：“这才是‘对面相逢不相识’了，他是你的父亲！”

杜念远睁眼望着任共弃道：“他说的是真话吗？”

任共弃忍不住热泪交流，慈和地道：“孩子！是的！我是你的父亲！”

杜念远又仔细端详了他半天，才慢慢地道：“不好！还好！”

胡子玉大惑不解地道：“你这是什么意思？”

杜念远盯住地道：“我说不好，是因为你没有我想象中那么好，不过还好你不是像他一样，一只眼睛一条腿，难看死了……”

胡子玉窘了半天，才哈哈地笑起来：“有意思！有意思！好侄女！才见面呢，你就挖苦起我这个老伯来了，这份见面礼可够重的了！”

杜念远却皱眉道：“你别这样笑好不好，像猫头鹰一样，显着你这个人太阴险，好用歪心思，我不喜欢你！”

胡子玉惊愕地止住笑声，口张大了却未闭拢。

任共弃忍不住笑起来道：“老胡！虽说童言无忌，我这女儿却知你颇深！”

胡子玉只得抬抬肩膀干笑着不出声。

任共弃却对杜念远道：“你想象中的我该是什么样子？”

杜念远摇头道：“我不晓得！我总觉得你不够英俊！”

胡子玉道：“你父亲刮掉胡子，也是个美男子呢！”

杜念远道：“我晓得，不过他总缺少一点什么，配不上山主！”

这回轮到胡子玉高兴了，指着任共弃道：“老弟！令媛不但知我，对你也了解颇深！”

任共弃却全无温意地道：“你叫你母亲一直都称山主吗？”

杜念远道：“是的！我明知道她是我母亲，可是她要我跟别人一样，叫她山主，我想总有原因的！爸爸！你知道吗？”

任共弃第一次听见她叫爸爸，心中大感安慰，可是她的问题，又令他的

心头笼上一层阴影！

想了半晌才道：“我也不知道，等我知道了，我再告诉你吧！”

杜念远若有所思地点点头，突然问道：“爸爸！你叫什么名字？”

这是一个极简单的问题，却问得任共弃异常伤感！

半晌才道：“我叫吴……不，我叫任共弃！”

杜念远道，“人应从父姓，我叫杜念远，要改过来吗？”

任共弃黯然地扶着她的手道：“不用了，你姓杜很好，它再适合也没有了……”

胡子玉虽然狡奸成性，想到他的遭遇与心情，也不禁替他难过起来！舱中一时变得颇为沉默！

杜念远突然开口道：“我们的船是在哪儿行驶？”

任共弃柔声道：“长江！”

杜念远高兴地道：“长江？不是又叫扬子江吗？听说它大得很宽无边际，波涛汹涌，我出去看看去，我一直就想出来玩玩！”

说着跳下就要就朝外跑，任共弃不放心，跟在后面道：“孩子！当心点，你身体复原了吗？”

杜念远道：“早就好了，那点迷药也死不了，我很小在山上，就是用灵药喂大的！你看这不全好了吗？”

说完纵身一跃，从舱门直弹出去，空中两个转折，轻飘飘地落在船板上，姿态美妙已极！

船上的水手都是水道的帮众，手下来得两下的颇有其人，见了也不由得衷心地喊出一声好来！

任共弃满怀得意地对胡子玉道：“这孩子想不到她还真不错，刚才那一手‘燕子翻云’，换在你我，也不过这种程度了，真难为她！”

胡子玉点点头道：“老弟！别替我们吹嘘了，你我也许能照办一下，但是在空中那两个转折，却绝对赶不上她俐落！”

任共弃一向很少服输，但这一次不但服，而且还是真心真意地服了输，含着笑容，走到杜念远身旁！

迎着强烈的江风，杜念远的兴致高极了。

她了视远方，口中念念有词道：

“澹然空水对斜晖，曲岛沧茫接翠微。

波上马嘶看棹去，柳边人歇待船归。

数丛沙草群鸥散！万顷江田一鹭飞！

谁解乘舟寻范蠡，五湖烟水独忘杭。”

“好！真好极了，我现在才懂得了‘读万卷书’是不够的！一定还要‘行万里路’才可以体会到世界是那样地大……”

一番话，把后面两个大人吓呆了。

胡子玉故意道：“你读的那首七律我很熟，一时忘了是谁的了？”

杜念远抢着道：“那是温庭筠的‘过利州渡’，温诗绮丽，独有这首另辟意境，可见一个伟大的诗人是不拘于一格的……”

胡子玉讶然无语。

任共弃却热泪盈眶，一把将她抱起来……

杜念远奇怪地道：“怎么我说错了？”

任共弃道：“没有错！孩子！太好了，你太聪明了，我就怕你……”

他的语调哽咽，说不下去了。

倒是杜念远突然地说：“山主讲过，我聪明外露，恐怕不长寿，我倒不怕死，蜉蝣的生命不过旦夕，比起它们来，我的寿长多了……”

任共弃凄然无语！

连胡子玉的独眼中也不禁淌下了眼泪！

三个月限期将届。君山水道总坛的密室中，三个人的会议更频了！

在他们的旁边，横着一张小床。

杜念远闭着眼睛，深深地睡熟了。

月余的盘桓，她不但成了任共弃的命根，也成了文抄侯与胡子玉心目中的宝——无价之宝。

这三个人虽是貌合神离，然而对杜念远的爱却是一样的，所以随时将她带在身边，生怕她会被人抢去似的。

现在三个人又在窃窃的私议着，面色很庄重。

因为在短期中，接连地发生很多大事！

第一件：“少林”“峨眉”集两派之精英，聚于河南开封，准备作全力之一拼，这件事还不算太头痛。

第二件：他们密藏的一个极为重要的人，突然失踪了，这是他们最提心的一件事，但，它居然发生了！

第三件：据快骑飞报，梵净山除了留下少数人看守外，几乎全部下了山，也向开封进发！

商量着，商量着，声音渐渐大起来了。

三人中最镇定的还是胡子玉。

文抄侯首先不耐烦地道：“真糟！人关在石室中！怎么平白会丢了昵？”

胡子玉镇静地道：“不是她自己跑了，就是有人将她救走了！”

文抄侯问道：“什么人的可能性较大？”

胡子玉眨独眼道：“那石室异常牢固，而且又有能手看住，逃走的可能性极少，因此依我推论，她是被人救走了的！”

任共弃点头道：“我也认为是被人救走的，不过那石室隐秘异常，知者不多，谁能神不知鬼不觉地将人带走昵？”

胡子玉道：“仅一人有此能为！”

“谁？”胡子玉持着长须道：“此人功力高深，而且对石室位置异常熟悉……”

两人都明白了，异口同声道：“是萧湄！”

胡子玉道：“当然！君山的布置，萧湄了若指掌，而且也只有以她的功夫，可以瞒过看守的人轻而易举地将人救走！”

两人都略现出一丝惧意！片刻之后，文抄侯才道：“她匿影五年，为什么又突然出现了呢？而且她不直接出来找我们麻烦，偷偷的将人救走做什么呢？”

胡子玉干笑一声道：“谁知道！天下最难测者，妇人心也！”

任共弃轻拍一下桌子，怒骂道：“老胡！你少卖关子，快说出来吧！”

胡子玉道：“我说出来你们可别害怕！”

文抄侯也沉着脸道：“胡兄！开玩笑要看时候……”

胡子玉轻笑一下道：“一定要我说，我就说吧，五年前我们布下一局棋，别人不明白，萧湄可是清楚的很，所以她一直不出现！”

文抄侯道：“我看不出其中有何关连！”

胡子玉笑了一下道：“关连才大呢！萧湄必是与韦明远谈得很好，背了黑锅子，如何肯罢休，不把人救出，何以能证明她是清白的！”

“她要向谁证明？”

“当然是韦明远！否则他对令妹又无好感，何必要费事将他救走！她那个人可以受任何人的误会，就是不能受韦明远的误会……”

文抄侯忽然想到在英雄会上萧湄临走时所表演的那一指，不由得心中泛起了一阵寒意，故低低地道：“这么看来，她问清楚之后，一定会再找我们麻烦的！”

胡子玉道：“我既未动手抢人，力又不足以杀死吴止楚，麻烦是你们二位的，可不会有我姓胡的份！”

任共弃大怒道：“混帐！主意都是你出的，使我落个千秋骂名，祖父对我不好，老大杀了他我不难过，对于湘儿，我始终耿耿在心，你倒推个干干净净……”

文抄侯也沉着脸道：“胡兄存有这种私心，的确不太够朋友……”

胡子玉却摆手道：“二位不必心焦，萧湄绝不会来找你们麻烦……”

任共弃道：“何以见得？”

胡子玉笑道：“她要留活口，对韦明远证明她没有做过那些事！”

文抄侯道：“若是他们先聚了头，几方面一对质，我们岂非又多出韦明远一个敌人，他‘太阳神抓’之功亦未可轻视！”

胡子玉哈哈长笑道：“这就是我当初要你们蒙面易形的理由，湘儿并不知道谁掳走她，亦不知是谁杀了她的祖父……”

文抄侯渐有所悟道：“难怪你叫我缩短身形，为的是……”

胡子玉大笑道：“为的是叫你看起来像女人，韦明远对萧湄本来就有成见，岂会相信她的一面之词，他们不见面则已……”

任共弃亦欣然色笑道：“一见面非自相残杀不可，老狐狸，我又开始佩服你了！”

于是三人都相视大笑起来！

杜念远在床上翻了一个身。

胡子玉立刻止住笑声，噓了一下。

其他二人亦屏住声息。

任共弃望了床上一眼道：“我们该轻一点，别吵了孩子睡觉！”

文抄侯压低嗓音道：“现在算是解决两个问题了，下一步该商讨如何对付梵净山了，关于梵净山的实力，我还不太清楚！”

任共弃道：“谁都不清楚，我在山上虽然有好几年，却实在不知道管双成的武功究竟有多高，因此亦不知素琼会练到什么程度！”

胡子玉道：“单看管双成笛毙‘青城三老’，就可以想见大概了，老大自问比‘青城三老’如何？差不多就有个数了！”

文抄侯略一沉吟一下道：“那我们未可力敌，惟凭智取！”

文抄侯道：“智取是怎么智取法？”

胡子玉一指任共弃道：“首先我希望她还能顾念一点旧情……”

任共弃连连摇头道：“别提了！你是知道素琼的，有时她恨不得要杀我！”

胡子玉道：“老弟怎么打退堂鼓了，你不是希望能重拾旧欢吗？”

任共弃道：“起初我是存有这种幼想的，但是见了孩子之后，知道她连

孩子的母亲都不愿意做，我的心也凉了！”

胡子玉道：“那只有把孩子还给她，请她别管闲事，立刻回山，这个条件，我相信她一定肯接受的！”

任共弃朝熟睡的杜念远望了一眼，目光流露出眷恋的光芒，沉思片刻，毅然决然地道：“不！不行，没有见到她的面，我还无所谓，经过这一个多月，她已和我的生命连了根，再也不肯放弃了！”

胡子玉皱眉道：“这就难了，杜素琼也是为孩子才下山，你不肯放手，她岂肯干休，打既没把握，和又不可能……”

一时陷入沉默中，良久，文抄侯轻轻地道：“其实孩子跟着我们，也糟塌了，我们实在不够资格教她，若是在山上，她可以学得更多一点！”

任共弃突然暴怒道：“放屁！她不是你的女儿，你自然不在乎！”

文抄侯居然没有生气，苦笑道：“老弟！别发脾气行不行，她虽不是我的女儿，我却愿意为她做任何事，我那样说的确是为她好！”

任共弃这才悻悻地不做声。

胡子玉突地捋着长须道：“二虎相争，势必两败俱伤！”

文抄侯奇道：“胡兄此言何指？”

胡子玉微笑着道：“杜素琼与萧湄，一对母老虎！”

文抄侯大感兴趣道：“精彩！精彩！胡兄快快道来！”

胡子玉摇头摆脑地道：“南山有虎，北山有虎，置身于二山之间，两虎俱至！人为情死，虎为食亡，呜呼哀哉！”

任共弃冷冷地道：“想得很好，拿什么做饵，我的女儿？”

胡子玉笑摇头道：“令媛虽然珍贵，却引不动萧湄，我是说韦明远。”

任共弃嗤然失笑道：“韦明远？你是在做梦！”

胡子玉笑道：“人生如梦，梦如人生，大千世界一梦耳，你们爱信不信，山人自有梦里乾坤，管叫真如梦，梦如真！”

文抄侯耐不住道：“胡兄别打哈哈，请问计将安出？”

胡子玉神秘地一笑道：“此计大妙，少安毋躁，为防隔墙有耳，你们附耳过来！”

两人把头凑过去，胡子玉嘴皮一阵动，二人连连点头，渐渐地，渐渐地，他们脸上露出了会心地微笑。

约定的日期到了。

开封城郊大觉寺中，笼罩着一片惨雾愁云。

“少林”掌门人涤镜大师与“峨嵋”掌门的明心大师太相对苦坐，在他们身后，各坐了一大群人，或僧、或尼、或俗……

每个人都是愁眉深结，满腹心事。

一个青年僧人匆匆奔进来，大家知道时刻到了，眉头皱得更深，准备接受预期的灾祸来临。

那个僧人奔到涤镜跟前，耳语了一阵，涤镜欣然色雾，挥手令僧人退后，然后朝明心合什道：“梵净山主驾到，掌门人与贫衲同往一迎如何？”

这真是一个出人意外的消息。

它令所有的人都震动了，也使大家心上放下一块巨石！

明心合什喜道：“贫尼敬陪一行！”

涤尘与天心也跟在掌门人身后迎出寺去！

杜素琼仍是淡雅装扮，她身后跟着费姥姥、朱兰与赵大。

涤镜首先躬施一礼，颤着声音道：“山主玉驾于此刻来临，恰如久旱时雨，暴暑甘霖，老衲涤镜，敬代‘少林’门下候安并致无限谢意！”

明心亦合什施礼道：“山主惠然赐顾，万千生灵有幸，敝门有幸……”

杜素琼回了一礼道：“二位掌门人太客气了，窃闻贵二派与水道有约，素琼适亦有微事待决，来得冒昧，请多予赐谅！”

涤镜逊谢道：“山主说哪里话！恭迎不周，多有怠慢，请山主入内奉茶，贫衲敬先为引路！”

说着返身引导杜素琼一行人来至大殿中，早有门下弟子，安好座位，大家分别重新见礼坐下。

明心道：“家师姊自贵州专返，道是山主已不问事，心中惶恐，无时或已，天幸山主大发慈悲，仍然赶了来……”

杜素琼平静地拦住她道：“掌门人别太过奖，素琼此来实在另有原因，假若方便的话，也许会为贵派略尽绵力，要说专程前来，实不敢当！”

天心诧异道：“山主还有什么事？”

杜素琼淡淡地道：“任共弃把杜念远带走了！”

这又是出人意外之事！

然而大家想到她与任共弃及杜念远的关系，倒不禁默然，不知该如何置喙，更不知要从何说起！

杜素琼说完话后，静坐在一旁，不再出声！

大殿又陷入一阵沉寂。

约摸过顿饭时分，门口有人高声宣布道：“水道英雄驾到！”

像一枚石子投入静寂的湖面，引起一阵嗡嗡的私语。

两派的掌门人尚未及作何表示，殿门已出现一大群人。

文抄侯响亮的喉咙自行开口道：“未劳远迎，咱们自己进来了！”

说哈哈大笑，率众入殿，一派目中无人的狂态！

涤镜与明心身为掌门，为礼貌，不得已，站起身来，淡淡地打了一个招呼，其他人连动却没有动！

文抄侯见状，冷笑一声道：“‘少林’‘峨眉’，两大门派的高手都到了，真是盛会，各位现在不活动活动，等一下想动恐怕也力不从心了！”

他的话不但狂傲，而且极无礼貌。

许多佛门弟子听了都不动声色。

这时退偏在一隅的梵净山人可动了怒！

费姥姥“哼”了一声道：“你说话可是把我们也算在内？”

他们人数本就少，杂在两派人内不太显著！这一出声讲话，才引起了水道人物的注意。

文抄侯不认识她，正想开口，却被任共弃一扯衣服！

他已发现了，脸上不由得显出诧异之色！

他们已听说素琼率众离山，却不曾料到会走在前面。

任共弃排众而出，走到杜素琼面前，不知如何开口。

杜念远已飞身而出，高兴地叫道：“山主！姥姥，朱姨姨，你们都来了！”

朱兰一把抱住她，仔细地端详她有何改变！

杜素琼冷冷地道：“我来把念远带回去！”

任共弃原有无限热情的话待吐，却被她冰冷的语调整个封了回来，呆了半晌，才呐呐地道：“她……她是我的女儿！”

杜素琼仍是冰冷地道：“她跟你不会有好结果的，而且你也无权！”

任共弃满腔的热情，突地化为愤怒，大喊道：“她是我的骨肉，为什么我没有权利？她跟我没有好结果？跟你又有什么好结果？还不是跟你一样变成麻木……”

杜素琼毫不动容道：“你能给她什么？”

任共弃厉声道：“我给她父亲完整无缺的爱，你呢？你连是她的母亲都不敢承认，一辈子叫你山主……”

出乎意料之外的，杜素琼突然道：“为什么不敢承认？世所共知，她是我生的！”

任共弃想不到她会这样讲的，呐呐道：“梵净山主不能有一丝俗情，你不能有女儿，这是规矩！”

杜素琼道：“规矩是死的！人是活是，我现在是山主！就有权利立规矩，今天当众宣布，嗣后梵净山主与俗人无异！”

任共弃语结气短，吃吃地道：“你……这是何苦，今后你何以服众！”

杜素琼冷冷地瞄他一眼道：“多谢关心，你不妨问问她们服不服！”

说用手一指费姥姥及朱兰等人。

这些人虽略有诧异，却未改肃敬之色！

任共弃废然长叹一声道：“我什么都没有了，仅有孩子唯一的寄托，你还要将她夺去，居心何忍，我求你把她给我行不行！”

他简直是在出声哀求了，杜素琼却不为所动。

大殿上陷入僵局，胡子玉见情形不对，忙走出来。

先轻咳一声道：“杜……山主，咱们久违了，山主近来好？”

杜素琼望他一眼，满是厌恶之色，鄙夷地道：“不劳动问，大军师一向得意，水道得有今日蓬勃，军师之功不可没，大军师之功不可没，大军师今天又安排了什么锦囊妙计？”

胡子玉虽受讥讽，毫不在意，耸肩说道：“山主客气，老朽仍是出来做事佬的，请山主念在任老弟舐犊情深，把孩子给他吧，何况我们都很喜欢她！”

杜素琼尚未开口，在朱兰怀中的杜念远却一撇嘴道：“谁要你喜欢，我最不喜欢你了，你老奸巨滑！”

此言一出，殿上许多人都忍不住笑了起来！

连几位年高的佛门弟子都不例外！

胡子玉虽觉难堪，好在他人老皮厚挂得住。

耸肩涎脸笑道：“贤侄女，你可冤枉我了，我虽然不成材，可从来没有教过你什么歪主意呀，你仔细想想看，我们相处月余……”

杜念远点小手道：“你虽然没有教我，可是我若是跟你在一起，耳濡目染，照样可以学得许多害人的把戏！”

胡子玉做个怪脸道，“贤侄女你又胡说了，我们当着你不谈正事……”

杜念远抢着道：“谁说没有，前几天我装睡觉，你不是发表了一条什么梦里乾坤吗？两虎相斗，两败俱伤，不是你说的吗？”

胡子玉想不到她这一点给当众抖露出来，大是尴尬，半天才回过味来，嘿嘿干笑道：“贤侄女！算你厉害，我老头子眼输！”

杜念远笑道：“哪里！彼此！彼此，你是把没有鞘的刀，我是颗不藏榫的珠，你锋芒太露，我光芒不敛，都不好！”

胡子玉一大把年纪，现在受着一个小女孩儿的教训，不禁汗流浹背，忙将手连连拱着道：“承教！承教！老朽衷心承教！”

杜念远得意地道：“浅水涓涓，而深水哑然，我们都该以此为诫！”

这小女孩儿以她无比的聪明才华，震惊了殿中无数好手高人，四周只听见一片啧啧的称赞声！

天心喃喃地合什道：“奇才！奇才！佛祖慈悲，保佑她长命百岁！”

朱兰热泪盈眶地搂紧她道：“宝贝！别再说了……”

杜念远望她幽幽一笑道：“朱姨姨，你大概怕我夭寿，其实我想人的生命就像昙花一样，只要能够绚烂一下，短促些又有什么关系！”

四周的赞美声突然因她的这一句话而沉默了。

沉默中只有朱兰的啜泣声。

任共弃忽而伤感地道：“这么好的孩子，我实在不配教育她，让给你吧！”

语毕，黯然地回到水道那边去了。

胡子玉站了一会，突地对杜素琼道：“山主！孩子的问题既已解决，今日之事，与山主已无关系，等一会儿，请山主作壁上观如何？”

杜素琼点点头道：“只要不侵犯到我！我一定袖手！”

胡子玉大是满意，回到一边！

“少林”与“峨眉”的人则不禁面面相觑，相不到杜素琼会在此时抽身，然箭已在弦上，不发也不能停了。

胡子玉与任共弃、文抄侯交头商讨了一阵。

文抄侯即在座上站起来道：“在下以水道盟主身分，请二位掌门人答话！”

涤镜与明心无可奈何地站起来。

文抄侯傲然道：“敝盟河南分坛及泯江分舵承蒙两大宗派赐教，十分感激，今日特来要求一点公道，二位掌门人有何分教？”

涤镜缓声道：“敝派少室总院，无故受到侵袭，不得已，乃作自卫之举，文盟主向我们要公道我们向谁要去！”

明心亦道：“敝派之遭遇与‘少林’如出一辙，请盟主明察！”

文抄侯一笑道：“二位倒推托得干净，敝盟损师折人，难道就此算了？”

涤镜道：“欲加之罪，何必假辞，文盟主意在一搏，我们也准备好了，随便盟主如何交代，不必再多作虚套了！”

文抄侯大笑道：“痛快！痛快！掌门人快哉此语，文某只好从命了！”

涤镜道：“启战端者为盟主，敝派不辞一战，却不愿提起这个先开头的罪名，请盟主最好把话说清楚了！”

文抄侯见这老和尚也颇厉害，奸笑了一下道：“掌门人怎么说都可以，一切有文某担承，我们是单打还是群殴，请掌门人划下道来！”

涤镜冷冷道：“盟主早就有计划了吧？请吩咐下来吧！”

文抄侯脸上现出怒色道：“我敬你一派掌门，而且有梵净山主在此，所以才处处按照武林规矩相询，你别给脸不要脸……”

这几句话倒是义正辞严，说得涤镜脸上一红。

文抄侯见脸面挣足了，才倨然地道：“咱们还是文文静静的一场打吧，大家都是头有脸的帮派，乱杀一通，到底不太像话！”

涤镜长叹一声道：“一任盟主吩咐！”

双方都开始调度人选了，突地杜素琼一使眼色。

赵大手持巨斧，跳至中心道：“慢，那日用‘迷神散’害我的老混蛋，

你出来，咱们先较量一下，让俺也出出这口气鸟气！”

事出突然使水道这边的人都愣住了！

胡子玉急道：“山主！你怎么言而无信？”

杜素琼神色平静地道：“我只说过我本人袖手，却并未禁止我手下的人找还过节。”

胡子玉这才知道上了当，干脆点明道：“假若这位大哥吃了亏，山主也要出手了是不是？”

杜素琼道：“你够聪明！他是我的手下，他若吃了亏，便是我受了侵犯，身为山主，这是义不容辞之事！”

胡子玉长叹一声道：“山主！阔别数载，你不但武功精进，而且心计大有进步，看来我老头子今天是上了圈套了！”

此时“少林”“峨眉”之人，大感欣慰，纷纷感谢地望着杜素琼！

胡子玉道：“老朽尚有一点事有待商榷，山主可否稍待一下？”

杜素琼道：“你尽管请便！”

杜念远道：“老狐狸伯伯，你又要现原形了！”

胡子玉朝他苦笑了一下，立即与其余各人低头商量。

文抄侯轻声道：“怎么样？今天恐怕要阴沟里翻船！”

胡子玉咬牙道：“管他呢！好在我预先准备好了，老大照预计进行吧！”

文抄侯点了一点头，胡子玉遂手摇折扇步出场中。

他行步沉稳，胸有成竹，立刻吸引大家的注意。

赵大气呼呼地道：“老混蛋！拿家伙出来！”

胡子玉手执折扇一举道：“冬遮寒风夏遮日，一扇在手四时通，老朽生平就是仗此一扇，无往而不利，阁下还要我拿什么家伙！”

赵大怀疑道：“你这扇子能挡我斧头？”

胡子玉敞声笑道：“昔日孔明羽扇纶巾，胜以雄兵百万，老朽不敢妄自菲薄，让你领略一下‘铁扇赛诸葛’的扇中机关！”

他强敌当前，谈笑自若，风度极佳，赢得大家好感不少，每个人都聚精会神，看他一展扇底雄风！

赵大手横板斧，大喝道：“老混蛋，注意，俺要开始了！”

正待举斧劈出，惊而殿外一声猛喝：“且慢！”

飞进一条青色人影，落地定身。

大家不由得惊呼出一声：“韦明远！”

“‘太阳神’韦明远！”

事情接二连三地来，韦明远身子刚站定，殿外又飘进一个黑衣瘦小的蒙面人，极似女子。

蒙面人一掌突击，韦明远未及转身，即已中掌，掌力至巨，立刻被打得血肉模糊，惨不忍睹！

蒙面人冷笑一声，身形一转，立刻又像一只大鸟，飞出殿外而去。

韦明远就这样不明白地死了！

第十九章 李代桃僵

一切都发生得那么突然！

突然得令人难以相信，来不及接受，当然无法谈到去应变了。韦明远猝然受袭身死！这是多么令人震惊的事！

韦明远之惊人固然是由于他本身不平凡的武功，但最大的原因是由于他与萧湄、杜素琼的恋情！

这两个女人已成了方今武林最强的两大高手，掀动了近六七年来江湖上从所未有的轩然巨波！

现在，他的尸身在场子中心，血肉模糊，面目全非。

最先惊觉的是杜素琼，她的脸上呈现出一种异常的激动，清叱一声，蹑着先前的蒙面人追了出去。

“少林”及“峨眉”门中的佛门弟子，对地上韦明远的尸身，喃喃地念佛号，似在超度他的亡魂！

胡子玉则别有深意地笑道：“赵朋友！咱们这一场暂且等一下再比如何？”

赵大高声地道：“行！俺正想提议，不料被你先说了，俺不放心山主，得赶去看看！喂！你知道刚才那个蒙面的人是谁？”

胡子玉沉吟一下道：“从身材来看，那是个女子，从迹象及功力来看，那人很可能是敝帮前任盟主，‘五湖龙女’萧湄……”

“少林”涤尘大师插口道：“韦施主与萧盟主五年前在英雄大会上结伴离去，并无争吵之象，为什么她要杀死他呢？”

胡子玉耸肩一笑道：“这我不太清楚了，五年内可能变化很大，他们上哪儿去了，发生了什么事？只有问他才知道！”

说用手一指地上的尸身，哈哈大笑又道：“可惜他就是想说个明白，也无能为力了！往日英雄今何在？黄梅不落青梅落，我老头子居然还能见他死于非命，倒是想不到之事！哈……”

朱兰热泪盈眶，突然飞身出来，戟指着胡子玉道：“他已经死了，不许你这样侮蔑他！”

语音凄厉已极，听得胡子玉心头一寒。

良久才讪讪地道：“不说就不说！死者为大，他既已身死！我与他的仇隙也就一笔勾销了，得！得！方才就算老朽失言……”

语毕又叹了一口气道：“这小子我看并不怎么样，不知她们女孩子何以对他如此倾心，这一死！不知有多少人要伤心呢……”

朱兰凄然无语，杜念远却过去扯住她的衣襟道：“朱姨姨，这人就是韦明远？我的名字就是纪念他的？”

朱兰黯然神伤，泪落如雨道：“是的！他生前是个很了不起的人！”

杜念远摇摇头道：“我看他也不怎么样，连人家轻轻一掌都抵不住！”

胡子玉连忙插口道：“贤侄女，你不知道杀他之人，功力有多高！”

杜念远瞪眼道：“多高？从他的身形上，还比不上山主迅速俐落，假若这种人就算是绝世高手，你们这江湖上也太可怜了！”

小女孩儿的几句话，却将殿中许多人都说得满面飞红！

杜念远想了一下又道：“韦明远进来之时，我只见过他一面，失望得很，我所得的印象，远不如你们所说的那么好！”

胡子玉微微感到着急，却仍平淡地道：“贤侄女，说说你对他的印象看！”
枉念远道：“他长得虽美，可是形容枯槁苍老，与我们山主的丰神出世完全不能相比，我不明白...”

朱兰插口道：“山主服过‘九天梅实’，青春常驻，韦明远.....”

胡子玉也接着插口道：“韦明远一介俗人，风尘劳顿，自然抵不过岁月的侵蚀，你看你父亲，五年前还是一个翩翩的美少年.....”

说到这儿他面容骤变！立刻止口不谈！

朱兰亦觉心中一动，姗姗地走向尸身旁去。

胡子玉望着她，颇为着急，任共弃却突然出来道：“你要做什么？”

朱兰缓慢地道：“他身上有家传‘铁剑’‘飞环’以及‘拈花玉手’，这些东西是他的，怎可落入你们之手，我要把它们拿出来.....”

胡子玉亦急着赶过来道：“我们绝对不会从死人身上抢东西，姑娘请放心，韦明远既已身死，就让他宁静地安息吧！”

朱兰道：“假若我想要个一两件留做纪念呢？”

胡子玉道：“姑娘何忍心从一个死人身上去搜取.....”

朱兰道：“我若不拿，怎知你们不会暗中取去？”

胡子玉道：“我敢担保不动他一丝一毫，姑娘若是不信，我立刻命人将他厚棺装殓，再将棺木交与姑娘如何？”

朱兰想了一下道：“这样倒是不错.....”

胡子玉忙道：“就是这么办吧，我现在就叫人出去准备了！”

朱兰住口不语，胡子玉果然叫过一名帮众，一切都如他的吩咐了一阵，那名帮众领命而去。

朱兰突又笑道：“我真想看看那些东西，听说它们都是当今罕见的异宝，尤其是‘拈花玉手’，分水辟火，香镇蛇虫，吸金摄铁.....”

说着再移步向尸体走近去。

任共弃又待出手拦阻，胡子玉却似心已变，用眼睛朝他一打暗示，任共弃莫明所以地抽回了手！

胡子玉赔笑脸道：“姑娘坚持要看也好，我们亦可以跟着一开眼界！”

朱兰嫣然一笑，脸上全无戚容，与她方才珠泪承睫盈眶的模样，大相迥异，倒令人莫测高深。

她走至尸体之畔，蹲下身去，在尸身上掏摸了一阵。

殿中所有的眼光，都集中在她的动作上，任共弃微有不安的感觉，只有胡子玉仍是若无其事。

过有片刻，朱兰空手站起来道：“奇怪了！他身上一样东西都没有？”

胡子玉悬疑地道：“不可能吧？自入殿以后，就没有动过他！”

朱兰佛然道：“总不会是我私藏起来了，众目睽睽之下，我又不会‘五鬼搬运大法’，哪有那么大的神通！”

胡子玉嘿嘿干笑道：“老朽并未说姑娘拿了，只是对此事感到奇怪罢了！”

朱兰皱眉道，“东西究竟上哪儿去了呢！这些都是武林异宝，理应随身携带才是，除非是他今日自知必死，或者.....”

胡子玉脸色微变，连忙接口道：“或者他将东西留在别处亦未可知！”

朱兰颇有深意地望了他一眼道：“你一向自负聪明，这一句词儿可就接错了。”

胡子玉一愕道：“不知姑娘本意是要说什么？”

朱兰的双目中发出严峻的光芒，厉声道：“胡子玉，你的戏要唱到什么时候为止！”

胡子玉神色骤变，呐呐道：“姑娘说什么？老朽不明白……”

朱兰冷笑道：“你不明白我明白，这死者根本不是韦明远！”

此言一出，举座又是一阵慌乱与窃窃私语。

胡子玉与任共弃脸色大变，愕然无语！

涤尘忍不住过来道：“老衲与韦大侠有数面之识，印象深刻，俱未看出破绽，不知姑娘缘何识得此人不是韦大侠！”

朱兰侃侃道：“韦明远神光湛然，有一种自然的威仪，此人面色苍老，形容枯槁，哪里能及得上韦明远万分之一！”

胡子玉此时脸色已恢复平静道：“姑娘可能对韦明远印象太佳，以至于忘了岁月催人这回事，五年江湖老少年，韦明远自会有点改变！”

朱兰冷冷地一点道：“胡子玉，你心思之密，的确够得上天衣无缝，连一丝小节都注意到了，怎么会忘了一件很重要的事！”

胡子玉想了一下才道：“姑娘的话越来越神秘玄妙了！”

朱兰突地大笑道：“你算无遗策，连岁月在人身上所添的痕迹都想到了！可惜你忘了，韦明远曾经服过‘驻颜丹’……”

胡子玉的脸色突然变为异常苍白。

朱兰仍是得意地接着道：“你好不容易找到这么一个与韦明远相似的人，想以他的死来欺骗我们，到头仍是弄巧成拙……”

胡子玉大叫一声：“你真厉害！”

忍不住张嘴喷出满口鲜血！

朱兰见他被激成这付模样，倒是不忍再加调侃，只是摇摇头，轻轻地叹了一口气，缓声说道：“你心计既工，偏偏气量太窄，成功了，便喋喋夸诩不休，失败了便急成这个样子，那里像个‘铁扇赛诸葛’，卧龙先生怎会有这付德性，充其量，你也不过可与曹阿瞞一争上下，你还缺少孟德那种豪气！”

胡子玉脸上一阵青，一阵白，气色异常难看！

涤尘却仍不信似地追问道：“老衲在西子湖畔，曾见管双成仙子于片刻之间，蚀尽升华，韦明远纵然眼有‘驻颜丹’，会不会……”

朱兰却连连地摇头道：“绝不可能！仙子只是服用‘九天梅实’，何足与‘驻颜丹’相较，如其不然，‘天香三宝’，如何为天下所垂涎！”

涤尘还待相问，朱兰却变为烦躁地道：“怎么，莫非你很希望韦明远真的死掉？”

涤尘蓦而警觉到目前这少女对韦明远的感情，必是也极为深切，虽不知究竟，却连忙合什道：“阿弥陀佛，贫衲惟愿韦大侠吉人天相，寿期永颐，惟其如此，所以才不厌求详，以得安心！”

朱兰这才转颜一笑道：“大师只须看看胡子玉的模样，不就全了然了吗！”

涤尘哑然笑道：“出家人心眼太死，见未及此！还是姑娘明察。”

殿中又陷入沉默，胡子玉已回到自己那一边休息去了，任共弃在他旁边，神色凝重地私语着。

突然殿中又掠进两条身影，落地无声。

众人定睛望去，一个是方才追敌的杜素琼，另一人却是水道盟主文抄侯，不知他何时也出去了！

两人进殿之后，俱未说话，各自回至本位。

朱兰在杜素琼耳畔轻轻的说了几句。

杜素琼用眼一扫描地上的尸体，轻声道：“我也是太粗心了，应该知道这不可能是他，我虽不知他近年进境如何，但总不会这么差劲的！”

涤尘却忍不住过来合什道：“山主追敌的情形如何？”

杜素琼平静地道：“没追上，初时还略微见到一丝身影，谁知跃过一道山坡，就踪迹全无了，这人也太卑劣，敢当众杀人，却不敢当众承诺，真是无胆的懦夫，无耻的匪类。文盟主，你说是也不是？”

文抄侯刚与胡子玉等人交换了几句私语，脸上阴晴不定，听见杜素琼问到，连忙站起来道：“是！是，山主说得对极……”

他虽在点头承认，却掩不住脸上的红，勉强地接道：“不过从背影而判断，极似敝帮前任盟主萧姑娘，她既是蒙面而行事，必有她不愿出面的理由！”

涤尘突然问道：“盟主是何时与山主会合的？”

文抄侯尚在沉吟，杜素琼已开口道：“就在我把人追丢之际，突见石后有人影一晃，我赶上去，没有看清楚，就发了一掌，谁知接掌的却是文盟主！”

文抄侯脸现愧色地道：“山主功力深厚，敝人出全力勉抗一击，幸保完命，却不能不承认多少总受了一些微伤！”

杜素琼却笑道：“盟主过奖了，盟主追敌超我之先，可见在轻功一道上，杜素琼不如远胜，我们只算是各有所长吧！”

文抄侯脸色显得异常难看，涤尘却又再问道：“盟主是何时离开大殿的？”

文抄侯脸色又变道：“那蒙面人刚走，我就追了出去，期时你们都注意在场中的突然事件，没有人注意到我离去……”

他连说带比，神情颇为紧张！

涤尘道：“老衲之注意力迄未松懈，只是未见盟主离去！”

文抄侯厉声道：“你是什么东西，难道我走时还需要向你报告不成！”

涤尘虽受他大声呵责，仍是不动声色地道：“盟主请不要生气，老衲只是随口问一句而已！”

文抄侯想是亦发现自己失态，压抑住怒气反问道：“你一直在注意！那么你说我是何时离去的？”

涤尘一愕道：“这个……老衲没有看见！”

文抄侯晒然一笑，脸上满是鄙夷之态！

朱兰忽地站起来道：“我倒知道你是何时离去的！”

文抄侯望了她一眼道：“姑娘请说！”

朱兰道：“当胡子玉在场中故作从容，装模作样假神气之时，你趁大家都在注意他，你就悄悄地出去了，更上黑衣，使用‘千幻身法’，缩小了体形，然后你们假扮的韦明远突然出现，你再回来用掌将他杀死，为什么一定要将头颅打碎呢！当然是希望面目全非，不致露出破绽，这一切都是你所为，却是那位胡大军师的腹内妙计，梦里乾坤，只可惜我们的梦醒得太早！”

她侃侃而谈，一番话不但使其他人恍然大悟，也使文抄侯、胡子玉、任共弃三人面色大变，汗落如雨。

胡子玉犹图狡赖道：“姑娘的想象力真丰富，只是我们没理由要这样做呀？”

朱兰道：“你不是说过要两虎相争吗？当然是希望我们山主替韦明远报仇，找上萧湄狠拼，你们就可坐山观虎斗了……”

胡子玉脸色死灰，一语不发，颓然坐下。文抄侯却道：“姑娘的话，全凭想象，毫无事实根据！”

杜素琼接口道：“那你不妨看看，你的手血腥犹在！”

文抄侯将双手一伸道：“我这手上干干净净……”

杜素琼道：“你倒擦得快，可是我与你对过一掌，手上还染有数点鲜血，不知又将作何解释？”

说将手伸出，上面果然染几点血污，而且还有四五根断发，沾在血污上，分外刺目！

文抄侯抽了一口气道：“这……我怎知道你是从哪儿沾上的？”

杜素琼脸色一沉，骂道：“混蛋！难道我还需要故意找些证据来诬陷你不成！你也太看得起自己了，证据凿然，你还有什么话说！”

文抄侯愣了半晌，才作了一个大揖道：“山主明察秋毫，文某再无话说！”

杜素琼见他坦然地承认了，遂浅浅一笑道：“你们设计之密，不能说不佳，只是用这种方法来将事情硬套在萧湄头上，却是极为不智之举！”

涤尘诧异道：“莫非山主已看淡世情，对于……生死之事已不在乎了？”

他本想说对于韦明远之事已不再放在心上，然而想到当这么多人，这些话实在不便出口，所以换了腔。

不意杜素琼却大方地道：“不！若是真有人杀了韦明远，我还是要替他报仇的，从前是如此，现在也是如此，将来亦不会改变！”

她说得斩钉截铁，坚定异常，因此虽是涉及儿女之情，却没有人敢露出一一点不齿的表示！

涤尘庄容再问道：“山主之意究竟如何？老衲仍不了解！”

杜素琼道：“想杀韦明远之人甚多，然绝不会是萧湄！”

涤尘奇道：“这是为何？”

杜素琼道：“这是女人的心，她也许恨死了他，也许会令他受尽痛苦，然绝不会去杀死他，甚至于谁杀了他，她还会替他报仇！爱到极点之时，恨也到了极点，这种女人爱恨的发泄，不是你们男人能了解的！”

这一席话可谓从所未闻，大家不禁悚然动容。

杜素琼又接着道：“女人对于深爱而又得不到的男人，有两种方法，一种是自甘受一切苦痛，希望他能幸福；一种是刻意地报复，令他受尽痛苦折磨，然而绝不会杀死他的……你们实在不了解萧湄……更不了解女人……”

胡子玉废然长叹一声道：“老朽虽仗心计，对人情却极蒙蔽，此一石二鸟之策既为山主识破，该当如何处置，全凭山主之意……”

杜素琼淡淡地道：“我对江湖之事早就失去兴趣了，因此我也懒得再来处分你了，不过恶人自有恶人磨，迟早会有人收拾你的！”

胡子玉的脸上才有着干笑，不知他心中是作何打算。

杜素琼抬眼一望四周，徐徐地道：“我虽不问世事，但今天之事，我既遇上了，自不能抽身，你们双方到底作何打算，是打？还是作罢？”

“少林”掌门涤镜大师起身合什道：“敝派从无寻衅之意，但求能和平解决！”

“峨嵋”明心师太亦起立道：“敝派与‘少林’之意相同！”

杜素琼转脸对水道群雄问道：“你们的意见呢？”

文抄侯等人物，如何会看不出杜素琼之意。

他笑了一阵道：“既由山主出面，敝帮当然听候吩咐！”

杜素琼轻声一笑道：“你的确是块好材料，处处见机而行，若能好自为之，何愁天下霸主不为你所得，何必一定要强取豪夺呢？”

文抄侯一揖道：“山主过奖！敝人并无此等雄心！”

杜素琼道：“不管你有没有，我谈的是目前，既然你要我作主，我就不客气了，今天之会，至此为止，所有的过节，在此一笔勾销，以后无论那一方，都不得轻启祸端，否则就是存心给梵净山过不去！各位意见如何？”

涤镜与明心同声道：“愿听山主裁决！”

文抄侯呆了一下才道：“水道接受山主调处！”

杜素琼回头道：“事情就这么解决了，咱们该可以走了！”

说完领朱兰、赵大、费姥姥、杜念远等人出殿离身而去。

“少林”及“峨眉”两派之人，一齐起身恭送！

文抄侯与胡子玉亦不由主的站了起来！

只有任共弃依然呆坐，望杜素琼与杜念远的背影，目中流露出无限的眷恋！

阳春三月。韦明远踟躅在江南的一个小村中。

望着草长莺飞，他心中有无限的惆怅。

五年来，他一直在追萧湄，用尽一切方法，可是萧湄藏得很好，仿佛整个地从世界上失去了踪迹。

在一个偶然的机缘中，他听说有人曾经在江南见过萧湄，他立刻就赶来了，不过还是没找到。

在灰心中有着焦灼，可是他并没有放弃希望。

然而，有一件事情的发生，引起他的怀疑。

那就是开封大觉寺中，水道与“少林”、“峨眉”两派约会的结果，那件事在江湖上流传很快，天下的人知道了。

雄霸武林数年的水道偃旗息鼓而回，这该是大新闻。

但是水道盟主文抄侯乔装萧湄的事，也使韦明远有所警惕，萧湄也许是冤枉的，不过……

“任共弃会弑祖吗？会掳劫他亲生妹妹吗？”

他在心中自问，立刻又替自己找到答案：“在仇恨的驱使下，人会做任何的事，任共弃对我的仇恨太深了，深得即使杀死了我，他也不会满足的。”

“不管如何，先找到萧湄吧！假如果真不是她做的，我该对她很抱歉，那天我离去得太决绝了一点……”

他又在心中自语着。面对着一道清流，他陷入沉思，溪水反映他的面庞，岁月并未令他苍老，只是境遇使他深沉了。

“频满溪，柳绕堤，相送行人溪水西，胧目窃人低……”

忽然他轻吟起这阙长相思，他开始怀念了。

他怀念着湘儿，怀念中有歉咎，虽然她已成为他的妻子，然而他却未能尽一尽做丈夫的责任——好好地保护她。

“早知潮有讯，嫁与弄潮儿。湘儿，你不该嫁我的……”

他怀念着杜素琼，那是一种刻骨铭心的爱。

“天长地久情难尽，他生未卜此生休。琼妹，若人生真有来世，我宁愿与你俱变为水上鸳鸯，免得再受人世的颠沛，命运的捉弄！”

他怀念着朱兰，以一种莫知名的情愫怀念着。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最后，他怀念起萧湄，有爱，也有恨……“天涯海角，我仍想找到你，若是你没有杀死爷爷，我会向你忏悔，然后……我陪你同度个二三年，报答你对我的深情，然后……我只有请你原谅，我要回到湘儿身畔，因为她终究是我的妻子……”

就在这种复杂的情绪中他忘记了日已西沉，忘记了月影上升，因为四周的一切对他并无意义！

“白日放歌须纵酒。

青春作伴入醉乡。

提壶携榼人间世，

玉液瑶浆登天堂。

平生知己惟鞠生，

刎颈算逆是杜康。

富贵荣华烟云事，

我与青莲醉一场。

他去水中捞明月，

我登泰岳发清狂。

彭祖一梦八百岁，

醉中日月亿万长……”

是谁？有那等洒脱的胸襟！

是谁？有这种豪放的气概！

韦明远放眼望去，只见一个道人，手持酒葫芦，踏月作歌，沿溪而来，衣衫褴褛，神情却飘洒之至！

道人渐将行近他的身前，韦明远不由得对他注意起来。

道人来至他身畔，亦是立定脚步，对他端详着。

双方对视片刻，韦明远开口道：“道长好高的雅兴。”

道人针锋相对地道：“兄台好艳的绮兴！”

韦明远见出语不伦不类，微有不悦地道：“因歌思人，我对道长乃是真心的推崇！”

道人指着胸前墨髯微笑道：“就景论事，我对兄台亦是实在的批评！”

韦明远见他不仅词锋尖锐，而且对自己的心事亦仿佛洞烛如照，倒是颇感意外，遂较为和缓地问道：“道长怎知我心中所想何事？”

道人长笑道：“春日凝神，独对清流，一派神往之状，若非绮罗红粉佳人，哪里能引得你这么一位翩翩佳公子如痴如狂。”

韦明远被他说得脸上一红，勉强地笑道：“道长开玩笑！……”

道人面容一整道：“贫道言出必中，从不开玩笑，我看兄台不但是心怀长相思，而且还在寻人，寻得异常迫切！”

韦明远大惊道：“道长因何得知？”

道长神秘地道：“贫道善观气色，专解疑难，效验如神，平时酒瘾发作之际，就靠这一套本事，赚得几文杖头沽酒钱！”

韦明远动容道：“道长可否指示迷律！”

道人道：“皇帝不差饿兵，贫道不吃饭可以，不喝酒却不行！”

韦明远道：“道长若能指示一条明路，在下不惜任何重酬！”

道人含笑问道：“我要你怀中‘拈花玉手’，你也舍得？”

韦明远大惊道：“原来你认识我！”

道人长笑道：“普天之下，何人不识‘太阳神’韦明远大侠，我不但认识你，更知道你有多，虽凭耳闻，却属事实！”

韦明远茫然道，“在下有那三多，乞道长明示！”

道人莞尔道：“第一是你的宝贝多，‘天香三宝’，你已得其二，更还加上家传‘二相钢环’，‘断金铁剑’……”

韦明远长叹道：“匹夫无罪，怀璧其罪，这些东西几乎送了我的命。”

道人理他的感慨，继续地道：“第二是你的仇人多，天下九大剑派，几乎有大部分都欲得你而甘心，其他还有很多人都……”

韦明远又叹息着道：“我也是逼上梁山，有许多事实在出之于不得已……”

道人笑说道：“这些我都知道，江湖上仇怨相结，没有一件是故意造成的，这且不论，现在说到第三多！”

讲到这儿，他先神秘地一笑，才接着道：“是你的艳遇多，阁下所结识的那些女子，不仅个个国色天香，而且都是跺脚四海乱颤的红粉英雄！”

韦明远红着脸道：“道长取笑了，多情自古空余恨，我负己累人，惹来闲愁千万种，早知如此，不如学道长云游四海，倒也轻松……”

道人大笑道：“敬谢不敏，我玄门中可不敢收你这位情魔……”

韦明远见他一再取笑，脸上不禁泛出一丝怒意，道人见他快生气了，忙又正容含笑改口道：“韦大侠所寻之人，贫道也许可以略尽绵力，但是韦大侠找到她之后，贫道尚有一事相求！”

韦明远接口道：“可是要‘拈花玉手’？这样东西虽是我师门遗物，但若能赠与正人侠士，我相信先师在天之灵也不会反对的！”

道人连连摇手道：“不！不！贫道德薄力浅，怀此异宝，保畜引火自焚，前言乃相戏耳，贫道只望大侠能代我除去一个人！”

韦明远急问道：“谁？”

道人面现愤容道：“‘白鹰’白冲天！此人与大侠亦有切身仇隙，大侠若擒此伧夫，废去他的武功，交贫道发落，贫道感激不尽！……”

韦明远未作表示，却先问道：“道长高姓大名？身隶何帮派？”

道人正式地道：“贫道施林，号‘酒道’，身属‘穷家帮’！”

韦明远再问道：“昔日闻名江湖之‘酒丐’施楠前辈……”

施林道：“正是家兄，被白冲天伤于‘幽灵谷’中，兄仇切心，只恨功力不足，不得已乃烦请大侠代为一伸……”

韦明远沉吟一下道：“可以，现在你告诉我‘五湖龙女’萧湄的下落！”

施林面现惊容道：“萧湄？难道大侠寻访之人，不是令正？”

韦明远一心要找萧湄，却想不到无意之中，得到了湘儿的消息，大喜过望，一把拖住施林的衣袖道：“是谁？你说的是谁？”

施林被他弄得莫名其妙，愕愕地道：“‘云梦医圣’之孙女，吴湘如，她不是你的妻子吗？”

韦明远惊喜交集，口不择言地道：“是的！是的！快告诉我，她在哪儿？”

施林喃喃地道：“她既不是大侠心中所欲找之人，那么我们的约定……”

韦明远急道：“同样有效，快告诉我，她在什么地方？她……还好吗？”

施林见他激动之状，倒不由觉得好笑，遂道：“此事说来话长，大侠不必心急，令正一切安好，我们站在这儿说话，也不是事，先坐下来再谈吧！”

说完先在溪边坐下，韦明远听说湘儿无恙，心中也放下了一块石头，遂

坐在他的对面，焦灼地等待着。

施林却好整以暇地端起葫芦灌了一大口酒，慢斯条理地擦擦嘴，伸出舌头啧啧地理了一下才从容地道：“数月前我得到帮中弟子传言，说是姑苏虎丘山上新住了一个单身女子，非常美丽，只是来历不明……”

韦明远插口道：“该死！该死！”

施林愕然地望着他，不知道他为什么会这样说。

韦明远觉察了，歉然地一笑道：“道长请别多心，我是在骂我自己，怎么什么地方都跑遍了，就没有想到上那儿去一趟！”

施林这才又接着说道：“那女子每天领一个孩子，站在门口，终日向远方盼望着仿佛在企盼一个人似的，贫道闻讯，就去看了一遍。”

韦明远吃惊道：“孩子！怎么我有了孩子？那孩子多大了？是男是女？”

施林望了他一眼道：“是个男孩子，大约有四五岁吧！怎么尊夫人有了孩子，韦大侠还不知道，这倒令贫道费解了！”

韦明远低头想了一下道：“差不多该有这么大，他一定是在我离家后才生下来的，我离开她有五年多了，一直没有见面。”

施林释然道：“这就是了，贫道来到山上，听见她口中只是喊韦大哥！韦大哥，明远大哥你怎么还不快来呢！……”

韦明远听了心中极为感动，禁不住流下泪来！

施林却不顾一切地道：“贫道并不认识那女子，故以认为她绝不是杜……女侠或萧女侠，量情度理，一定是令正吴湘如了！”

韦明远道：“是的！只有她一直叫韦大哥，连婚后亦未改口！”

施林点头道：“令正对大使用情极深，颇为令人敬佩！”

韦明远急忙又问道：“她怎么了，你跟她说过话了没有？”

施林道：“没有，我见她相思极苦，不忍前去打扰，只是吩咐帮中弟子好生照顾保护，就离开了！”

韦明远起立一揖道：“多谢道长相告，在下此刻去心如箭，恨不得一步就到，请恕不能多作奉陪了，相约之事，我一定遵办！”

施林亦道：“大侠急于与尊夫人会晤，贫道不敢耽误，白冲天现在匿身于四明山中，大侠会见尊夫人后，就请与贫道同往除之，贫道在姑苏城中落脚相候，大侠若见丐帮弟子，随意吩咐一声，贫道立刻前来拜晤！”

韦明远道：“就是这么说吧，请恕在下要先行一步了！”

说完，施了一礼，举步如飞而去！

韦明远怀着无限的兴奋，昼夜不停地奔驰，终于在六天之后，赶到了姑苏城，匆匆又向虎丘山而去。

“月落乌啼霜满天，

江枫渔火对愁眠。

姑苏城外寒山寺，

夜半钟声到客船。”

这是诗人张继名传遐迩的“枫桥夜泊”绝唱，说尽了将近黎明的姑苏风月人情，流传千古，犹自脍炙人口。

韦明远赶到虎丘山时，正是这时分，寒山寺的钟声在黑夜中响亮清越，一下下仿佛敲在他心上！

半山有一间孤零零的茅屋，还闪烁忽明忽灭灯火，韦明远有一种直觉，就是这间屋子。这间屋子中住他娇小可人而又忠诚的妻子，带他的儿子，彻

夜无眠，在等待他的归来！

越走近屋子，他的心越感到充实而温暖，也更加速了跳动，甚至于没有勇气去推门直入！

走到窗前，他用舌尖舔破了窗纸，从洞中望进去！

是的，一点也不错！

那儿，手托香腮，凝神对灯的女郎，不正是湘儿吗？

她长大了，成熟了，丰满了，改变得多了！

只是她也憔悴了。

不变的是她的娇稚与海洋般的深情！

听啊，那叹息，那低语，都是深情的呼唤：“韦大哥，你快回来吧，每天站在门外，我已经不知道数过多少次日落了，要不是为了孩子，我会等你一夜的。

“韦大哥，你还没有见过孩子吧，他长得真像你，每天都向我要爸爸，我骗他，也哄着自己……”

“我说你出远门了，你就会回来的，你怎么还不回来呢！我的眼泪快为你流干了，韦大哥，你快回来吧……”

“韦大哥，有人说你死了，我不信，像你这样好人是不会死的，我相信有一天，你会突然地站在我面前……”

韦明远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情感，在窗外呜咽道：“湘儿，我回来了，你的韦大哥回来了！”

湘儿怀疑地抬起头来，望着纸窗，低低道：“韦大哥，我好象听见你的声音，最近我常常听见你的声音，有时是在梦中，有时是在幻想中，老天爷保佑，但愿这一次是真的，我再也受不起欺骗了，但是……这一次我好象觉得跟以前不同……”

韦明远忍无可忍，拍碎窗子，飞身而入，一把抱住惊喜激动的湘儿，泪流如雨，断断续续地道：“湘儿，真是我来了，不是梦，也不是幻想……”

湘儿在他壮健有力的怀抱中，体验到这是真实的事，憔悴的脸上，绽开了如花的笑面，扶着他的脸道：“韦大哥，你终于来了，我想你都想得快疯了，韦大哥，你再也不要离开我了，失去了你，我几乎活不下去了……”

韦明远吻着她的脸，她的泪，她的头发。

可是他却无法抑制住自己涌如泉流的眼泪。

在湘儿如黛的青丝上，他发现了许多丝丝的白发。

长相思啊摧心肝，摧心肝啊鬓成霜。

韦明远激动地拥得她更紧，高声叫道：“湘儿！可怜的湘儿，我不再离开你了，我发誓这一辈子都不离开你了，我们生在一块儿，死在一块儿……”

湘儿伸手捂住他的嘴道：“韦大哥，别说死，我们活到千万年……”

两人都不说话了，在沉默中，她们体验着不朽的情爱。

此时无声胜有声。

良久，韦明远轻声道：“湘儿你吃了许多苦吧？”

湘儿悠悠地道：“我……我还好，只是爷爷死了……”

韦明远厉声道：“是的，我看到了，爷爷的遗体还是我收拾的，告诉我；是谁杀死了他？我一定，我一定要替他报仇！”

湘儿还没有开口，里屋起了一阵轻微的响动。

湘儿忙道：“你把孩子吵醒了！你还没有见过他吧！来，看看去。”

说着挣开他的怀抱，拿起烛台，走向内屋。

韦明远在后面跟着进去，他的心又开始跳动了……

烛光照着一张纯洁无邪而又俊美的小脸，似乎畏惧着光亮的照射，朦胧中伸出小手遮住了眼睛。

韦明远看孩子，强抑住内心的激动。

这孩子的脸有一半像他，另一半却不像湘儿，像一个他极为熟悉的人，只是一时想不起来。

韦明远的手依然拥在湘儿的肩膀上，轻声地道：“湘儿，我不知你有孩子了，你该早告诉我的，我若知道了，我一定不会离开你，那一切就不会发生了。”

湘儿忽然不安地扭动一下道：“不！韦大哥，他不是我的孩子，不是我生的，可是他却是你的孩子，你看他的脸多像你。”

韦明远大惊道：“湘儿！你说什么？我简直不明白。”

湘儿平静地道：“他是萧姊姊的孩子！”

韦明远的背上开始淌下冷汗来了，嘶哑喉咙道：“萧姊姊，是萧湄？”

湘儿道：“是的，孩子是她生的，可是她把他给了我，从孩子刚懂事，她就告诉他，说她不是她的妈妈，后来见了我，她就把孩子给了我，让他叫我妈妈，韦大哥，孩子真是你的吧，他像你极了，我真喜欢他……”

韦明远突然想到自己与萧湄缠绵的一夜，面对着纯净的湘儿，他的心中有着许许多多的惭愧，歉咎地道：“是的，湘儿，我很对不起你！”

湘儿却毫无愠意地道：“不！没有什么！爷爷曾经跟我说过，我先天不足，不能生孩子，我担心极了，现在就太好了……”

提起吴止楚，韦明远的心中泛上一阵恨意，大声道：“你在哪儿碰到萧湄的，是她杀死了爷爷？”

湘儿连忙道：“不，不是萧姊姊，反而是她救我出来的……”

韦明远吐出一口气，追问道：“那么是谁？是谁杀死了爷爷？”

湘儿迟疑了片刻，摇头道：“我……我不知道。”

韦明远接着道：“她从哪儿把你救出来的？”

这次湘儿回答得很快：“从一个石牢中，我在那儿被关了好几年，前几个月才被萧姊姊救了出来，以前我真怕见不着你了……”

韦明远突然道：“那是水道密室，是你哥哥的地方。”

湘儿满脸痛苦：“不！不是！”

韦明远深沉地道：“湘儿，你不会说谎，你的脸色已经说明一切了。”

湘儿痛苦地对韦明远叫道：“爷爷不是哥哥杀的，我敢担保不是他。”

韦明远道：“这我晓得，杀你爷爷的是文抄侯，他故意乔装成萧湄的样子让你看见，但是你哥哥是在场的……”

湘儿痛苦地道：“韦大哥，你不会去杀死他吧？”

韦明远坚决地道：“我要替爷爷报仇。”

湘儿突然抓紧他的手，流泪恳求道：“不，韦大哥，我求你别那么做！”

韦明远道：“他杀你爷爷，又把你关起来，你一点都不恨他？”

湘儿道：“是的，我不恨他，我从来不会恨人，何况我的哥哥……”

韦明远怒声道：“他掳劫你之时，何尝有兄妹之情。”

湘儿突然跪下来，抱住他的腿道：“韦大哥，我求你饶了我哥哥吧，他实在是个很可怜的人，我们吴家就剩他一条根了，我求求你放过他吧。”

韦明远坚决地道：“他已更名任共弃，不再姓吴了。”

湘儿凄苦地喊道：“不！他是我的哥哥，我总不能眼看着你杀他……”

他们在这儿一阵哭闹，早将床上的孩子吵醒了，见到这种情状，吓得在床上哭了起来。

湘儿连忙又在地上爬起来，抱着孩子，柔声安慰道：“乖儿，别怕，你看，你爸爸回来了，叫爸爸，叫呀！”

孩子把脸藏在湘儿的怀中哭叫道：“他不是爸爸，他是坏人，他欺负你……”

韦明远长叹一声，走到外面坐下，低头垂泪！

湘儿却没有跟着他出来，依然在床上柔声地哄孩子，她的脸上散着母性的光辉，她的声音中充满了母爱。

良久，湘儿牵着孩子的手走出来，孩子怯生生地望着韦明远，湘儿温柔而又鼓励地推了他一下。

孩子才生涩地喊道：“爸爸！我错了，刚才我不应该骂您。”

韦明远满是怜惜地拉住孩子的手，温和地道：“你没错，爸爸不应该对妈妈很凶。”

湘儿欢声道：“韦大哥，你答应我了。”

韦明远勉强地道：“湘儿，当着孩子的面，我们不说这些好不好？”

湘儿正经地道：“不，我一定要你答应我，否则你就先杀死我……”

孩子立刻又扑到湘儿的怀中哭喊道：“妈妈，你不能死，你死了，湄儿就没人疼了……”

望着他们母子哭成一团的样子，韦明远不禁英雄气短，长长地叹息了一声，摇头，柔声道：“好吧，只要他不再侵犯我，我保证不去伤害他。”

湘儿满是感激地捉起韦明远的手吻着道：“谢谢你，韦大哥。”

孩子也跟着过来，依偎在他们中间。

韦明远慈祥地扶着孩子的头道：“他叫湄儿。”

湘儿忸怩了一下道：“他叫纪湄，韦纪湄，名字是我取的，韦大哥你说好吗？”

韦明远想到萧湄，心中不知是何滋味，讪讪地道：“好！这名字很好，湘儿，谢谢你很大量。”

想了一下又道：“萧湄现在在哪儿？”

湘儿尚未答话纪湄已抢着道：“萧姑姑就在附近的庙里，她现在法名叫百绝，她不常来，可是每次总给我买许多东西。”

韦明远惊道：“法名？百绝？庙里？”

湘儿默然道：“是的，她已落发为尼了，明天你该去看看她，她实在很可怜，我劝过她多少次，可是她一定要那样做！”

韦明远百感交集，嗒然无语，良久始道：“她已经更名百绝，可见早已把我绝了，古佛青灯，应该是她最好的归宿，我又何必再去扰她清修呢！”

湘儿正色道：“不然，百绝情难绝，她虽已落发，可是每次来，都殷殷地问起你，可见对你并未忘情……”

韦明远痛苦地道：“湘儿！我请你别说了！”

湘儿摇头道：“不行，我一定要说清楚，她之所以有今日，完全是因为你，我觉得她还年轻，你该去劝劝她，只要她愿意，我不在乎你分一半感情给她。去吧，等天一亮就去，韦大哥，你是个顶天立地的男人，做事情该负

责任！”

韦明远默然无语。

纪湄却睁大了眼睛道：“爸爸，妈妈，你们说些什么？我怎么听不懂？”

韦明远苦笑地扶着他的头道：“孩子！有些事我希望你永远都不要懂！”

朝阳满山，雀噪不已！

虽是春天，早开的花朵已开始凋零。

荒僻的小庵前，一个秃顶的小尼姑正在弯腰扫着地上的落花，她的扫帚根本没有碰地面，却将片片落叶都归聚成一堆，这情景若是让俗人见了，一定又会惊诧不止，可是在韦明远眼中却不值一笑。

他朝庵门笔直走去！

小尼望了他一下道：“这是私人家庵，不可以烧香随喜的，山下的虎跑寺，那儿香火很盛，请施主到那里去吧！”

韦明远笑一下道：“我不是来烧香，我是找人的！”

小尼道：“施主要找哪一位？”

韦明远道：“我找萧姑娘，萧湄姑娘！”

小尼望了他一眼道：“此地是尼庵，怎会有姑娘？施主找错地方了！”

韦明远这才想起萧湄已然更名，遂道：“我找百绝师太！”

小尼道：“家师正在早课，有命不得打扰！施主等一会再来！”

韦明远微笑道：“不要紧，令师与我乃是故人，她不会见怪的！”

说着便推门而入，小尼在后急叫道：“嗨！你这个人怎么硬闯呢，回头家师怪罪下来，叫谁担待呢，你再不走开，我可要不客气了！”

韦明远不理他，继续进前，突然身后有急风袭来，回手一拂，觉得那劲道还挺强，不由得愕了一下。

那小尼似乎想不到韦明远如此高明，望手中被拂断的帚柄，张目瞪口，莫知所以！

韦明远笑了一下，回头道：“习技最戒轻露，尤其是出家人，更要不得，我需要惩戒你一下，警告你以后不可随便出手伤人。”

说完轻弹两指，两道黄光应手而出，无声无息，击中小尼的软麻两处穴道，使她动弹不得。

可是她的神智是清楚的。看见制住自己的，竟是对方拂袖时所带去的两段竹梢，不由得呆住了。

韦明远一直走进来，看见庵堂上正中放着一张蒲团，萧湄盘腿坐在那儿，对他的进来，视若未睹。

韦明远不敢打扰，悄悄地坐在旁边，看她。

她秀丽的脸上，完全失去了戾气，代之以一片祥和，只是满头青丝，已成牛山濯濯，望去特别刺眼。

一位曾经叱咤风去的水道盟主，想不到竟会成这步田地，韦明远看着，不禁悲从中来！

就在他抬起袖子拭去泪痕之际，萧湄平静的脸上，突地起了一阵颤动，立起身来，深深地叹了一口气道：“唉！冤孽！只道心已如止水，孰料波自无形来！”

韦明远激动地叫道：“湄妹！你……”

萧湄平静地道：“我叫百绝！”

韦明远道：“百绝情难绝，湄妹，你不要再骗自己了！”

萧湄叹息了一声道：“也罢！随你怎么叫吧！看来今天的早课是做不成了！”

韦明远高兴地道：“湄妹！我终于又看见你了……”

萧湄体验到他声音中的热情，内心一阵激荡，可是她立刻又压抑住了，故意装成冷冷地道：“多承故人远道相访，并谢代为管教小徒！”

韦明远脸上一红道：“好……你在里面全都听见了，我只是跟她开玩笑。”

萧湄道：“定能生慧，慧中自有知觉，远在五十步之外，我已经知道你来了，我本不想见你，只是不忍心太辜负你……”

韦明远急忙道：“不忍就是未绝，既不能绝，何必又叫百绝，自绝而又绝人呢，湄妹，我们今天须要好好谈谈……”

萧湄道：“等一下，小徒现在还被你制在门口，时间一久，害她成了残废，少不得又多了一个恨你之人！”

韦明远歉然地道：“对不起，我见了你，心中又忙又乱，把这件事情给忘了，我马上去将她放开，同时替她活活穴脉！……”

萧湄笑着道：“不劳大驾，还是我自己来吧，我还有事情差她做呢。”

说着移步出门去了，望她身披袈裟的臃肿背影，韦明远不觉心中又是一阵难过，盈盈的几将泪下。

过了很久，萧湄才一人进来，神色非常奇特。

韦明远问道：“你的徒弟呢，我该对她道歉的！”

萧湄道：“我叫她有事情去了，你不必对她道歉，只要以后对她好一点，多照顾她一些就好了！”

韦明远奇怪地道：“湄妹，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萧湄神奇地笑道：“没什么意思，你是她的师伯，照顾她一点，不是理所当然的事吗？还能有什么别的意思呢？”

韦明远虽然觉得她的话中别有深意，可是也说不上来，只是出神地去体验它，萧湄却开口道：“你不是要谈谈吗？现在可以开始了！”

韦明远这才从出神中惊醒过来，呐呐道：“千言万语，我也不知从何说起了！”

两人相对沉默良久，还是萧湄先开口道：“看到孩子了吧？”

韦明远伤感地点点头道：“看到了！谢谢你！”

萧湄轻轻一笑道：“为了什么？为了我替你生个儿子？”

韦明远摇头道：“不！为了你救了湘儿，也为你把孩子给了她，更为了你因我所受的许多委屈，以及替我所做的许多事！”

萧湄低声道：“别谢我，在我的立场只有这么做，我本人固属残花败柳，但孩子是清白的，他不能没有父亲，何况……”

她的声音突然转入一种空虚的凄凉。

“何况你本来就是他的父亲，这一点你该相信。”

韦明远痛苦地叫道：“湄妹！我相信你，那天早上我不该那样对待你的，我本身并没有权利对你那样要求！”

萧湄凄苦一笑道：“事实上我很感激你那样对我，你对我失望，证明你对我还有爱情，否则你大可以当作一觉扬州青楼梦……”

韦明远用手掩住脸，哀声道：“湄妹！我求你别说了，一切都是我的错！”

萧湄温柔地走到他身边，拿下他的手，轻轻道：“明远！别太责怪自己了，我也有错，那件事虽令我痛苦终身，可绝没有其他因素，我原该告你的，

现在……”

韦明远立刻即作一个拦阻的手势道：“湄妹！别告诉我了，我不想听，在我心中，你永远是个冰晶玉洁的女孩子，像……我们初识时一样！……”

萧湄轻啜了一声，半晌才道：“现在不说也好，好不容易久别重逢，我也不愿意谈那些扫兴的话，明远，你还是那样的年轻，你一点都没变！”

韦明远握住她的手激动地道：“湄，你可变得多了。”

萧湄微抬一下眼皮道：“我老了。”

韦明远急忙道：“不！你变得温柔了，更像一个女人了！”

萧湄苦笑道：“那是寂寞的关系，寂寞的岁月磨去我的火性，寂寞使人自卑，我发觉自己的缺点太多，自然就会迁就别人了。”

韦明远望着她，听她似挽歌般的低语，不禁心如刀割，泪如雨下，紧握住她的手，哽咽道：“湄妹我太对不起你了，请你立即还俗吧！脱掉这身倒霉的衣服，你还年青，我们还有无穷的岁月……”

萧湄苦笑轻问道：“是吗！那么湘儿呢？”

韦明远呆了一下道：“她是纯洁的女孩子，她不会嫉妒的，我们可以一同生活，你可以像姊姊似的照顾她，而且她也需要你。”

萧湄摇头道：“她简直是个无邪的女神，我怎能忍心去割她爱。”

韦明远叫道：“这是她的意思，是我们共同的希望！”

萧湄的脸上泛起希望的光辉，但立刻就黯淡了下去。

韦明远的心随着她的脸色而亮，也随着她的脸色而沉！

隔了许久，萧湄的神情突然一变，仿佛决定一件重要的事，淡淡一笑，以平静的声音道：“这件事等一下再商量吧，我们不要当着佛像谈言这些，那是冒渎神明的，到我的内室去慢慢再说吧。”

说着首先站起身来，向另一个小门进去，韦明远猜不透她心中到底是在想什么，犹疑地跟在后面。

萧湄的内室陈设很简单，除了一张石榻外，仅一床一厨，榻上并无枕衾，她简直就是修的苦行禅！

韦明远从这张石榻，想到满铺锦绣的画肪，想到那绮丽缠绵的长夜，不禁脸上一红，讪讪地道：“这就是你住的地方？”

萧湄点头道：“是的，我在这里度了一个寒冬。”

韦明远开心地问道：“别说冬天了，春夜也够寒峭的，你不冷吗？”

萧湄摇头道：“不冷，我虽然享过福，可是我也能吃苦，朔风凛烈，我仍安之若泰，因为我心中有一团火燃烧！”

韦明远激动地抱住她道：“湄妹，你太苦了！”

萧湄却冷静地挣开他的怀抱道：“你请在榻上坐一下，山居简陋，无以待客，幸好我还藏有梅花雪酿一缸，聊以充茶，一款佳宾！”

说着姗姗地走过去，打开厨门，拿出一个白瓷小缸，及两个竹根挖就的杯子，满满的注上两杯。

递了一杯给韦明远道：“上次相逢，我还能为你烧几样菜，现在只有这个了！”

韦明远木然地接过，见那酒杯中，色泛微红，浓香扑鼻，即使是不喜饮酒之人，见了也会爱不忍释！

萧湄举杯，神色惨淡地道：“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语音很艰涩，令人鼻酸。

韦明远奇怪地道：“湄妹！你怎么突然说这种话呢？”

萧湄苦笑了一下道：“没什么，这不过是我一时的感触，干吧！就算是祝我们再次重逢好了，唉！相思不如不见……”

韦明远怕引起她更多的伤感，连忙一仰头，将杯中之酒一饮而尽，还向萧湄照了一下杯子！

萧湄仍是带那种凄凉的美容，慢慢地喝完了杯中的酒，两个人又开始陷入一种沉默地相对。

渐渐地，韦明远的内心燃起一种异样的火焰，生理上起了一阵迫切的要求，他只有一种感觉——需要发泄。

萧湄的眼角也荡起春意，酡上双颊，艳红如火。

韦明远突然似猛兽般地扑过去，擒住萧湄！……

庵外，山风骤起，花又凋落。黄莺在林梢婉转，唱着求偶的恋曲。

春，浓浓的笼罩虎丘山。

第二十章 舍己耘人俱永诀 长使英雄泪沾襟

韦明远在兴奋中，突然体验到一种从所未有的感觉，从萧涓的体内，有一股汹涌的热力，直透过来，灼人如火。

他正想运功抗拒之际，忽然“精促穴”上一麻，他全身立刻疲软无力，一任那股汹涌的热潮将他神智烧得模糊……

也不知经过多久，他才清醒过来。

萧涓已替他把衣服穿着整齐，可是她却异常疲累地躺在一边，脸色焦黄，仿佛久经大病……

看到她憔悴的神态，韦明远内心深处泛出歉意。

握住她的纤手，喃喃地道：“涓妹！对不起，我又冒犯你了，我不知怎地竟无法控制自己……涓妹！我伤害你了吧？”

萧涓脸上挤出一丝苦笑，微弱地道：“不，明远，不能怪你，你知道我给你喝的梅花雪酿中掺入了什么？那是最厉害的春药……”

韦明远愕然道：“春药……涓妹！你为什么耍那样做呢？只要你开口，不！只要你略作表示，我愿意为你做任何事！”

萧涓见了韦明远的诚挚表情，黯淡的眼神中泛出光亮。

“明远，你不觉得我是个淫贱的女人吗？”

韦明远急忙道：“不！我若生此心，天诛地灭！涓妹，在我眼中，你永远圣洁的，皓如山上雪，皎若云中月……”

萧涓惨笑道：“谢谢你，明远，有你这句话，我可以瞑目了！”

韦明远惊道：“瞑目！涓妹！干吗你要这么说呢？”

萧涓道：“我此刻的生命，已如油尽之灯，再过一会儿，等我把应该说的话，都说完之后，大概也差不多了……”

韦明远大惊，一把抓住她，急问道：“什么！涓妹！你吃了什么东西？”

萧涓皱眉头，无限痛苦地道：“明远！你轻一点，我现在一点气力都没有……”

韦明远歉然地减弱手上的力量，仍是急急地问道：“涓妹！快告诉我！你吃了什么东西？”

萧涓轻轻地道：“我什么都没有吃……”

韦明远心中这才一宽，可是萧涓又继续地道：“不过我确知我的生命，不会再超过一个时辰！”

韦明远又急了，萧涓软弱地摆摆手，拦住她道：“明远！你别打扰，趁我还没有死之前，我还有许多话说，这些话很重要，你必须每一个字都听清楚！”

韦明远见她说话很庄重，果然不敢再出声。

萧涓思索了一下，才轻轻地道：“五年前，你就问我，那个首先得到我的男人是谁！那时我没有告诉你，是有原因的，因为这事不易使人相信。”

韦明远痛苦地道：“涓妹，我相信的你每一句话，你不用告诉我，我相信你并不爱他，让我们都忘记他，不要再提了！”

萧涓不理他，继续自己的话头道：“所以我只等着，等我们再见面时，我用事实来告诉你，我不求世人谅解，但我一定要你明白！”

韦明远想了一下道：“那个该死的混蛋，他也用春药对付你……”

萧涓苦笑一下道：“你越缠越错，我当时知觉已失，根本用不到什么药！”

韦明远怒叫道：“那他更该死！他是谁？”

萧湄浅浅一笑道：“你还是想知道的！”

韦明远讪讪地道：“我只是要杀掉他，因为他曾那样对待过你！”

萧湄突然叹了一口气。

“他叫‘无名老人’，不过他已经死了，是我杀死的，现在我想起来倒觉有些不该，他于我究竟还有受技之德……”

韦明远厉声道：“授技之德？那他还是你的师父呢，如何能做出这种寡廉鲜耻之事，简直死有余辜，还有什么不该？”

萧湄望他笑道：“人家都说你侠义心胸，很了不起，原来也很狭窄，人都死了，你还在吃他的醋，不是太稚气了吗？”

韦明远被她说得脸上一红，良久始道：“湄妹，不是我心胸狭窄，这种事发生在别人身上，我也一样地愤慨的，不过在你身上，使我觉得更气愤罢了！”

萧湄摇着头道：“你不会明白的！他那样做，是为了成全我！不然的话，我哪来这一身超凡的功力与惊世的武技……”

韦明远为她的话弄得莫名其妙，不解地道：“你说明白一点吧，我被你弄糊涂了！”

萧湄凄然道：“他学的不是正宗，因此在为我疗伤之际，真阳鼓动欲泄，练武的人，岂有不珍惜功力的，因此他只有利用这方法将功力移注给我，否则在短短的时日中，我怎会有这么大的进境！”

韦明远听了，愕然片刻，正欲开口说话。

萧湄突然阻止他道：“你必是尚未全信，现在，你以一半的功力，对这石榻拍一掌看看，记住，只要一半的力量就行了！”

韦明远悬疑地道：“湄妹，这是做什么？”

萧湄催促道：“别问为什么，你只要照做就是！”

韦明远无法拂逆她迫切的要求，随意在石榻上拍了一下，这一下他并未精确地估计，大约用力总在四成左右。

可是这一掌后果却令他张大了嘴，几乎合不拢来。

那么厚的青石板上，印进半尺深的一只掌印，轮角分明，余石都被压成碎粉，满室飞扬！

萧湄欣然笑道：“明远，意外吧？你现在是天下第一人了，以你现在之功力，发出‘太阳神抓’，将无一个人能接得住！”

韦明远在惊愕中，突然意识到一件事！

伸手扳萧湄的双肩道：“湄妹！你刚才也将你的功力转注给我了？”

萧湄平静地道：“是的！我自礼佛后，对男女之事，已觉淡薄异常，所以不得不借助于春物，现在你一切都明白了！”

韦明远泪流如注，哭叫道：“湄妹！你……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你已为我付出太多，我怎能再接受你的情意呢！”

萧湄的精神愈来愈颓弱，低声道：“明远！别打扰我，我一心只想报答你，报答你对我所支付的爱情，所以在移功之际，我未保留，我连生命力都一起输导给你了，这样很好，我活着本来也没有多大意义了，孩子有湘儿抚养，我很放心……”

她的声音愈来愈微弱，低细到韦明远必须贴近她的嘴才能听得见，萧湄低细的声调仍在说着：“在厨中有一本绢册，那是我一生的武技，你拿去练

熟之后，再传给孩子及小环，小环就是我的那个徒弟！”

“你必须快些到黄山始信峰下的寒潭之中，以‘拈花玉手’避水之功下去，取得‘水精壁’，否则你的功夫仍是无法完成！……”她顿了一顿，继道：“我哥哥死于白冲天之手，你要替我除去他……”

韦明远心如刀割，凄苦地道：“湄妹，这些事我一定会办到的，只是你干吗要那么决绝呢？我们可以在一起生活的，刚才不是说好吗！”

萧湄突然振奋起来了，朗声道：“怀念比爱情容易，你爱的人太多，爱你的人也太多，与其跟别人去分享你的爱，不如自己独占你的怀念！”

韦明远凄然无语，内心充满歉咎。

萧湄却黯然地道：“我还是无法独占你的怀念，你的怀念还有一半是留给你的师妹的，不过我总算是得到过你了……”

她的手仍是握在韦明远的掌中，渐渐地失去了温热！

很久很久之后。

韦明远听见背后有人黯然地道：“韦师伯，师父已经去了！”

韦明远回头一看，原来是那小尼姑小环，不知她在何时，已然来至屋中，旁边还放着一口大缸。

韦明远凄苦地道：“是的！我知道！我要多陪她一会儿！”

他的眼泪已经不流了，可是脸上却流露比哭泣更深刻的哀痛，他的声音冷静而麻木，充满了空虚与凄凉！

小环轻轻地道：“韦师伯！师父的真元已竭，留得愈久，她也衰败得愈快，你看这一会儿功夫，她已老得多了……”

韦明远抬眼望去，果然萧湄的如花容颜上，已起了皱纹，丰润的皮肤上也失去了光泽，在逐渐干缩！

心中对她所习怪异功夫，深感惊奇，口中仍道：“没有关系，即使她成了一堆枯骨，我对她的情意也不会稍减，我要多陪陪她，生前我们相处的时间太短促了！”

小环轻轻地道：“妇人以色事人，色衰而爱绝，师父为保留您对她的怀念，吩咐我她一断气，立刻就加以火化……”

韦明远惊道：“什么！你师父早就准备一死了？”

小环静静地道：“是的！她方才就是叫我去准备一切后事的，您看，我连缸都带来了，我们还是别拂逆她的心意，快点收殓吧！”

韦明远仍未放开萧湄的手，激动地低声道：“湄妹！湄妹！今生你待我之情，我是无法报答了，不过我将终身佩带你的骨殖，直到永恒……”

小环道：“师父早想到了，她吩咐我说，火化之后，她把头盖骨留给您做纪念，因为在她的脑中，始终只有您一个人的影子，其余的骨灰，她要遍洒在洞庭湖中，她从那儿来，还该回到那儿去！”

韦明远听她说话的声音，平淡而空虚，中间竟无一丝感情的存在，不由大感惊异，忍不住问道：“小环，师父是否对你很严厉？”

小环道：“师父对我是很严厉，可是她爱我如同己出，爱之深则期之切，与其说师父对我严，不如说她爱我深！”

韦明远道：“这么说来，师父对你极好，怎么她死了，连一点悲伤的表情都没有？”

小环平静地道：“悲伤那是需要表情的！浅水低吟而深水哑然，只有肤浅的人才将悲哀放在脸上，哭在嘴里！”

韦明远突然道：“小环！你几岁了？”

小环道：“十二岁！”

韦明远呆了半晌才道：“我岂仅不了解女人，连你这么个女孩我也不懂！”

小环道：“我以后都会跟着师伯，您有很多的时间来懂得我！”

韦明远再无话可说，默然片刻道：“我们把她入殓了吧！”

小环点头道：“您把她抱进缸里吧，我到外面架柴去，您别替师父难过，她已死得其时，还有所爱的人送葬，将来若是您百年之后，怕还不见得有这份福气呢！”

韦明远低身托起萧湄的身体，已经有些僵硬了，略微替她整理一下衣襟，默然地放进大缸之中。

眷恋地看了一眼，然后抱起大缸，向院中走去。

以他现在的功力，力举千钧亦非难事，可是这一口缸，对他而言，却是异常地沉重，这沉重是发自内心的！

小环已将柴薪堆成一个小丘，韦明远将缸放在丘顶上，徐徐的在小环手中接过火把，点上了火！

在熊熊的烈焰中，他仿佛看见萧湄含笑倩影，随着缕缕青烟，袅袅地上升，升向无穷的碧空。

热流激起旋风，有人说这是鬼魂的来临，韦明远不相信这些的，可是他极愿这是萧湄的芳魂出现……

“湄妹！你安息吧！你的头骨将永伴在我身畔，你的爱情，将永留在我的心上，天长地久……”

在他喃喃的祷语中，火越烧越小了……

带着小环，韦明远又回到那所茅舍。

夕阳衔远山，这时湘儿应该在门口等他的！

可是没有，茅舍前静悄悄的。

韦明远忽然有一种预感，一种不祥的预感！

这种感觉在她上一次回到长江畔的小渔村时，曾经出现过，现在，又再次降临到他身上来了！

湘儿别是又出事了！

他在心中默忖，匆忙地推门而入，湘儿不在外屋！

立刻又冲向内屋，他才放下心来！

湘儿带着孩子，并排地睡熟在床上，脸上俱浮着淡淡的笑意，幸福而又满足，看起来美极了！

“可怜的湘儿！你大概有很久没有好好地睡一下了吧！”

韦明远充满温情地俯身，先吻一下孩子！然后把嘴唇移向湘儿微现得憔悴苍白的双颊！

突然！他的血管凝住了，他的心跳几乎停止了！

湘儿的双颊给他一种冰冷的感觉，这种感觉不陌生，不久之前，他在萧湄的手上感觉过！

那是一种死亡的感觉！

“湘儿！”

韦明远一声暴喊，声似中箭的哀狼。

随着他只看见眼前金星乱舞，立刻就什么都迷糊了！

当韦明远醒来的时候，额上依然有冰冷的感觉，不过这次的感觉略有不同

同，那是小环洒来的冷水！

小环神色平静地递过一封厚信道：“韦师伯，这是我在桌上找到的，您若是不舒服，最好等一下再看，否则我怕您会受不了的！”

韦明远一把抢过信来道：“你看过了？”

小环摇摇头道：“没有！不过我猜得到！她把您让给我师父了，忍让是一种美德，只可惜她们没有事前商量一下，苦了您了！”

韦明远慢慢地拆开信封，没有回答她的话，心中虽在惊异于她的智慧，然而他迫切地需要看这封信。

湘儿的信中，娓娓地诉说她深浓的情意，也显露出她天真而又成熟的思想，以及她伟大的决定！

“韦大哥：

这么叫你惯了，我甚至已忘记你是我的丈夫，忘记我已是你的妻子，在我心中，你永远是我大哥！

我知道你是个顶天立地的奇男子，世界是还有许多事待你去做，而你，也不可能一辈子老守在我身边！

可是！我却需要你，我一天也无法离开你，因此我只好这么做，惟其如此，我才不会妨害你的壮志豪情！

多谢爷爷！他老人家广博的医药知识，使我知道如何毫无痛苦地离开你，离开这个美丽的世界！

我给孩子服下的是安宁散，他只有二十四个小时的甜睡，你已回来了，而他，亦不知我已安静离去！

萧姊姊是个好人，她爱你极深，虽不会比我更深却可与我一样地深，而且！她比我更懂得该如何爱你！

孩子是她亲生的，由她抚养，也比我更妥当，我！只是你的累赘，因此我是应该早些离去的。

你也许会为我伤心，可是萧姊姊会安慰你，为你弥补心灵上的创伤，她会代替我的地位，做你温柔的妻子！

我知道她的个性极强，所以我希望我的死能感动她，使她脱下袈裟，重新投到你的怀抱！我死时毫无痛苦，心中充满喜悦，因为我将看到你幸福的生活，你的幸福，就是我的喜悦！

我安心地去了，留在人间的，是我对你不灭的爱意，爷爷在泉下太寂寞了，我该去陪伴他老人家的。

我在泉下不会寂寞，你和萧姊姊在世上不会寂寞，大家都有归宿，这该是件多么美满的事！美满的代价并不高，仅是我的一条生命！

我的生命因你的来临而充实，因我们的重逢更加充实，我以充实的生命而赴死，也是件最幸福的事！

萧姊姊的武功可以辅助你创下无比的伟业，而我在泉下，也可以分享你们的成功。

我还是爱孩子的！家祭时勿忘奠我杯酒，也别忘了要他叫我一声妈妈，我自己不能生育，可是我喜欢这个称呼。

我一向不太懂事，终于，我为自己能做件懂事的事而感到骄傲，我虽看不到爷爷，我却能看到他在九泉下赞许！

别矣，韦大哥！别矣，萧姊姊！别了，孩子……

最后，我仍有一个最卑微的希望，希望你饶恕我的哥哥，不管他做了什

么，你都要原谅他，除非他要杀死你！两个人中，要我取舍孰死孰生，我一定毫无考虑地选取你，因为！我爱你！

一斗一勺地量取海水，一粒一颗地数星星，纵然是量完了，数清了，依然抵不上我对你的爱！

愿你与萧姊姊幸福，假若我在地下有知，我曾做你们的守护神，从黑暗到天明，保护着你们不受到伤害。

湘儿绝笔”

韦明远念着！念着，止不住泪水像雨般地流！

“湘儿，湘儿！痴丫头，傻孩子，你就这么撇下我去了，你不知你做了件多么傻的事！你永远是个孩子，你从未长大过！”

“湘儿！湄妹！你们都做了最伟大的事，可是你们把我让给了谁呢！我该属于谁的呢！”

“你们都干干净净，毫无挂碍地去了，却留下我来承受这世间无比的痛苦与罪孽，你们到底是爱我还是害我...”

看着韦明远脸上的表情，小环突然感到了恐惧！

“韦师伯！您可千万不能再做傻事了，师弟年纪还小，他还需要照顾，我.....我照顾不了他.....”她的声音中充满了惶急，把韦明远从出神中惊醒。

韦明远望着小环的脸，深沉地叹息一声，道：“傻孩子！你别怕，我不会死的，我还有许多的事要做呢！不过！我得先找个地方安顿你跟纪湄！.....”

静静的梵净山。

杜念远在山道口教赵大念诗。

这是夏天，炎阳高照，白鸚鵡小玉躲在树荫中打盹！杜念远稚嫩的喉咙在吟：

“绿 岂新醅酒，
红泥小火炉。
晚来天欲雪，
能饮一杯无。”

“这是白居易的问刘十九，白乐天擅于长歌，可是他短诗一样地令人叫绝，这一首五绝的意境多高.....”

赵大闭着眼有一句没一句地跟着她乱哼，忽然睁开眼道：“不好！这一首最差劲。”

杜念远小眼一瞪道：“赵大，你又胡说了，白居易诗中之神，他的诗连缝衣的老太婆，都会掉眼泪，怎么会不好？”

赵大卷着舌头道：“我不是完全说他不好，只要改一个字就好了！”

杜念远笑着道：“贾岛因为‘僧推月下门’一句诗，由推敲二字，捉摸良久，形成文坛佳话，你却要替白居易改诗，也成了了不起的大事了，你且说说看，说不定蠢牛一哞，竟成天籁，白乐天在泉下，也会叹知己于千古！”

赵大得意地道：“那能饮一杯无的‘杯’字，该改为‘缸’字，能饮一缸无，多好，新酒要喝一缸才知味，才过瘾！”

杜念远笑得打跌道：“赵大，你是个酒鬼，这番话要是让李太白听见了，一定拍案叫绝，只可惜白居易不是个酒友！”

赵大沮丧地道：“所以了，诗人会喝酒的，只有李太白，俺赵大爱喝酒，可是不会做诗，不然俺一定不比李太白差！”

杜念远忍住笑道：“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做诗也会吟，你读了那么多

的诗，总也该能哼几句，你练习过做诗没有？”

赵大忸怩地道：“俺想整天光是背别人的也没意思，昨天胡诌了几句，只是念出来，怕你笑我，所以没有敢告诉你！”

杜念远大感兴趣道：“我一定不笑，你念出来看看！”

赵大咳嗽一声，清了清喉咙念道：

“天上明月亮如盘，
烧鸡烤鸭载满船。
大醉跌将水里去，
喂了王八心也甘……”

他摇头摆脑地刚念完，杜念远已笑得前俯后仰！

赵大噘着嘴生气道：“俺知道不好，你一定要俺念，念了你又笑……”

杜念远咬住舌头，忍笑道：“不笑！不笑！你做得很好，浑朴自然，别有意境，不失本色，你不是没有外号吗？以后就叫‘诗金刚’赵大好了。”

赵大受了夸奖，很是高兴地道：“‘诗金刚’，听起来怪顺耳的，这……外号有什么意思？”

杜念远道：“诗表示你文雅，金刚表示你勇猛，又文雅又勇猛，这个外号多好，而且完全适合你，一会儿我告诉大家，要公开庆贺，替你上号。”

赵大嘻笑道：“公开庆贺！有没有酒喝？”

杜念远道：“当然有了！而且你是主客，想喝多少就喝多少！”

赵大兴奋地道：“醉了也没有关系？山主不会罚我？”

杜念远笑着道：“不会！醉了，我们就把你扔下河里喂王八，这是你自己说的，你这首诗该列入千家诗，传诵千古……”

赵大却发愁地道：“不行，俺说是说，可不能真的干，你不是说诗不禁夸张吗？白发三千丈，头发哪有三千丈长的？”

他还在找理强辩，杜念远却笑得直抚肚子。

小玉在树上一翅飞起，笑着叫道：“赵大，她在冤你呢，什么‘诗金刚’，分明是‘屎金刚’，你的好诗大作，比屎还要臭，亏你还得意呢！”

赵大看见杜念远的样子，恍然大悟，气道：“小妖怪，原来你在作弄我，瞧我不剥你的皮才怪！”

说着叉开大手，要去捉杜念远，杜念远一扭头，像一溜青烟似地从他掌下脱去，躲在老远叫道：“赵大，你有本事捉到我，我就对你磕三个响头！”

赵大气吼吼地追过去，杜念远娇笑着逃避。

一大一上，两个人就绕着大树追逐起来！

追了半天，赵大累得满头大汗，倚在树上喘息道：“不追了，算我怕你，小鬼头，你这么刁钻，将来一定不会长……不，宝宝，我希望你长命百岁！”

这粗人虽在气愤之际，语词中仍是流露出深厚的情义！

杜念远颇为感动地靠近他，小手抚他粗壮的胳膊道：“赵大！对不起，我不该跟你开玩笑的！”

赵大的嗓子中居然夹着哽咽道：“不！宝宝，只要你高兴，随你怎么说都行！”

杜念远默然无语，小手仍在他膀子上抚触。

赵大喘着气，可是目光显着无比的温柔。

轻轻地挪开身子，不好意思地笑道：“宝宝！俺一身臭汗，别熏坏了你……”

炎阳下，天仍是那样地闷热，蝉在枝梢高鸣。

突然，远远的出现了人影。小玉最先发觉，翘起翘子道：“有人来了，我先看看去。”

不久，它又飞回来了，叫道：“是一个男人，带着一个小尼姑跟一个男孩子！”

赵大想起上次杜念远被人抢去之事，微有余悸。

关切地道：“宝宝，你先回去，俺来看看他是什么来路！”

杜念远却因为听说来人中也有个孩子，颇感兴趣道：“不！我要留在这儿，小玉，那个人是谁？”

小玉道：“我不知道！他长得很英俊！”

杜念远心中一动！抢先跑到高处远眺，等她看清楚了，立刻又跑下来，附在赵大的耳根道：“赵大！这人恐怕不是什么好人，等一下他若是来了！你最好打他一顿，不过你注意，千万不能将他打伤！”

赵大傻兮兮地点点头，果然攘臂等待。

小玉却别有深意地嘿嘿干笑一声。

不一会儿，那一大两小三个人已来至跟前。

赵大凶神似的大吼道：“呔！你这汉子，乱闯到此地想干什么？”

那青年男子神态从容地道：“在下韦明远，与贵山主乃是旧交，特来造诣，有烦尊驾前去通报一声说我有事要求见！”

听说他就是韦明远，赵大不禁气馁了一下。

杜念远连忙又在他耳畔低声道：“他胡说，你别管，先打他一下！”

赵大闻言，果然迎面劈出一拳。

韦明远没有想到赵大会如此鲁莽，好在他功力高深，迎住他的拳势，轻轻一掌封回来！

赵大神勇盖世，不过因为他事先得到关照，不许伤人，所以他这一拳，并未使上全力！

幸而这样，他吃亏也不大，因为他的拳头，刚一触上韦明远的掌，立刻被一股强力弹回，振得手臂生痛。

韦明远晒然一笑道：“你怎么那样不讲理，我依礼前来拜访，你却不声不响地出手偷袭，所幸我尚会武功，否则岂非要受重伤！”

赵大吃了哑巴亏，倒不禁恼羞成怒，返身取得斧头，对准韦明远的肩上，就是一斧砍下去！

杜念远见状，急呼一声：“赵大！使不得！”

她仍是喊慢了，赵大的斧锋，已经擦上韦明远的衣衫。

韦明远肩膀微晃，躲开他的一击，然后伸出两个指头，点着斧面，朝外一荡，口中喝道：“混帐！你怎可如此可恶！看在你们山主面上，我不杀你，不过却应该让你受些薄惩！以敬无礼！”

赵大立感掌心发热，斧柄握不住，脱手飞去！

杜念远却跳着拍手道：“好！真好！你真不错！”

韦明远这才注意到她，由她的模样，使他大感惊奇！凝神注视半天，忍不住脱口问道：“小妹妹，你叫什么名字？杜山主是你什么人？”

杜念远眨着亮星似的眼睛道：“我叫杜念远！山主是我母亲！”

韦明远将“杜念远”三个字连念了好几遍，才叹息着道：“不错！是你，你知道当你降生之际，还是我接生的呢！一晃就是八年了，你长得真像你母

亲！”

杜念远的脸红了一下道：“你是韦明远吧！不！我该叫你韦伯伯，我的名字就是为了纪念你而取的，韦伯伯！你跟我想象中一样的年青！”

这时赵大已气呼呼地去拾起斧头，杜念远立刻叫道：“赵大！别再胡闹了，方才我是故意叫你试一试韦伯伯的！”

韦明远奇道：“你干吗要试我一下呢？”

杜念远羞笑了一笑道：“每个人都说你很了不起！我很想知道一下你有多厉害！”

韦明远摇头道：“顽皮！顽皮！怎么可以这样试呢？”

杜念远却神色飞舞地道：“韦伯伯，你真行，赵大的斧头可以说是天下无敌的了，却抵不上你的两个指头，韦伯伯，我感到很骄傲！”

韦明远笑着问道：“你骄傲什么？”

杜念远庄重地道：“我为我的名字跟你有关而骄傲！韦伯伯，你的确是个了不起的人，我的父亲比你差的多了！”

提起任共弃，韦明远不禁长叹一声，默默无语。

良久，他招手把纪湄跟小环叫过来道：“这是我徒弟小环，这是我的儿子，他叫纪湄，湄儿！叫姊姊！小环你叫她一声妹妹吧！”

纪湄很高兴地叫了一声，小环却冷冷地点了个头！

杜念远望着小环：“环姊姊，你好象不太喜欢我！”

小环冷冷道：“是的！你聪明太露，一眼就可以把别人看穿了，跟你在一起，我很难藏得住自己！因此我不希望接近你！”

杜念远奇怪地道：“我心中并无害人之意，即使是把别人看得透彻一点，也没有什么害处呀！你为什么要躲避我呢？”

小环道：“你禀受了母亲的温柔美丽与仁慈，但你也禀受了父亲的恶毒，在良善的环境中，你会成圣女，到了罪恶的环境中，你会变成毒龙！”

韦明远轻轻地呵责道：“小环！别胡说，她还是小孩子！”

小环冷静地道：“我看人从不会看错！”

韦明远尚未开口，杜念远却虔敬异常地道：“环姊姊！所有的人中，你比我母亲知我还深，虽然你不喜欢我，可是我却尊敬你，我愿意一辈子听你的话！”

小环平淡地道：“那是你的问题了，只怕我的话有时很不中听！”

杜念远坚决地道：“终我此生！我以良师益友视你！”

听了这两个孩子奇特的谈话，韦明远反而感到愕然了！这两个孩子话中所透露的智慧有些话使成年人都不易了解！

杜念远却似与小环的事已告一段落，亲热地拉住纪湄的手，转头向着韦明远，好奇地问道：“他叫纪湄，莫非也是纪念一个人？”

韦明远黯然地道：“是的，他的名字纪念一个伟大的女人！”

杜念远轻轻地一笑道：“韦伯伯！我听说关于你的许多事，都关连着女人！”

韦明远脸上飞红，呐呐不知所答！

小环轻哼一声道：“可爱的人！有时会说出最不可爱的话！”

杜念远憬然而悟，立刻道：“韦伯伯！我说错了！你的事都是世上最美好的事。”

韦明远苦笑着摇头道：“孩子话！孩子话！”

小环又冷冷地道：“不得体的赞颂，比最尖刻的谩骂更能伤人！”

杜念远惶惑地道：“我怎么动辄得咎呢？我该说什么好？”

杜念远沉思片刻，立即动容地感激道：“谢谢你！小环姊！大智若愚，大勇若怯，我一向认为我聪明，跟你一比，那就差多了。”

韦明远大是诧异地望着小环，忽然间他觉得她不是个孩子，也不是他认识的在庵前扫地的小尼姑了！

她好象一个神，一个高站在云端的神。

高不可及，深不可测！尤其是在她眼中所流露的智慧和光芒，仿佛永无穷尽，耐人探讨！

在他的出神中，一声清亮的招呼将他惊醒。

“韦……大侠，别来无恙！”

韦明远抬头一望，面前站着明眸皓靛的朱兰！

她还是穿红衣，脸上掩不住因他前来的喜悦。

想到旅邸中为他疗伤的情形，韦明远感到脸上一阵温热，一种异样而已复杂的情愫，油然而生，微笑地招呼道：“朱姑娘！你好！一别匆遽，现在已有七八年了！”

朱兰忆起往事，脸上一阵飞红，悠悠道，“是的！七年零三个月了！”

韦明远微笑着道：“姑娘记得真清楚！”

朱兰轻轻地叹了一口气道：“怎么会不清楚呢！山居无事，我一面数日子，一面打发日子，幸亏有那些记忆，才使我支持下去……”

韦明远歉然地望着她，感到很难说什么！

朱兰却幽幽地一笑道：“小玉已把你们来临的消息传进去了，山主特别派我出来迎接你，她此刻正在‘蕊珠宫’恭候大驾呢！”

韦明远轻叹了一口气道：“谢谢姑娘，有劳你了！”

朱兰伸手牵杜念远与纪湄，领先走去，韦明远带着小环，默然在后面跟着，渐渐的就就可以看到“蕊珠宫”了。

杜素琼风华绝代地站在宫门，美丽的脸上浮着浅笑：“师兄！对不起！我由于衣衫不整，没有亲自去迎接你！”

韦明远望她盛装宫髻的雍容之状，打内心涌起一种自惭形秽的感觉，回顾自己的狼狈相，不禁赧然道：“不敢当！师妹！你太客气了！”

杜素琼抬头看见朱兰手中的纪湄，脸色微微一动道：“师兄！几年不见！你也有孩子了，他母亲还好？”

韦明远一阵伤心，咽哽地道：“他们都死了！我是来托孤的！我还有许多事要办，只好暂时托你客教一下，我……我很少有别的朋友！”

杜素琼微感诧异地道：“托孤……”

韦明远痛苦地对朱兰道：“姑娘！麻烦你把孩子带去洗个澡……”

朱兰知道他有许多话不便当着孩子说，答应着去了。

当朱兰将纪湄及小环一切安顿好，已是很久之后了。

她再次回到“蕊珠宫”，只见杜素琼一个人呆坐在那儿！

朱兰奇怪地道：“韦……韦大侠呢？”

杜素琼抬眼微叹道：“走了！他是个命中注定无法安静的人……”

朱兰微感失望地道：“他……你们是很久没见面了，要忙也不在这一刻呀！”

杜素琼轻轻地道：“以我们的感情，言语已是多余的了，即使永远不见

面，我们也会互相知道对方的一切，知道大家想说的话……”

忽然她见到朱兰脸上怅然若失的情状，微微一笑道：“他还会来的，等该办的事办完了，他就会来了，那时他可以多作盘桓，你也可以好好的招待他一番！”

朱兰的颊上，印上了如火的红晕！

江湖上风平浪静的过了一年。在浙江的四明山中，有两个人对坐弈棋！一个是相貌阴沉的长脸老人，一个是衣衫褴褛的道士。

老人信手拈起一颗白子，随便地一放笑道：“你辛辛苦苦筑起一条长龙，我只要在心窝上一刀便切断了，打蛇要打在七寸上，哈哈！这就是七寸。”

道人从容地捧起旁边葫芦，满饮了一大口酒道：“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我的长龙虽断，可是这两段残龙却构成你的心腹之患，使你腹背受敌！”

说着放下葫芦，补上了一颗子。

老人望了棋枰一眼道：“腹背受敌，我倒该小心点！”

又等了一下，他再填上一子笑道：“我把后面的缺洞补上，现在安心地对付你前面的了，这下子你生存的机会不多，认输了吧！”

道人抬眼朝老人背后望了一下，脸色微变道：“不至于，不到全军皆没，我绝不竖白旗！而且国手能生劫后棋，你只要一疏忽，我就可以异军突出！”

老者大笑道：“好一个国手能生劫后棋，可是你别忘了神医难救必死病，世事如着棋，一子错，满盘皆落索……”

道人没有答活，仍是沉静地喝酒，布子！

又下了几子，老者突然道：“你再无生望了！”

道人猛喝了一大口酒道：“是的，目前是你略占上风，可是置之死地而后生，我若孤注一掷，舍命一搏，鹿死谁手，仍未可知！”

又陆续地下了数子。

老人神秘地一笑道：“我给你留最后的一步余地，现在你回手自保，输得还不算惨，若是再要坚持下去，恐怕要弄个一败涂地！”

道人布下一子杀着道：“不！我要拼到底，虽然机会不多，我绝不放弃。”

老人跟着挡上一子，闭上双目道：“随你吧！不过你要拼，现在是时候了！”

道人微微一怔道：“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老人睁眼笑道：“就棋论棋，我故意在棋中留着一步漏洞，你要拼命，就该趁早，否则我把漏洞一补，你就完全没有指望了！”

说完闭上眼睛，状似十分悠闲。

道人低头视枰，沉思良久，然后举起葫芦，将其中残酒，一口饮尽，抛下葫芦，突然骈指如风，点向老人胸前乳下玉泉穴，而且就在他抛下葫芦的同时，老人的背后，发来一蓬暗器，无声无息，整个的打在他背上。

老人前后受敌，恍若未觉，相反的是道人的手指点实，反感一怔，抽身退出半丈开外，呆望着老人。

老者睁目大笑道：“施林！你以为老夫息影深山，便不知江湖的事吗？你的长相，你的德性，跟‘酒丐’施楠是一个样子，只是……”

说到这儿，见道人略有惊意，更为得意了。

“只是你的功夫，似乎还不如他！你装做不认识我，跑来跟我搭讪下棋，趁我不注意之际，你的同伴又悄悄地埋伏在我身后，然后再利用我疏神之时，猝然同时下手，方法虽好，可惜你们没有认清我白冲天可是那种傻瓜！”

说着脱去长衫，露出里面的铁青色软甲，又长笑道：“我自知仇敌太多，他们尽早要找来的，所以除了苦练功夫外，又千方百计，觅到这一件‘青螭甲’，不但抗水避火，还可以承当任何利器，所以我安心地等待你的偷袭。施林！这下你明白了吗？可以叫你的同伴出来了！”

话语方毕，石后树洞中果然走出一个壮汉，身负双钩，手中还扣着一把暗器，厉声叫道：“白冲天！狗匹夫，纵然你防护再密，今天我也要杀你才甘心，裘二哥的灭门血仇，刺激得我寝食难安……”

白冲天回头一看，略感意外，随即晒笑道：“是你啊，几度掌下游魂，你的命还真长，一生一死，乃见交情，‘飞鹰’裘逸那背信小人，真不该有你这个朋友。”

原来此人正是“神钩铁掌”许狂夫！

他与胡子玉分手后，浪迹天涯，一面在找韦明远的踪迹，一面也在寻白冲天报仇，终于会见了“酒道”施林……

当下许狂夫见白冲天出口辱及裘逸，怒声喝止道：“住嘴，你满手血腥，哪里懂得道义交情！”

白冲天一笑道：“裘逸跟我也算是朋友，可是他欺骗我！”

许狂夫大叫道：“他自己也受到公冶拙之骗，哪里是存心骗你！”

白冲天冷然道：“他处事不明，耽误了我的事，就有取死之道。”

许狂夫用力地道：“因此你也必须为他偿命！”

白冲天大笑道：“我杀人无算，若是每一个人都要偿命的话，我这一条蚁命，究竟是该偿还给哪一个才算恰当！”

许狂夫咬牙道：“天下之人，俱欲得你而甘心，你真该碎尸万段，才泄得那些死在你手中的千百人之愤！”

白冲天露齿一笑道：“许者六，咱们虽无生死交情，可是也有数面之缘，何必一见面就要拼命呢？我问你，这几年你功力长进多少？”

许狂夫道：“我纵是一无长进，今日也誓必杀你！”

白冲天摇头道：“可惜！可惜！今日江湖，尔虞我诈，似你这等忠义之人，还真不多见，我倒不太愿意杀死你！”

许狂夫怒吼道：“白冲天！你少猫哭老鼠假慈悲了，今日不是你死，便是我亡，废话少说，施道长，咱们上！”

施林点了一下头，振臂作势。

白冲天鄙夷地一笑道：“你们是两个人一起上？”

许狂夫道：“对你这等凶残之人，不算以多凌寡！”

白冲天大笑道：“我哪是怕你们人多，我是因为五六年没有杀人了，手痒得紧，难得今天你们自己找上来，大可以过过瘾，我是怕一时收拾不及，对你们二人都打死了，岂非没得玩了，太已遗憾！”

许狂夫与施林都被他激怒，双双出手，猛攻一掌！

白冲天伸出左右手，各自接住他们的掌劲，神态从容，毫无吃力之状，反而将二人震了回去！

白冲天哈哈大笑道：“就凭你们这点本事，居然敢大言不惭地来要我的命，真是老寿星吃砒霜，活得不耐烦了！”

许林二人，脸上虽现惊容，但依然作势欲攻。

白冲天突然大喝一声道：“且慢！”

他的声音中仿佛具有无限权威，使得许施二人的脚步自然一停，互相对

望着，迟疑地未能出手！

白冲天手捋长须得意地道：“试过你们刚才这一掌的功夫，我觉得实在没有意思，现在我练一趟功夫，也让你们瞧瞧我这六年来的进境如何！”

许狂夫大声道：“我们是找你拼命来的，哪有闲情看你练功！”

白冲天道：“你别忙，等我把功夫练完，你们就知道今天对我有无胜望，若是你们觉得没希望，不如知难而退……”

施林坚决地插嘴道：“兄仇不共戴天，我绝不后退！”

白冲天轻笑一声道：“话别说满了，我并非怕你们报仇，而且在想法成全你们，我的功夫练完，你们若自觉不敌，可以回头再去练一个一年半载，等到略有把握再来，这样岂不是比作无谓的牺牲好得多了？”

施林道：“你想得好，一年半载之后，你不知又躲到哪儿去了，人海茫茫，叫我们上哪儿找你去！”

白冲天脸色一沉道：“我神功已然练就，现在谁来寻仇都不怕，立刻我就要出山，重振‘长白剑派’，使之成为武林之冠！”

许狂夫正要开口，施林已抢先道：“也罢！我们就看你练一趟，只是你既然自诩神功已就，我们就练过十年七载，岂非仍是无法胜你！”

白冲天道：“那是你们之事，我总不能自己把头砍下来给你们！”

施林道：“我们倒不想你如此做，只是你若已练得天下无敌，活着也是乏味，而且你不是说过要成全我们报仇吗？”

白冲天思索了一下道：“我这话倒深获我心，阳春白雪，曲高和寡，举天之下，若是无一对手，确是一件难堪之事……”

又想了下，毅然道：“也罢！我答应练功之后，你们若确再有报仇之意，我索性成全到底，将破我功夫之法，告诉你们！”

施林道：“你很大方！我们倒有点不好意思接受了！”

白冲天微微一笑道：“没关系，等你们练成那套功夫，最快也得在三年之后，那时说不定我又创出一种更厉害的功夫了！”

施林见许狂夫欲言又止，生怕他会反对，忙催促道：“就这样办吧，你现在可以开始练了！”

许狂夫倔强地不肯移步，施林要将他拖开！

许狂夫本不肯动，可是施林朝他直使眼色，而且在他手中塞进一样东西，许狂夫不知何物，莫名其妙地跟他到两丈之外，摊手一看，却是一颗小丸，不懂得是什么意思！

施林低却声道：“等一下再说！”

许狂夫没有办法，只得默然站在一边！

此时白冲天已停身在一片平地的中央，凝神吸气。

蓦然他伸出革掌，身体迅速地转了一个圈。

在他身畔四周，立刻涌起一道旋风，广有丈许，奔腾呼啸，声势十分凌厉惊人，而且愈扩愈大。

渐渐得扩至半径丈余的一个大圆圈，而且地下的山石亦被括起，碎石相撞摩擦，火光直冒！

许狂夫与施林二人虽是见多识广，亦不禁咋舌惊叹。

狂飙刮了约有半刻功夫，方始停息下来！

二人定眼望去，只见丈半为径的石地上，陷下一个尺许深的大坑，仅只白冲天足下尺许之地仍如原状。

而被强风创起白山石，却因互相撞击之故，一齐化为粉，整齐的堆在四周，仿佛是一道围篱！

白冲天看着他们满脸惊色，十分得意道：“别提我这‘旋风掌功’中的强烈劲道了，光是那漫天飞舞的碎石，就不是任何血肉之躯所能承受了！”

许狂夫满心忧烦地闷不作声，施林却面现佩色道：“不错！凭你方才那一手，的确够得上天下无敌，我现在相信你不是自吹自擂，难怪你肯那么大方！”

白冲天受了夸奖，十分高兴，面色飞舞地道：“你们的意思如何？现在报仇，抑或是俟以时日？”

许狂夫神色凛然地道：“男子汉大丈夫，我绝不领你一点情！”

白冲天面色微变，施林却扯住他的衣服道：“许兄！别太急，咱们从长计议！”

说着就在他的耳旁密语了半天，许狂夫频频摇头，状似不甚赞成，施林蹙眉又说了半天，许狂夫才勉强点头。

白冲天一直在旁冷眼观察，嘴角浮着鄙夷的冷笑！

施林深嘘出一口气道：“白冲天，我们同意你的做法！”

白冲天得意地从怀中掏出一卷绸帛道：“那功夫就记录在这上面，你们按诀去练习，三年之后，若你们能谈去仇我之心，你们可列入当世一等高手……”

施林接过绸帛道：“白冲天！你人虽是生性凶残，杀人如草，但你今日之为，颇有英雄气概，贫道敬申尊敬之意！”

说着恭恭敬敬地弯腰一躬到地！

白冲天高兴得哈哈长笑道：“客气！客气！不敢当！不敢当！”

施林直起腰来，猛地一张嘴，喷着万道酒箭，而许狂夫亦是大喝一声，“无风燕尾针”满把脱手射去！

白冲天兴奋之际，自不免疏神，酒箭来到时，躲避不及，只得用手拨开一部份，其余都打在脸上身上……

事情尚不止此，许狂夫的“无风燕尾针”，尚掺有方才施林递来的一颗“硝磺雷火丸”，轰然一响，火光直冒！

立刻白冲天的身上，燃起熊熊烈火！

施林大笑道：“白冲天！今天你可走了眼，我这腹中之箭，已用内功逼去水分，剩下的全是纯酒，你的‘青螭甲’纵有避火之功，可遮不住你的头脸，等一下我们就可以啖你的肉，饮你之血，火烤白冲天，其味当大佳……”

白冲天虽在忙乱中，这几句话是听清楚的，怒吼一声，扬手劈出两道强劲，分击向许狂夫和施林！

二人没有想到白冲天困兽犹斗，仓促接掌，如何能是白冲天的对手，双双被震出数丈开外，跌落在地，双手鲜血淋漓，腕骨被击得粉碎！

白冲天顾不得赶去伤害他们，四处去找寻灭火之物，偏是此处又无水源，烧得他疼痛无比！

突然他发现了方才试功所造成的石粉，心中一动，俯身躺在石粉之中，来回滚动，半天才将火弄灭！

又将息了片刻，待痛稍止，也无暇察看伤势究竟如何，匆匆赶至许狂夫及施林身畔，戟指骂道：“背信无义的匹夫，我把你们当人，所以才处处对你们宽容，不想你们却以这等卑鄙的手段陷害我！……”

施林伤势颇重，但他仍是爽朗地大笑道：“白冲天，我二人仇你之心，海枯石烂难移，你跟我们打商量，无异与虎谋皮，只怪你自己油蒙心智，瞎了眼……”

白冲天气得几乎疯狂，大吼道：“你已命如游丝，尚敢出口不逊，若是再在口头缺德，我就一掌将你们打成肉泥，叫你们死无全尸！”

施林笑着道：“死便死矣，一具臭皮囊，还在乎它成什么样子，我只恨没有烧化你，惟有趁一口气在，多骂你几句泄泄愤……”

白冲天举掌欲击，施林瞪目直视，了无惧色！

白冲天见状又把手放下来道：“不！一掌打死你太便宜，我要你们受尽痛苦而死！”

施林听了忍不住骂道：“白中天！你这个无胆的匹夫，卑劣的孽种！”

白冲天狞笑道：“随你怎么辱骂，我总不会发怒而立即杀你！”

施林忽然望他笑道：“白冲天！我现在开始替你惋惜了！”

白冲天一怔道：“你为我惋惜什么？”

施林道：“你身挟天下无敌之技，只是仪容太差，不足以当天下第一人之美誉，本来你的马脸虽长，尚具威仪，现在这满脸水疱，和以灰粉，结疤之后，红里带灰，夜叉也比你俊，阁下从此可当天下第一丑人而无愧！”

白冲天恨满心头，突地一掌拍去！

“噗”地一响，施林的身体已成了血肉模糊的一团。

白冲天恨恨地道：“便宜你了，这狗牛鼻子果然有一手，花言巧语，居然能骗得我杀了你，不过还有一个呢，我要他加倍受苦……”

说着踱到许狂夫身畔，嘿嘿狞笑连声，许狂夫一直都在旁边冷静地等待，见他过来，鄙夷地看了一眼，将头偏至一边，一言不发！

白冲天厉声道：“许狂夫，你的朋友不够义气，他得了便宜先走了，却留下你在这儿顶债，你自问受得了吗？”

许狂夫突然大声道：“白冲天，你是个匹夫，你有什么毒辣的手段尽管使出来好了，许大爷要是哼出一声，就是你的孙子！”

白冲天好笑道：“好硬的嘴，但不知你的骨头是否一样地硬！”

许狂夫平静地道：“我若是骨头不够硬，便一口咬断舌根而死！”

白冲天一怔道：“舌根连心，那滋味并不好受！”

许狂夫一笑道：“落在你这等凶毁之人的手中，这将是安逸之途！”

白冲天沉思片刻，长叹一声道：“白某敬你是汉子，饶了你的活罪吧！”

说完，徐伸一指，点向他的死穴！

许狂夫闭目受死，毫无惧意！

就在他的手指将及之际，斜里飞来一块石子，不但势子迅疾，而且劲道绝伦，直击向白冲天的“笑腰穴”！

白冲天何等人物，听风辨踪，自然地抽回手，反掌将那块石子接住！不禁心中微微一怔！

因为他想不到来人的功力，居然能精深若是！

山石后转出三个人，两个人是他认识的，另一人仅凭联想，就可知道他是水道盟主文抄侯。

白冲天哈哈长笑一声道：“白某今天是交运了，旧雨新知！竟先后都拣上这个好日子，赶到我这山地蜗居，胡老四，你来得正好。”

胡子玉阴阴一笑道：“白冲天，上次江边被你溜了，一缩脖子五六年，

看来你好像在乌龟壳中，练就了不少绝艺！”

白冲天不理他的岔，却对文抄侯一瞥道：“阁下大概是文盟主吧，久闻盛名，如雷灌耳，本来我想去找阁下的，没想到你倒自己来了！”

文抄侯缩肩一笑，平淡地道：“你找我何事？”

白冲天傲然地道：“目前江湖好手，大概数你为最，因此我只想制服你，我便可轻而易举地成为天下第一人了！”

文抄侯仍是轻松地道：“多承阁下看得起，不过假若仅为这件事找我，你可找错人了，敝人自承还不错，可是比我强的人还大有人在，譬如说，方今梵净山的山主杜素琼、敝帮主前任盟主‘五湖龙女’萧湄，还有……算了，就此二人足矣！”

白冲天不动声色地道：“你漏了一人！”

文抄侯道：“谁？总不会是阁下吧！”

白冲天平静地道：“不错！正是敝人！”

文抄侯轻蔑地一笑道：“此话言之过早，看阁下往日的表现，大概还不够格。”

白冲天微怒道：“等一下你试后便知！”

文抄侯道：“好极了，我们此来，原就是胡兄之邀，取阁下项上人头，去祭他义兄‘飞鹰’裘逸的在天之灵。”

白冲天眼光一扫胡子玉，不齿地道：“报仇假手他人，只有胡子玉这种人才做得出！”

胡子玉嘿嘿一笑道：“只要能杀你，谁动手都是一样！”

白冲天双手一掷，轻松地道：“你们上吧！”

一向没开口的任共弃突地迸出一声冷笑道：“五年多前，你就是我剑下魂，今天居然敢大言不惭地叫我们一起上，你实在太看得起自己了！”

白冲天毫不在乎地道：“五年多前也许没错，可是时间会改变许多事，今天我确信自己能挡你们三人联手而必操胜券！”

文抄侯与胡子玉俱未作表示，任共弃却挥剑上前道：“别光顾吹大气了，你能够在我剑下逃生，少不得我们自会一起照顾你，但我只怕你没有那个机会！”

白冲天一笑道：“好吧！就拿你先做个榜样！”

任共弃不再多说废话，扬手舞起一团剑花，剑尖洒出万点银辉，朝白冲天身上直罩过去！

白冲天身法从容，闪进他的剑光中，根本不用兵器，运指如钢，居然将他的攻势都封了回去！

文抄侯脸色一动，低声对胡子玉道：“看来他没有吹牛，这几年确有进境！”

胡子玉脸色沉重地道：“嗯！任老弟恐怕挡不住，还得盟主出手……”

话未说完，白冲天已猛发一掌，强烈的掌风将任共弃挥出好几丈外，长剑亦脱手落在另一边。

任共弃在空中猛一翻身，飘落地面，晒然一笑道：“白冲天，几年不见，你果然还有些鬼门道，只是掌力虽强，仍无法伤得我分毫！你又其奈我何！”

白冲天纵声大笑道：“姓任的！你别臭美了，我掌上功力有一阴一阳，刚柔互济，连铁石人也难挡一击，我只对你用了一种力量……”

任共弃怀疑地道：“这么说来，你是对我手下留情了！”

白冲天点头道：“是的！我单留下了阴劲之力未发，原因是我事先说过要你们三打一，我岂能将你单独击伤……”

任共弃冷笑一声道：“阁下一别五年，别的功夫长进不少，这吹大气的本事可练得相当高强，方今之世，有谁敢叫我们三人联手……”

白冲天突然双掌猛发，击向一座独立的小石峰。

那阴劲所及之一半，丝毫不动。

而阳劲所及之处，石灰尘扬，惊天动地。

最妙的是两种力量交接之处，一平如削。

单以这使劲卸劲之功，已甚难有人企及。

白冲天微微一笑，伸手朝前微拍，打出一股极为细小之力道，刚一接触到剩下的半壁山峰之上……

那座山峰仿佛是由细沙堆成，纷纷软塌了下来……

这一番出人意外的表演使三个人都变了颜色。

胡子玉勉强地镇定下来，开口问道：“白冲天，你可愿诚实地回答我一句话？”

胡子玉略一停顿又问道：“这几年来，你莫非又得了什么新的练功秘笈！”

白冲天哈哈长笑道：“‘日月宝录’上的记载，何等博大精深，我只不过略加精研而已，哪还需要去练别的功夫……”

胡子玉仰天叹道：“裘二哥，看来你的血仇是无法报得了……”

白冲天斜瞥他一眼道：“胡老四，别假正经，你何尝是想替裘逸报仇，你只是见不得有人比你更强罢了，只可惜命不由人……”

胡子玉愤然作色道：“白冲天！你此言辱我太甚！”

白冲天冷冷地道：“是吗？我以为对你还算是客气的，那边躺的是许狂夫，他也是你生死共命的患难兄弟，现在受了重伤，你来到之后，可曾前去探视过他……”

胡子玉一时语塞，怔在当场，说不出话来。

白冲天得意地大笑道：“如何？这下子你词穷了吧，其实你与‘飞鹰’裘逸，俱是一丘之貉，见利背义，只可惜了许狂夫一条直性汉子……”

胡子玉冷汗浹背，十分难堪。

蓦而！躺在地上的许狂夫，撑着坐起身子，泪水满面，嘶哑喉咙，对着胡子玉道：“四哥，你骗了我几十年，我白认你了……”

语毕，急痛攻心，张口吐出了大片鲜血，颓然后倒。胡子玉天良发现，想起几十年来，许狂夫对他言听计从，尊如兄长的忠义之情，不禁大受感动……

噙泪迈步，正想过去时，却为白冲天阻止道：“你这等无情无义之徒，不要去扰他安息吧！何况，我们还有事情未了呢，你们三位联攻，准备好了没有？”

胡子玉抬眼瞪了白冲天一下，这一眼却令白冲天心中一寒，因为他从未见过这等狠毒的目光！

胡子玉厉声道：“我两结义兄弟，俱都死在你手中，此仇此恨，不共戴天，今天胡某一定要食汝之肉，寝汝之皮……”

白冲天夷然一点头道：“姓白的颇有意思拿性命巴结，只怕你胡老四还没有那份儿才能。再者，话要讲清楚，裘者二的帐我一定不赖，这许狂夫可是你自己逼死他的，与我毫无关系，一定要报仇的话，你可得自己抹脖子！”

胡子玉不再多话，举起手中铁扇，洒出满天扇影，罩将上去，白冲天从容挥手，连脚步都不移，举手动臂之间，将胡子玉的扇招全部封了回去，口中还轻松地道：“讲拼命你胡老四实在差得大远，还是叫你那两个同伴一齐上吧！那样我打起来也还有些劲！”

胡子玉仍是埋头一味狠攻！任共弃与文抄侯一见场上情况，两人不约而同地双双出手攻上，将白冲天围在中间。

白冲天以一敌三，连声长笑中，双手抡起一片掌影，夹着无比的劲风，从容地敌住三人。

任共弃的剑最为毒辣，文抄侯的掌招仍是极为平凡，只是用的恰到好处，是以在平凡中又有其不平凡之处！

交手近四十合，白冲天突然诡异地一笑，一掌拍过来，虽然只是一个动作，然而身外三人，却都觉得这招是对自己而发，纷纷避开，然而白冲天的掌势竟放过任共弃与文抄侯二人，紧迫胡子玉而去。

胡子玉本已退出一小步，这时被逼得一再退一步，白冲天的身形却更奇妙地跟进，底下蓦地扫出一腿。

这一腿扫个正着，胡子玉的血肉之躯，如何能挡他铁制的假腿，大叫一声，跌出数丈开外。

文抄侯与任共弃自动地歇了手，胡子玉的那只不瘸的好腿则胫骨全碎，躺在地上哼声不绝。

白冲天趋前狞笑道：“胡老四，天下之大，我恨你最毒，所以我立下重誓，必要取你之性命，今天你大概没法避过了！”

胡子玉一手捧着断腿，脸上满是痛苦之色，默不出声，白冲天跨前一步，正想继续给他些苦头吃呢。

不想胡子玉突地手一翻，厉笑道：“姓白的，胡某明知比武功很难胜你，所以始终留下了一招制你之法，你且睁开眼睛看看，这是什么？”

白冲天抬眼一望，不由得笑了道：“老狐狸，你又想故技重施了！在这假的‘夺命黄蜂’上，我已上了几次当，再也不吃你这一套了！”

胡子玉一言不发，脱手将那黄铜套子掷出，立刻有一阵摄人心魄的嗡嗡之声，飘荡空际。

白冲天的话虽说得轻松，内心却不无惊悸之感，一闻嗡嗡之声，立向即后飘退，可是那“夺命黄蜂”却跟在他身后追过去！

胡子玉见状又厉笑道：“姓白的，天香遗宝，岂是你能躲得掉的，任你逃到天涯海角，它也会跟上来，夺你之命！”

白冲天惊悸欲绝，仍在作忘命的躲避，“夺命黄蜂”带嗡嗡之声，紧跟在他身后，而且距离愈来愈近。

正在这极端紧张之际，旁边突然闪出一条幽灵似的人影，手中持天下第一的无双利器——“拈花玉手”！

“夺命黄蜂”突然改变方向，直朝“拈花玉手”飞去，然后静静地沾在上面。四周之人却不约而同迸出一声惊呼：“韦明远！”

来人正是韦明远，他徐徐地取下“夺命黄蜂”道：“白冲天！我并非救你，你依然要死的，只是我不愿你死在我师尊的遗宝上，我要亲手搏杀你！”

白冲天刚从死亡线上，挣扎回来，闻言却反而笑了，道：“小子！若你用真功夫想杀我，恐怕还无此能耐！”

韦明远一言不发，突地一招推过去，白冲天也挥上一掌，两掌相接，只

听见一声震天巨响，烟雾漫天。

等到烟收雾散，地上只剩下白冲天焦黑的尸体，“太阳神抓”发挥它天下至刚至强的威力！

韦明远一招击毙了白冲天，也震惊住其他之人，他们简直无法相信韦明远的功夫会进步如此！

在他们的惊愕中，韦明远神色凛然地对任共弃及文抄侯道：“你们别担心，我不会杀你们的，杀白冲天是萧盟主的遗嘱，饶恕你们却是湘儿的遗嘱，湘儿不愿意手足相毁，她饶恕你弑祖之罪，我尊重她的意见，所以饶了你们！”

说完又回头对胡子玉道：“你只晓得‘天香三宝’互克，却不知道‘夺命黄蜂’会受克于‘拈花玉手’……我们之间的恩怨很难说，但你现在已成废人，活着比死还痛苦，我就让你痛苦地活下去吧！”

说完，他在三个人的惊愕中，飘逸地走了！

韦明远稍了恩怨，当然他是回到梵净山去，对着佳侣稚子，去过他的悠游岁月。

可是他能如愿吗？

胡子玉能心甘情愿地就此算了么？

任共弃与文抄侯会就此销声匿迹吗？

纷乱的江湖就此宁静了吗？

不会，都不会……（全书完）

